

萍踪寄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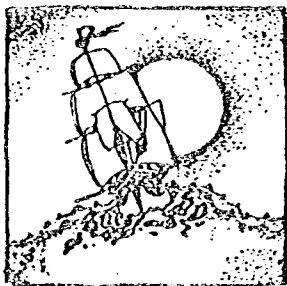
三集

韜奮著

萍踪寄語

集 三

著 奮 韜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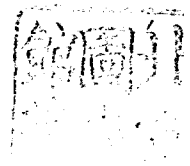
7409
842
2:3



目次

六六	初登西比爾.....	一
六七	船上的一羣孩子們.....	八
六八	船上生活的一班.....	三
六九	兩個會.....	三
七〇	初到列甯格拉.....	元
七一	上岸後的第一天.....	三
七二	小布爾喬亞的末路.....	四
七三	談蘇聯旅行社.....	兜
七四	莫斯科的鳥瞰.....	五

21211
03190



七五	莫斯科暑期大學·····	四
七六	暑期大學的學生生活·····	七
七七	中央文化休養公園·····	九
七八	運動大檢閱·····	六
七九	夜間療養院·····	二
八〇	托兒所·····	七
八一	托兒所的辦法·····	一五
八二	墮胎院·····	三
八三	婦孺衛護博物館·····	三〇
八四	幼稚園·····	二六
八五	一個農夫的演說·····	二五
八六	妓女治療院·····	一四

八七	莫斯科的一個區政府	一五二
八八	佛勒格機械廠	一五八
八九	工資工作時間和生產力	一六五
九〇	社會化的工資	一七一
九一	蘇聯工業的管理機構	一七二
九二	蘇聯的工會	一八七
九三	一個工廠的教育實驗室	一九三
九四	工人城	二〇一
九五	結婚和離婚	二〇九
九六	家屬間的關係	二二五
九七	民事註冊局	二三三
九八	性的關係的轉變	二三八

九九	發動機製造廠	二八五
一〇〇	布爾穴俘公社——罪犯創造的新村	二四一
一〇一	謁列寧墓	二四九
一〇二	舒西努集體農場	二五五
一〇三	集體農場的重要性	二六〇
一〇四	兩個博物館	二六五
一〇五	診治院和工人住宅	二七三
一〇六	列甯的三歌	二七六
一〇七	真理報的最新設備	二八四
一〇八	言論自由的問題	二八九
一〇九	蘇聯的南方	二九四
一一〇	卡可夫的農場和工廠	三〇〇

一一	尼帕爾水電廠	三〇六
一二	開放給大眾的休養勝地——克里米亞	三二
一三	雅爾他	三九
一四	先鋒營	三七
一五	兒童療養院	三四
一六	狄卡特集體農場	三四
一七	經奧得薩到基夫	三四
一八	基夫的農場和工廠	三五
一九	回到莫斯科	三五
二〇	蘇聯的教育制度與其特點	三六
二一	伯特夫教育專門學校	三七
二二	鐵道專門學校和職業學校	三九

一一三	音樂專門學校	三九
一二四	莫斯科大學和航空職業中學	四〇
一二五	紡織專門學校	四三
一二六	蘇聯的電影和戲劇	四〇
一二七	不賺錢的商業	四六
一二八	衣食住行怎樣？	四三
一二九	幾位蘇聯的青年朋友	四四
一三〇	再經列甯格拉回倫敦	四五
一三一	關於蘇聯的一般概念	四六

萍踪寄語第三集弁言

這第三集的萍踪寄語是從一九三四年的十一月中旬到一九三五年的四月下旬這五個多月裏面趕成的，初意只打算寫十萬字，但是寫了十二萬字還未寫完，想要寫的材料還有不少，越寫越着急起來了，因為我已決定於四月底到美國去看，必須在動身以前把這本書結束，更覺得着急。在歐洲的生活費那麼貴，我覺得如果一天關着門埋頭寫文章，是一件太不經濟的事情，應該要利用這昂貴的時問多多觀察實際的社會活動，或一部分利用豐富的圖書館多看些好書，所以我只在夜裏抽出時間趕着寫。在最近一兩星期裏，白天也要趕着寫，忽忽寫完了十八萬字，才算勉強交卷，這樣忽促寫成的東西，錯誤在所難免，倘讀者諸友有所發

現，不吝賜教，那是記者所非常歡迎而感謝的。蘇聯面積達八千五百萬方英里，佔全世界土地六分之一，有全歐洲面積（連歐洲部分的俄國也在內）兩倍之廣；人口一萬萬六千五百萬，包括一百多民族。以這樣廣土衆民，內容複雜的國家，恐怕盡畢生之力，還研究不完，記者僅以兩個月的時間，看到一部分的區域，雖盡其心力，所得也僅是滄海之一粟；我只得就所看到的，和所聽而認爲可靠的，用很誠實的態度寫出來。這是要請讀者諸友注意的一點。蘇聯是積極努力於新社會建設的國家，情形日新月異；我回倫敦後對於蘇聯的情形仍時常從書報上留意，因此寫完本書時距我離開蘇聯雖已六七個月，也許和最近情形還相去不遠；但因爲蘇聯究竟是一個進步迅速的國家，這本書出版的時候距脫稿的時候或許要在幾個月以後，所以所敘述的情形只可作爲大概的輪廓，或重要的趨勢。這是要請讀者諸友注意的又一點。

我記得在萍踪寄語初集的弁言裏會提起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世界的大勢怎

樣？第二個是中華民族的出路怎樣？並答應當在『總結論』裏就淺見所及，貢獻一些備讀者諸君參考。我最近本想等到看過美國以後，才來試答這些問題；但在歐洲觀察了比較可以左右世界政治的幾個國家以後，對這些問題不無一些概念貯蓄着，不妨乘此離歐的機會，先提出來談談，以後如認為有修正必要的地方，仍然可以很坦白地再作報告。

現在的世界，除蘇聯外，很顯然的現象是生產力的進步已和生產工具私有的社會制度不相容。據國際著名的統計專家尼布斯 (Sir George Knibbs) 的審慎計，認為依世界上現有的富源和技術，足夠供給四倍於現有的全世界的人口，即可足夠供給八十萬萬人。可見現在的世界經濟恐慌，並非由於人口的過剩，就在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據英國托辣斯大王勒佛赫倫 (Lord Leverhulme) 的估計，認為依當時科學所給與的技術，倘利用全部的生產力，每人只須每星期工作一小時，衣食住即可無憂！這還是一九一八年的話。一九三二年，英國工程師何哲生

(J. L. Hodgson) 在皇家藝術學會 (Royal Society of Arts) 所報告，認為生產力

比在勒佛赫倫說這話的時候又差不多增進了一倍，這樣說來，每人只須每星期工作半小時，各人的生活已都夠維持，倘每人每星期工作一小時，大家更過得更舒服的生活了。以如此進步的生產力，又具有充分的天然富源，何以會有三五千萬人失業（1933年的正式報告，全世界失業達三千萬人，非正式報告為五千萬人），就是未失業的勤勞大眾，也大多數在窮苦中過活！可見這不是人口問題，富源問題，或技術問題，根本是個社會的組織問題。舊社會的矛盾，是在生產力的進步不但不能利用來供給一般人的生活需要，而且要使一部分的工廠停工，一部分的機械擱起，一部分的勞動力廢棄，使少數佔有生產工具的集團能維持他們的利潤！結果，我們在歐洲的所謂『列強』的國家裏面所見的社會現象：一方面是少數人的窮奢極慾，生活異常闊綽；一方面是多數人的日趨貧乏，在飢餓線上滾！

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兩條路走：一條路是用更嚴酷的手段，替舊制度作最

後的掙扎，以壓制生產力進步所引起的社會革命，保持少數人所享受的利潤，連向來用以欺騙民衆的國會制度都索性掉在腦後了，即虛名尚在，實權也集中在代表少數人利益的個人獨裁者的手中。這便是在歐風行一時的所謂法西斯運動之所由來。

這運動在國內是用高壓手段維持少數人的榨取制度，在國際便是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這是自然的趨勢，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搶奪國外市場，搶奪殖民地的原料，剝削殖民地的勞動力，是脫不了關係的；因此各帝國主義的衝突是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所產生，不是偶然無故發生的。現在各帝國主義的代言人都滿口高唱志在和平，但如果志在和平，何以裁軍問題到現在已一變而爲如何擴充軍備問題呢？有人說，帝國主義各國也許怕在未來的大戰中，各國裏面至少有幾個要發生社會革命，增加幾個社會主義的新國家，所以對未來大戰未嘗沒有幾分顧忌。這種說法雖未嘗沒有幾分理由，但是在事實上方面積極備戰，一

方面愈縮愈小的市場和繼續增高生產力的矛盾愈益尖銳化，也就是各帝國主義間的衝突愈益深刻化，戰爭的威脅正在一天一天的擴大，戰爭的危機仍是一觸即發的，而且這種危機較一九一四年更爲迫切，形勢更爲嚴重；因爲在當時僅有各帝國主義的對立，現在除此以外，還有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對立。這便是歐洲發狂似的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之所由來。

簡單說一句，法西斯的風行和備戰的狂熱，這是歐洲最近的情勢，而這兩個寶貝却是日暮途窮中的資本主義的一對孿生子，而我們如再根究這種趨勢的來源，又可知是由於生產力的進步已和生產工具私有的社會制度不相容。

要徹底解決這種「不相容」的問題，只有根本改造束縛這生產力的社會組織，代以爲大衆福利盡量利用進步生產力的社會組織。要能夠爲大衆福利盡量利用進步的生產力，生產的動機必須爲供給大衆的需要，而不是爲少數人謀利潤；要辦到這一層，生產工具必須社會化，即必須爲社會所公有——這是上面所謂「兩條

路』中的第二條路。

現在的歐洲——也許可說是世界——便在這兩條路的鬥爭中。這鬥爭中的最後的勝利誰屬，要看誰能根本解決上面所提出的『不相容』的問題。

誠然，在歐洲還有一部人夢想走第三條路，就是在不改造社會組織的現狀下，說得切實些，就是仍然縱任生產工具歸私人所有，而實行『計劃的資本主義』(planned capitalism)——在這班人也許只願美其名曰『計劃經濟』——而避免社會的革命和法西斯的招牌。其實這是夢想，因為我們在上面已經分析過，只有能根本解放生產力的路才走得通；『計劃的資本主義』要掙扎存在，不但不能解放生產力，而且要出於束縛生產力，無意中已加入了第一條路。所以我以為歐洲乃至世界的大勢，只在兩條路的鬥爭中。第一條路也許因大多數人在意識上或力量上還未有充分的準備，得使沒落的舊社會多苟延殘喘幾時，但最後的勝利必在能根本解放生產力的方面，這是決然無疑的。

以上是對於第一個問題的管見。其次要略談第二個問題，就是於我們尤其切身的問題：中華民族的出路怎樣？

我們的民族是受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民族。這個事實，想來誰都不能否認的。所以我們的出路，最重要的當然在努力於民族解放的鬥爭，這也是無疑義的。但是如果上面對於世界大勢的分析不是錯誤的話，我覺得至少有兩點值得我們的特殊注意。第一點是這種鬥爭的中心力量在那裏？這似乎是我們內部的問題，和世界大勢無關，其實不然。中國是世界中的一環；中國自己說不到帝國主義，但有帝國主義在中國；因此中華民族解放的鬥爭，決不能倚靠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和附生蟲；中心力量須在和帝國主義的利益根本不兩立的中國的勤勞大眾的組織。這樣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鬥爭的決心和勇氣，因為他們所失的就只不過一條鎖鏈！

第二點是帝國主義自身的矛盾日益尖銳化，一方面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

壓迫剝削固然要愈益加厲，一方面也是有關爭決心和勇氣的被壓迫剝削的民族所可利用的機會。當然，這民族如一味的投降，退讓，反而可使帝國主義將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搶奪的贓物，用來維持牠的殘局；反過來，如這民族能積極鬥爭，使帝國主義不得高枕而臥，無法麻醉本國的大衆，由此促進世界人剝削人的制度的崩潰，不但獲得民族自身的解放，同時也是有功於全人類福利的增進；這是我們對於民族的責任，同時也是對於世界的責任。我們看清了世界的大勢，分清了敵和友，應該要把這兩種責任擔當起來！

○韜奮記於倫敦。

一九三五，四，二五，夜十二點半。

六六 初登西比爾

記者去年（一九三三）七月十四日由上海動身出國，說來湊巧，恰在今年七月十四日又由倫敦動身赴俄。由上海赴歐，比較地是個長期旅行，乘意輪算是最快的了，也要二十三天；在歐洲由這國到那國，只須幾小時的火車路程，原很簡便，但由倫敦乘俄輪渡北海而到列甯格拉，却須整整五天的海程，所以在歐洲看來，也可算是較長的旅行了。而我在這兩次的動身日期，無意中都恰在『七月十四日』

往歐洲其他各國旅行，在準備行裝方面，心理上大概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因為在這些地方的旅客生活總是大同小異的；但是打算到俄國去，便多少不



免引起新奇的心理，所以在動身以前，遇着曾經去過俄國的朋友，總喜歡探問準備旅行裝方面有什麼特須注意的事情。當時有一位中國朋友剛在幾個月前由俄國回到倫敦，據說在俄國對於穿衣服是很不講究的，穿好的反而被人看作布爾喬亞，反而被人看不起；我聽後便只帶了幾套西裝裏面最『整脚』的兩套，還有一位英國朋友是在大學裏當講師的，兩年前也到過俄國旅行，聽說我將往俄國去，很仔細地開了一張單子給我，列舉着許多要提防的事項，例如開了好幾樣藥品，有的是治瘧疾的，有的是治虎列拉的，有的是治胃病的等等，並叮囑在動身前須打好防疫針，尤其是防虎列拉的針，據說俄國水多不清潔，非開水不可喝，『沙拉得』(Cibage)即西菜中常有的生的青菜)以少吃爲妙，此外要帶的是草紙(卽上廁所用的)和『却可立』糖，據說這兩樣東西在俄國都是不易得到的，還有是肥皂，也很重要，不可不帶。這位朋友是很誠意地這樣地下警告，我却覺得這樣簡直好像準備到南非洲去旅行似的！我因爲行期已迫，來不及打什麼防疫針，只帶

了一兩樣藥品，兩小捆草紙（外國草紙是雪白潔淨的）；我自己雖不是像西洋人——尤其是婦女們——那樣喜歡却可立糖，但是聽說在俄國這東西看得很重，也帶了三盒，準備送給俄國朋友。可是依後來的實際經驗，除所帶的却可立糖確為俄國朋友所嘖嘖稱羨外，（其實俄國也已有，不過還不及西歐的好吃，）其餘都是出於考慮的；但這却不是朋友們撒謊，只足以表見蘇聯的情形是日新異，時時在進步的路上向前奔跑着。關於這一點，以後還有機會談到。

且說在今年七月十四日那天的下午一點鐘，友人孟雲君陪我上船，船名西比爾（Sibir）。我們上船的時候，已看見三五成羣的男女搭客在船上閒談着，（搭客中的中國人就只記者一個，）孟君笑着說：「這些都是“Comrade”（同志）啊！」（其實後來知道這些旅客裏面很少是黨員，而且有幾個還是十足道地的反動份子，雖則大多數是同情者，詳情見後。）我看見這次旅客裏面有許多男女青年——活潑愉快的男女青年——我們雖還不相識，但彼此相遇，多微笑點頭，

他們或她們的和藹親熱的態度似乎常溢於眉宇間。我想這無他故，我們同道去的目的地是正在積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國家，這班男女青年跑到那裏去，至少都具有觀察研究的好奇心理，就這一點說，同情心當然要比較地豐富了。依我看去，不但在這些旅客間有這樣的『空氣』，就是船上那些穿着藍布制服的水手，和穿着黑絲罩衫的女侍者們，幫我們拿衣箱的拿衣箱（水手），引導我們看艙位的引導者（女侍者），都欣欣然滿面笑容，好像有了什麼喜事似的。

我們大多數坐的是三等艙，在船身前半的下一層，當中是餐室，餐室的周圍都是房間，房間裏大多數有四個鋪位，少數有六個或八個鋪位（房間較大），還有更少的房間只有兩個鋪位，專備搭客用的。各牀鋪上有軟墊，有白色被單及絨毯，餐室內有白色桌布，有鮮花，收拾得很清潔，但是因為在下一層，空氣究竟差些，尤其是在臥室裏面，因為只有船旁的一個圓窗洞；可是有一個特點，是我們在別國的輪船上所未見的，那便是三等艙的搭客都可用船上的任何層的甲板。

都可在頭二等艙的音樂室，吸煙室等處看書，談話，舒散。換句話說，這幾個好地方雖靠近頭二等艙，却是各等搭客所共用的；坐三等艙的搭客在船上一樣地通行無阻，不像在別國的輪船上，三等搭客不許到頭二等艙裏去。

也許還未能做到真正理想的平等吧，這裏究竟還分成什麼頭等二等三等，（雖然他們在名義上把一等稱爲『旅客艙』（Tourist Class），把二等稱爲『特別艙』（Special Class）所以我將箱子放在自己臥室裏之後，和孟君一同回到甲板上，不謀而合地同聲脫口而出地說道：『我們去看看布爾喬亞的艙位怎樣！』不但我們倆，隨着我們同走，嘴上也在那裏說要看看布爾喬亞艙位的，還有兩三個女青年搭客。我們相視而笑，一同登上樓梯，踏上更高一層的甲板，向『布爾喬亞』的艙裏跑。

所謂『布爾喬亞』的艙位，指的當然是頭二等。牠們都在船身的中部。頭等在這中部的兩旁，每房裏有兩個鋪位，（不是像三等那樣疊起來的），二等在這兩

排的中間，和兩旁頭等艙隔開的是兩個甬道，二等每房雖也是兩個疊起的四個鋪位，設備却比三等艙來得講究些。頭等最大的優點是有靠近船旁的長方形的玻璃窗，窗外便是船旁像行人道的甲板，這在空氣方面當然是舒暢得多了，較近船頭而接連這頭二等艙的一方，便是一個大餐室，設備也比三等餐室講究些，例如有地毯，地位沒有三等的那樣擠，桌子是分開排的長方小桌，不像三等的是用開會式的長桌子。在這頭二等艙的另一頭，便是一個很講究的音樂室，裏面鋪着講究的地毯，有鋼琴，有留聲機，有舒服的沙發，有寫字枱等等。吸煙室則在更上一層的甲板，在音樂室前有樓梯直達，裏面有很舒適的厚而且大的沙發，圍着絲呢面的桌子。和這個吸煙室在同層甲板上的後面房間，便是船長室。在這吸煙室和船長室的兩旁都是靠近船旁，兩旁都有像行人道的甲板，這層上的吸煙室，兩旁行人道的甲板，以及下一層的頭二等艙兩旁行人道甲板，音樂室：這些都是在這船上比較最好的地方，也就是全體搭客——不論何等——都可通行無阻，隨意走。

動坐息的處所。

這船本說下午兩點半開，直等到四點一刻才開。在蘇聯有個由革命以前遺留下來而尚未除盡的缺點，那便是有些地方要你忍耐着等，等，等！這種「慢吞吞」的習慣，據說在革命後已積極改善，但在蘇聯做旅客的人，仍感覺到這個缺點仍有不少的遺跡存留着。在這裏算是我此行第一次嘗着「等」的味道。孟君因四點鐘還有他約，不能多「等」，便先和我握別。

在和我們一同參觀「布爾喬亞艙」的幾個女青年裏面，有個俄女才十六七歲，一對碧眼，兩顆笑渦，活潑輕盈，那種天真快樂的性格和態度，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天地間有什麼可以憂愁的事情；但是我無意中和她談談，才知道她原是孑然一身，父母都早已去世了，只有一個姑母在加拿大，從小跟着姑母，後來在加拿大一個衣莊裏做工自給，苦過日子，現在知道蘇聯是勞動者的世界，便獨自一人由加拿大經英國而回到蘇聯去尋工作做。她的身世，如用中國形容詞來說，也可

說是『零仃孤苦』，但是她雖沒有了家屬的憑藉，却有個充滿着希望和熱情的新社會等候着她回去參加努力，這在她却也很有『快樂』的理由。

廿三，十一，十四，晚，倫敦。

六七 船上的一羣孩子們

船要離岸了，在岸上有若干送客的親友，微笑着等船開；在船上有許多男女老幼憑靠着船旁話別。船正在漸漸地離開了岸，忽然在這憑靠着船旁的搭客裏面，有五六十個男女青年圍着聚攏起來，齊聲大唱其『國際歌』，同時岸上也有若干送別的青年用足勁兒高聲唱和着。西洋的男女青年對於歌唱，多少都有着相當的素養；這班男女青年聚攏來引吭高歌的時候，男的剛強悲壯的宏聲，女的柔和

婉轉的音調，抑揚相和，激昂慷慨。他們唱的是國際歌，這是後來問過他們才知道的；說來慚愧，我一向雖在國內報上偶爾看到有『國際歌』的字樣，其內容究竟怎樣，一點不知道，只知道在有些人看來是『大逆不道』的東西，在此時傾耳靜聽其中的詞句，（他們唱的是英文）才知道其要旨原來不過是勉勵世界上的被蹂躪被摧殘的人們共同起來努力奮鬥，解除束縛，積極自救。

岸線越離越遠了，漸漸地只若隱若現地在遠處的渺茫中了，但在甲板上還有三五成羣的男女青年們緩步閒談着，我因覺得這班男女青年和尋常的搭客似乎不同，不知他們到底是幹什麼的，原存有一探真相的好奇心，便夾在他們一羣裏，利用機會和他們談話，才知道他們都是從美國來的，有五十人左右是美國全國學生同盟（National Students' League）的會員，這次赴蘇聯，是由該會發起，隨着該會會員同來的近百人，其中有教授，有律師，有醫生，有新聞記者，有中小學教員等等，女的約佔三分之二。他們先由紐約到倫敦遊覽一星期，然後同乘這個

船赴蘇聯。這個全國學生同盟是美國各處大學生所組織，是不屬於任何黨的超然的組織，美國各大學裏多有他們的支部，其目的在輔助學生解決種種困難問題，並輔助工人運動，例如工人爲力爭改善待遇而罷工等事，該會協助的力量不少。他們說，他們的辦法是對於當前的實際問題，尤其是他們所特別注意的學生界和勞動界的實際問題，作種種抗爭和奮鬥，以喚起學生和工人對於現制度的認識，使他們由困難中深刻地認識現制度的缺憾。

這一班男女青年，有的是剛從大學裏畢業，有的是畢業了一兩年，都是找不到職業，列身失業隊裏的人物；有的是還在大學裏肄業，見到已畢業的無路可走，對自己的前途也在徬徨中的。他們雖幸而做了「金圓帝國」的國民，而且都有機會受到所謂「高等教育」，也感覺到「出路」的困難，所以對於蘇聯的研究興趣，異常濃厚。他們此行的計劃，是先到莫斯科入暑期大學（Anglo-American Institute）由莫斯科大學附設，都用英語教授）聽講四星期，然後往其他各處旅行兩星

期。

我們這一羣都是三等搭客，這一大堆男女青年一上了船，不但大唱特唱其國際歌，而且彼此大叫其『同志』，當天下午五點鐘吃茶，我一踏進餐室，已和我談過話的幾位便叫我做『中國的同志』，拉我坐在一起。下午茶點，有茶，麵包，牛油，餅乾，夜裏八點到十點晚餐，一湯，一菜，一水菓，茶或咖啡聽便。因人數多，分兩班吃，尋常在船上和同船的搭客們共餐，本來沒有什麼特別情形；但此次在西比爾船上所遇的這班孩子們，却有些不同。美國人的性情本來比別國人來得活潑愉快，而這班孩子們的年齡大抵都不過在二十歲左右，（同艙中也有年齡較大的，但居極少數，）所以在吃飯的時候，滿餐室裏面都充滿着活潑愉快的空氣；不是談論這個，便是爭辯那個，而在談論和爭辯裏面大抵都出以雋永有趣的口吻，往往幾句笑話，弄得你笑不可抑，全室哄然，談話聲和笑聲總是繼續不斷地發揮着牠們的力量；他們又善於唱歌，只要一兩個人在嘴上哼出幾句，便

像一塊石頭擲在湖面，波紋由近而遠，彼此唱和起來，倏然間餐室一變而爲合唱大會了。餐室裏有許多，而捧盤送茶的只一男兩女，有一個女侍者名叫娜扎，年青貌美，笑容可掬，而做事尤聰明伶俐，大家都喜歡叫娜扎，尤其是有時她捧出的是什麼好菜——例如鷄——一列一列的桌上輪流歡呼『娜扎』三次，繼以大笑，娜扎也笑瞇瞇地來去照料，因客多而侍者少，我們這班孩子們看見他們忙，便有好幾個出來幫忙，夾入湊熱鬧，而全體也極力設法節省種種手續，例如每樣菜不必侍者將每盤分別遞給各人；只須站在桌的一頭，由各人換着次序把菜遞下去。吃完收盤的時候，也是這樣，各人把空盤依次遞下去，堆在桌的一頭，再由侍者一齊拿去。這樣瑣屑的小事，我所以還追想得津津有味，事的本身不足道，我所注意的，是這班搭客和船上執事者之間，似有一種不易形容的友誼和同情。他們幫助搭客，搭客幫助他們，都是出於欣然滿腔熱誠的態度。

到夜裏知道我同房間的旅伴有一個是美國人，當過律師多年的；一個是英國

人，向在法國一個天文台裏任事；還有一個是美國失業隊裏的化學工程師。這個失業的化學工程師年齡在三十左右，我和他還談得來，前兩位便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人物了，我和他們略爲交談後，覺得在思想上格格不相入，使我感覺到年齡相差太遠，思想上也往往彼此隔閡，所以一時代是一時代的人物，很難勉強湊合，雖則也有老前輩思想並不落伍的，那是極少數例外。我們所要自勉的是要使思想隨着時代的進步而一同進步，不要聽任思想隨着年齡的老大而老朽起來。

廿三，十一，六，晚倫敦。

六八 船上生活的一斑

三等艙的搭客在船上可『通行無阻』，記者在上次通訊裏已說過，因爲這個緣

故，我們這一百多個三等客除每天三次聚餐，一次茶點，以及在夜裏不得不上牀睡覺以外，便整天地聚在音樂室或吸煙室裏，或是在甲板上，看書的看書，談話的談話；就是睡覺，也非挨到夜裏十二點鐘以後，大都不願就往臥室裏鑽。大家睡得雖遲，起來都還算早，至遲早晨七點鐘就從牀鋪上滾起來，忽忽盥洗後，就往甲板上跑，因為狹隘閉塞的三等艙臥室，實在沒有使人留戀的餘地。

頭二等艙的搭客裏有好幾位『死硬派』大概看不慣我們這班『孩子們』在他們的區域內鑽進跑出，『來得個寫意』，有一天在頭二等艙的總門處貼出一張很大的字條，上面寫着“Only for 1st and 2nd Classes”（『專備頭二等之用』），我們這班『孩子們』看了大笑，置之不理，『死硬派』大丟其臉——徒喚奈何！

青年好動，西洋的青年尤其好動，這次船上有了這一大班美國男女青年，僅僅看書談話，當然還不夠消耗他們的活動力，所以不久之後，在甲板上便有運動遊戲的出現。除『推球』遊戲外（在甲板上用長棒推動扁圓的木球，同時可由兩人

或四人參加），最熱鬧地要算『船上網球』，規則和陸上網球一樣，不過設備很簡單，用粗繩在兩根小柱紮成像足球比賽時的球門模樣，當作球網，一個粗繩造成像一個大圓錐似的東西，便算是球，由立在這個球網的兩邊的人擲來接去。在這『船上網球』場上的女子，往往只穿着短褲，一件小襯衫，乳峯高聳，白腿紛飛，大表演其健康美。還有些男女表演拳擊，手上各戴着大的皮手套，大擊而特擊，有一位近視眼仁兄也不自量地脫下眼鏡參加，兩個臉上被打得發腫，難能的是還欣欣然覺得十分有趣似的！此外還有許多男女喜歡實行日光浴，湊巧這幾天都是晴天，太陽光天天光臨，這些男女便穿得越少越好，男的就只穿着一條短褲，老實赤膊；女的有的穿着游泳衣，曲線畢露，有的也穿着短褲，不過上半身還加上一件襯衫，有的除短褲外，上半身只掛着一個乳罩，背腹手臂全露，這在我國的道學先生——或是假道學——看見了，我想大概要搖頭慨歎不置的，但在他們却很自然地七橫八豎地睡在或俯伏着一大塊被日光所籠罩着的甲板上，盡量

使皮膚和日光接觸，同時有的看書，有的唱歌，有的談笑。

我對這班男女所最敬羨的是他們的活潑的精神，和歌唱的興趣。

我在船上帶了幾本關於蘇聯的英文書，還帶了一本用英文解釋的俄文自修書，上船後的第二天請教了一個俄婦指示了一些，引不起學習的興趣。我到法國時便被引起讀些法文的興趣，到德國時便被引起讀些德文的興趣；因為牠們的字母和英文相同，相類似的字也不少。俄文的字母原有三十五個，最近雖省去了三個，還有三十二個，而且特別得很，字音又多特別的長，真是倍備聳牙，夠麻煩！在我所帶的書裏面，有一本叫做：你將到俄國去嗎？說得頗有趣，牠說要把俄語學得好，只有兩個辦法：第一法是和一個俄國人發生戀愛，這樣一來，便使你不得不努力研究；第二法是常和許多俄國的小孩子混在一起玩，因為他們有許多簡單的生字給你學，並且不管你聽得懂不懂，總肯繼續不斷地和你瞎談。據說這兩種方法之中，以第一法為最好，可惜這類事情不能隨你的意思預先接洽布

置！

我上船後很想探詢關於船上的組織情形，因為我們所在的是 *W.C.* 的船，所以引起這樣的注意。七月十五日（上船後的第二日）下午四點鐘，便跑到最高的那層甲板上去訪問船長，承他在船長室裏晤談。他聽得懂英語，但只會講德語，我幸而懂一點『洋涇浜』德語，彼此還算勉強談得來。他似有四十歲左右，穿着制服，戴着軍帽，態度鎮定而和藹，尤其是他的誠懇的態度，給我以很好的印象。我所首先詢問的是船長的權限，和全船職工跟他的關係。和他談後，知道他是由船局委任的，全船事權由船長負全責，在航行期中，全船職工對船長命令須絕無服從；倘職工對船長有不合的意見，得於船到列甯格拉後，向船局提出，該局另有委員會任考察裁判之責。船上除船長外，有一委員會，由全體職工選舉組織，主持水手們的教育事宜，每晚上課一小時，由船長和船員擔任演講；課程內容分政治經濟，技術，和其他基本科目如算學等。彼此在職務上界。

分明，此外則大家親熱如朋友，並無上下之分。

我和船長約談了十分鐘的時候，船上的「一羣孩子們」裏面也來了五六十人，要求和他談話，他以房間太小，便回到室外的甲板上，五六十人圍着他，最前的便七零八落地坐在甲板上，由一個懂俄語的搭客任翻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好像審判似的，由船長逐一回答。在談話裏，有一點更值得記述的，便是大家對於水手的待遇情形特別注意。這船上原有水手五十六人，因有四人在例假中，故現有五十二人。每人每日工作八小時，遇有特別情形須加工時，工資照加。在蘇聯區域內的時候，每一水手得工資百分之一二。五作保險費；在蘇區以外，得百分之二五作保險費。這所謂百分之幾的保險費，不是由工資中扣下的，是於工資以外加付的。每一水手每年得十六日的休養例假，船長船員及工作較煩重的水手則每年有四星期的休養例假。

有人問生病時怎樣？船長答：工資照付，醫藥費和休養費全給。大家聽了都

點頭稱善。

有人很直率地請問船長每月工資多少？答：六百五十魯布。又問水手每月工資多少？答：一百魯布。

還有人問：爲什麼在 *Soviet* 的船上，艙位還有幾等的分別？答：因 *Soviet* 的船要往各國口岸來往，各國輪船都還分等，所以目前也不得不略有遷就。

還有人問：船上允許夫婦一同工作而同時又在船上同居嗎？答：設備未周，故在目前尚有所未便。一般男女青年聽這問句提出時，都眼巴巴地微笑着傾聽下文，聽了答語，都表現着失望的神情。

船長被盤問了一點多鐘，都很誠懇地作盡可能的解釋，最後這「一羣孩子們」圍着又大唱國際歌，那位和藹誠懇的船長則肅然立正舉手行軍禮致敬，等大家唱完，他才把手放下。

散會後大家紛紛議論，有許多人對於船長和水手每月所得工資的差異，尤其

注意，因為我們覺得這還是不免不平等。其實這也是蘇聯在建設中一個很重要的實際問題。聽說有一個時期他們確用過「平等」制的，後來又用「差等」制，依工作性質的差異而有多寡之分；史太林對此事曾有長篇演說，把此點列入「新工作六條件」之一。記者到蘇聯後對此點也特加研究，關於較詳的分析，後面再談，此時所能說的是在過渡期中，工資的差異雖在逐漸減少，還是不能避免的。

這天夜裏我約了由加拿大回俄的那位俄女，同到船尾上的「紅角」(Red Corner)去和水手們談話。所謂「紅角」者，即水手們的休息室，裏面有書報，有樂器等等。這位俄女能俄語，又能英語，所以很適宜於替我任翻譯。隨後還有其他搭客也來談話；水手們都笑容可掬地和我們周旋。和我談的有十幾個水手，年齡大概都在二十幾歲，圍着一個長方形的桌旁坐着。問語要點如下：(1)對於現在所做的工作都覺得喜歡嗎？答：都喜歡。(2)一面工作，一面關於學識上有無增進的機會？關於職務上有無擢升的機會？答：都有；並說在列甯格拉設有養成水

手人材的學校，他們擢升後，即有新人材來接替。(3)對於工資有差異的態度怎樣？答：各人本領有高低，所負責任有重輕，而且既有擢升機會，也不在乎。(4)倘對船主不滿意，如何辦法？答：從未有過這類的事情發生。(5)船上黨細胞的組織對於全體職工的關係怎樣？答：只關黨務的事情，開會時非黨員不參加；有關全體福利問題時，黨組織開會時，非黨員亦參加，議案須經全體通過才生效力。(6)已結婚的家眷在列甯格拉，生活不感到寂寞嗎？答：每兩星期得相聚一次，倒還過得去。

做我臨時翻譯的這位俄女到底年青嬌嫩，譯述最後一個問答時，含羞答答，玫瑰紅的雙頰上一陣一陣地開展着無法躲避的紅暈。我原是隨口發問，無所存心，到此却怕她『吃勿消』，趕緊亂以他語，她才漸漸地恢復了原來的很自然的態度。

六九 兩個會

關於船上的生活，還有兩個會可以談談：一個是討論會，一個是同樂會。

自從七月十六日起，每日下午茶點後，有兩小時的討論會，第一日先由旅伴

塞爾遜博士 (Dr. Howard Selsam) 演講「法西斯」的內容，繼由大家參加討論。

塞爾遜是在紐約附近的卜魯克林大學 (Brooklyn) 任講師，年才三十幾歲。他是

社會主義的信仰者，學識湛深，慨爽坦白。他是我這次在船上最相得的朋友之

一 我們一談往往就兩三小時，不覺得時間過得那樣快。他第一天在這討論會裏

根據社會主義者的眼光，對資本帝國主義用作最後掙扎的工具的「法西斯」，作

客觀的分析研究。第二天下午繼續討論，並由旅伴中熟悉各國「法西斯」真相者，

作相當的報告。我也被主席再三約請講些關於中國的情形。法西斯既是資本帝國主義最後掙扎的工具，中國顯然地因受各帝國主義的重重束縛，民族資本主義無從抬頭，有的只是各帝國主義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吮血敲髓的帝國資本主義，那末我們究竟要藉這『工具』來『掙扎』些什麼？究竟爲誰『掙扎』？稍稍思考，未有不啞然失笑的。我在這討論會裏，特提出法西斯所需要的幾個基本條件，對中國是否具備有這些條件，作客觀的分析研究。

我此次演講，在『一羣孩子們』裏面獲得更多的好友，但同時却『出乎意料之外』的引起一個小小的波折。原來在頭等艙搭客裏面有一個是英國的移民局官吏（Immigration officer），在例假期中也往蘇聯去看熱鬧的，但同時却仍不忘他的『爪牙』的重要任務。像我這樣來自受盡資本帝國主義壓迫蹂躪的民族的一分子，對於這個制度當然沒有好話，不料在演講時，這個『爪牙』也夾在聽衆中旁聽，認爲中國人而敢反對資本帝國主義，這是無疑地一個『危險分子』，乘我不

備，把他隨帶的照相機替我拍了進去。我當時對此事一點都不知道，直到晚飯後，塞爾遜和美國全國學生同盟的領袖戈登特來找我，邀我到一個沒有別人在內的房間裏談話，他們那樣慎重的態度和嚴肅的面孔，最初倒使我摸不着頭腦。後來經他們說明之後，才恍然。他們並說爲着此事，曾邀集幾個負責的人和船長共同開會商量，因爲他們恐怕經這「爪牙」對英國警署報告之後，我也許不能再回英國；他們決定的辦法是等船到了列甯格拉，由船長報告海關，把這個「爪牙」的攝影底片沒收，船長已允照辦，此外則不把我的全部名字讓「爪牙」知道，叮囑我自己也留意。後來這「爪牙」的攝影底片當然被沒收，「一羣孩子們」也很熱誠地替我的全部名字嚴守秘密，我回英國上岸時並未發生什麼障礙。我對此事留下了兩個印象：一個是帝國主義爪牙使用嗅覺的無微不至；一個是「一羣孩子們」的熱烈誠懇的友誼——以其鳴的思想作出發點的熱烈誠懇的友誼。

有一天在這討論會裏講到美國的革命問題，在這問題裏又提到美國的黑人解

放問題。參加研究的有不少美國的青年；他們裏面有好些人報告黑人在美國所遭受的種種不平等的待遇，及因種族成見而遭受的種種苦楚。他們並提起美國南方的資本家利用種種方法煽動『可憐白』（他們稱爲“poor white”，即白種工人）和『可憐黑』（他們稱爲“poor black”，即黑種工人）間的仇恨；故意歪曲事實，把『可憐白』的失業恐慌歸咎於『可憐黑』的存在和競爭，又減削『可憐黑』的工資以恫嚇『可憐白』對於改善待遇的要求。（因可用低賤工資的『黑』來取『白』而代之。）資本家心目中的唯一目的，是利潤；他們便利用『可憐白』和『可憐黑』間的惡感的煽動，打散他們（工人）的團結，從中盡量剝削榨取，藉以增加利潤的獲得。所以大多數的結論是：要根本解決美國的黑人問題，須和美國的社會革命問題連同解決；在社會革命的成功裏，求得被壓迫民族的解放。

真『出乎意表之外的』的，在搭客中有一個來自美國的黑種教授——在美國南方一個專爲黑人而設的黑大學裏的黑教授——名叫奈遜博士（Dr. Nathan 者）

起來替資本社會制度辯護，說在美的黑人並未受如許苦楚，對於現在的地位已滿意，白人的種族成見乃天生的，和經濟制度無關！被大家駁得體無完膚，他還要強辯，認為要解決黑人問題，只須讓黑人和黑人在一起，不要和其他民族混在一處，讓他們自主，成一獨立國，便行了。大家問他在現制度下有什麼方法「成一獨立國」，他又「顧左右而言他」！

有革命性的白種青年替「可憐黑」鳴不平，而黑種人中的「黑博士」却覺得不在乎！這似乎很可怪，其實也不足怪。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黑人，能被允許做博士，做教授，生活闊綽，（這位「黑博士」衣服穿得很講究，揮金如土，）非裝滿着一腦袋的奴化教育，養成了十足道地的奴性，那夠資格？他雖還不免「一團漆黑」，實際上已脫離了他所屬的民族的大衆，做了帝國主義的狗爪子！

我們除了興趣濃厚的討論會外，還於十七日的夜裏開了一個興趣濃厚的同樂會。這同樂會在一個大甲板上舉行，真可稱「同樂」了（也許有幾個「死硬派」看不

慣，但誰去睬他！）除我們「一羣孩子們」當然一團高興地參加外，水手和女侍者們都來。主席便是從水手裏公推出來的一位，措辭清晰老練，態度鎮定安詳。他在那夜的盛會裏換上了一套彬彬有禮的西裝；倘若我們未曾看見他在白天穿着水手的制服工作着，也許要把他認為是做慣了主席的名流學者！我們大家所敬愛的那位和藹嫵媚的娜扎也換了一套樸素淡雅的衣服，出來唱了一首俄國歌，抑揚婉轉，沁人心脾，歌聲剛完，掌聲雷動，嬌羞不勝的娜扎唱完末字，拔腳準備就走，大家那裏肯依，有幾個「孩子」再三攔住她，不許逃，她笑瞇瞇地重到原處立着再唱一首，還不夠，又再唱一首，才在全體熱烈的掌聲和愉快的彩聲中，含笑着微微地鞠躬而退。此外人人都各盡所能，對全體有所貢獻，船長也拿着煙斗，夾在水手羣中湊熱鬧，有各種音樂，歌唱，跳舞，戲法等等。歌唱分獨唱和合唱，合唱時全體參加，歌聲有時像大江澎湃，怒濤洶湧，有時像春風明月，悠然意遠。

最後請附帶說幾句關於和西比爾分別的情形。我們十四日（七月）上船，五日路程，十九日一早可到列甯格拉，十八夜是我們在船上最後的一夜，那夜的晚餐席上，大家格外地興奮，先在掌聲雷動中通過一個議案，用全體名義致函船長對全船職工表示這次殷勤招待的謝意。其次便輪流三呼廚子的名，廚房助手的名，男女侍者的名，每呼一次，被呼者即由廚房裏跑出來，笑容滿面地立正舉手行軍禮向大眾答謝。娜扎當然是不能例外的了。她立正行軍禮時的那苗條的體態，嫵然的笑容，就可惜沒有畫家名手，把牠留下來。

十九晨五點即到列甯格拉。我們九點上岸，這時全船的人都聚在甲板上，水和女侍者們一面幫我們照料衣箱，一面又忙着和我們握手道別，真是忙極了。我們上岸後，同在岸旁附近的海關上辦理檢驗行李的手續，忽聽見西比爾開了，（我想不會這麼快就離開列甯格拉，也許是開到別的碼頭上去裝貨，）大家都又跑到岸旁的碼頭上來，揮巾歡呼，和船上的男女同志們職工道別，在船上的他們

和她們也作熱烈的反應。我們遠遠地還望得見我們所共同敬愛的娜扎也夾在人羣中笑着歡呼着

這種印象，是我自從坐過輪船以來所未會見過的。這五天海上生活在我心坎中所引起的留戀的情緒，我永遠不能忘却。

廿三，十二，十一晚·倫敦。

七〇 初到列甯格拉

記者由倫敦乘俄輪赴列甯格拉，在船上遇着美國的全國學生同盟的「二羣孩子們」，彼此很相得，在上次通訊裏，已略述大概。在將到列甯格拉的前一天該會的領袖戈登君忽來和我商量，勸我加入他們的旅行團。我說我此次來俄的目的是要多看些實際的情形，不願多費時間在課堂裏或書本上，而他們的計劃却須

在莫斯科入莫斯科大學所附設的暑期大學聽講四星期，於我的目的不合，所以只得謝謝他們的盛意，不擬加入。他說他們的目的也偏重在觀察，不過上半天在暑期大學聽講一兩小時，下午便全部份用來參觀，而且因團體的關係，不但在經濟上可以省些，在參觀方面也有爲個人所得不到的種種便利。於是我便答應加入他們的團體，轉瞬間「孩子們」都漸漸地輾轉傳說，知道我也加入他們一致行動，見面時紛紛和我握手表示歡迎，此後我便是這個旅行團裏面的一個正式分子了。

我們的船於七月十九日上午五點鐘就行到了列甯格拉，大家把衣箱雜物收拾之後，都擁在甲板上來東張西望，好像到了一個新發現的陸地，那種好奇心是無意中不自禁地流露着。船將靠岸以前，減低速率，慢慢地向前開駛，我們望望兩邊岸上，所見的盡是高堆着待運的木料，有的是圓柱，有的是木板，沿着兩岸一望無際的堆積着；在水面上來來往往開駛着，汽笛鳴鳴不斷地吹着，便是運貨的小輪。這是正在積極建設中的蘇聯給與我們的第一印象。我們看見那些運貨小輪上

的工人，舉手搖着和他們打招呼，他們也舉手搖着和我們答禮，近些的還看得見他們的笑容可掬的愉快態度。

我們的船灣泊到碼頭了。這碼頭是新建的，一上岸便是木料建造的一個大廣場，再前便是一座一層的屋子，屋的前面滿裝着玻璃窗，一進屋即有許多椅子圍着許多小圓桌，有一角有着櫃台，玻璃櫥裏面排着不少糕餅和飲料，原來是預備旅客在此休息時用茶點的，好像是個咖啡館。在這櫃台內外服務的有三四個俄女，全身穿着雪白的制服，頭上戴着雪白的制帽，舉動活潑，年青而美；望望那玻璃櫥和玻璃櫃台裏的各種各色的糕餅，也很講究，較在西歐所見的並無遜色。在這大廳的另一角便是書報及明信片等等的售賣處。這大概都是爲外國來遊的旅客而設的，所以交易都是用金幣——美金或金磅。書報售賣處的職員也是女子，有兩三個，年齡比較地大些，身上穿的雖是常服，但也很整潔。她們多少都懂些英語，這也許是因實際上的需要而準備的。

在這大廳的後面，（有牆隔開，有一門相通，）左邊是海關檢查處，右邊是個大商店，中間也有牆隔開，也有一門相通。蘇聯的商店分幾種，（其詳以後再談，）這個商店是屬於所謂「托格辛」（“Torgsin”）的一個，裏面交易須用金幣，是專為外國旅客而設的。這「托格辛」有個後門，便是我們從此出去乘特備的公共汽車赴旅館的地方。

我們在上岸前，先在船上的餐室裏排成單人隊兩列，由海關派來的兩個職員逐一檢視各人所帶的金幣若干，檢視後，各給收條一紙，上面載明所帶金幣的數量，這收條是要由旅客保藏好的，因將來出境，經過海關時還要繳驗。我們知道蘇聯因有吸收外國現金的需要，限定外國旅客在蘇聯每日至少須用美金五圓，除此限制外，此外多帶的金幣仍得於出境時帶出，不過須有海關所給的收條為憑。

我們在船上經過檢視所帶款項的手續後，還吃了最後一次的早餐，然後一同上岸，那時已經九點半了。這次同時上岸的旅客有一百七八十人，所以檢驗行李

共費了兩小時之久。我們未輪到檢驗行李的，都聚在大廳上——咖啡館——坐着等候。地上鋪有綫地氈，我們這羣「孩子們」就七橫八豎，聚坐在靠近海關檢驗處的地上，有的女朋友就把頭靠着男朋友的腿上，索性躺着等。

有人照着名單在海關檢驗處門口按次呼名，每次同時被叫的約二十人左右。叫到我，我也隨着一羣人進去。海關職員有十餘人，有男的，有女的，檢驗我的衣箱的却是一位女職員，看上去僅二十歲左右，頭上戴着黑呢制帽，身上穿着黑呢制服，腳上穿着皮靴，服裝和男子的一樣，所不能逃的是一副嬌嫩的女子的臉，和兩個高聳着的乳峯，但仍不失她的那副英武的軍容。她很溫和有禮，微笑着約略翻視我的衣箱，最注意的是問有沒有攝影機，我說有，他把我的攝影機的商標及號數都很仔細地鈔寫下來，並在我的護照上註明蓋戳。

各人在行李被驗後，蘇聯旅行社有人代爲照料運送到旅館去，所以都陸續走到隔壁的「托格辛」去看看。那些不打算參加暑期大學的旅客們先乘汽車走，我們

這羣「孩子們」須等大家行李都驗完後，聚齊一同走。在這等候的時間裏，我們都乘這機會仔細看看這個最初碰到的所謂「托格辛」。在莫斯科以及各大城裏都有「托格辛」，那些都是大規模的，好像大的百貨商店。此外在外國旅客所常到的地方，各輪船碼頭，或名勝的處所，多附設有比較規範簡單的「托格辛」，以招攬旅客的生意，像這個海關檢驗處隔壁的這個「托格辛」便是後者的一種，形式大小異，是在一個大廳上陳列並懸掛蘇聯的各種特產，地上鋪滿各種絨地氈，壁上懸着許多油畫，或刺繡品，櫥裏堆滿俄國特有的各色襯衫（穿這種襯衫的，不必加穿外衣，）皮貨架上堆排着玩具，以及其他種種雜物，看去好像是個展覽會。在這天所見的這個「托格辛」裏，只櫃台上那個管帳的是個男子，其餘的三四個職員都是女的。上面已說過，這種「托格辛」裏所用的是以金幣為限。有位美國朋友買了一個香煙盒，付的是美金，照算該店應該找還七仙美金，但剛巧櫃台上沒有零錢，（因為也要找還美金，）一時沒有辦法，這位朋友只得再東張西望，須買

盡了這七仙餘款的東西，才能了結，後來看中了一張明信片，價合六仙，還有一仙。要想辦法！幸而又看中了一個小玩具——一隻水鴨——價合一仙。那個賣玩具的女職員對這位朋友說，依俄國的傳說，如同時買這水鴨玩具十隻，必得好運道，這位朋友大笑，說一隻已夠好運了。這些女職員待旅客都非常和藹，有禮貌，滿口說着俄國腔的英語，倒也柔婉動聽。

關於到旅館後的情形，下次再談

一九三四，十二，十八，晚倫敦

七一 上岸後的第一天

我們於七月十九日上午到列雷格拉，經海關檢查行李之後，於十一點半同乘

蘇聯旅行社所備的公共汽車往歐洲旅館。該旅行社所備的迎送旅客的公共汽車都是簇簇新的，裏面有漆布的彈簧椅，其形式和設備，比在上海所見的公共汽車好得多，同時還有該旅行社所派的招待員（Guide，原意可譯爲「嚮導」）陪伴着同乘，不過這次却在途中因機器出毛病，停了兩次。但是我們並不着急，也不在意，因爲我們自進了汽車後，大家的眼睛都忙着向窗外看，看這。樣。看。那。樣。好。像。小。孩。兒。被。人。帶。進。了。動。物。園。似。的；忙着看還不夠，嘴裏還不停地問，問句好像槍林彈雨似地向着那招待員發射——這所大屋子是什麼？那所新建築又是什麼？問這樣，問那樣，問個不休！汽車停了兩次，每次約有十分鐘光景，停時都有十幾個小孩子笑嘻嘻地圍着看，年齡約十二歲至十三四歲。其中有衣服比較整潔的，我們裏面有的懂些俄語，問他們進學校嗎？他們答說進的，正在放假，但其中有的赤着脚，衣服襤褸，顯然是在街上閒蕩着的小孩，這種所謂「街上小孩」（“Street Child”，差不多是「小叫化子」的代名詞。）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裏已

是司空見慣的一回事——例如在東倫敦——但是在蘇聯，却特別引起我們的深切的注意。後來聽說在革命初期，這種閒蕩小孩，幾於滿街都是，現在還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未盡收容，因為大多數是臨時陸續由鄉間跑到城市來的，不過數。量。却。是。一。天。一。天。地。地。減。少。

這班孩子裏面，有的長得很體面，天真爛漫得有趣，我們一羣裏的那些女學生更起勁非凡，拿出許多攝影機來和他們大拍其照，並邀上幾個女孩子到車裏來同坐着大談其天。我們的車開行時，他們這班小把戲都聚在一堆，舉手歡呼，表示歡送的意思。

依我的原計劃，本打算在列甯格拉作幾天的勾留，對這十月革命重要策源地的聖彼得堡的後身，作較詳的觀察，但因為莫斯科暑期大學的開學期已迫，我所臨時加入的這個旅行團已定於當晚即乘火車往莫斯科，我也不得不一致行動，所以只得等到我由俄回英再經過列甯格拉時補遊幾天，關於列甯格拉較詳的記述，

將來當另有一文奉告。

且說這下午我們到歐洲旅館之後，因公共汽車在途中已費去了一點多鐘，所以到旅館後，大家都忙於吃午飯。蘇聯旅行社在蘇聯各大城市爲外國旅客所特備的旅館都是很講究的，像這個歐洲旅館也是其中的一個，有廣闊的大理石樓梯，有電梯，較大的房間有接連着的浴室。這種旅館裏的辦事處，（在上海各旅館中所謂帳房間，）也就是蘇聯旅行社的分辦事處，職員和招待員以女子佔最大多數。每個這樣的旅館都附設有『托格辛』。除設備清潔的臥室外，都設有很講究的餐室，男女侍者都穿着整潔的制服，餐室裏還有音樂臺，依時奏樂。這種旅館的設備，也比得上西歐各國的講究旅館，吃的大菜，也是一樣的豐富，牛油麵包（白黑都有，比之前幾年之只有黑包麵的時候已不同了，）應有盡有。所以就起居飲食而言，在蘇聯做旅客的，毫無所苦。除住宿膳食外，每天還有招待員陪同乘車遊覽參觀。所以三等客每天雖至少也要美金五圓，計算起來，却不能算貴。

不過像記者這樣的窮光棍——以及和記者的經濟狀況相類的朋友們——却覺得無須那樣好的住宿膳食，但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既來蘇聯旅行，雖做末等——三等——旅客，就非這樣起居飲食不可，非一天至少用美金五圓不可，（自己的零用尚不在內，）這却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記者這次因出乎意料之外地加入了一個由美國來的學生團體，又因這團體是由蘇聯學術機關和學生團體歡迎而來的，所以比較地措了一些油，詳情容再談。）

爲什麼往蘇聯做旅客非這樣起居飲食不可呢？諸君也許要想到我們何以不能自由地跑到便宜的旅館居住？便宜的餐館吃飯？這是因爲在這裏做旅客的只許用金洋，不許用紙魯布，除蘇聯旅行社所特備的旅館用金洋外，其他旅館和餐館便只用紙魯布。關於這類平日生活的情形，以及由蘇聯旅行社照料一切的情形，將來還要較詳地談到，此處因談到旅館，順便先說了一些。

旅館的設備雖不錯，但在這個歐洲旅館的餐室裏，又現出從前提過的『等』的

老習慣。一坐下來，等半小時才有東西進口，算是常事。有的要等一小時。這是從西歐，尤其是那些從樣樣講究快的美國來的旅客，最感覺到不痛快。和我在這大船上同艙的那個美國大律師，對新社會原來就沒有什麼同情，這種現象更給他以反感的材料。我吃午飯時，湊巧坐在他的隔壁的一桌，看他等得起火的神氣，頗堪發噱。我們在這種旅館裏每次用膳，照例都先在帳房間領得『餐券』(“meal ticket”)，到餐室裏坐下之後，交給侍者，那侍者便照券送菜。這個大律師當然依法泡製，早已把『餐券』交給侍者，但因久等不來，他故意板着面孔，睜着眼睛，怒氣沖沖地問那個穿着白制服立在一旁的男侍者道：『你收到我的餐券沒有？』那侍者恭而敬之地答道：『已收到。』等一會兒，這個大律師又故意板着面孔，睜着眼睛，怒氣沖沖地問那侍者道：『你收到我的餐券沒有？』那個侍者又恭而敬之地答道：『已收到。』等一會兒，又……我心裏暗想，這個大律師大概是在借用他在法庭上盤詰犯人的老玩意兒罷！

這種『等』的老習慣，後來在蘇聯其他地方，也常常遇到，那些由美國來的朋友們居然也漸漸地慣了，到了後來，如坐下僅僅等了半小時，你問他等了多少時候，他便會答你說：『剛來，不久。』這種『等』的老習慣，當然是缺乏效率的表現，在蘇聯也是正在設法鏟除的一件事。我在六七星期以後回到列甯格拉，仍住在這同一旅館，旅客在餐室裏便無須等，坐下去不一會兒就有東西端來。這是個人親歷的經驗，同時許多旅客也有這同樣的經驗。所以我不說蘇聯沒有缺點，尤其是在革命以前遺下尚未除盡的缺點；所當注意的是我們可親眼看見他們很努力地很迅速地時在那裏減少或鏟除缺點。

在蘇聯目前還有一件事也使旅客感到不便的，那便是偷竊和扒手之多，尤其是扒手，手段非常地伶巧高明，能使你在絲毫不自覺中失却身上所帶的東西。我們知道在蘇聯『不作工便不得吃』，因此有許多從舊社會裏已養成『只能吃而不作工』的習慣的人們，便往這條『伶巧高明』的路上跑；這也是革命以前遺下的

一種寶貝。這種情形，我在倫敦時就「久聞大名」了，所以到俄後也特別留心，但竟「出乎意料之外」，在列甯格拉的第一天，就把所帶的簇簇新的德國攝影機失掉。我從倫敦帶了三打底片，原想到蘇聯後，大拍一下，但真「觸霉頭」！第一天就把攝影機「奉送」。怎樣「奉送」？我自己至今都還莫名其妙，但經過的情形，不妨在下次談談。

一九三四，十二，二十，倫敦。

七二 小布爾喬亞的末路

記者在上次說過要在這次通訊裏略述失却攝影機的經過情形的大概。

記者第一次到列甯格拉時，因臨時在船上所加入的旅行團要趕往莫斯科的暑

期大學，所以在列甯格拉實際只有一個下午幾小時的耽擱，我原打算回英再經過該處時作較詳的觀察，在這短時間內原不希望得到什麼比較重要的材料。那天下午有兩種參觀可自由參加：一種是乘特備的汽車遊一遊各重要街道，得一鳥瞰；一種是只去看看赫密特吉博物館（Hermilage），不過去看博物館的，因為車子一時不夠分配，去時可乘特備的公共汽車，回時却須跑腿。塞爾遜和其他幾位朋友都勸我參加後者，說赫密特吉是蘇聯首屈一指的藝術博物館，值得先去一看，我便答應了他們。去作『鳥瞰』的一部分人，便由旅行社所派的一位女招待員領導；去看赫密特吉的一部分人，便由代表蘇聯學生總會從莫斯科趕到列甯格拉來歡迎我們的赫伯特君領導。我和他們同出旅館時帶有攝影機，預備同時在途中也許有什麼景物可攝。這攝影機是放在一個特製的皮盒子裏面，這皮盒子的蓋合攏之後，還有白銅的搭子搭好，不過未鎖就是了。這盒子的兩旁繫着一根窄而長的皮帶，我把牠掛在左肩上，盒子垂下來恰好拖在右邊略向前面的大腿旁邊，不

但我的右手可常按着，而且我的眼睛也常能看着。去的時候是同乘特備的公共汽車，車子裏都是本團體的自已人，決不會有偷竊扒手的。到博物館進門之後，據說攝影機不許帶進去，要暫存在專備遊客存放物件的房間裏，裏面還有個穿制服的人代爲看管。其實這是各國博物館的通例，我也不以爲異，我便把攝影機取下來交給那個保管者，他給我一個小銅牌做收執，牌上的號碼剛巧是個十三號。十三號在西方迷信者認爲是『不吉的數目』，但我不迷信，所以並不覺得什麼，拿了就放在衣袋內，隨着一羣人走進博物院裏去參觀。

赫密特吉博物館不但是蘇聯第一豐富的博物館，也是世界上最豐富的博物館裏的一個。其中所搜藏的關於埃及，希臘，羅馬，以及西方東方六千年來的古物，不可勝數，所搜藏的名畫，只有巴黎的羅佛宮可與分庭抗禮。我到蘇聯後尤其集中注意的是他們在革命後的成績，和革命有關係的一切事物，所以對於革命前已有的寶物，還佔不了我的更深切的注意。但是關於這世界聞名的大博物館

也有一點可注意的，那便是在革命初期的紛亂中未被破壞，仍得保存，而且在革命後還繼續地擴充，現在原屋不夠用，已擴充地盤到冬宮（Winter Palace）和斯托羅根諾夫皇宮（Stroganov Palace）裏面去了。

這樣豐富的博物館原不是在短時間內所能詳細觀覽的，而且那天旁晚有個著名影片開演，有人還主張趕去看看，所以參觀兩小時左右，我們便忽忽離博物館，我交還了十三號的銅牌，拿着皮盒子掛上身即隨着大家往外奔。出門後大家星散，取道不同，和我同路的有七八人，赫伯特也在內，走時我和塞爾遜及一位女友蘭女士（加拿大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同學，也加入這次的旅行團）一排走；蘭女士走當中，我和塞爾遜在左右。我們經過的道路並非熱鬧之區，雖在行人道上來來往往也有別人，但我們不但不覺得擁擠，而且都未曾看見有人挨近我們的身旁，走還不遠，忽有小雨，我要把攬在臂上的雨衣穿上，蘭女士說讓她替我拿着攝影機的皮盒子，俾我便於穿上雨衣。她拿過手後，順便開起來看看是何種

攝影機，不料却是空空如也！我們因為不相信有扒手能扒去，都疑心到博物館的那位保管者出的毛病，於是他們一定要陪我同往博物院去查詢，並拉能說俄語的赫伯特同往，館門已關，繞着大灣子，從半掩着的後門摸進去，尋到一個似乎是職員的樣子，告以詳情，他問我交給保管者的時候開起來看過沒有，出去時又開起來看過沒有，我說都沒有，並說我到其他各國博物館時都無須這種手續，並未遺失，他們認為沒有證據，無法根究。於是便「奉送」了一個很好的攝影機，使我尤其感覺不安的，是跟着幾位同行的朋友耗費了不少時間。塞爾遜歎氣說道：『大概有不少從前的小布爾喬亞，現在都變成大扒手了』。

博物館的保管者如要偷攝影機，想不致專偷我的，所以我們又疑心到扒手。但如果真是扒手扒去的，那扒手的技術可真是神出鬼沒，令人無從捉摸的了。我在倫敦時，就聽見有位英國朋友談起關於俄國扒手厲害的一種傳說，據說有個英國人，在莫斯科做旅客，被扒手扒得氣極了，有一天出外，有意在衣袋裏一點雷

西不放，只放入一張紙條，上面寫着『誰偷去這張紙條的是豬頭三！』（『豬頭三』在上海話裏是活龍活現的一個名詞，特借用來譯意。）他還到旅館之後，急向衣袋裏張望張望，看見那字條仍在，很得意地冷笑一聲，意思是說今天總無所施其技了罷，不料將那字條拿出來仔細一看，上面已蒙扒手專家批了一句說道：『誰先寫這張字條的是道地十足的豬頭三！』原來扒手果把這字條扒去，加批後再放入原處！這個傳說是否真確，不得而知，但俄國扒手的手段高明，却是衆所週知的一件事實，就是在蘇聯旅行社出售的關於遊俄指南的一類的書，關於此點，也對旅客加以警告。我想倘若扒手專家果有這傳說中所說的本領，那我的攝影機不翼而飛，並不算一件希罕的事情。

攝影機在蘇聯是一件很貴重的東西，每個可賣三四百至一千多羅布，最普通的薪水每月不過一百五十羅布左右，在遊手好閒的偷竊或扒手專家，扒得一架攝影機所得便爲普通薪水所遠不及，很可享用一些時候，所以對此物特別歡迎。

赫伯特也說扒手厲害，他曾被扒去兩枝自來水筆，第三次有一位扒手把他的尊手伸入赫伯特的衣袋裏，被赫伯特捉住！我到莫斯科後遇着老友公振，他談起在南俄旅行時攝得不少相片，同時在船上連同其他東西被竊，那些底片在偷者完全無用，在他却是極珍視的東西，戈先生很煩惱地說他甯願攝影機被竊，如賊伯伯肯交還那些費去不少工夫攝得的底片，他情願以攝影機一架奉送，但是何處去奉訪這位賊伯伯呢！

這類失竊的事情，在蘇聯旅行社照料中的旅客，原可請他們幫忙報告警察，有時也有物還故主的希望，但我這次却不生效力，我下次要連帶談談蘇聯旅行社，那時再順便提到這件事。

我到蘇聯的重要目的是要看看他們在物質及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設情形，如今一上岸就敘述着賊伯伯的『技術』，也許要使讀者諸友掃興，所以我先要附帶聲明幾句，以免引起誤會：這些缺憾都是革命前遺下面在革命後未除盡的產物；

關於蘇聯的建設，誠然是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以後當依着旅行的時間先後爲序，根據事實作盡量的報告。

一九三四，十二，廿二，晚，倫敦

七三 談蘇聯旅行社

到蘇聯去旅行的人，大概多由蘇聯旅行社照料一切，記者所述關於蘇聯的寄語，也常提到蘇聯旅行社，所以我覺得關於蘇聯旅行社的情形，有略加說明的必要。

在蘇聯只有兩個旅行的機關：一個是普羅旅行社（Proletarian Tours），這個組織的宗旨是在幫助和鼓勵蘇聯的居民在本國各地旅行，用的是紙羅布，一切

平民化，是專爲能夠適應本國情形而設的；還有一個便是蘇聯旅行社（Intourist），是偏重爲外國人到蘇聯去旅行的便利而設的，用的是金幣。本文所述，即指後者，聽說是在一九二九年成立的。這個機關的成立和數年來的長足的發展，也可作爲蘇聯建設成功的一種寒暑表看；因爲她有成績給人看，外國人也驚異她的成績，無論是友是敵，都想去看看；最初因可看的地方還不多，尤其是各地關於旅行上的種種設備還有不全的，所以由這個旅行社照料可遊的地方還有較嚴的限制，漸漸地愈益開放，現在除遠僻之地如西比利亞及中亞蘇維埃（Soviet Central Asia）各處關於旅行上的設備仍有困難外，（西比利亞雖有西比利亞鐵道，但欲深入內地旅行，交通及旅館等方面仍多不便之處，）其他各地均可通行無阻，年年有新的區域由該旅行社開放給旅客，就是年年有長足進步的事實上的表現。

蘇聯旅行社總機關設在莫斯科，在蘇聯境內各大城設有分社十五處；在邊境及比較重要的各鄉鎮設有代理處十個。在國外如美，英，德，法，奧，丹麥，挪

威，波斯，土耳其，日本，匈牙利等，都設有分社；此外在國外設有代理處約五十個，中國哈爾濱也有該社的代理處。在蘇聯境內較大的分社，僅其所用的招待員，（以女的居大多數），每處達七八十人或百餘人之多；因係國立機關，和交通機關（各鐵路輪船等等）以及各種有關係的機關，都呵成一氣，有密切的聯絡；有許多分社即設在所附屬的旅館內，使在辦事方面既便利而又經濟。

我們想到『旅行社』這個名詞，很容易連帶想到上海的中國旅行社以及各地的通濟隆（Thomas Cook）一類機關的職務，但實際却很不同。在尋常的旅行社，牠的職務大概不外替你買火車票或輪船票，替你接送行李，有人送你到碼頭，或在碼頭上接你，替你兌換銀錢等等，除此以外，你到了一地，便可脫離他們的照料。蘇聯旅行社對於以上的職務當然也照樣執行，不過不僅乎此，自從你由某地動身入境，一直到你出境達到你的出發點的某地，乘幾點鐘的火車，或乘那班輪船，住何旅館，如何遊覽參觀，一切都繼續地在牠照料之中；用「包辦」這個名

詞來形容牠的職務，似很恰當：由牠把你從某地接到境裏來，一直照料到你送出境，送到你所從來的某地為止。

這樣辦法似乎太拘束，但同時却給你以不少的便利，尤其是在蘇聯的現狀之下，例如有蘇聯旅行社替你預定火車位置或輪船艙位，或預定旅館房間，在蘇聯各機關便盡量給以便利，很少麻煩，如由個人自己去辦，買火車票也許要在「尾巴」(queue 即成行立着等候的長隊)上等幾小時，甚至幾天買不到，旅館空的也很少，你也許等許多時候得不到一個舖位，這不是他們有意為難，確因這些東西在目前還是不夠支配。又例如俄語是各國語言中最難的一種，而且在蘇聯各地土語有一百餘種之多，更學不勝學，旅行社用有經過特別訓練的招待員，英德法意各國語言隨你選擇，都可奉陪遊覽參觀，擔任翻譯，擔任解釋一切，依時間的長短和地點的遠近，他們都有規定好的一定的「包辦」的價目，你將費照繳之後，只須等着吃，住，看，就是了。

於此有個疑問發生：我們往蘇聯去是要看看牠的實際的情形，現在有着這樣呆板的「包辦」的辦法，我們能看到所要看的東西嗎？還是只不過能看到他們允許看到的東西？這個疑問的答案是：倘若旅客不被疑為偵探，行動的自由並不受什麼拘束，要看的東西，只須不是屬於軍事範圍，都可以看到。例如旅客到蘇聯之後，蘇聯旅行社照例每天有為旅客接洽好的幾個參觀的地方，或是工廠，或是農場，或是教育機關，或是托兒所等等，但是如有旅客要選看他所要看的事物或機關，也可以提出要求，不過倘若地方過遠，要另加車費就是了。每天由旅行社備好車輛，派好招待員陪伴參觀的只有兩小時左右。此外的時間，旅客自己要往其他各地看看跑跑，全可自由，並沒有人阻撓或監視着。

其實如果在蘇聯不過作兩三個月的勾留，就是天天看一兩處關於實業文化等等的機關，即依着『他們允許看的東西』，已經夠忙！已經夠我們研究！已經不能都看完！在幾年的短時期內的努力，已有這些成績給人看，而且還在繼續不斷。

地努力着，這是任何遊歷蘇聯的旅客所不能不感到興奮的——就是這次和記者同船去的積極擁護資本主義制度的「黑博士」，看了許多地方的建設情形之後，也不得不動容贊歎。

關於蘇聯旅行社對於旅客服務的精神，大概說起來是好的方面居多，雖則也還不免有缺點，使有些旅客不能滿意，因為有的職員肯負責，不怕麻煩；有的職員不肯負責，怕多事；簡言之，辦事嚴密的精神和可靠的程度，（尤其是口頭答應的話，非督促着做到不能算數），還有不及西歐各國的地方。依記者親歷的經驗，在蘇聯由北而南而西到了七八個城市，所遇旅行社的職員或招待員熱誠照料令人感謝的不少，但在列甯格拉夫却攝影機的時候，所遇該處旅行社的辦事人便不行。後來在莫斯科時，也有一位女旅伴的攝影機被竊，遇着一位熱心的女招待員替她去報告警察，（因帶有攝影機的旅客，在護照上都由海關註有商標及號碼），結果居然物還故主，我在列甯格拉夫那天下午失却攝影機回到旅館後，即向

帳房間報告，並因當夜即須匆匆偕同旅行團同往莫斯科，爲時已晚，請該社代爲報告警察，那位所謂女主任也者聽時就不肯負責，說要由那天陪我們出遊的那位女招待員去辦，而那位女招待員在我們起程前又杳無蹤影，無處尋覓，於是我的那個不幸的攝影機終於不得不『奉送』了。這不是我爲着失了區區一個攝影機而發牢騷，同遊者遇着這類『不肯負責』的事情也不乏其人，這不過是一個例子。誠然，這樣大規模的機關，如蘇聯旅行社，訓練許多人員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據說該社成立以來不過幾年，已較前進步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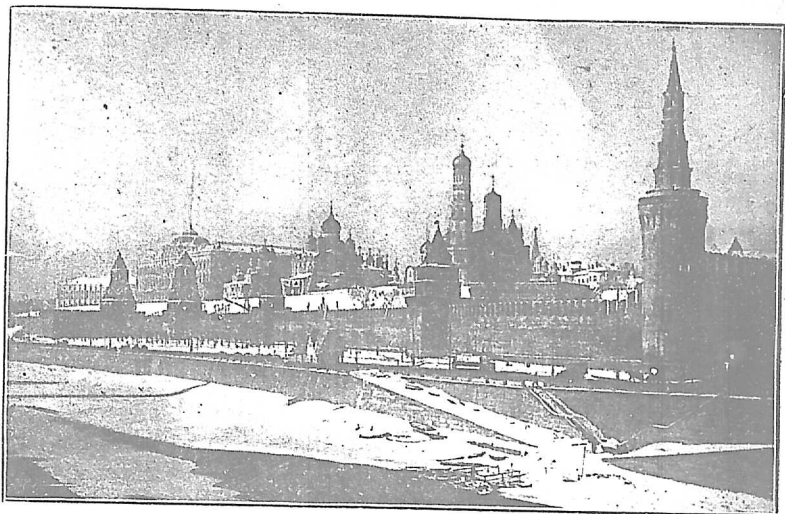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十二月廿四，晚，倫敦。

七四 莫斯科的鳥瞰

記者在七月十九日夜裏十一點鐘偕同旅行團自列甯格拉乘火車向莫斯科進發。我們這一大班人塞在三輛車裏面，因時間已不早，大家上車後，都紛紛往木榻上躺下來，準備睡覺。我向四周略為張望一番，知道我們所乘的是所謂「硬車」。還有一種比較講究的叫做「軟車」。『硬車』大概等於我們的三等；『軟車』等於我們的頭二等。『軟車』如何「軟」法，此時尙未見到；此時所看見的只是『硬車』，請先說些『硬』的吧。這『硬車』和我們的三等車不同之點是：我們的只有坐位，晚上不能躺下來睡；他們却每人有個木榻，木榻上並有毛毯，棉墊，白布單，枕頭等物，在夜裏可以躺下來睡。各木榻的布置是分上下鋪的，車內有牆壁隔開分爲若干節，每節內有六個鋪位。那夜上車後，各人隨意碰着一個鋪位就往上躺，我那節內六個人，四個美國人，其中有個叫希爾，有個叫伯爾，和我特別要好，還有一個是竭誠擁護資本主義的黑博士奈遜。第二天早晨八點鐘車到莫斯科，我們在六點半就醒了，希爾伯爾和奈遜大辯論；前兩位是信仰社會主義的，很替受壓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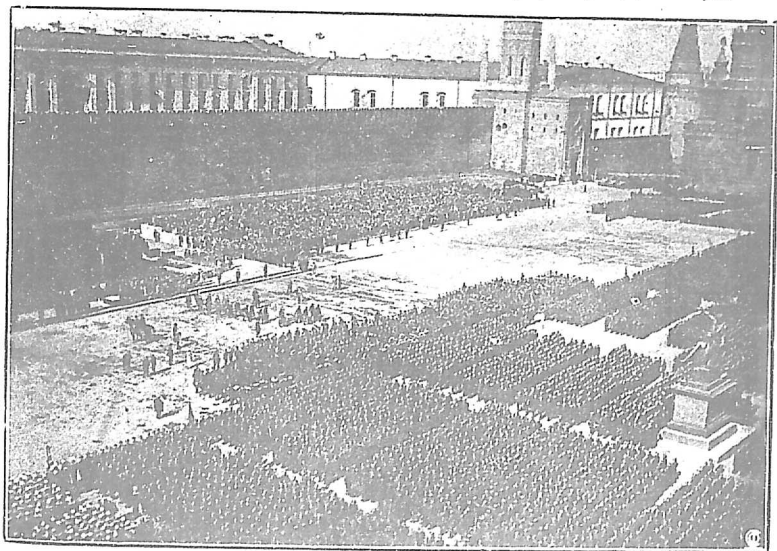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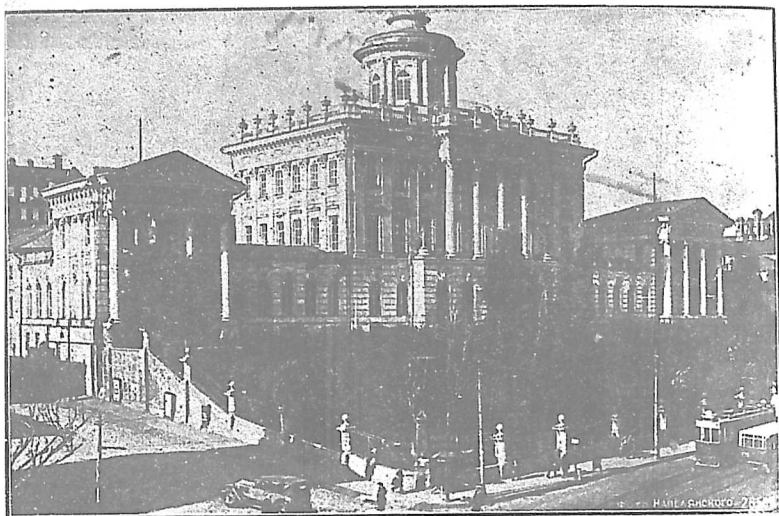
林姆倫克的見望上橋河科斯莫由



↑ 邊一又之林姆倫克

↓ 軍紅的上場紅在節一五





列寧圖書館↑

莫斯科電報局↓





↑ 部樂俱人工共公

↓ 份部一的宅住人工



的黑人抱不平，把黑人的解放問題和美國的革命問題連在一起研究；後者却是滿意於美國的現制度，反替死硬派的白種人辯護、開脫，同時替黑人表示種種的滿足。大家鬧做一團。伯爾年才十八歲，年少氣盛，火氣直往上衝，幾至動手打起來，經我力勸始罷。後來黑博士走開，我勸他們兩位以後不要再對黑博士白費口舌，作無益的辯論。我說辯論真理或問題，最小限度也有兩個先決條件：（1）有探求真理的誠意；（2）對所辯論的真理或問題有相當的基本知識。如今這位黑博士一味固執成見，只管說他的，對於他們兩位所舉的事實，簡直沒有聽，也不願聽；而且一腦子裝滿了帝國主義麻醉民衆的奴化教育，對於新社會科學的書一本沒有看過，一點都不懂，（這是聽了他的高論而可斷言的。）我敢說他對於社會主義的內容固然莫名其妙，即對於資本主義的實質也何嘗明白？既無所知，又不肯學！這種人正是高爾基所謂「只有墳墓能解決他」！

這個「黑白辯論會」剛結束，大家歡呼莫斯科到了！

老莫斯科——市僧、貴族、地主、和牧師們的莫斯科——過去了；新莫斯科——勞動者城的莫斯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努力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心「實驗室」的莫斯科——湧現着出來！

我們一同往暑期大學，各人把東西放在所派的房間裏，（係大房間，十二人住一個房間，）略事休息，午膳後即偕衆同乘特備的公共汽車環遊全城三小時，先作「鳥瞰」。關於較詳的情形，當分別另篇敘述，本文裏只能略述「鳥瞰」所得的大概。

最使我們注目的，是隨處都可看見仍在繼續建造中的道路，仍在繼續建築中的房屋，仍在繼續布置中的公園和草地。

我們的公共汽車所經過的是樹蔭夾道的廣闊平滑的柏油馬路，這在西歐其他各國似乎是不足希罕的。但我們如想到西歐各國的好馬路只見於布爾喬亞所居住來往的區域，非整千整萬的勞動者所居住來往的貧民窟所能夢見；又想到十月革

命後的路政和帝俄時代的天淵之別的大差異：所得的觀感便不同了。在帝俄時代，莫斯科勞動者所蒼萃的區域只有狹隘骯髒的爛泥路，行人道當然是沒有；只於城市的中心區域有寥寥幾條號稱時髦的馬路，那只是專備貴族們，地主們，和資本家們所用的，非大多數勞動者所敢問津，所以在當時並不覺得不夠——而且街道多彎曲雜亂，改造艱難，因為要改造便須受有勢力的地主們的竹槓和阻撓。在革命後，這種竹槓和阻撓都一掃而光了，街道依新計劃而開直推廣者不少。據統計所示，一九三一年中新築的馬路達六十五萬餘方米達；一九三二年中新築的馬路在一百萬方米達以上。在建築道路的工人裏面，也用「社會主義的競賽」，加速度地替他們自己的首都建築更多的更好的道路。他們希望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終了時，莫斯科的街道都光滑得像鏡子一樣。

其次講房屋。世界上各著名的「文明」(?)首都都免不掉貧民窟的點綴，而這些「窟」內的貧民又大都是勞動者，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莫斯科吧——至少在目

前·這在帝俄時代，也是莫斯科的特色！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莫斯科的貧民窟的破屋，每屋有四五間用破板隔着的狹隘黑暗黴爛潮濕的『斗室』（“Cell”）裏面堆塞着貧民三十四萬餘人！每個『斗室』裏塞滿着已娶的和單身的，兒童和成人，未病和已病的，堆塞在一起，有無牀鋪當然顧不到，箱子上地上隨處都睡，把破爛的衣服蒙在身上當被窩，有這『斗室』塞塞的，在當時的普羅列脫利亞還算是幸運的了，還有無數無家可歸的，便在夜裏鑽到『貧民旅店』裏的地上去佔得一個睡的地位。（這種『貧民旅店』英文稱“doss-house”大抵費幾個銅板租地上一個躺身的地位宿一夜，這地上當然擁擠着許多貧民，像豬欄狗欄一樣，稱為『旅店』，當然還嫌過於文雅。）現在不同了，在許多林立着的工廠附近，你可以看見一座一座的鋼骨水泥新建四五層高的新式住宅——勞動者的住宅——有許多玻璃窗引進充足的陽光和空氣，陽台上排着花草，玻璃窗上掛着窗帷。

此外我們看得最多的是莫斯科的『綠化』。這裏增加了一個公園，那邊增加

了一塊草地。在許多馬路上時時可遇到一個三角形或是一個四方形的草地，上面種有花草，排有長椅。有許多是已布置好的，有許多是正在布置中的。要使莫斯科綠化，這也是莫斯科的工人所積極努力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在老莫斯科時代，有的是大衆所無從問津的私家的花園，一般平民所能享到的『公園』只是若干墳地，和死人共享，也許是揩死人的「一些油」！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的草地便比老莫斯科加了一倍，後來進行更積極，特別組織了一個栽植委員會，計劃於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四年的三年間，要使莫斯科增加三千赫脫 (Hectare，每赫脫約合兩個半英畝) 的草地，即再增加一倍，他們要努力把莫斯科做成一個『花園城』。

莫斯科的電車的擁擠，我們是已早聞大名的，但是說來似乎很奇！在帝俄時代，電車很少，而却不擁擠；在革命後，電車增加，反而擁擠！（在帝俄時代，莫斯科電車軌不逾二七五公里，電車約八百輛；現在電車軌約有四六〇公里，電車二〇〇〇輛。）我們在這第一天就看見電車還不免擁擠的情形，雖則有人說已

不及從前擁擠得厲害。在革命前車少反而不擠，在革命後車多而擠起來，此中祕密一經說穿了，却也很平常。原來在革命前，只於布爾喬亞的區域有電車道的鋪設，以增加他們的便利；在那些擁擠不堪的工人區域，根本就沒有什麼叫做電車。在當時電車上定有一條規則，說衣服不整潔或身有令人厭惡的臭味的人，一經賣票員或其他乘客指出，即須遵命下車。這當然是拒絕當時勞動者乘車的好方法。其實這個妙法用的機會也還不多，因為當時的勞動者每天只賺四五十個戈比，那有力量每天拿出一二十個戈比來坐電車？他們大概只在放假的日期，偶爾乘乘電車，作為一種有趣的玩意兒，好像他們的子孫在現在的莫斯科，偶爾試乘飛機，視為一種偶爾為之的有趣的玩意兒一樣！

我們的車經過真理報館前面的時候，看見正從該報館裏出發的四人一排的長隊，有男的，有女的，有二三百人之多，步伐整齊，精神抖擻，邊走邊唱歌，我們詢問招待員，才知道這些都是該報館的工人，於工餘集隊到運動場去的。數百

男女工人成羣結隊，邊走邊唱，歌聲和步伐聲相和，我們在這天遇着好幾起，他們那種振作的精神和態度，很引起在車內的「一羣孩子們」的興趣和注意；在車內忽而聽見這裏有一位男朋友笑着喊道：「看！那邊又有一隊來了！」忽而又聽見那裏有一位女朋友笑着喊道：「看！那邊又有一隊來了！」這些隊伍走近我們的時候，我們停車讓他們過去，他們看我們的模樣，知道是來觀光的旅客，都欣欣然笑容可掬地舉手對我們歡呼，我們也爭相舉手歡呼相應。我心裏想，這些在別國都是貧民窟的人物，這裏是別有天地啊！

這天我們所經過的地方，也引起我們特殊注意的，當然還有紅場(Red Square)，克倫姆林(Kremlin)，和列寧墓等，但此時只從外表看看，所以想等到後來有過較仔細的觀覽後，再作詳細敘述。

一九三四，十二月廿八，下午。倫敦。

七五 莫斯科暑期大學

美國全國學生同盟從前和蘇聯教育當局及學生團體接洽，聽說經過一年時間的信件往返商量，才於今年暑期接洽妥當，由該同盟率領若干美國男女之有意赴蘇聯研究實際情況者入莫斯科暑期大學聽講，同時參觀考察，記者也在船上被邀加入，這是在以前通訊裏曾經提過的。這些美國男女裏面，當然以青年佔最大多數。據說當在美國將要動身以前，有些也想參加的青年的父親是大資本家，聽說他們的兒女要到蘇聯去聽什麼講，又要考察什麼，這使他們有些驚慌失措！他們甯願多出好幾倍的遊歷費，用盡方法勸他們的兒女到瑞士去享福。果有幾個上了這個圈套，把瑞士來代替蘇聯；但仍有幾個堅持到底，非往蘇聯不可！有一個美



站車火出科斯莫到初“們子孩羣一”



暑假期大學學生於休息日在野外集會跳舞

國女同學（也是到這暑期大學裏聽講的）和我談起她這次費了許多周折，才達到來蘇聯聽講和考察的目的，據說她大學畢業後仍在大學院繼續研究，這次一定要來蘇聯看看，她的父親發覺後大驚，千方百計勸她不要去，她的意志很堅強，非去不可，她的父親最後沒有辦法，斷絕她的經濟接濟，不給她旅費，她仍不爲所屈，把她自己的私下的貯蓄用作旅費，同時她的母親因愛女心切，暗中還給了她一些，她才成行。依我所知道，這幾個男女青年都不是共產黨員，但是因爲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矛盾日趨尖銳化的美國現狀，使他們不得不轉念頭，雖他們的具有『千方百計』本領的『父親』，也難於遏阻這個狂瀾了！

我們到了這暑期學校之後，才知道已有一批學生先到了，有一百餘人，其中英國學生有四個，加拿大學生有三個，其餘都是美國人。加上我們後到的這一批，總數約三百人。在思想方面，除少數例外，差不多可依年齡分，其次可依職業分。大概青年學生和壯年教授的思想多激進，多正確；比較老資格的商人，青

年會人物（幹事之類），牧師等，他們的思想多頑固，多虛偽。但這次暑期大學裏青年男女却居十之七八，充滿着活潑潑的新「空氣」！

這個暑期學校的校址在莫斯科的「蘇維埃第三屋」，進門後有一大廣場，有樹林，有綠地，屋裏第一層爲辦公處，剪髮處，大食堂；第二層爲各科教室，大禮堂，圖書館以及附設的「托格辛」；第三層爲寄宿舍，女生寄宿舍雖也在同一屋內的第三層，但在另一部分，和男生寄宿舍完全隔開，這仍含有美國式的意味。（這暑期學校的校長便是一個在蘇聯當大學教授的美國人），在蘇聯的學校，男女生寄宿舍是在一處的，雖則，非已爲夫婦的男女並不住在一個臥室內，這個學校很軒敞清潔，但在寄宿舍和食堂裏都有許多穿制服的女侍者服侍，這顯然是特別優待外國來的學生，因爲我以後參觀別的學校時，不見有這樣的現象。膳食也很好，早餐有麵包牛油，一大杯水菓（幾種水菓剝皮削成小塊煮成的，有甜湯在一起），或一盤煎蛋，一杯茶或咖啡牛奶，還有一大塊令人吃得太飽的俄國式的

餅；中餐晚餐各有一湯、二菜、牛油麵包，茶或咖啡牛奶，湯和菜都很豐富，總之，這樣的吃，比西歐的情形，有過之無不及，當然，這也含有優待外國學生的意味，不能就作爲一般人的標準，不過我後來也到過所參觀的學校裏，夾在他們男女學生裏面一同吃過午飯和晚飯，相差也不很遠。依事實說，蘇聯一般人的生活，較前實大有進步，關於這一點，以後還要詳細地談到。

這個暑期大學的科目設有藝術與文學 (Art and Literature)、社會學、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教育學及俄文等。教授雖全是俄人，但都以英語教授；雖則英語沒有一個說得好，但都還能達意，每科有幾個部門的，每個部門由一位對該部門有專門研究的教授擔任。政治經濟學和教育學兩科有三四位女教授。每一部門除教授外，都還有一位助教。關於理論方面的研究，在西歐各國，尤其是英法兩國，有非常豐富的圖書館供你作充分檢討的參考，原不必到蘇聯去聽講；但是這次暑校各科的講演內容都注重當前的事實或實際情形，作較有

系統的研究，並非僅是抽象的原則上或理論上的討論，這却很有助於我們實際考察時的參攷。可惜我因時間及經濟的關係，只選聽了社會學一科。

使我最感興趣的是這班學生聽講的時候，尤其在討論的時候，那種聚精會神的態度和質疑問難的精神，那種真是出於求知欲的不怕麻煩不知什麼是麻煩的精神，教授也同樣地有不怕麻煩不知什麼是麻煩的精神。社會學一科裏有一位勒費特教授 (Prof. Levi) 尤其得到我們的信仰和敬愛。他在上午上了兩小時的課，學生聽了還覺不夠，他便答應在幾個晚上七點後再聚攏來開討論會，由學生發問，由他解釋，盡量作無顧忌的討論。這樣的討論會本來只打算一小時，但是每次一討論就討論到四小時之久；如果沒有人偶然看看錶，簡直把時間都忘却了！他的演講和解釋，不但學識豐富，判斷敏捷，而且充滿着誠懇的精神，熱烈的情緒，不但使你明白，並能使你感動。我國形容良師所謂「誨人不倦」，我覺得他真做到一百分！我們離開莫斯科，最捨不得的是這位我們所無量敬愛的好教授。他的

課，無論是演講或討論，我沒有一次漏過。我們每次上他的課，可以說沒有一秒鐘的注意力分散過。

我們上午上課，下午全用來參觀。關於參觀的事情是由暑校和蘇聯旅行社會作的，大概選擇接洽所參觀的各機關，是由學校當局辦理，預備車輛及派定招待員（每車上一個）同往，是由旅行社辦理；有許多時候，助教或教授也陪着同去，以便指示一切。每天參觀的機關，總有三四個之多，有的同時出發，有時略有先後，但每機關欲作較詳的觀察，總須三四小時，或多至五六小時，所以我每天往往只能參觀一處，有時因時間可較短的，可參觀兩處，但大多數只能一處，頗有顧此失彼之憾，只得就可能的範圍內盡量地看。關於所看到的情形，讓我慢慢兒逐漸地撮要報告。

到了晚上，有時有公開的演講會（全體學生可自由來聽），有時有討論會，有時有跳舞會，（不但本校男女學生參加，還有許多蘇聯的男女學生參加，是我們

請來的)，有時我們三五成羣地到校外各處去做「巡閱使」，或到充滿着人羣的公園裏去湊熱鬧，所以夜裏總到十二點左右才肯鑽到牀舖上去。我們這四星期的暑假生活可算是很緊張的了。

在這暑假裏還有一件事使我很愉快的，是藉此機會認識了不少蘇聯的男女學生。蘇聯已廢除了各國所通行的星期日，每月一般的休息日（Rest Day）在六日（即第六日，下類推），十二日，十八日，廿四日，和三十日；每月共有五天的休息。（遇着短月的二月，則該月末個休息日在廿四日，其次在三月一日和六日，以後照推。）遇着這樣的休息日，蘇聯學生就請我們結隊到鄉間去作終日遊，在河上遊船的遊船，在草原上跳舞的跳舞，以及各類的運動遊戲，這也是一種集團的生活；他們即在平日也常到我們學校裏來和我們談話，或參加我們夜裏的跳舞會。莫斯科大學設有英文科，所以他們有不少能說英語。我在這裏面也交得不少男女好友，其中有一位女友簡直好像做了我的臨時女書記，幫我不少的忙，這對

於我的考察或詢問，當然不無裨益。所以我覺得無意中得到參加這個暑期大學的機會，在我也可算是一件幸事。

一九三四，十二，廿九，晚，倫敦。

七六 暑期大學的學生生活

關於莫斯科的暑期大學在求知方面的大概情形，記者已在上次通訊裏略述梗概，現在想要順便接下去談談這個暑校學生的一般生活。

在課堂以外的生活，比較有趣的——或可說比較有意思的——要算是大食堂裏的生活，因為幾百人在這樣的大食堂裏面，雖然是在一兩小時內陸陸續續來來往往，但却是認識朋友的一個很好的地方；因為十幾人在同桌上用膳的時候，可藉談話的機會，不認識的可變成認識的，已認識的也可因交換意見而得到進一步的相知。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吃飯的時候，多是正正經經的吃飯，把飯菜——尤其

是飯——塞下去，或是裝下去，當作一件正經的事情幹，可一味不作聲地專門吃飯！西人用膳的時候，除非獨自一人，沒有不注重談話的，好像他們除了吃的工作外，同時還有一件決不可少的工作便是談話。而且在這樣吃飯時的談話，在他們簡直成爲一種自然而然的藝術。我當然不是說我們中國人吃飯時就絕對不說話，有的時候你大有機會聽到聲震屋瓦吵得別桌不能安甯的健將，但是比較之下，我們中國人悶着肚子專門以裝飯下肚子爲唯一工作的實不乏其人。（這當然是指吃飯的時候，不是指一般時候。）在西人簡直好像談話也列在菜餚一起，此在學校的大食堂裏，便獲得認識不少朋友的好機會。

當然，用膳時要陪着別人談話，在不習慣的人不免感到麻煩，因爲你一面切菜送到口裏去，同時却非張着耳朵留意別人正在談些什麼，然後才便於參加，貢獻你的意見，這當然沒有專幹裝飯工作的那樣「寫意」；你如果把耳朵和嘴巴都收起來一概不用，不聽也不說，你這樣夾在他們一班人裏面便好像一個特別的人

物，引起他們的詫異，甚至疑心你是個十足道地的 *darned fool*！（這個名詞我會把他譯爲『豬頭三』，其實譯作『飯桶』也可以。）

不過在這樣食堂兼談話會的環境裏，獲得認識許多朋友以及和他們交換意見的機會，這雖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同時也不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例如在這學校裏雖沒有資本家，但直接或間接，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做資產階級的走狗——所謂『死硬』派——倒也有好幾個。食堂裏的坐位是隨便坐的，並無一定的規定，有時觸霉頭，和這類『死硬』坐在一處，於是每發生兩種結果。有的其初以爲我是日本人，假殷勤地和我敷衍，後來知道我是中國人——他們所謂『才納悶』——便假癡假呆地不睬我；我的唯一辦法也只有不睬他，雖則心裏無法覺得好過。有的『死硬』雖也和我談話，但專門提着關於中國的倒霉的事情，例如說『中國國民教育程度真低得不堪，文盲仍佔着十之八九吧！』『中國的交通真一塌糊塗：現在用了電報沒有？』『中國究竟何時得到和平？何時有過和平？何以總在你

打我，我打你？『中國的革命恐怕絕非短時期內有希望的吧！』……我當然不是喜歡聽人對中國瞎恭維，我們做中國人的做着雙重的奴隸，有着無數被壓迫被蹂躪的痛心的事實，自問也確有許多無從怪別人提着的地方，但是這類『死硬』的那副幸災樂禍的輕蔑的侮辱的態度，却很令人難堪；我的唯一對付的方法，便是對他提出帝國主義國裏種種倒臺的現象；所遇着的這類『死硬』是從美國來的，我便問他失業的情形怎樣，強盜的發達如何，妓女的數量有進步沒有……我有種種事實為證，他聽了也沒奈何我，但我事後想想，我在當時確不免含有有意氣作用；其實中國的受人輕視，要除此侮辱，還是要靠我們中國人自己努力，自拔於『受人輕視』的境域。像蘇聯在未革命前，在歐洲被人公然叫做半野蠻的國家，現在各國側目而視，誰敢輕視她？就是這類『死硬』派，也不得不屈尊就教，親來觀光！這豈不是我們的當前的大教訓。

其次關於暑校學生生活可談的是男女間的交際。他們在美國時候，有的是在

男女分校的大學肄業，有的也在男女同校的大學肄業，但他們都覺得在美國的女生的社交仍然不及在蘇聯的自然；因此他們在這次暑校裏——在蘇聯的自然的空氣之中——很感覺到男女社交的愉快。有的更擴充範圍，男的和蘇聯的女生做朋友；女的和蘇聯的男生做朋友。（男和男，女和女做朋友的，當然也有。）有許多是語言能彼此了解的，除英語外，多數能說德語。（全蘇聯外國語以德語為最通行，男女工人能說德語的不少，這是我屢次親自遇到的。）有的男女間（指我們一羣中的男女和蘇聯的男女學生，）雖彼此語言不能了解，但藉手勢和簡單的少數字眼勉強達意，居然也兩情相洽，做成好友，在遊藝會（例如在休息日），跳舞會，或課後出外散步遊覽，一雙一雙地攜着手，怪有趣。也許是因爲在自然的情況之下吧，男女社交雖然很開放，但並沒有鬧過什麼笑話。

跳舞會當然也是這種社交的一個好媒介。每次就在校大禮堂裏舉行，有特備的音樂隊在台上演奏。這班男女青年對於跳舞的熱度都很高，我幸而也會跳幾

步；（是我的弟弟從美國學回來轉授給我的，我倒要謝謝他。）每遇這種盛會，總是跳得筋疲力盡，上牀後便像一個死人或是豬八戒，一躺上去就睡着。蘇聯跳舞大概有三種：一種是集團舞，大家圍成一個大圓圈，圈內有兩三人領導，全體隨着進退左右作種種的跳舞，很吃力，參加的非弄到全身大汗不止；一種是單人獨舞，如唱歌之有「索羅」（solo）一樣；還有一種便是我們所常見的男女雙人舞。在我們的跳舞會裏，這三種舞交換舉行。我們在休息的時候便坐在旁邊談話，一面可看着別人跳。在蘇聯營利的跳舞場一概沒有，但對跳舞這件事不但不禁止，而且很提倡，學校裏、工人俱樂部裏，以及其他公共場所如公園等，都常有跳舞會的舉行；一面努力工作，一面也需要相當的娛樂。

在我們這羣裏的女青年，有些也許是因爲初受那自然的解放吧，有時也不無太過之處。在我的那臥室裏有十來個同學，往往在夜裏有幾個女同學來談天，談到十二點鐘我們都熄燈上牀了，她們還和男友躺在一隻牀上，唧唧勃勃，有意吻

得震天價響，我們裏面有幾個也尋開心，忽然從牀上跳起來，說：「托物立許（語同志）！你再吻，我們忍不住了！」弄得全室哄笑。（這都是美國同學）她們不久也就回到自己宿舍裏去，並不在我們的房間裏睡。

此外感到興趣的生活，便是於休息日列隊到鄉間去和蘇聯學生作種種遊戲的運動。蘇聯注重集團生活，到了休息日，在山上、河邊、湖旁、或草原上，常可遇到男男女女成羣結隊到那裏去遊玩。我們也學樣，在休息日列隊而行，前面有軍樂領導。一早就去，傍晚才回，全天陶醉在樹蔭裏，綠湖旁；有時參加全體的集團舞，拉琴的抑揚婉轉的樂聲和歌聲笑聲相和；有時各尋幾個好友分散在附近湖旁的草地上，坐着或臥着談話，那溫暖的陽光，籠罩着一望無邊的綠茵，花香鳥語，別有境界，悠揚的樂聲又時由徐來的清風傳入耳鼓；有時三五成羣，在湖中各划一艇，鼓漿比賽，（這種小艇是灣在湖旁任憑大眾遊玩的，不取費。）此時每艇成一單位，那一艇優勝，全艇的人都榮光滿面，舉手歡呼。大家到將回時

才集隊步行而歸，略遠的地方要乘一段火車。在火車裏還不肯安靜，大家和聲共唱，唱完了，還有人說笑話，說得大家哈哈笑，嘴巴幾乎合不攏來。在這樣的集團娛樂——羣的娛樂，誰能使得一羣增加愉快的，便是他對於這羣的貢獻，他自己感到愉快，大家對他也就愉快中同時引起感謝的情緒。

蘇聯的學校，工廠，農場，以及其他的文化機關，都辦有壁報（Wall News Paper），作本機關表示公意，發表批評，及傳佈消息的媒介，我們也在暑假存在的幾星期內辦有一種壁報，由全體學生所公舉的新聞委員會主持，記者也被公舉在這裏面。在我們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全體開會公舉各委員會的職員，我適到戈公派先生的旅館裏暢談了許多時候，同時剛到大門口，就有幾個男女同學欣然報告：『安生！你被舉為新聞委員會的委員了！開會時何以沒有看見你？』進門以後，又有幾個同學欣然作同樣的報告；走到樓梯旁，又有；走到房間裏，又有……使我覺得詫異的，是他們何以這樣起勁！後來和這委員會的幾個男女同學共事

之後，才知道他們把公舉的職務看得很重，幹得非常認真，非常起勁；這大概也是他們的一種好訓練，倒使我得到不少『煙士皮里純』(Inspiration)！

一九二四，十二月，三十晚·倫敦·

七七 中央文化休養公園

莫斯科是新社會的中心「實驗室」，是蘇聯努力建設的指南針！關於這新社會的種種方面——政治、經濟、文化等等——除了極大規模的農場外，莫斯科都有供你研究的機關和材料，無論你的專門研究是什麼。所以有人說，倘若你在蘇聯僅能作短時間的勾留，如能對莫斯科有詳細的觀察和澈底的了解，對於蘇聯的了解也可獲得概要的觀念了。記者在蘇聯約有兩個月的勾留，其中有過半的時間用在莫斯科，但還不能說到『詳細』和『澈底』，只能就所看到聽到的範圍談談。

我在前面已說過，暑期大學的同學們在上半天聽講，下半天參觀。我們於七

月廿二日起開始參觀，第一次去看的是中央文化休養公園(Central Park of Culture and Rest)。

這個公園沿着莫斯科河，面積達八百英畝之廣，裏面有森林，有種種運動遊戲的場所，有游泳沙灘，有休養所，（他們通稱爲 Rest Home，裏面有夏季冬季日浴的設備，有音樂合奏會堂，有閱讀室，有臥室，並有醫生和看護，）有兒童村等等，有這樣大的範圍，一天決看不完的，我們在這一天看得特別詳細的是兒童村。

這個兒童村佔着該公園的一個部分，有許多建築和花草，有許多戶外草地上關於種種兒童遊戲的設備，都是專爲兒童而做的，規模也就不小。我們初進去的一所建築有個大會堂，三面都是大玻璃窗，窗外便是欣欣向榮的艷花綠草。陽光和空氣的充足是不消說的；裏面排着不少小椅，壁上掛有不少圖畫，也都是專爲兒童而設的。我們一走進這大會堂，就有人知照兒童們都正在睡午覺（時爲下午

三點鐘），叫我們要十分的靜寂。我們當然也十分小心，走時蹣手蹣足，說時附耳竊語。等一會兒聽見無數兒童的輕柔悅耳的笑聲，知道他們的午覺時間已過了；我們都急於要看看他們，從窗口或門口向外望，只見一羣一羣的兒童由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保姆領導着在草地上玩。這時正在夏暖的氣候，這些天真活潑的兒童都只穿一條短褲，那紅潤細嫩的肢體都全露在外，看上去簡直好像圖畫上所繪的『樂園』中的無數的『安琪兒』！這樣細嫩的健美的兒童，在西歐各國的貴族或布爾喬亞的家庭，似乎是無足希罕的常事，在我們這羣參觀者所以感到特殊興趣的，是這些兒童乃出於一般的平民的家庭；據該村的主任所述，依最近統計所示，在該村經過的這些兒童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屬於工人的，有百分之二十以上是屬於僱員的，這當然是最足以使我們注意的一個要點。

該村的主任是一個三四十歲的女子，生得矮矮的，初看去好像是個尋常『阿媽』的樣子。但且慢！當她在大會堂裏向我們這羣參觀者演講該村歷史及辦法

時，那態度的鎮定，語氣的安詳，回答疑問的從容不迫，倒像是一個演說家！

該村成立於一九二八年，（莫斯科有三個這樣的兒童村，）專備在園休養的父母把子女付托該村看護。依工資付費，每月工資在一百羅布以上者付一個羅布零六十戈比克，在三百羅布以上者付三個羅布，在四百羅布以上者付四個羅布。兒童的膳費在內。（每日由上午十點鐘開至下午八點。）由團體保送——如工廠或機關——則父母只付半費，尚有一半由團體出。兒童年齡由四歲至十三歲，依年齡分組，各組的衣服有各組一律的顏色，一望而知。每組二十個或二十五個兒童，由一個保姆照料。每年經過該村的兒童有三十五萬個之多，這也是平民化的一個象徵。

我們擁進一個兒童教室，看見一個男教師坐在一個矮桌後面的一張矮椅上，對着前面一列一列坐在地板上的一兩百兒童講故事。他講的是俄語，我們聽不懂，只見他講得十分起勁；有時嚴肅，有時笑，有時愁容滿面，有時眉飛色

舞，大概是依一個故事內容而變異；看看那一大羣兒童，都聚精會神地望着他，聽到嚴肅時，睜大着他們那可愛的巨眼發怔，聽到可笑時，笑聲哄堂。教師講完了一節，許多小手掌大拍一陣，嚷着再來一個！

其次我們看到的是該村的兒童戲院，坐滿着幾百兒童，（看去都是十歲以上的）張口待笑，神氣十足。台上正在扮演的戲劇是描寫債戶設種種可笑的推托，避免債主的逼債，及債主的種種可笑的貪鄙的劣狀，總之是形容資本主義的一種醜態。在蘇聯成人所往的戲院或電影院裏看不見兒童，因為他們有專為兒童而設的戲劇和電影。

還看見一個大玻璃屋，內有各種鳥類飛翔鳴吟於羣花叢樹間，使小兒童遊玩其中，接近自然。

又走進一個設有各種機械實驗室的屋子，那是專備年歲較大的兒童——十二歲或十三歲——玩的。這些都是小規模的真的實驗室，裏面的小發動機也會發

出電力來推動機械的。我們在這裏面遇着一羣兒童，問他們是要幹什麼的，有的回答機械工程或飛機工程，有的回答化學工程或汽車工程等等，他們那種一本正經的態度，簡直使你想像在你面前的是儼然若干小工程師！

這些『小工程師』裏有些還拉着我們看他們的實驗，那些小手把機械的這部分關上，那部分開起來；忽而這裏的紅燈亮了，忽而那邊的藍燈亮了；他們不但小手忙，而且嘴上還要忙着解釋給我們聽。但是我們大家都含着一些微笑，所注意的却不在他們所疙疙瘩瘩解釋的科學原理，却是對於他們那樣一本正經的誠懇懇老老實實的樣子，感覺到非常濃厚的興趣。

還有兒童大食堂，用的當然也是許多小桌小椅。在那些列隊進去用膳的許多兒童裏面，有兩三個黃種兒童，看他們的面貌格式，似乎是蒙古人。

該村對於較大的兒童還有游泳池的設備。不過我們那天去看時，剛巧不是游泳的時候，所以只看見了水池。

第二天下午偕同學們往紅場看十餘萬男女青年所舉行的『運動大檢閱』(Sports parade)後，又借塞爾遜，司各脫(也是學校的美國同學)，和一位俄國女友敏娜，同往中央文化休養公園去看看。該園裏有幾處的路旁布置着奇大無比的偶像，(似是泥造的，)寓着種種諷諷的意味，若酗酒，懶惰等等。有一個偶像的舌頭長二三十尺，橫伸着，舌上有許多小火車在小軌道上，(這軌道當然也就造在舌頭上面，)是諷諷工作者不努力於工作而專說空話；我想有政權在手，却專會在通電上或文告上做工夫，而在實際上一無所爲者，大可看看！

我們後來在該園裏沿着莫斯科河的邊上走，那河邊便是無數游泳沙灘的所在，有許多男女在那裏游泳，女的穿着游泳衣，男的穿着游泳短褲。塞爾遜和司各脫都被引起了游泳的興致，臨時租了兩條短褲，躍入河裏去大顯身手。我便和敏娜詳談蘇聯的教育制度和婚姻制度。敏娜年約二十三歲，在一個實業學校裏担任算學教員，美麗和藹，能英語德語，未婚；還想再入大學更求深造。

八百英畝的公園不能算小，但因為遊的平民實在多，所以仍然使你感覺到擁擠。在園裏的寬闊的馬路上來來往往的固然是摩肩接踵；在各種運動遊戲——例如各種球類遊戲——的場所也滿山滿谷；還有一個露天（Open Air）戲院，也擠滿了人，我們只能在遠處聽聽笑聲由那裏傳播出來。一面鼓勵人努力工作，一面也積極作娛樂上的種種設備，使人於努力工作之餘也有相當娛樂的機會，這是我此時以及後來在蘇聯所得到的另一印象。

一九三五，一，二，晚。倫敦。

七八、運動大檢閱

我們在莫斯科開始參觀的第二天下午（七月廿四日）看到莫斯科的『運動大檢閱』（Sports Parade）。據說這天是蘇聯的『青年日』，全國各城市都舉行這樣



(一) 工女的動運加參



參加運動的
女工 (二)



大規模的「運動大檢閱」。蘇聯每乘着對於大眾有重要意義的事情，便動員大多數人作集團的遊行或檢閱，藉以鼓舞大眾的振作精神和前進的勇氣。像這天在莫斯科所見的這種「運動大檢閱」，也含有這同樣的作用。

這天參加「檢閱」的男女青年有十餘萬人，下午六點鐘在紅場會齊受檢閱。在下午三點後，在街上隨處可見健壯的男女青年列隊挺胸緊步隨着軍樂隊向前進發。各隊男女都穿着運動衣。這運動衣的花樣很多，顏色也不同，都很美觀，聽說都是由運動員所屬的工廠供給的，毫不取費。運動種類有駛船、網球、足球、鎗擊、團體操種種。駛船運動員各人肩上負着一把槳。持網球拍的男女列隊而行者就有一千五百人之多，網球本是有階級才玩得起的，現在也這樣的「普羅」化了。乘腳踏車的運動隊亦有數千人，這些腳踏車也是工廠盡義務供給與該項運動員的。有許多男女青年的鎗擊隊，持鎗作待擊勢。他們和她們經過街上時都便走便唱歌，步伐整齊，歌聲宏壯，誰看了都要為之精神一振。不講全部的健康美，

就是許多健美的裸露着的臂和腿——想像幾十萬條的健美的裸露着的臂和腿同時突現於你的眼簾——也就夠欣賞了。

在紅場各種運動員整隊前進，在每一處每分鐘走過者約以八百人計，也要三小時才走完！全體在紅場中會聚時，萬頭鑽動，蔚爲奇觀。每隊向前進發時，莫斯科體育委員會（Moscow Physical Culture Council）的領袖安梯樸夫（Antipov）等向他們行軍禮致敬，他們同時歡呼聲震天。安梯樸夫向全體詢問：『你們準備好了嗎？』全體應聲：『準備好了！』這一問一答是在蘇聯一種最重要最通行的問答：準備什麼？準備建設新社會的工作，並準備保護這新社會的防衛；說得簡單些，便是『爲工作和防衛而準備』（'Prepared for Work and Defence'）。

『爲工作和防衛而準備』，這是蘇聯在現階段中積極提倡體育的最主要的目的：造成健康的青年，使他們能負起建設新社會所須努力的工作，並能負起防衛這新社會所須執行的責任。他們提倡體育，既把這個最主要的目的做出發點，所

以：(1)所謂體育，並非尋常所謂「運動」(Sports)——即擅長運動技術中一技之長，如快跑或跳高之類——所能概括，乃是為準備能善於工作和防衛起見，使全部身體獲得有系統的和普遍的發展，因此於鍊身之中，同時要注意陽光、空氣、和水的盡量利用，使全身機構由此堅強；同時要注意在工作時候以及在家裏時候都有合於衛生的習慣。(2)體育的實施，力求普遍於大眾，並不限於養成幾個打破紀錄的運動員；所以在蘇聯，運動的組織並不以打破紀錄的本身為目的，最多不過藉以吸引更多的人來參加，而且每兩年須由醫生檢驗身體，注重全部身體的健康，避免只顧打破某項紀錄而反致妨害全部健康的流弊，因為這樣的運動員既不宜於工作，也不宜於防衛。我們只須看蘇聯的運動員，一來就是幾十萬人列成大隊，簡直只看見集團，不看見個人，便可概想所謂普遍化的意義了。(3)增進健康，其主要目的不但在增加工作的精力，而且也在增加防衛新社會的實力，所以「為工作和防衛而準備」的徽章非常受重視，這種銅質徽章上面鑄成一個運動

員的模樣，並鑄着G T O的字樣。（G代表俄文 *Gotovo*，意即準備；T代表 *Troudon*，意即工作；O代表 *Oborona*，意即防衛。）在這天許多運動員的大隊中，你能看見不少男女青年胸前左邊掛有這樣的G T O徽章。不但在這一天，就是你在平常夜裏到公園去看時，也可看到那時已脫下工作時的衣服，穿上漂亮衣服的女工們，在這漂亮的衣服上也常掛有這樣G T O徽章。這是他們或她們的榮譽！因為要獲得這徽章，須經過許多類的體育試驗及格，尤其注意的是近代兵士所必需的種種能力：例如瞄準（即開鎗用的）、游泳、搖槳、騎馬、乘機器脚踏車、開汽車等等。得到這樣徽章的人，即表示對於這些能力都已具備，也即是表示已有『為工作和防衛而準備』的資格了；這當然是這新社會裏面的一個公民的榮譽。依統計所示，一九三二年——即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末年——在蘇聯六百萬『體育員』（*Physical Culturist*）裏面，經過試驗獲得G T O徽章的只有六十萬人；而在『運動大檢閱』的這天，據安梯樸夫報告，去年（一九三三年）獲得這徽章的

已達六百萬人，今年（一九三四）還只半年，獲得這徽章的已達六百萬人；這是怎樣地猛進！『爲工作和防衛而準備』是怎樣地在那裏猛進！

蘇聯關於體育方面的組織和計劃的中心是特設的體育委員會，下列各部分關於全部體育上的工作，都歸該會作統一的主持：教育人民委員部（即各國所謂教育部，下類推，該部所處理的體育工作關於學校和大學方面）；健康人民委員部（關於醫院、休養所、恢復健康的特殊區域）；海陸軍人民委員部（關於紅軍）；和工會總部（關於各工會和各機關的體育組）。由這裏也可以看出體育所概括的範圍之廣。這無足怪，因爲『爲工作和防護而準備』是大衆的事情——是他們爲着他們自己的新社會而努力的事情。

一九三五，一，四，晚·倫敦。

七九 夜間療養院

七月廿五日看了兩個機關：一個是教育實驗所 (Pedagogical Laboratory)。

一個是夜間療養院 (Evening Sanatorium)。前者雖附屬有實驗學校七所，因在暑假期間，都沒有去看，僅在實驗所內看了不少教材的分析研究及編製方法，並和該所主任談了許久關於教育實驗的情形。該所實驗範圍為初等教育及中等教育，要點在：(1) 革命後學童人數劇增，一時難得許多師資，有此實驗所，將實驗結果認為優良者，即實行於一般的學校，此為在質的方面增進師資之一法；(2) 注重教材及教授法在學童方面須能喚起親切濃厚的興趣；(3) 注重啓發學童的科學的創造力。關於蘇聯的教育，記者由南俄回到莫斯科時，曾作較詳的參觀，將來還要作較詳的評述，在這裏便只這樣簡單地說一些。在本文裏偏重在敘述夜間療養院的情形。

在蘇聯，教育和醫藥都已做到免費的地步，(關於醫藥，還有少數地方只工農免費，其餘酌收費用，但極低；關於教育，不但免費，實業學校、大學、及大

學研究院的學生按月還有津貼，詳情以後要談到，這可以說是在其他各國的學生和一般勞動者所夢想不到的。關於醫藥方面的設備，他們不但注意於療治，尤其注意於預防。預防的注重，是蘇聯在保護人民健康方面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像記者在這天晚上所參觀的這個夜間療養院，也屬於這種預防設備的一個小例子。

所謂夜間療養院，也是蘇聯在醫藥設備上一個重要的特色。這種夜間療養院是專備那些僅在初期的病者，或僅有疾病的嫌疑者，並未達到必須停止工作而用全部時間於醫院裏的程度，但在身體上却感到有些不舒服。倘若在初期的時候不注意，也許由小病而大病，而成難於治愈的大病。夜間療養院就是用來補這個缺憾的，因為這樣的病人可於日裏的工作完畢之後，到夜間療養院去，換去自己的衣服，穿上了醫院特備的舒適的外衣，洗個醫院特為布置的澡，吃着醫院特為規定的適宜的膳食，經過相當的休息或遊戲，安睡在他所適宜的合於衛生的環境裏面，（或須睡在露天的空氣中，或須睡在開着窗的房間裏，依情形而定，）有看

護照料，有醫生診視，並給與他所需要的藥品。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們仍然可以照常去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工作並不致於妨礙他的健康；而這樣的工人反可不必擱置他的工作而同時却能增進他的健康。

我們這天去看的這個夜間療養院是在莫斯科的巴麥拉斯基區，（莫斯科共分爲十區，）該區人口十五萬人，其中六萬人爲工人，工人和工人的子女入該院當然有優先權。我們到時已在晚間八點鐘，進院後都須輕步低聲，不得擾及療養者的安甯。療養的工人於下午六點鐘到，兒童五點鐘來；第二晨工人仍往做工，兒童亦照常赴校上學。我們最先看到的是有四五十兒童，年齡大概自十一二歲至十三四歲，在一個大房間裏唱歌遊行，有一個大鋼琴，列做單人隊的那些只穿着短褲的男孩子（時天氣仍熱）隨着琴聲步行，在步行時依歌調伸縮手臂作種種輕微的運動，他們在這集團中且走且唱且笑，其樂融融，活潑輕盈可愛，看上去好像是在開着一個小小的歌舞會。該院有一花園，我們進去時見園中燈光輝煌，有七

八十女工們正穿着紅色的「便袍」，（這是我杜撰的名詞，英文叫 Dressing gown，用厚絨或厚呢做的大袖寬袍，腰際有帶縛着，專備夜裏脫去外衣後或晨起未穿上外衣之前穿的，）在樹下坐着休息，有的作低聲的談話，在樹林裏有許多吊椅，（粗繩網做成的，可坐也可躺），有網球場，有無線電播音。（此時正播送着柔和悠揚的音樂，充滿着該園。）該院係專備有肺病嫌疑的療養者，故臥室空氣特別重要，在花園的一角造有大臥室，四面都是大玻璃窗，好像花棚，或玻璃室，各窗要開多少，以及其他種種的布置，均由醫生主持斟酌。該院三個月備男的療養，三個月備女的療養，輪流交換。（莫斯科尚有其他夜間療養院。）這夜所見的女工，看上去都很健適，毫無病容，我們這羣參觀者裏面有幾位女同志還去和她們瞎談幾句，她們都欣然回答，笑容可掬。我們將出來的時候，看見這一羣女療養者正在膳堂內吃點心、喝茶；那羣男女小孩，則各人已穿上軟厚的小「便袍」，列成單人隊，正由看護婦領導着往花園內去休息去。

該院在日間的上午十點至下午五點以前，還利用空的地位，收容五歲至七歲的兒童入院療養。

我看了這個夜間療養院後，覺得就療養院的設備而言，似乎沒有什麼特別可以驚人之處，重要的意義是在：（1）勞動者和他們的子女都有免費療養的機會；（2）預防的效用；（3）在不妨礙工作之中獲得健康的增進。

第一點尤其重要！我們只要想到佔着資本主義老大哥地位的英國的倫敦，有失業的工人的妻子已生了肺炎，因沒有錢請醫生而延誤送命，（見萍踪寄語初集裏如此救濟一文，）而在莫斯科的勞動者和他們的家屬在僅有疾病嫌疑的時候，就可免費入療養院療養，便可感覺到這點的重要了。

我們看完將出大門時，有許多來自美國的男女朋友們都不自禁地驚歎着：「驚歎什麼？我想在美國的療養院設備好的乃至更好得多的一定有，但是非錢莫入！勞工大眾當然更休想！同來的塞爾遜搖着頭在那兒出神，驀地對我歎道：『試想

我們國家裏的勞動者所得的待遇怎樣！」

蘇聯關於醫藥方面的設備，不再是由少數所謂慈善團體和私人所經營的了，已由國家負起責任爲全國的民衆作統一的組織和積極的擴充！在一九二三年，全國的醫院舖位 (Hospital bed，即醫院裏病人睡的牀鋪) 僅有十七萬餘個 (175, 634)；而在一九三二年，却有了八十萬個了。這在一萬萬六千五百萬人口的蘇聯當然還是不夠，所以在他們還仍在努力擴充中。

關於蘇聯在醫藥方面設備的較詳的情形，以後敘述所看到的大規模的「治療院」時，還要談到。

一九三五，一，七，晚，倫敦

入○托兒所

我們聽到『托兒所』這個名稱，也許覺得意義頗簡單，只是保育嬰孩的地方罷了；但在蘇聯，『托兒所』這機關却和新社會的建設有很密切的關係。這偉大的建設工作要能成功，必須全國大眾，不但男子，並且女子，都要來參加。就女子自身的真正解放方面說，她們也必須從『家庭的奴隸』圈子裏面逃出來，共同努力於新社會建設的工作。而在這兩方面，托兒所都是一個要素；因為托兒所的第一目的是使女子在工作或求學的時候，不致受着看護孩子的牽累。此外就下一代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要養成『健康強壯的一代，有鋼的腦經，鐵的筋肉』(列甯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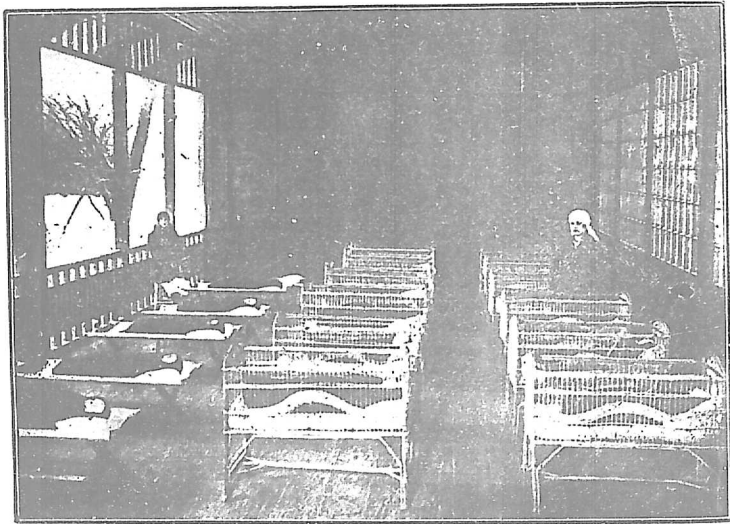
現在蘇聯女子參加建設工作的，女工近六百萬人，(一九三二年統計，下同)約佔全體工人三分之一；從事專業的(Professional)亦近四百五十萬人；共計在千萬人以上。(在學校受着訓練，同時從種種方面參加社會活動的尙不在內。)而托兒所的数量也隨之俱增。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城市托兒所的小榻自

托兒所

兒童聚餐 ←



↓ 嬰孩在露台上午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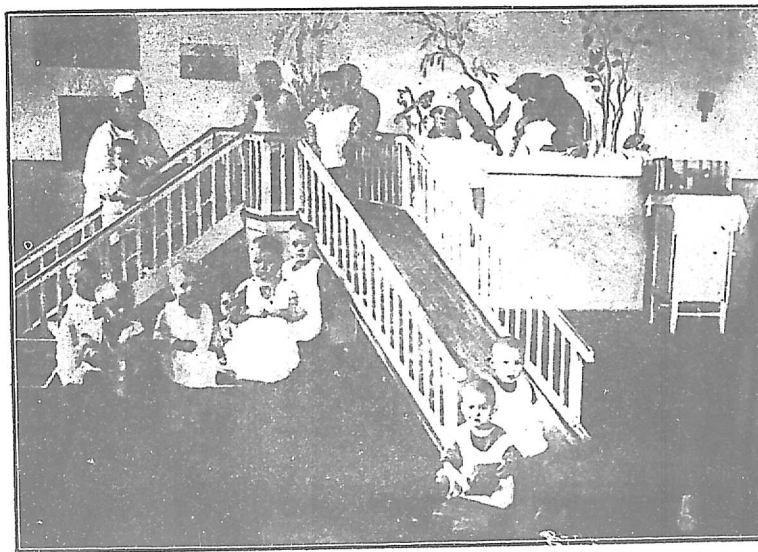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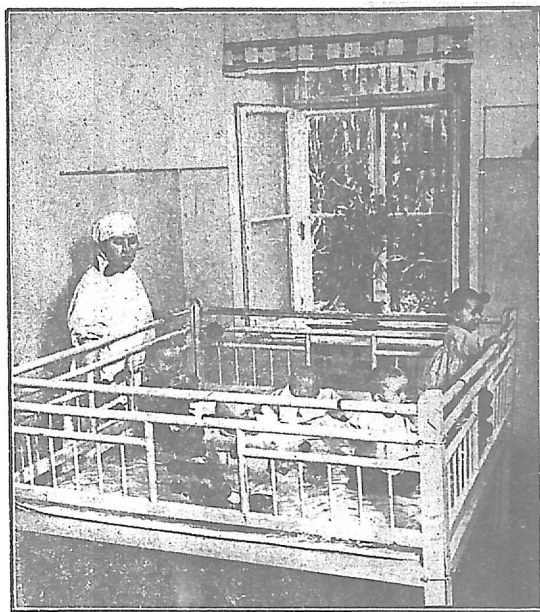


幾個蘇聯的孩子





托兒所中的孩
子們在遊戲



五萬六千餘個增至三十六萬餘個；鄉村托兒所分兩種，一爲永久托兒所，一爲暫時托兒所（即每年農忙的幾個月），在同一時期，前者的小榻自八千五百餘個增至三十四萬餘個，後者自二十五萬餘個增至四百五十餘萬個。（按每個托兒所所容嬰孩約自五十至一百，又上述統計均見蘇聯健康人民員委部的國立婦孺保護研究所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報告）

記者在蘇聯看到的托兒所有六個。一個是火車站附設的，一個是大工廠附設的，三個是農場附設的，還有一個是大學校附設的。這些托兒所的原則雖是一樣，但是辦法也有簡略和完備之不同，就記者所看到的而論，大概城市的比鄉村的完備些。在這六個裏面，我最覺得滿意的是那個工廠和大學所附設的兩個——尤其是那工廠所附設的。

最先看到的是七月廿六日所參觀的莫斯科火車站托兒所。據說兩年前由政府決定每個車站均須有一托兒所，以便婦女們在買火車票的時候，（因人多，常須

列在長隊中等候，所謂『尾巴』，或是初到一地，下火車後須先往尋訪親友等，可把嬰孩交給該托兒所看護，全國已設的這類托兒所已有一百五十處，這天所參觀的是最先開辦的，屋爲兩層，初進一室爲家屬送入嬰孩交醫生檢驗的房間，由醫生檢驗後，如有較重要的疾病，卽送往醫院，小病另置一室，不與其他嬰孩混處，無病者卽由看護婦抱入浴室，洗浴更換該所特備的衣服。該所所收的兒童自一二歲至七八歲，大的年齡較在他處所見者爲大。臥室和遊戲室都依年齡分開。較大的兒童有閱讀室，在這閱讀室裏，我們看見有一羣兒童圍座在一個小長桌旁，一個『教育看護』正在講故事給他們聽。遊戲室裏有種種兒童玩具，有三四十兒童在裏面玩。最小的有十個左右，便在臥室小榻上睡覺。據說有十四個『教育看護』，五個『醫看護』。這個托兒所規模很小，而且我們都覺得在整潔上還欠工夫，例如小榻上的白色被單有的都欠潔淨，我在這裏所得的印象不見佳，後來見到該站站長，他自己也不滿意，說地方狹小，已在附近尋得一個較大的地

方，有草地，不久即將遷移整頓。

我心裏很渴望着能看到一個可作模範的托兒所。八月十二日看到紅偉橡皮廠（Red Giant，也在莫斯科）所附設的托兒所，才使我感覺到滿意。該廠有工人八千，專為該廠工人所附設的幼稚園有六個，托兒所有四個。我們所參觀的就是這四個裏面的一個。

我們一走進大門，就看見一個很大的花園圍着那四面鑲滿着大玻璃窗的專為嬰孩們建造的兩層的整潔的屋子。進到屋裏去參觀的須穿上該所所特備的白色單衫。（像醫生或看護穿的。）我們那次去參觀的男男女女有三四十人，該所為來賓特備白單衫只有十幾件，而且因為不許驚擾屋內孩童們的安甯，每次也只許十幾個進去。因此我們只得分班輪流進去。我輪着第二次，但在未進去之前，在屋外圍裏所見的也就夠有趣。該所收容的兒童自一歲至三歲，依年齡分組，每組穿着同色的短褲，數人或十餘人為一組，（大概依年齡大小為標準，）由一個看護婦

領導着。我們在未進屋前，在園裏就看見好幾組這樣健康活潑滿面笑容的「天使」們，一羣一羣地分散在那廣大的綠油油的草地上；有的一羣圍着一個看護婦坐着，由她對他們低聲很柔和地唱着歌，他們便睜大眼睛微笑地欣賞着；有的一羣圍立着一個看護婦，依着他的歌聲大家做集體舞，尤其有趣的是俄國集體舞除一個圓圈外，在圈內還有兩個單獨舞着做全體的指導，在這樣一羣小把戲（都僅在兩歲半左右）的集體舞，居然也有兩個小把戲在圈內盡這樣「指導」的職務，那種一舉手一動足的儼然認真的態度，誰看見了都要失聲而笑的；有的一羣散坐在有陽光的一角，實行日浴；有的由看護婦依着有圖畫的小冊子，講解給他們聽。有許多看見我們走得近了，舉着小手叫我們做「家家」（俄語「叔叔」的譯音），或是「左家」（俄語「姑母」的譯音），那種天真爛漫的憨態，引得我們粲然。看護婦有的中年老成，有的年青貌美（以後者爲多），對於兒童都和婉細心，循循善誘。我還看見有些看護婦用熱度表爲兒童量熱度，聽說這也是按時照例的

工作，防備兒童萬一臨時的發生什麼疾病；因為這樣小的孩子自己不會說，一切都須看護的留心。

既而第一班到屋裏去看完了出來，夾在第二班裏的我，只得把對園裏的興趣攔住，穿上了白罩衫，一同到屋裏去看看，我們便看便驚歎！屋分兩層，上面已說過，下層備較小的孩子，上層備較大的孩子；各層都有兒童初來時的檢驗室，有矮欄的桌子，驗後即在該處換穿該所特備的潔白的衣服，有蓬浴室，大臥室裏油漆的地板，潔白的牆壁和天花板，充足的陽光，新鮮的空氣，一排一排的小榻上所布置着的枕被都是平伏潔白的，有的臥室裏幾十架小榻是木製的，有的是臥室裏幾十架小榻是小鐵牀，但都是漆得雪白，整潔異常，各臥室依年齡分，小榻的大小也依年齡而有不同，備最小的嬰孩用的小榻還有高的圍欄，較大的孩子所用的小榻前，都有一張小小的直背椅，膳室裏的設備也依年齡而異，那些整潔的小桌小椅都引起我們的深切的興趣。第二層是預備較大的孩子（至多二三歲）用的，盥洗

室裏各人有各人的掛面巾置牙刷等物的架子，各有一個小袋放置各人的手巾，各袋上有花木或鳥獸的圖畫（有各種顏色的），以作識別。（各孩童的身上也掛有一個小袋，裏面放着小手巾。）冬夏臥室不同；冬天在室內，夏天在廣大的亮台上，（三面裝有大玻璃窗，像花棚，）而且室內的溫度要依一定的規定。（由醫生規定。）膳室也不同，冬天在室內，夏天在圍裏的草地上。另有一個隔離的部分專備有微病的孩子住的。此外還有一個醫藥室，備急救等的需用。全屋裏的一切設備都可稱為整潔。該所主任是一位中年的女子，她也穿着整潔的白罩衫，欣然引導我們參觀，我覺得她的『欣欣然』確有充分的理由！

我如有小子女可送進托兒所，送進前面所說的那個火車站的托兒所，我老實說還不能安心；但送進這個工廠所設的這個托兒所，我實在可以十二分地放心了——我想凡是做父母的都可以放心。

這個托兒所可容一百二十個嬰孩，現在僅有一百個。看護婦三十五個。嬰

孩的母親每月工資在一百羅布以上的，每月付費十五羅布；少者照減，乃至完全免費。

關於其餘的幾個托兒所，等將來敘述到時當再連帶附及，這裏不多贅了。

一九三五，一，十二，晚·倫敦·

八一 托兒所的法辦

關於記者在莫斯科所參觀的紅偉橡皮廠爲工人設立的托兒所的內容，在上次通訊裏曾有頗詳的敘述，想讀者諸友已明白其概要了。托兒所的重要目的，上也已提及，簡言之，一方面使婦女得自由參加社會工作或求學，一方面使由專家養成健康聰明的下代社會分子。這兩方面和新社會的建設都有很密切的關係，那

是很顯然的。因爲這個緣故，蘇聯政府非常重視，特於健康人民委員部設立托兒所司(Creche Department)主持其事，一九三二年由政府爲建立托兒所而支出的經費即達一萬五千萬羅布之多；除由政府支付這大宗經費外，各個經濟事業的機關還須支付等於全部工資百分之四分之一的經費贊助托兒所，各工會也須支付等於『增進工人生活環境的經費』百分之十的經費贊助托兒所；因爲有這樣大宗的支出，所以嬰兒的父母所須付的費用得盡量減少。

托兒所的組織，在蘇聯新社會建設中既佔着這樣重要的地位，牠的具體的辦法，很值得我們再作一番較詳的研究。

在一九二八年以前，蘇聯的托兒所所用的房屋，還不過利用已有的舊屋，近幾年來特爲托兒所建造的新屋已逐漸加多，例如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在莫斯科就有新建的托兒所七十八個。每個托兒所的建築，通常以能容納六十至一百兒童爲標準。這種建築以合於衛生及教育原理爲基本原則。

兒童在最初的三歲間，最易受傳染病，所以托兒所的建築對此點特加注意，爲避免這個流弊起見，每十二至十五個兒童另成一小組，每一小組在托兒所的屋子裏有個隔離的部分，成爲一個單位。可容六十小榻的托兒所，在實際上包括這樣獨立的四個單位；可容一百小榻的托兒所，六個這樣單位；雖則在經濟的管理和醫藥的指導方面是在一個屋子裏統一着的。每一單位的房屋有一個分開的門，裏面有這樣的布置：招待室（即送進兒童及抱回兒童換衣時用的，附有母親休息室）；職員盥洗室（廁所在內），遊戲室（須附有露台），臥室，膳室，和兒童盥洗室（廁所在內）。兒童用的各室及露台均須朝南。

除這樣分開獨立的布置外，每個托兒所有一個醫藥室，一個辦公室，一個潔淨的被單及衣服貯藏室，一個待洗的被單衣服貯藏室，一個廚房，一個雜物貯藏室等。較大的托兒所還另有一個隔離的部分專備有微病的兒童之用。

上述的布置，是新式托兒所的設備，像紅偉的托兒所大概已合此標準，且有個

大花園圍着，但並非個個托兒所都已合此規定，這至少是他們所希望都能達到的標準。

以上是關於房屋設備的大概，其次要談談兒童入所後的每日程序：

每晨兒童由母親送入托兒所後，先由受過訓練的看護婦觀察一番——她量他的溫度，察看他的喉嚨，他的皮膚，詢問他的母親當他在家時有何不適的感覺等等。

隨後把兒童的內衣和外衣脫下，放置在一個特備的小櫥內，替他穿上一件小『圍衣』(Pinafore)，抱入盥洗室，較大的兒童洗個蓬浴，較小的就洗個盆浴。

浴後穿上托兒所特備的內衣和外衣，把他加入他的一小組裏去，各次用膳，下午睡覺，散步遊戲等等，是程序中應有的節目。現在舉一個每日程序表如左，以示一例：

托兒所按日程序表

(一歲至兩歲的兒童，上午七時至下午七時在所)

七點至七點三十分：兒童到所，入便所，盥浴，洗滌。

七點三十分至八點三十分：隨意活動及遊戲。

八點三十分至九點：洗手，早餐。

九點至九點十分：有組織的作業。

九點十分至十點四十分：入便所，加衣準備出外散步，散步。

十點四十分至十一點三十分：脫外衣，入便所，洗手，用膳。

十一點三十分至二點三十分：脫衣準備睡覺，睡覺。

二點三十分至三點十五分：睡醒，穿衣，入便所，隨意活動及遊戲。

三點十五分至三點四十五分：洗手，吃下午茶。

三點四十五分至四點三十分：隨意活動，入便所。

四點三十分至五點四十五分：遊戲，有組織的作業。

五點四十五分至六點四十五分：兒童殺帶回家。

托兒所的按日程序須依兒童年齡的大小而變異，這個表當然不過表示大概而已。

這種按日程序有一個很可注意的要點：那便是盡力增強兒童的體格，使他更加強健，更加穩固。關於這一點，有醫生負責督察指導。關於預防兒童疾病如種牛痘等等，均由醫生用科學方法實行。

關於含有教育意味的工作，特別注意使兒童在早年對周圍的世界就具有一團高興的，（或欣然的，樂觀的，）集體的，（或合羣的，）唯物觀的態度。

其次也注意於養成具有活動能力和獨立精神的兒童，習慣於工作，同時也知尊重他人的工作。

兒童除參加有組織的運動遊戲外，也有時候自由地隨意地做他們自己所喜歡的遊戲，由此啓發他們的創造的活動力。托兒所裏所用的材料是：種種的玩具，木塊，戶外遊戲的設備如運物的手推車，小鐵錘等等，繪畫的材料，紙，鉛筆等等。

兒童受着集體的社會的教育；教他們怎樣爲着他們的小社會的利益，參加公共的活動，和別人合作。教他們怎樣彼此互助；當脫衣穿衣的時候，當遊戲的時候，以及在其他有任何機會的時候，較大的兒童要輔助更小的童，年齡相若的也須彼此相助。

關於兒童對於他們的周圍和自然的現象，托兒所裏的「教育看護」（托兒所裏的看護婦分兩種，一種爲「醫看護」或僅稱看護，一種爲「教育看護」或即稱教師）努力使他們養成唯物觀態度；其要點在不使兒童聽到荒誕無稽的故事，使他們由直接的觀察，熟悉自然現象的因果。托兒所的教育要努力使兒童在早年的幼童時期就打好將來對人生具有唯物觀概念的基礎。

此外托兒所也注意兒童養成必須的衛生習慣（合於健康的習慣）——例如每次用餐以前必須洗手，每日須刷牙，要到便所去的時候即對看護婦說明等等。

托兒所的主任多由工業界女工出身的，對於工人有充分的信任和敬重。這主

任負責主持托兒所裏關於組織及經濟方面的工作。

托兒所通常只在日間收容兒童，但有的托兒所應實際上的需要，也有開着二十四小時的，尤其是爲着那些從事交通事業方面的運輸或電報，如火車上的職工等，或是要在夜間入學，或需要於夜間充分休養的，那末兒童可全日夜交給托兒所保育，只於休息日領回。

最後還有一點可述的，那便是托兒所和兒童家屬間的聯絡；因爲如果家庭的環境不合於兒童的保育，那末兒童在托兒所裏所得的益處，也許要相消。因此托兒所覺得也負有改良兒童家庭環境的責任，關於這方面所採用的方法大概有兩種：一種是由教育者護輪流到兒童家庭去訪問觀察，和他們的母親晤談，給與需要的指導；一種是在托兒所裏按時招集兒童的父母開會，灌輸『父母教育』。在這種會議的時候，由醫生或主任報告所內的工作近況及保育兒童方面應特加注意的種種要點；並和家屬討論改善的方法，家屬並推舉代表參加『托兒所參議會』，（有

關係的工廠或機關也派有代表參加，這樣使托兒所和家屬間發生密切的關係，不但可間接獲得實施『父母教育』的功效，而且也可以獲得家屬對於托兒所的熱誠贊助和信任。

關於托兒所的設立，當然有一點最重要的是替勞動民衆作大規模的實施，不是只顧到少數人的利益的。

一九三五，一，十四，晚·倫敦·

八二 墮胎院

在這次莫斯科暑期大學裏面，有十個左右由美國來的男女醫生，他們對於『本行』的機關，當然特別要看，而且有的機關——例如本文所談的墮胎院

(abortarium)——是由醫生們用手術向孕婦的子宮裏取出嬰孩的把戲，也只有這班男女醫生才准許去看，雖則在我們這暑期大學裏面有位美國女同學爲好奇心所驅使，有一次竟混在這班男女醫生裏面去偷看了一番，回來後告訴我不少的見聞。在這些美國醫生裏面，有位畢克納爾博士，對於中國革命的熱誠非常的高，常常在那裏希望中國的真正革命能成功，不但可以自救，而且可以震動全世界，協助世界被壓迫的階層獲得解放，每見到我，就眉飛色舞地和我大談中國革命問題，這真是在醫生裏面不易見到的一位朋友。因他把中國看得非常重要，待我也特別的好，他在莫斯科看過兩個墮胎院，也曾經把他的見聞很詳細地告訴我。

我們知道墮胎是各國——除蘇聯外——法律所嚴禁的，墮胎的婦女和幫助墮胎的醫生都是有罪的。蘇聯對於墮胎這件事的本身也不認爲是好事；如有人認爲蘇聯在現狀下准許墮胎便等於鼓勵墮胎，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社會主義的建設完全成功之後，墮胎可以成爲一件不必要的事情，但在過渡期間，不得不努力。

使墮胎的危險減至最小限度，可是要辦到這一層，決不是用法律硬禁所能收到功效的。這是有各國的事實做佐證的。據莫斯科婦孺保護局墮胎部主任根斯醫博士（Dr. Goss）說，依調查統計所示，德國每年墮胎的就近百萬，每年因墮胎致死的婦女至少有一萬！據說這樣死亡的百分率（約佔百分之一至二），是西歐各國的一般的情形。因為不求根本方法，但用法律強制，反使墮胎秘密化。只知道牟利草菅人命的醫生反得盡量作惡，徒然增加婦女生命的危險。有的雖不在致死之列，但因秘密中實行，設備不良，以致得到其他疾病或成殘廢者，更不可勝數。

蘇聯有鑒於此，自一九二〇年起即認墮胎為合法行為，由衛生人民委員部和司法人民委員部會同公布法令，其要點有四：

（一）墮胎必須在國立醫院內最可靠之環境中執行，不取費。（記者按，後來因醫院不敷用，依工資多寡酌取微費若干，藉助擴充。但婦女或她的丈夫經社會保險的，此費亦不必自出，由保險金中抽付；而在蘇聯的普羅婦女，都有社會保

險的衛護。）

(2) 未領得執照的醫生絕對不許執行墮胎事務。

(3) 接生婦如執行墮胎事務，即取消其接生資格，並由人民法庭加以責罰。

(4) 醫生在私人行醫時如為營利計而執行墮胎，由人民法庭加以責罰。

這法令的重要目的是在保護婦女生命的安全及禁止不良醫生的秘密的害人行為。

凡是婦女要墮胎的，其手續很簡單，只須到她所住的本區的「婦女衛生商榷處」(現在莫斯科設有五十處，其宗旨為備婦女商榷關於預防婦女疾病的種種衛生方法，節育方法，及診察孕婦，指導一切)去接洽，如該處認為必要，即轉送相當的醫院或墮胎院執行。照規章，第一次懷孕的，不得墮胎；已懷孕逾三個月不得墮胎。第一點的理由是凡屬健康的婦女，生產是有益於健康的，在第一次亦於擔負上不致發生問題，(這當然是指人人有工作的蘇聯而言)，所以沒有緊

避的必要。還有一點，我覺得也很可注意，那便是在他國的社會狀況之下，有所謂『私生子』的名稱，有所謂『偷漢』的名稱，於是婦女如由『偷漢』而『大腹』，往往爲『遮羞』計，這第一胎的『私生子』尤其有墮去的必要。依蘇聯的婚姻制度，（其詳當另文述之，）『私生子』和『偷漢』的名詞都已不能成立了，所以第一胎也沒有墮去的必要。關於第二點的理由也很顯然，因爲時間過得多了，墮胎的危險性隨之增加。（雖有以上規定，有特殊理由如經醫生檢查認爲不能生育的，仍可通融，均由醫生依實際情形酌定。）

凡有婦女來接洽墮胎時，『婦女衛生商榷處』的醫生總是先勸她不要墮胎，說明墮胎的害處，但如婦女堅執非墮不可，亦不加以勉強。

婦女在墮胎後，須住院三天，（有的住到五天，看身體情形，由醫生酌定，）由專科醫生衛護，三天後可回家休養，十天後可照常做工。這十天的工資，工廠須照付。此事在他國有的婦女要爲着『遮羞』而祕密，而送命；在蘇聯的婦女不但

是堂而皇之，而且工資照付！（我在上月底的倫敦報上看見載有兩段新聞，都是婦女因懷孕而要『遮羞』，用重價請醫生於秘密中墮胎，結果不但付了重價，而且都送了一條命，被警署探悉，醫生捉將官裏去，報上喧騰，『羞』還是『遮』不掉，真是冤哉枉也！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婦女的命運啊！）

據根斯醫博士（見上）說，自法律規定墮胎合法後，在十年中由此拯救了婦女的生命達三十萬人。（在墮胎未規定爲合法前，在俄國每年死於墮胎的婦女約三萬人）在每一萬五千次的墮胎手術中，死者僅有一人。（這是已往的情形，據說此項專科有突飛的進步，未來的安穩只有愈益增加。）而且在手術方面的專門技能已有迅速的進步，從前每一次施行手術須費半小時者，現在只須三分鐘至五分鐘即可完畢，此事既屬公開，專科醫生也有公開研究的可能。

據畢克納爾醫生和那位美國女同學所參觀的情形，醫生墮胎施行手術都在五分鐘即完畢。他們進去看時，都須穿上白罩衫，隨着用手術的女醫生旁觀，準備

墮胎的婦女躺在特備的手術桌上，並不上麻藥，由兩個醫生施行手術，將胎兒取出就是了。（同時當然還有看護等襄助，她們都戴着橡皮的手套。）他們還看見當醫生施行手術時，有一個受手術的婦女還能談笑自若地和醫生談話，一點沒有痛苦的表现。醫生的手術完畢之後，這婦女即被用氈包裹好，放在有車輪的『行榻』上，送到休養室裏去。在休養室裏，前一兩天經過手術的婦女，有的在讀書，有的很起勁地在和別榻上的婦女大談其天！

就莫斯科一處說，在一九三〇年，墮胎者達十七萬五千人。據曾在莫斯科特別調查此事的法國醫生Samant和Chenot兩博士所報告，謂該處墮胎數量較前大增，一九二九年中墮胎超過生產百分之六十一。這樣增加的比例，在實際上未嘗不因爲祕密墮胎之逐漸減少乃至滅跡，所以在增加的數量中，有許多不過把從前之祕密的變爲公開的。而且自墮胎規定爲合法以來，蘇聯人口的生產率仍然是每千有三十七之高度，（在所謂『文明的』西歐各國，都在每千二十以下，）每年人

口仍然是有三百萬的增加；換句話說，人口增加的速率並不受墮胎的影響。這現象和社會環境的逐漸改善以及兒童保育的積極實行，都有密切的關係。

在蘇聯一方面不勉強婦女們不願的生育，一方面仍用教導的方法使一般人明白墮胎的害處，除利用刊物（印行小冊子廣發）和討論會外，並利用電影對全國各處宣傳，同時在『商權處』由醫生指導性的衛生的時候，並注意指導節制生育的方法，更基本的當然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進行，例如提高人民的生活標準，建造良好和足夠的住宅，以及托兒所網之更爲擴充密布等等。

一九三五，一，十七，晚·倫敦

八三 婦孺衛護博物館

博物館在蘇聯也是遊歷者所必須看的一類重要的東西——比其他各國的更要，這是因爲其他各國的博物館多爲古文化的墳墓，而在蘇聯的博物館却多和他們的現代生活——和現代生活有關係的歷史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種種意義——聯絡起來。還有一點可注意的，便是博物館大衆化，是爲勞苦大衆而設立的；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莫斯科的博物館只有二十三個，而且只備少數專家和有間階級來賞鑑的，現在莫斯科爲適應大衆的需要，僅在這一個地方已有一百七十七個博物館了。

記者到莫斯科後，第一個看到的博物館是婦孺衛護博物館（Museum of Protection for Women and Children）。這個博物館成立於前年（一九三二），爲公布衛護婦孺法律十五周年紀念而設立的。重要目的有二：（1）灌輸關於衛護婦孺的知識於一般民衆；（2）協助此種衛護人材的訓練。

記者於七月廿七日下午去參觀，認爲在蘇聯所看的博物館，這是最科學化最

整潔最能喚起我們興趣的一個。

館屋是一所新建的洋房，分上下兩層，第一層是關於婦女材料的陳列，第二層是關於兒童材料的陳列，各層雖不很大，但布置得非常精緻。第一層的大廳中央有一個半圓台，有銅欄杆圍着，備演講時的需用。廳的四周便是布置着關於婦女自革命以後所受到的種種解放的事實表現。例如關於法律上的平等，社會事業上的平等，都有若干很精緻的大幻燈懸掛着，在這幻燈裏現出新舊狀況的差異，因為在這幻燈上有很強的電燈光襯托着活龍活現的種種繪畫，在幻燈的玻璃片上呈現出來，使人獲得深刻的印象和厚濃的興趣，在幻燈的下面便有特製的漆好的木板上刻着綠色的字，說明有關係的新舊的法律或事實，使人一目瞭然。試舉一二具體的例：在未革命前，婦女僅是家庭的奴隸，一天到晚偏促於廚下，拘束於子女，毫無機會發展其卓越的能力為社會事業努力，革命後便在工作上給與婦女以參加社會事業的機會，有一個幻燈上便映出兩部分的情形：在一邊，便繪

一個婦女從事社會運動，在一個演說台上，對數百成羣的仰首集中着注意力的羣衆，作熱烈的演說；在另一邊，便繪一婦女愁眉苦臉在廚房裏消磨她的光陰和志氣。在未革命前，婦女不幸有了一個私生子，便受盡社會的唾棄；人生的磨折，革命後凡是生了一個孩子，無論已否正式結婚（即經過婚姻註冊），都是社會的正式的一員，做婦女的絕對不必因此受到社會的唾棄，也不必因此受盡人生的磨折，（也許有人看到這裏，覺得這豈不是提倡所謂『軋辮頭』嗎！這要在談到婚姻制度時研究，此時請且慢下判斷，）又有一個幻燈上也映出兩部分的情形：在一邊便繪一對正式的夫婦攜着一個孩子，這男女和孩子都穿着非常時髦講究的服裝，男子手上拿着一根『斯的克』，一塊兒興高采烈趾高氣揚地在街上大踏步地走着；在另一邊，便繪一個衣衫襤褸的可憐女子，攜着一個捉襟見肘的可憐孩子，孤苦零仃地在風雨中發抖。法律條文本是很枯燥的東西，但是經此渲染陪襯，便增加一般人的注意。

此外還有種種大相片，用事實來表現革命前後女子在社會上及事業上地位的差異；還有關於婦女生產或墮胎的種種關於看護、保養、及衛生的相片，用很精巧的鑲好玻璃的白銅框裝好疊置，依類放在一起，有白銅的搭子聯繫着，看時將各層的白銅框依次翻開，好像翻開一本靠在特製的架上的書似的，關於各種相片上都有詳細的說明，此類相片的內容都注重科學方法及增進健康的宗旨；還有關於種種的統計，也用相類的有趣的布置方法，喚起看者的特殊注意。

總之在這第一層的布置和陳列，好像一部很有趣的婦女解放史。在別的國家裏，我們也常聽見嚷着『婦女解放』的聲浪，但僅限於『聲浪』，並未在實際上有什麼根本的解放，蘇聯在這一點便不同，因為已在實際上實行了根本的解放。（婦女要在實際上獲得根本的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真正實行，也有很密切的關係，關於這方面，記者當另作專篇研究。）

第二層是關於兒童的材料，有許多燈光陪襯着的大幻燈，映出兒童種種實際

生活的影片，看的人好像倏忽間置身許多天真爛漫笑靨迎人的『安琪兒』的『樂園』裏面。這裏面有許多是全國各處托兒所的影片，有許多在鄉間的托兒所，你可以在影片裏看見這班小把戲，一羣一羣由看護婦領着在森林叢樹裏，草原清溪邊，（有許多影片上染着極鮮明的各種顏色，逼着那美麗無比的自然界，）有的作團體遊戲，有的作單獨欣賞，稱爲『樂園』中的『安琪兒』，可謂名實相符。最有趣的是有一套幾十張幻燈上的影片，專描寫兒童呱呱墮地後直至三歲時的生活發展的實況；以及養育的程序；據其中所示，一個嬰孩在產生十六個月後即有幾個年歲相近的小把戲聚在一塊兒做他們的集團遊戲，開始他們的集團生活。

有幾個玻璃櫥裏面陳列着兒童自產生後到三歲時的各時期中所需要的食料模型，有糕餅，有青菜，有肉類，有其他等等，不但形式逼真，更加上逼真的原來的顏色，做得維妙維肖，看上去就好像是真的東西陳列在裏面。各物不但依各時

期需要的前後陳列着，而且連需要的分量都有科學的研究。母乳需要到一歲，但在產生六個月後，即逐漸加入其他相當的食料。每三小時需要哺乳一次，在樹裏陳列的東西還有個更有趣的，是玻璃製的嬰孩的胃部，表示消化的情形；有三個這樣的胃部陳列着，表示哺乳一小時後，嬰孩的胃裏把所吸入的乳消化到什麼程度；兩小時後怎樣，三小時後又怎樣。我國老法，嬰孩一哭，母親或奶媽就把乳頭往他的小嘴裏一塞，簡直一天吃奶吃到晚，要用科學方法來表示，倒不大容易！

此外關於兒童衣服，兒童玩具，也依他們的年齡大小，有很仔細的研究和豐富的陳列。

在這第二層的布置和陳列，好像一部很有趣的嬰孩養育研究法，專研究如何保養教育自產生後至三歲的孩子。不！豈但自產生後！女工在產前就有兩個月的假期（產後亦兩個月，工資均照付），即有婦女衛生商權處加以種種指導和協助

可以說嬰孩在娘胎裏就受到衛護了！

這一部婦女解放史和一部嬰孩養育研究法並不是『紙上談兵』，却是已在實施的事實的記述，這是真正價值的所在，尤其是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

這個博物館的館長是個三十幾歲的女子，生得很體面，身裁頗長，態度端莊而靈動，衣服剪裁入時，能英語德語，德語尤流利，後來和她談談，才知道她在德研究兒童教育多年，她說在德女子有才無處用；在蘇聯，女子有多大才能，即可盡量用她的多大才能；所以她回蘇聯後非常地愉快，現在即用她的全副精神辦這個博物館，把這樣的努力看作她的無上的光榮和幸福。她和我們談到這裏的時候，精神非常的興奮，眉飛色舞，滿面笑容，好像發現着什麼無上至寶似的！我們這羣『孩子們』也不自覺地受到她的感應，精神也隨着她興奮了許久，圍着她發怔地靜聽着，好像不想再走開似的！

我的心坎裏尤其有說不出的感慨：有一條大道讓人可以努力，這次不是開倒

車。的。國。家。裏。所。能。夢。想。的。事。情；在。那。樣。開。倒。車。的。國。家。裏，有。許。多。有。志。氣。有。作。爲。的。男。女。青。年，就。不。知。把。全。副。精。神，用。在。什。麼。地。方，甚。至。就。沒。有。機。會。給。他。們。努。力，倘。若。他。們。不。自。暴。自。棄。地。同。流。合。污。地。隨。着。一。班。混。蛋。開。着。倒。車，掘。着。墳。墓！他。們。真。要。幹，就。不。得。不。先。排。除。障。礙，打。開。一。條。可。以。幹。的『大。道』來！

一九三五，一，二十，晚·倫敦·倫敦。

八四 幼稚園

蘇聯自努力進行新社會的建設計劃以來，對於教育方面的猛進，有驚人的成績，記者當另文按類敘述；本文所談的只是『學校以前的教育』(Pre-school education)的基本的機關——幼稚園。所謂『學校以前的教育』，所以有這個名詞，大概是因爲兒童進初等小學之後，才算正式入學，在這時期以前所受的教育

便叫做『學校以前的教育』，牠的範圍原可包括托兒所、兒童遊戲場、和幼稚園，但以幼稚園在教育意義上更重一些，所以可算是這段教育的基本的機關。托兒所收容的兒童大概自兩三個月至三歲，幼稚園所收容的兒童大概自三四歲至七八歲。新社會的建設，關於政治的和經濟的種種方面，蘇聯女子的努力參加和所表示的成績，和男子立於平等的地位，因此在數年來爲着實際的需要——使婦女們得抽身參加社會的事業——不但托兒所的数量大增，幼稚園的数量也大增。原定計劃，在一九三二年（即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末了）須使五十萬兒童受到『學校以前的教育』，而因實際需要及積極進行的結果，一九三一年受到這樣教育的兒童的實際數目達三百萬，一九三二年達五百萬，最近達七百萬，其中有一百萬以上的兒童在幼稚園裏面。培養新社會的下代分子——使這新社會能有更燦爛鞏固的未來的中堅——這是如何重大的工作，他們從事這工作的人，都是用十二分的熱誠來幹的，所以有這樣空前的猛進。

記者於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參觀莫斯科郊外的一個幼稚園，是一個橡皮廠所附設的，在一個森林裏面，蒼鬱翠綠，成爲天然環境。屋分上下兩層，屋外有一大園圍着，和以前談過的紅偉廠的托兒所相髣髴，不過因年齡的差異，設備上有些不同，下層有浴室、藏衣室、換衣處等；上層有大會堂、臥室、作業室等。空氣和光線都是十分充足的；小榻、小椅、小桌、小衣櫥等等，都布置得非常整潔。在浴室裏裝有白瓷面盆，裝得很低，恰夠兒童們立着可以自用，因爲無論在托兒所或是幼稚園，凡是兒童自己可以幹得來的事情，總是讓他們自己去幹，看護或教師至多在旁指導或看着，決不越俎代庖的，這是要從小就養成他們的自立的精。神。浴室外有特設的小榻，榻分若干直格，每格裏面掛着一個兒童的毛巾，在這一格裏還有個小層，上面放着他的肥皂、牙刷、等等，每格各有一門。我們正在觀察的時候，適有一個四五歲模樣的女孩兒走過，笑睜睜地順便把她的一格小榻開給我們看，裏面的確十分潔淨，掛的是雪白的毛巾，小層上的東西都擦得乾乾

淨淨，放得整整齊齊。我們在這可愛的女孩的音容笑貌上，看得出她心裏的欣悅和自豪的情緒！我覺得這小女孩也的確是可以欣悅和自豪的啊！我們看後，她笑睜地輕輕把櫥門關上，輕盈地跳躍着到花園裏去享她的自然界的欣賞幸福去了。

上層裏所佈置的臥室遊戲室等，和所看的托兒所裏的大同小異；四面充滿着迎接日光的露台和引進空氣的玻璃窗，也和所看到的托兒所一樣；最大的異點，是在作業室的更爲『技術心理』（“*technological psychology*”）化，即使兒童們更進一步養成他們的『技術心理』。

在這作業室裏有種種工業機械上用的具體而微的比較簡易的工具和製造用的木料金屬等。室的四周便布置着兒童們製成的小物件。這類的作業，是要使他們於遊戲之中，獲得『技術心理』的修養。據說國立兒童出版局對於這些兒童教材的編印，也要於其他要點之外，注意到『技術心理』的培養，這是根據他們最盛行的一種口號，叫做『技術的克服』（“*The conquest of technique*”）。

這個幼稚園收容四歲至七歲的兒童，共有一百五十個。據說每個兒童每月的膳食費用達八十六個羅布，但家屬只依工資多寡為比例付費，最低的每月只付兩個或四個羅布。該園除主任外，有女教師十二人，醫生一人，醫看護一人。教育的工作，除上面所述的作業外，有各種遊戲、故事講述、散步、輕易的家務工作、體操、衛生的注意，清潔習慣的養成，以及繪畫寫讀等等。

因為這個幼稚園離城市中心頗遠，我們去時路上費了一點多鐘，所以這天下午我們到的時候已不早，有的兒童已被父母領回去了；我們還看見有的父親或母親正在換衣處幫助他或她的孩子換衣服，準備帶回家去。同時在園裏的草地上還剩有七八十個孩子在那裏玩。有一羣（約十幾個）最小的孩子在幾個小桌上的水盆裏玩水鴨（玩具），有的一人玩，有的幾個同玩；幾個同玩的有說有笑，有的拍掌叫好；但也有一二個不知道爲着什麼不平的地方，努着嘴發脾氣，甚至張開小嘴巴對其餘的提出嚴重的抗議，由旁邊的女教師來解釋勸導，才言歸於好。孩子

們多喜歡玩水，我在國內每看見有的母親因孩子玩洗衣盆裏的水，或甚至玩着溝裏的髒水，叫破了喉嚨地大喝大罵；其實在這樣有相當指導之下玩着水，反而可以含有教育的意味，兒童們也省得動輒得咎，好像滿地荆棘似的！

還有若干較大些的兒童，此時正在草地上隨意地玩。有一處用粗的竹竿在草地上造成一種壘羅漢式的架子，底下的一層特廣，向上漸少漸尖上去。數十兒童可爬上這個架子，在各層上分開立着或坐着，成爲壘羅漢的式子，不過因爲有竹架撐着，不必像真正壘羅漢那樣吃力；可是兒童們這樣爬上爬下，掉換地位，或坐或立，也在遊戲中無形地含着運動的作用，而且由一羣分工合作地造成一個全體，還含有『成隊工作』的訓練意味。（『成隊工作』是我杜撰的名詞，在英文是所謂“team-work”，這個名詞頗不易譯，像足球比賽，各成一隊，每隊的勝利，全視全隊各人在分工中還能合作，一人撒爛污也許要妨礙到全隊的勝利，這便是『成隊工作』。）我們來時，這個架子正空着，有三四十個兒童看見我們來

了，臨時自動地聚攏來，很迅速靈敏地爬上架子上面去，好像一羣猴子爬樹似的，剎那間造成一個壘羅漢的形式，在頂上中央的一個還拿着一面小紅旗揮着，全體笑着揮手向我們歡呼。當時這一大羣小弟弟小妹妹們的那樣起勁的樣子，熱烈的神情，活潑潑的舉動，都深深地永遠鑄印在我們的腦袋裏。

我們來參觀的這羣「孩子們」——比較起來可說是「大孩子」——也歡喜鼓舞着，不約而同地歡呼相應。他們散下來之後，「大孩子」和「小孩子」混做一團，你抱一個，我拉一個，說的說，笑的笑，可惜我們都不懂俄語，說時彼此不懂，只有笑可懂！只有他們笑着叫我們做「家家」（叔叔）或「左家」（姑母）——其實他們太客氣，我們只想做他們的哥哥或姊姊——那天真爛漫笑容可掬的玫瑰紅的小臉上的表情，我們懂。

後來「小孩子」越集越多，「大孩子」應接不暇。他們一點不怕陌生。我們裏面有幾個「始作俑者」：有的一邊手拉着一個快跑；有的雙手拉着一個孩子的

雙手，提起他的身體，前後左右轉着身，兜兜轉轉，不料他們的興緻好得不得了，跑了又要跑，轉了又要轉，強你跑個不休！轉個不休！我們裏面有好幾個穿着高跟皮鞋的女學生，更易吃力，但是他們並未想到這些『叔叔』『姑母』『姑母』吃力不吃力，所要的就是跑了再跑，轉了再轉！有許多『叔叔』『姑母』都出了一身大汗，額上的汗珠如豆地向外滾，有幾位『姑母』更噓噓地胸部起伏地喘着氣！

我們雖都覺得很疲頓，但却都覺得很快樂。

一九三五，一，廿二，晚·倫敦

八五 一個農夫的演說

莫斯科暑期大學常於夜裏請人演說，七月廿八夜裏請到的是。一。位。道。地。十。足。的。

老農夫（名叫 George G. Mc Dowell）· 別的夜晚來演說的有的是文化機關的領袖或教授，有的是教育家或工程師，但似乎總不及一位老農夫更能引起我們的注意，有一部份也許因為這位老農夫是於十二年前由美國『移植』到俄國的，他原是個美國人，而這次暑期大學的學生又以美國的男女佔大多數，在他們算是『老鄉』，興趣當然更濃厚，所以這天夜裏雖在一個最大的講堂裏，仍擁擠得水洩不通，窗戶上及牆角牆邊的地上都坐滿了人。

在台上做主席的是美國的大學教授（同時也是此次暑期大學裏的一個學生），聽衆是若干男女專家和若干男女大學生，而巍然對他們演講的是一個農夫，這也許只在蘇聯看得到的一幕趣劇。這位農夫却受着全體聽衆的深深的敬重，因為他在蘇聯十年來，尤其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集體農場積極進行以來，他在這運動中努力奮鬥，於艱苦困難中打出新天地，在農業的改進上有過特殊的貢獻，現在已被視爲農業專家之一了。這位髮已斑白，年齡至少在五十以上的老農夫，從八

點起開始演講，後半段是回答各人的問句，前後不斷地共達四小時之久，第一個主席羅伯博士做到一半，覺得倦了，換上第二個主席塞爾遜博士，而這位老農夫却仍然精神抖擻，態度安詳地，唱他的獨脚戲，而且沒有一秒鐘不吸住全體聽衆的注意。他能繼續吸住全體聽衆的注意，固然由於他所說的都是他的親切經驗語，而我尤其感到興趣的，是他仍然不失他的老老實實、誠誠懇懇的態度——也許可說是土頭土腦得怪可愛的模樣。

他所講的內容，簡單說來，大概可分三點：第一點是談他十年前初到俄國的時候，俄國農夫只有種種迷信，不知科學爲何物。例如遇有旱災，他們只希望由牧師們在田上灑幾滴的『聖水』可以救救他們的苦命！又例如鄉下土老兒飲了溝裏的污水，發生瘟疫，他們又相信牧師們的說教，說這是天災，用來懲罰他們的罪惡的！死的人越多，牧師的話越被覺得是有道理！第二點是關於訓練人材的艱難，因爲大規模的農業改進的計劃，需要大量的農業人材，而農夫的原有知識程

度却太幼稚，欲使於短時期內習於機械的運用，很不容易。但因有了精細的計劃，和忍耐的努力，這個難關居然打通，現在這項人材已足夠了。第三點是對農村裏所潛伏的反革命勢力的搏鬥。俄國老農囿於舊習，反對集體農場的辦法，加以富農餘孽的暗中煽動誘惑，想出種種破壞的陰謀。但後來因為集體農場的辦法在事實上確能給與更多的農產品，當時正在缺乏農產品時代，農產品較金錢爲尤可貴，所以也漸漸地表同情於新法了。

他講完之後，大家提出了不少問題請他解答。這個老農大概耳朵已不大行，每個問題提出後，都由主席就近向他申說一次，他非常仔細地傾耳靜聽着，隨後便對準了問題回答。現在只撮述幾點如下：

(1) 婦女在集體農場裏的工作，效率和男子的一樣，而且婦女心細，易受訓練，在訓練方面所得的效果比男子的更好。(大家聽到這裏，在聽衆裏的婦女們都欣然相顧而笑，有的還對她們特別要好的男友做鬼臉！)

(2) 在平日，農場工作也定為八小時，但在播種和收成的時候，則不能呆定時間；但工作者知道不是替他人做牛馬，故對工作的態度和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僱農不同。

(3) 工作最忙時，每人分兩班前後替換工作，每班約十小時，大多是關於運用機器曳引機 (Tractor) 的工作。

(4) 每五千『赫克特』 (hectar，每個赫克特約合兩個半英畝) 需要四百八十至五百農夫工作，因機器雖在積極增加，仍不足夠，故仍有用手工的，普通這樣大的區域需要四百農夫。

(5) 農夫分隊工作，有突擊隊實行『社會主義的競賽』

(6) 『機器曳引機站』 (Machine and Tractor Station，又簡稱 M.T.S.) 的設立，和農場的集體化及富農的清除，有很重要的關係。大規模的農業非機械化不可，該站的重要的使命便是把機器曳引機供給許多貧農和中農，使他們的生產

力增加，農產品的收穫隨之增加，富農餘孽的破壞陰謀無從發展。該站除供給機器，代修機器，還負有組織新的集體農場的責任。這種機器曳引機站和集體農場的關係是由共訂合同而成立的；主要之點是該站同意於供給機器，訓練農夫如何運用機器；在集體農場的農夫方面則同意於獲得收成後，依收成多寡，繳納相當比例的農產品。

(7) 機器曳引機站和國營農場都設有「政治部」，因在一九二二年時有反革命分子潛入農村組織，陰謀破壞，故特設此部，在農民間實施政治教育，使受社會主義的訓練，並為農民圖謀種種利益，代為解決種種困難問題，由此鞏固集體農場的組織，推進集體農場的建設。

(8) 已集體化的農場有三種：(a) 集體農場 (Collective farm)，在這裏面，基本的生產工具，如勞力、土地、機器和工具、牲口，關於農場的建築，都社會化；但連着住宅的土地（小的果園和種有菜蔬的地方）、住宅，一部分的供

給牛奶的牛，和豬、羊、鷄鴨等，仍歸各農夫自有。(b)國營農場(State Farm)，這裏面的農夫受國家僱用，做工會的會員，和工廠裏的工人一樣。(c)農業公社(Agricultural Commune)，在這裏面，生產工具和分配都社會化，農民住的是公社的房屋，吃的在公社的食堂，一切都混合在公社裏，這在性質上比集體農場更革命化了。(記者按，第一種最多，現約有二十萬這樣的農場，其耕地面積已佔全國百分之九十；第二種次之，約有五萬；第三種最少。)

(9)這樣新社會裏的工會組織既是由處在主人翁地位的工人自己造成的，故只知道協助解決問題，決無罷工或有意為難的事情，這和其他國家裏的工會組織站在對立地位者不同。各工會負有照顧全體會員的責任。例如工會會員每年有兩星期或更多的例假，工資照給，這工資就是由工會向有關係的生產機關收取的。這位農夫說到這裏，順便提到一個有趣的例子，在他所工作的農村裏面，有一個女子專門養豬，養得又大又胖，工作成績優越，得到六個月假期的獎勵。(記者

按：在這種假期內，大抵都由工會免費送到名勝的地方，如克里米亞山水名勝之區，去遊玩休養。大家聽到此事，哄堂大笑，尤其因為那位老農講得津津有味，現出他不勝羨慕之至的神情，嘴裏還舐舌有聲好像舐着了什麼好味道，養豬似乎是小事，但在這樣新社會裏替社會養出了好豬，即是對社會的貢獻，所以值得社會的答謝和獎勵。

(10)有人問美國有意銷毀農產品以求價格的抬高，因生產過剩的原故；將來蘇聯的農產品也許也要達到生產過剩的時候，會不會有同樣的毛病？那老農答得倒也簡單了當，他說絕對不會，因為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之下，那時儘可縮短工作時間，多多餘出時間來享受文化的幸福——總之你如看見了這位老農的那副神氣，無疑地知道他對於現在的工作有着濃厚的興趣，對於未來的希望有着無限的樂觀。

(11)還有一個問題也引起許多人的詢問和注意，那便是有好幾個美國人看見

這位美國『移植』來的老農那樣『得意』，問起以後如有美國農夫想來，不可不來？這老農說目前已不需要，因為一則已有訓練過的許多人材，二則房屋仍不夠用。我看那些美國人的意思，簡直覺得來做這樣的一個農夫，都是一件莫大的幸事，大有求之不得的感慨。這個感慨的後面，當然伏有號稱『金圓帝國』的失業隊伍日增的背景。

這個老農那夜大概是因為『大學校』敦請他來演講，不但衣服穿得特別整潔——上身穿着一件黑哩嗶的外衣，領結也打得很像樣，下身穿着一條密色有條文的法蘭絨褲子，都是很新的，大有大學教授的派頭——而且還在衣領前面左邊掛着一塊在蘇聯視為殊榮的『列甯獎章』。這獎章看去似是古銅製成的，上面鐫有列甯的半身肖像，像後的底面（仍在同一面，不是後面）還有工廠煙囪等等表示努力建設的意思。聽衆最後並注意到他身上掛着的這一塊小東西，也來問他一個，問他得到這個獎章，享到什麼利益？他很高興地很慎重地把這塊小東西拿下

來給大家看，一面說他只知道努力工作，原未想到有什麼獎品，不料忽然有一天有一個工伴來告訴他，說在他工作的那個農村裏，經衆意決定他應得到這樣一個獎品，他因事出意外，又欣慰，又慚愧，他的俄文還不很高明，據他的俄妻（到俄後娶的）將規章裏所說的告訴他，有這獎章和所附的證書（像袖珍日記簿的式子），其利益大概如下：（一）每月領得三十羅布的獎金；（二）每年可作兩次免票旅行，一水一陸（輪船或火車）；（三）住旅館，得到百分之十至三十的優待折扣；（四）遇着買火車票或船票等事，別人在『尾巴』上依次立着等候，他可先跑到前面去。

夜裏十二點鐘已打過了，主席宣告散會，大家散後，還有二三十個男女圍着這個老農問這樣，問那樣。

八六 妓女治療院

妓女的問題，可算是一個最難解決的社會問題。

各國大都市裏有個必然的點綴品，那便是隨處可見的塗脂抹粉擠眉弄眼的妓女。·倍倍爾 (August Bebel, 1840—1913, 德國的一個著名的社會主義者) 在他的名著婦女和社會主義裏有幾句話說得最痛快，他說在布爾喬亞的社會裏，妓女制度之成爲一種制度，和警察、軍隊、教堂、和資本家的事業，是相類的。他這幾句話至少使我們不要忽略：妓女制度和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是有連帶的關係。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未改變以前，儘管禁娼，放禁，鬧個震天價響，都是所謂隔靴搔癢，搔不着癢處。在西歐的『文明的』國家裏，對付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是倚靠宗教和警察，牧師們把真操道德的空話，天堂地獄的鬼話，來騙人，實效如

何，無須追問。警察的辦法，例如柏林，他們把遊街的妓女趕到咖啡館裏去；又如在倫敦，他們只許妓女遊街，不許久立在一處，否則便要拉到警署去罰款。警察走過了，遊街的還是遊街，站班的還是站班！其實倍爾早就說過，在布爾喬亞的社會裏，教堂和警察之成爲制度，根本和妓女之成爲制度是相類的；要把根本相類的東西來消滅牠的『難兄難弟』，這根本是夢囈！

因此我們到了蘇聯之後，尤其是首都莫斯科，對於他們如何解決妓女問題的辦法，當然也是很感到興趣的一件事。初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擁護資本主義的那位『黑博士』第一個表示詫異，他問：『怎麼在莫斯科這樣繁盛的都市簡直尋不着妓女？』（我猜想這位『博士』第一夜就急不及待地出去『尋』過，後來他到南俄時居然『尋』得一個，什麼參觀都不來，大家走後，他還獨留着住了好幾天，最後還把他所『尋』的帶回莫斯科。）

俄國革命後，由帝俄所遺留下來的寶貝，妓女和花柳病也算是兩件重要的東

西！當時聖彼得堡（即現在的列寧格拉）人口約一百萬，有登記的妓女三萬；當時莫斯科人口約一百五十萬，有登記的妓女兩萬。就莫斯科說，一九二六年，每一萬人中，患花柳病的有一六八人。在鄉村裏因一家人吃一碗菜，又因看羊的人輪流在各家吃，有許多非由性的關係傳染的，有的農村因這樣傳來傳去，結果全村都患着梅毒！

在十月革命後，當時的公共健康人民委員部部長昔麥希科 (Sternshko) 就宣言：『婦女沒有工作，沒有人照顧她：這個事實是妓女制度之根本的社會的原因。』換句話說，妓女制度的存在是由於經濟的和社會的原因。該部花柳病組所附設的消除妓女制度委員會即本此宗旨，積極努力，最近的結果，像有三百五十萬人口的莫斯科，妓女僅剩有三百人左右；花柳病，每一萬人中患的有四十人，妓女和花柳病的積極減少，可以概見了。

講到辦法方面，就廣義說，像婦女在經濟上的解放，在社會地位上的解放，

新式的婚姻制度，廣播的宣傳的和教育的工作，和這個問題的解決都有關係；就狹義或更直接的方面說，專為收容妓女而設的治療院，所謂 *Prophylactorium*，收到很好的功效。

記者於七月廿九日到莫斯科僅剩下的一個妓女治療院去參觀。這種機關雖號稱治療院，其實除為妓女醫治花柳病外，同時還授以相當的教育和工作的技能，使她們成為能自立的有用的公民。該院房屋是一所很大的三層樓，最下層設有繡絲和縫紉工場，備實習及工作之用，其餘各層有宿舍、醫藥室、課堂、圖書室、音樂室、自治會辦公室等，現有婦女三百六十人，簡直是一個女學校。我的題目為易於醒目起見，叫『妓女治療院』，其實原名就只是『治療院』，妓女進院之後，職員和教師們都稱她們做『托伐立許（同志）』，『妓女』這個名詞根本不能成立。

妓女來院，由於自願，不用強迫，因為這不是『慈善性質』的施捨的機關，

所以婦女進院後，即靠自己的工作，供給自己的膳宿費，養成自食其力的精神。平均每月工資約七八十個羅布，膳宿費共約三十五個羅布。每日工作七小時，每隔四天休息一天；如爲文盲，須受強迫教育；已有閱讀能力的，有兩種教育備她們選習，一種是『個別學習組』，屬普通科目，包括俄文、數學、地理、政治 A B C、和物理學，各科每週三小時；還有一種是『合羣學習組』，有戲劇、音樂、歌舞等，由專家組織指導。婦女進院時，由教師審查各人個性所近，選習這兩組中最適宜的科目。據該院的女院長所談，已往十年經過該院的婦女達三千二百零五人，其中有百分之十七受高等教育，有做工程師的，有做醫師的，有做音樂師的；有百分之十二爲青年黨員（他們的黨員的資格很嚴，不但工作好，而且須對社會的公益工作有好成績，故該院當局引以爲榮）；有百分之十九爲工廠中的社會工作者（即除工作外，尚參加有關廠中大衆的事務）；有百分之五十二爲工廠中的尋常的女工。她又說近年來因妓女的數目銳減，故這類機關的需要也減少。

在莫斯科只剩此一所，在全國只剩下十七所。

婦女們學習兩個月後，即可由該院送往各工廠做工，其中有每月得兩百羅布工資的，進工廠工作兩年後，才得脫離該院，但該院自視如家庭，把這樣的婦女們視如自己的女兒，仍時常照顧，協助一切。

我們到的時候，婦女們正擁在工場中工作，有年少而美的（最幼的看上去只有十六七歲），有中年而持重的，有近乎老太婆模樣的。她們都欣然地很起勁地工作着，忙得什麼似的，年青的更喜歡對我們嫣然笑着。因為在蘇聯對於這類婦女的已往身世，只認為是不幸，並不認為是可羞，她們大概已受着這樣態度的感應，所以只覺得此時的跳出火坑自食其力的可以幸慰，昂首做她們的堂堂皇皇的一個人，並不再有什麼難為情的樣子。

據該院院長所談，還有一點也很有意思，那便是他們對付這個問題的態度是注重在消滅妓女制度（prostitution），並非和妓女（prostitute）個人為難。在革

命以前，沒有根本消滅妓女制度的辦法，却專和妓女個人爲難。在一八四三年，俄皇因軍隊中花柳病盛行，強迫妓女往警署註冊，受醫生檢驗。檢驗的情形固然十分苛虐，而且要出四分之三的夜晚資作警捐。繳警捐後，得領『黃色執照』，（該院搜藏有這類『執照』，拿出好幾個給我們看，上面貼有妓女的相片，並填有姓名年齡住址等，）住着指定的房屋，領有這『黃色執照』的婦女便斷絕獲得正當工作的機會，事實上使她不得不終其身做『皮肉生涯』：這算是當時認爲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妙法。但是就在現在，其他各國對付這個問題的辦法還是和帝俄時代一樣！

一九三五，一，廿七，晚·倫敦。

八七 莫斯科的一個區政府

莫斯科分爲十區，每區有個『區政府』，爲該區內的最高的政權機關。各區

都各有牠的專名，例如列甯區、十月區、普羅區等等，記者和暑校同學們於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所參觀的是紅區。這區的人口有四十二萬人，其中有二十二萬居民是工人和僱員，可算是最大的一區了。

這天我們這一羣同學去的有一百四五十人之多，簡直是『大隊人馬』，把那所『區政府』喧嚷得大不安甯！做我們領導的是暑校裏的一位社會學教授，但我們到時，他還未到，我們便聚在大門內的空地上等候他，（這『區政府』的門口好像上海一般影戲院的樣子，一排玻璃門，門內便好像影戲院裏等着買票的一大塊空地，不過更大些罷了）但是這班頑皮的『孩子們』那肯安靜地等候！男男女女三五成羣，把話匣大開而特開，好像頃刻間開了無數談話會和辯論會似的，活躍嘈雜不堪，弄得門內兩旁玻璃窗內辦公室裏許多女職員都不禁笑着對我們發怔！不一會兒我們的教授來了，我們便魚貫而入地到各層辦公室去視察了一遍，各組的主任有女的有男的，而職員則以女性居大多數。老實說，這樣形式上的

觀察，只看得出他們都很忙地很起勁地各在辦公桌旁辦他們的公，至於組織和工作的內容，還是要靠詳細的談話。於是我們這『大隊人馬』便擁入執行委員會主席的大辦公室。那辦公室很簡單，只是一張大辦公桌，中央有一張可圍坐三四十人的大長桌，桌的四圍和牆的周圍便置滿了直背的椅子，也夾有幾隻沙發。這辦公室雖大，長是被我們擠得滿滿的，連各窗口上都坐滿了人，門口上也擠滿了人。

這天那位主席剛巧因公出外，由他的副手出來談話，他是個二十幾歲的青年，態度却很老成持重，腳上穿着一雙長統黑皮靴，身上穿着一套藍布的制服，腰上綁着一條黑色闊皮帶。先由他報告一切，由我們的教授譯成英語。和他坐在一排的還有幾組的主任，例如教育組財政組等等。

報告完後，便由我們發問。最有趣的是我們這班『孩子們』問得起勁異常，問得詳細瑣屑得異常。主席和各組主任都盡量地竭誠回答，但我們仍然要追根求

底，多方駁問，他們於忙着回答之餘，看見我們的興趣那樣的濃厚，看見我們的求解那樣的不怕麻煩，都相顧失笑，口頭回答不夠，把案卷、賬簿之類的東西都搬了出來！但是我們不怕麻煩，他們却也絲毫未曾表示麻煩，始終誠懇懇地解釋我們的疑問。有時有關係的那組主任不在那裏，便特別請來回答或解釋。

我們知道所謂『蘇維埃』，是現在蘇聯所採用的政權形式：全國的中央政府是全國蘇維埃，各邦政府是邦蘇維埃，省政府是省蘇維埃，其下類推。莫斯科的紅區蘇維埃，算是地方蘇維埃的一個小單位。蘇維埃的組織是由選出的代表組成的，這個區蘇維埃的代表共有四百五十人，其中四百人是仍在工廠中做工的工人，還有五十人是僱員，黨員佔全數百分之五十。這四百五十人的工作分爲十八組，各人認定所屬的專組。例如有工人供給組，革命立法組（即督察各工廠是否將革命的法律照樣實行），教育組，公共衛生組等等。每組有一主任主持一切。有二十個代表全部時間在『區政府』辦公，其餘代表僅做一部分時間的工作：前

者有薪水（據說比一般工人的工資少），後者是榮譽職。這全數代表裏面有百分之七十是常到各機關去視察，和民衆發生密切的接觸，並不都在『區政府』裏面辦公。講到這一點，有一組的主任拿出幾個抽屜的卡片給我們看，裏面每張大卡片上註好一機關或一住宅的各項情形，藉此知道他們有無困難或錯誤的事情，需要『區政府』的指導或協助。

不但四百五十個代表在這樣活動着，各代表被選後，還在各工廠裏組織『代表中心』（deputy nucleus），協助舉出所謂『蘇維埃活動員』（“Soviet active”）三千人，贊助這個『區蘇維埃』促進本區居民在經濟、健康、文化、種種水準的提高工作。在蘇聯所得的又一深刻的印象，便是廣大羣衆直接參加社會公共事務的熱烈。此處所見的蘇維埃盡量使廣大羣衆直接參加公務的處理，也是一個例子。在這一點，當然有個原則很重要，那便是大家都覺得這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部分工作，是爲着社會大衆的幸福而努力，值得注入心血去幹，所謂『榮譽』

者固在此，沒有薪水而仍然有人一團高興參加者也在此；換句話說，這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僚機關做走狗的大大地不同！

各代表在各工廠中所組織的『代表中心』，須負責向各該廠中的工人們報告關於本區公務進行的消息，並須負責轉達他們的公意於本區蘇維埃。每三個月還須對工人作一總報告。據這主席的報告，去年有十七個代表因工作效率不佳，被他們的選舉人撤消他們的代表資格，另選他人接替。記者以為這一點也很可注意。在他國的選舉制度裏，往往只作一次形式的投票，選舉人和被選舉人，等於沒有關係，這裏則選舉人仍處於活動的地位，仍時時在聯繫中，監督中；發現你不能盡職，便不客氣地把你撤消！

這個區蘇維埃的去年（一九三三）預算是一千九百萬羅布，今年（一九三四）是兩千三百萬羅布；其中有百分之九十用於教育和公共衛生的設備。我們聽了這個數目都愕然覺得詫異，問他們有沒有說錯，他們把帳簿翻出來看，並沒有

說錯！

該區在校兒童五萬二千人。今年剛新建一所工人大住宅，可住四萬人。

我們問到該區政府經費所從出，據說有百分之三十出自國家的稅收，百分之十出自國家公債，百分之四十五出自實業，此外則工資或薪水每月逾一百五十羅布者，依比例納百分之幾的捐稅。

我們在那個辦公室裏像審案子似的，這邊詰問剛完，那邊詰問又起，直弄到整整三小時，辦事人大概想到我們的口已乾，肚子已空罷，端進了許多玻璃杯的熱茶，又端進了許多盤夾着鹹肉的麵包，我們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麵包，嘴上還便吃便問，有的就便吃便聽。

這好像是個法庭上正在審案子，也好像是個課堂上正在討論什麼題目。那熱烈的『空氣』是始終緊張着。在這班『孩子們』的心理，大有非得到什麼帶回去不肯甘休的神氣；在主人方面的心理，看見他們的努力引起了這許多來賓的注意。

和求知的欲望，也很可以自慰自豪的了。

一九三五，一，廿九，晚·倫敦·

八八 佛勒格機械廠

蘇聯是『工人的國家』，所以遊歷蘇聯的人對於蘇聯的工廠情形，感到特殊的興味。

記者於八月一日在莫斯科參觀的佛勒格機械廠 (Freger Plant) 是最先看到的一個工廠。該廠是第一次五年計劃中新建立的一個重要機關，歸重工業人民委員部管轄，成立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專製重工業用的機件原料。現有工人四千五百，其中百分之五十為女子，都在車床機 (lathe machine) 上工作，據廠裏

的『技術長』(technical director)說，女子工作的成績並不遜於男子；關於需要特別謹慎和潔淨的工作，女子工作的成績更優於男子。在兩年前，工人多由鄉間來的，都缺乏經驗，初辦時很感困難，經過一番辛勤的學習和訓練，現在所有的四千五百工人都成了合格的熟練工人了。工人的年齡自十九歲至二十歲，最小的為十七歲，其中大多數在最初即參加該廠創辦時的艱難工作。工程師和技師共有一百八十人，都是在十月革命後造成者。在這些工程師及技師中有十五人為女子；該廠的實驗室即為一位女工程師做主任，主持一切。該廠現有兩千架車床機，都是由蘇維埃的工程師和技師自造的——關於這一點，以後看到的各工廠，引導參觀的廠長，或技術長，或工程師，都對我們特別欣然地指出，很自豪地聲明，因為這是他們在技術上已能自立的一種表現。

我們同去參觀該廠的暑校男女同學約六十人，到時已在下午三點鐘，該處在兩年前還是一大塊荒地，現在却遠遠地就望得見一所聳立着的四面鑲滿了鋼邊玻

璃窗的新式的廠屋；屋的四周有很大的廣場，上面有種花草，這在他們也是一件不足奇的常事，因為他們不但要使城市花園化，也要使各工廠花園化。

我們到時，先在該廠的大廣場上看見剛輪到下工的一班工人——看上去約有千人左右——正在開會紀念廿年前的世界大戰。有一張大長桌，上面罩着紅布，有一位工人正在那裏大聲演說，許多男女工人們便圍成一個大半圓圈很起勁地傾聽着。我雖不懂俄語，但可猜想得到那位『普羅仁』兄所激昂慷慨大聲疾呼的，一定是在那裏大罵帝國主義的分贓的戰爭——伊里奇所謂『用來解決德英強盜誰來統治全世界的戰爭』！我們所見的這班男女工人，都穿着做工的衣服，當然不會講究，但他們的容態都表現着康健的體格，這也很足以引起我們注意的一點。在演說的短時間的休息中間，還有工人們自己的軍樂隊奏着軍樂，怪熱鬧。他們看見我們這一大班『外國人』擁着一大堆眼巴巴地望着他們，也對我們注意，大概知道這又是向他們來『觀光』的；他們有許多『光』給許多人，不遠千萬里來『觀』，

這在他們是多麼一件可以自豪的事情啊！

他們的會還未開完，我們就被引導者領到廠屋裏面去了。先在一個大會堂裏由代理廠長的技術長向我們略作報告，我們裏面也有人提出幾個問題問他，但因為我們要看實際的情形，所以不到三四十分鐘模樣，便離開了大會堂。爲着人數太多的緣故，分作三隊，分開各往該廠各部分去輪流察看，我所參加的那一隊剛好是由技術長領導，解釋得特別詳細。該廠屋分兩層，在外面看去好像有平常房屋四五層的高，這是因爲這兩層的內部都是很高的，這和陽光及空氣的充足有着很大的關係。幾十架一組的車床機很整齊地排列着，各機間的行人道和各機間的距離都有充足的空地，沒有擁擠的樣子。各部機械工場的溫度，都由一個特備的房間裏許多『密特』（meter，特製的量溫度的表）控制着，使得各工場裏獲得適宜的溫度。

我們一隊每到一部分工場的時候，都三五成羣地圍站着各機旁觀看。最使我

注意的仍是上面提過的一點，那便是這些很起勁地運用着機器的男女工人，個個都有着健康的容態，沒有疲頓的樣子。我們有幾個人圍着一位正在車床機旁忙着工作的女工看了許久；看她兩手忙着工作，看她的身體在機旁前後移動，看她俯身整理機件，看她的眼睛，看她的嘴唇，看她的面孔，十幾個眼睛不轉瞬地盯住她。看！也許看得太久了，這位年齡不過十八九歲的小姑娘大概被我們看得不好意思起來，不禁常常轉着秋波作嬌然的媚笑。

我們裏面有幾位女同學學了幾句『洋涇浜』俄語，附耳竊語地偷問着這樣在工作的兩三個女工，問她們『你喜歡你的工作嗎？』她們都笑着回答說：『喜歡！』同時她們很注意這幾位『美國小姐』穿在身上剪裁入時的服裝，有的還問着這種服裝的價目，這也是一種『女性』的自然表現罷。

工場中各部分機器的彼此聯絡的關係，有詳圖作有系統的詳細說明，使人一看，對於全部分的工作程序，瞭若指掌，所有出產品也有實物的陳列：使僅學某

部分工作的工人也明白全部的情形。

該廠技術長對我們說，他曾經看過美國和歐洲各國的數百個工廠，但却尋不出一個和本廠合於工人健康的一樣建築。記者寫此文時還未到過美國，未能判斷他這句話的正確性，但我們裏面大多數是從美國來的，有一個是從英國來的（英國人），他們聽了也都沒有話說。

該廠附設有幼稚園，工人補習學校，工人升學預備科（他們稱爲 Workers' Faculty，備工人預備升入大學用的），這天都來不及看到。（關於教育制度和實況，當另文述之。）此外他們還有技術宣傳部，研究並宣傳外國與該廠工作上有關的最近發明等等。他們自工程師技師至工人，都是一面工作，一面繼續不斷地研究，使經驗和學識兼程並進，時時在進步的途程前進。據該廠技術長告訴我，這也是他們所很注重的一點。

該廠關於管理方面分三部分：（1）廠長（Director），由重工業人民委員部

求工會同意後委任，負責主持全廠行政，不在時由技術長代理；（二）工廠委員會（Factory Committee），其主任由工人舉出，是工會在該廠的分部，（蘇聯的工會是依工業部門分的，不是像各國依行業分的，）是代表工人參加廠務的組織；（三）黨的委員會，其主任由黨委派，代表黨的政策，同時和工廠委員會共同努力於工人生產力的增進，及工人在經濟上、文化上、工作環境及生活環境上的種種改善。這種管理上的組織，各工廠都相同，其詳細作用，說來話長，但却很關重要，當另作一文研究。在這裏可先指出的，是剝削的制度既不存在，沒有任何部分替任何私人謀得『利潤』，所以在管理上的這三部分也就易於和衷共濟，不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永遠立於對敵的地位。

該廠黨員三百人，我們問黨的委員會主任，這些黨員在廠裏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他說在目前用全副精神增進自己的技能，同時並努力協助其他工人增進他們的技能，以促進生產力為第一義。

我們參觀到一個工場，裏面掛着一面紅綢製的大旗，據說是該部門全體工人在『社會主義競賽』成績最佳的優勝旗，是他們爲社會主義建設特別努力——增加生產——的最高榮譽；已掛了三個月，因爲這三個月都是處於優勝的地位，倘有他部門的生產力追過他們，這面優勝旗便要改掛他處。

工人每日工作七小時，較重的工作每日六小時，工資每月最少的一百十個羅布，平均由二百五至三百羅布。房租每月付所得工資百分之八。每年每人得例假自兩星期至一個月，工資照付；例假時期長短依工作輕重而定。廠長每月一千五百羅布。工程師每月自六百至八百羅布。工資上還有這樣的差異，這也是我們所注意的一點。我想在下篇通訊裏要提出較詳的討論。

一九三五，二月二日晚，倫敦。

八九 工資工作時間和生產力

記者在上次通訊裏，曾經略談關於莫斯科一個機械工廠的情形。這是我到蘇聯後第一次看到的工廠；以後還看過好幾個工廠，當順序就觀感所及，陸續記出來。但工廠規模雖有大小，工業部門雖有不同，而在管理上待遇上可算是大同小異，所以我在記述一個工廠之後，就想先把幾個關於工業及工人生活的要點提出來談談，俾讀者諸友對於這方面更易獲得明晰的概念。在本文所要談的是工資工作時間和生產力。

就理論上說，在一個已達到的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沒有市場，也沒有金錢，因此在分配上成爲一種特殊形式的工資也不會存在；每個工人只須從分配的中心領受他所需要的產品。但是在現在的蘇聯，這種布置還是不可能，因爲尙在過渡的時期，市場還存在，工人們還須用金錢作購買的工具，才能得到他們所需要的物品。所以在目前還有以金錢計算的工資之存在。但這不過是工人們藉以得到一部分產品以滿足生活需要的『一個形式』(one form)——只是一個，此外還有其他

的形式，例如除了金錢的工資之外，還可受到所謂『社會化的工資』(Socialized Wages)的種種利益，其內容當在下次通訊裏再談，這裏只先談金錢的工資。

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有工資的存在，在社會主義制度建設期間的國家裏也有工資的存在，這兩方面有什麼根本的不同呢？蘇維埃的經濟學家認為這兩方面確有根本的不同。他認為在資本主義之下，所謂『工資勞動者』(wage-worker)是本身沒有生產工具而不得不把勞動力出賣給佔有生產工具的人們；在蘇聯，國家是全體工人的組織，生產工具是爲全體工人所公有，所以工人所受的工資所含的意義也有根本上的差異。可是在形式上這兩方面還有個易於混淆的疑點：那便是在別的国家裏，工人所得的工資並非包括他的勞動的全部，而在蘇聯工人所得的工資也僅能包括他的勞動的一部分。但在性質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因爲在蘇聯，工人勞動的『未付的』部分並不歸入別一階級的手中，成爲私人的『利潤』，却是由工人的國家用來發展有益勤勞大眾的種種建設，終究的利益還是屬於全體工

人。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工資的性質既如上述，其次我們要研究的是工資何以還有多寡的差異？尤其是當我們想到在社會主義制度裏面應有平等的待遇才對。這個回答是只有在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代，工資的差異才能消滅；在社會主義正在建設的過渡期間，工資的差異還是要存在的。這理由是人材還不夠用，各人能力的差異還很大；工程師等的專門人才固不必說，即工人中也還有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的差異。一方面要對於已有的工作人材在待遇上加以勉勵，一方面要對於未成的工作人材督促上進；不得不在此過渡期間，根據技能、訓練、和職務上所負責任的差異，採用差異的工資制度。蘇聯原來是個落後的國家，工程師和熟練工人的缺乏是建設中最困難的問題，在前三四年各廠工人的頻頻變動，妨礙建設的進行很厲害，所以蘇聯為加速推進建設工作起見，更有毅然採用這個方法的必要。（工資較多的人，是否要漸漸養成如西歐各國中所謂『中

『等階級』，這和要建設『無階級的社會』的目的很有關係，倒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但經研究的結果是不會有，說來話長，只得另篇再談了。）

上面所說的是關於工資的性質和差異，其次要談到決定工資的要素也有根本上的不同。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決定工資的要素是：用最小限度的工資使工人的勞動力能不斷地從事工作，因此使『剩餘價值』能不斷地創造出來。而且如果勞動的供給有得多餘，即失業的工人多，不怕沒得補充，那末資本家連這『最小限度』都無意維持，因為他的唯一目的只在榨取『利潤』。在蘇聯是由工人階級統制工業，是為全體勤勞大眾謀福利的，所以時在努力圖謀工資的增加，使工人的生活和文化的水準逐漸提高；這種提高的工作是由代表工人階級的機關——包括政府中的專部和工會——根據工人需要和全國經濟做標準而努力進行的。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間，『名義工資』(nominal wages)比一九一三年高百分之一百九十，『實質工資』(real wages)高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三〇年平均工資較

前一年增百分之二二·〇六，一九三一年又較前一年增百分之二三·〇五。（這還只是直接的金錢工資，『社會化的工資』還未計算在內；倘也計算在內，一九二九年的實質工資比大戰前增百分之六九，一九三一年的比大戰前約增兩倍。以上統計均見 Joseph Freeman: "The Soviet Worker" P.188）。

決定工資的要素，也須包括全國經濟的考慮，這是因為工資所以有增加的可能，也要靠生產力的增加。倘若工資增加而生產力却仍舊，那末全國經濟便要陷入危境；而全國經濟的發展却是工人的福利所倚靠。（這當然是指努力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因此蘇聯的經濟，從開始就十分注意生產力的增加。要使生產力增加，最重要的當然是要大規模地運用最進步的技術和機械，這也是五年計劃中很注重的一點；而尤其重要的是工人們知道剝削制度已不存在，由工會，工廠委員會，和生產會議的組織，自動地作空前興奮的參加和努力；於是『社會主義的競賽』哪，『突擊隊』哪，工人的發明哪，都成了增加生產力的要素。

生產力增加，不但『名義工資』和『實質工資』隨之俱增，而且工作時間也隨之逐漸減少，現在已成為全世界中最短的工作時間了。在大戰前，他們的每日工作時間為十一小時至十二小時；在有些工業裏甚至高自十六小時至十八小時。蘇維埃政府得到政權之後，即實行八小時制，（地下礦工為六小時，）後來改為七小時；他們打算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要逐漸使一切工人的每日平均工作時間都改為六小時。

簡單地說一句：工資隨生產力的增加而增加，工作時間却隨生產力的增加而減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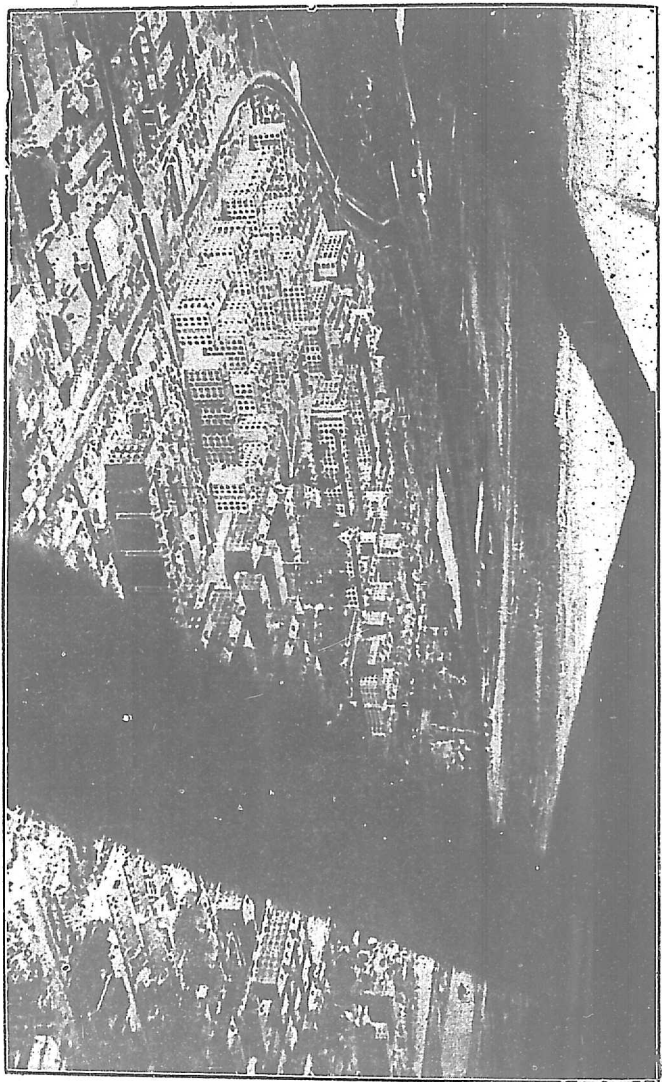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二，三晚，倫敦。

九〇 社會化的工資

記者在上次通訊裏說過，在蘇聯工人所得的工資不僅是金錢的工資，還有所謂「社會化的工資」；爲便於順序敘述起見，現在想接着談談社會化的工資的內容大概。

社會化的工資所包含的最重要的一個要素是『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社會保險包括醫治費；因疾病、損傷、防疫隔離、懷孕、產兒或須看護家中病人等等而暫停工作的時期內照付的工資；死亡和嬰孩養育的救濟費；失業救濟；殘廢保險金；因生利者之死亡或失蹤而付給他的倚靠者的費用等等；此外還有養老金。這種社會保險，在別國雖也有實行的，但蘇聯的社會保險却有牠的特點。第一是凡受社會保險利益的人，其本人完全無須繳納保險費；這種保險費全由工廠或機關拿出來的，並不像別國要從工人的工資中扣除。第二是關於這種保險費的管理，是由受保險的工人自己選出的代表主持，和別國之由僱主，或由僱主與僱傭雙方的代表，或於雙方之外再加上政府官吏來管理，也不相同。這保險機關是分

阿沙穴夫佳人工城鳥瞰





↑ 隊育體之中工女

↓ 舞跳上街在祝慶行遊與參工女聯蘇節一五



區設立，每機關有一委員會，由各該區的工會大會選出的。其原來系統如下：各邦的保險統系，由各邦的勞工人民委員會部所設的全邦保險局統轄；全蘇聯的社會保險則由蘇聯勞工人民委員會部所設的蘇聯保險局統轄，這些保險局的領袖由各該局所屬的勞工人民委員會部徵得工會的同意而委任，須按時送報告給工會，關於一切重要計劃均須和工會商量辦理。此外還有一個蘇聯社會保險會議，其主席即為蘇聯保險局局長，宗旨在使全國的保險統系獲得統一的聯絡，指揮蘇聯保險局的大政方針，審核關於社會保險的計劃、建議，和報告等等。（這些保險機關不但包括工人，一切僱員都包括在內。）但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勞工人民委員會部裁撤，其職務由工會取而代之，社會保險更完全由工人們自己組織的工會來管理一切了。但無論以前由勞工人民委員會部主持，最近改由工會主持，都因為有全國統一的組織，免去不少架床疊屋的流弊，得盡量多用保險費為受保者謀利益。例如他國的保險機關往往要用收入的百分之六七乃至百分之十來作辦公費，而在蘇聯的保險

機關却只用收入百分之二來作辦公費，其餘的都全用在受保者的身上。

所謂醫治費，範圍很廣，不但住醫院，療養院等等，而且包括病人所需要的種種事物，如鑲牙、配眼鏡、人造的臂腿、以及到恢復健康所需要的休養區域，（像我國的關人不動就到廬山或莫干山之類，他們所有的這種區域多在克里米亞，能去的却不是關人）或休養院等等費用，這種種權利並不限於受保險的工人本身，並推廣到他的家屬。

關於懷孕和產兒的保險，如爲工人，則產前八個星期，產後八個星期，都不必工作，而工資照給。如爲用腦工作的婦女，則產前及產後各六個星期，雖則有些緊張的用腦工作，休息時期也和工業的女工一樣長。關於衛護孕婦及產兒時的醫生的費用，當然都包括在保險費內；而且還另給補助費，供嬰孩產後九個月內的喂養。（每月的補助費約自二十羅布至三十八羅布，依各區的生活費而定。）倘若母體過弱，醫生認爲八星期後仍不能工作，則加給八星期的假期，工資照付，

位置也照舊保留。

養老金男子在六十歲，女子在五十歲後，地下工人則在五十歲後，養老金普遍為所得工資百分之五十；照退休時最後工資計算，此外還有特別養老金，給與『勞工的英雄』，一個人如在工業或農場的生產工作，或在科學的工作，或在其他關於國家或社會的職務上，有特殊勞績，經工會請求而由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者，即為『勞工的英雄』，所得養老金為所得工資百分之七十五，大概有了三十五年的服務成績，不限年齡，都可獲得這個優待。

自一九三〇年十月以後，失業救濟一項完全擱置，因為不但沒有失業，而且缺乏工人。

除『社會保險』外，屋租的辦法也是『社會化的工資』的一個要素。蘇聯因在戰爭時期的破壞，和革命後人口的激增（尤其是城市），一般人民生活標準的逐漸提高，房屋成爲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蘇聯的房屋租金是根據租戶的收入和倚靠

他生活的人口多寡（如子女或未出外作工的妻子）而定的；對於工人尤特別優待。收入愈小的，家人愈多的，租金也隨之而減少，在許多工廠，工人的房屋，電燈，燃料，都得免費。就是工人要付的屋租，平均也僅佔全家支出總量中百分之六左右，在他國普通都佔百分之二十左右，這部分的『社會化的工資』也增加了。工人的『實質工資』不少。

其次，貨品的分配與消費，對工人特別廉價，也是增加他們的『實質工資』的要素。工人和他們家屬的日用需要品，約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自國立或合作社的商店，得到所規定的低價。（關於蘇聯的商業及各種商店的情形，當另文敘述。）

此外如『工人城』的建築，大規模的工廠廚房的設立，社會化的餐館的增加，以及免費教育的積極推行，（大學教育不但免費，每月還有津貼，）幼稚園托兒所等等的組織，關於文化享用（如電影、戲院、公園等等）的優待，這都是構

成『社會化的工資』的一部分，現限於篇幅，不能對各種增加『實質工資』的要素作更詳細的分析；但就上面所說的大概，在蘇聯的金錢的工資不過是工作上所得報酬的一個形式，却是很明白的事實了。

一九三五，二，七，晚·倫敦·

九一 蘇聯工業的管理機構

關於在蘇聯的工人所得的待遇，上次通訊裏已略述大概，其次我們便想到工人怎樣參加工業上的管理；但是要明白這一點，又不得不先把蘇聯工業的管理機構很扼要地弄清楚。

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革命成立所謂臨時政府之後，當時的工業仍在私人的手

裏，在每個大工廠裏的工人即選舉「工廠委員會」(factory committee)，代表他們的利益；自臨時政府至蘇維埃政府成立的那段時期內，這種工廠委員會便是工人的主要的經濟的組織，藉以獲得工資的增加和工作環境的改善；時常和廠主及工廠經理，乃至臨時政府，發生衝突和鬥爭；在較大的城市，那裏的工人已有政治的意識，他們的工廠委員會並派代表參加本地的蘇維埃。在臨時政府之下，廠主和經理仍以老態度對付工人，結果勞資間的衝突愈尖銳化，廠主和經理即以「關門大吉」為要挾，於是工廠委員會乃起而要求廠務的管理和是否必須「關門」的判定。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後，對於工業之收歸國有，原定逐漸進行，只先從管理集中入手，但停止生產或關廠而逃的廠主日多一日，工人為維持自己生計，由工廠委員會接收工廠而繼續生產者也日多，於是政府為統一管理以免秩序紊亂起見，(同時也因對付內戰，國際干涉，及壓止反革命等等的需要)一面加速實行工業收歸國有，一面於一九一七年設立最高經濟會議(Supreme Economic Coun-

(B) 來主持一切。最初這個最高經濟會議不但負有管理全國工業之責，並須擔任全國經濟的計劃。後來關於全國的經濟計劃，改由勞動和國防會議 (Council of Labour and Defence，簡稱 STO) 所附設的全國計劃委員會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主持，最高經濟會議乃專一於全國工業的管理。其組織內容的大概是設立若干部，每部再分設若干「托辣斯」，每托辣斯主持若干性質相類的工廠。各部的人員由本會議徵得有關係的工業部門的工會的中央委員會之同意後，加以委任；各部對於托辣斯的管理部人員的委任，也須徵得工會的同意；各托辣斯對於各廠經理的委任，須由各省的經濟會議和各省的工會推薦；而各省工會所推薦的人材則選自工廠委員會的提議。這樣一來，工業的管理，自上而下，都由工人的組織參加着。自一九三二年起，因應實際上的需要，這個最高經濟會議改組爲重工業人民委員部，同時加設輕工業人民委員部，木材森林人民委員部，內部供給人民委員部——最後一部專管和糧食供給有關的一切工業部門。現在蘇聯工業

的管理便由這四部主持。在組織和業務的分配上雖有變更，但工人參加工業管理的原則還是一樣的。

在蘇聯的工業管理機構裏也用着『托辣斯』這個名詞，我們初聽很易引起詫異，（除托辣斯外，還有『辛狄嘉』Syndicate和『康擺因』combine的組織，前者的效用是替各托辣斯間做買和賣的職務，同時也是各托辣斯的聯繫的媒介，換句話說，因托辣斯太忙，牠把各托辣斯關於貿易的部分拿過來做，包括原料的購買等等；後者的效用是依重要的工業部門，統轄這部門內的托辣斯和辛狄嘉的工作，使該部門工業的技術上及經濟上的指導以及該部門的全盤計劃的督促，能收集中的效益，總之都是應實際的需要，補托辣斯之不足，茲避煩屑，不詳述。）因為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裏面，所謂托辣斯，是大資本家用大規模的獨佔方法，以消滅小資本家而獲得更大利潤的玩意兒。但是在蘇聯，不消說的，所謂托辣斯，並不是該業的佔有者，不過是國家的信託者，依國家所定的計劃，主持管

理罷了；在營業上所得贏餘，除提出若干做該業基金，若干做職工的紅利，若干做改善工作環境的費用外，其餘的都歸到國庫裏面去。簡單說一句，這些托辣斯不是替任何私人發大財，是為全國的經濟增加效率，是為全體人民謀便利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技術上原不諱言取法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裏面所已有的，但在效用的結果上却有很大的差異，上面所說的托辣斯，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罷了。

在蘇聯的工業管理的機構，還有幾個原則很值得說一說：第一：關於計劃和技術上的監督力求統一和集中；即各部分須受全國經濟的通盤計劃所統轄，不得各自為政，散漫隔閡，各不相應。這是『有計劃的經濟』的當然的原則，無須詳細的說明。但是，第二，關於管理方面，却須有較大的『分權』(decentralization)。例如各廠的經理，固須負責執行上級機關所規定的計劃，但關於內部的行政須有獨立的職權，經理有僱用或辭退職工的權力，（雖則被辭退者如認為冤抑，得申

訴於相當的上級機關，要求查辦，）因為這樣纔能負責處理，增加效能，和這個原則相應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定，那便是無論那一個工業組織的單位，自托辣斯以至一個工廠內的一部，都經濟獨立，即須在經濟上力求自給；採用『經濟的會計』，對收支須有精密的審核；各工業機關或單位得依成本會計的預算領用相當的資本，並得於相當限度內向國立銀行借款，但對於營業的得失以及債務等等，該機關須負責，這樣一來，每機關的效率，或失敗的原因，都有線索可尋，應該改善或變換的地方，也易於着手。據說這些原則，尤其是第二原則——關於各工業組織的內部管理的責任分明及經濟獨立——是蘇聯從經驗上學得的教訓，在工業管理上所特別注重的。

記者在佛勒格機械廠那篇通訊裏曾經說過，一個工廠在管理方面可稱爲『工廠管理的三角』——即黨的細胞，工廠委員會，和經理部，經理對全廠的紀律和經濟須負責，在上面已經說過，現在請略談黨細胞在這方面的效用。關於一般

的方針由黨的全會和蘇維埃全會規定之後，便由政府有關係的各部，康擺因、托辣斯，和各工廠，負執行的責任，把所定的政策實行起來。工廠內的黨細胞在這上面便負有很重要的職務：即須督察這些政策是否真已切實地執行。可是黨細胞實行牠的這個重要職務，却不是由於直接干涉經理部；是督促輔助那些置身經理部，康擺因或托辣斯，工廠委員會和工會等組織裏的黨員，使作特殊的努力，為其他職工的倡導。這種黨細胞裏的分子以工人為基本中堅，（佔最大多數，）對於增高生產力，改進勞動紀律，改善工作環境等等，都很努力而佔着很重要的位置。

其次要說到這「三角」中的另一「角」——工廠委員會。這個組織是由工人、職員，和技術人員所選舉出來的，是工會在工廠裏的基本單位，好像黨在工廠裏有黨細胞做牠的基本單位一樣。工廠委員會是保護工人利益的最直接的機關，也是代表工人輿論或意見的最重要的機關。這個委員會為便於分工執行職務起見，還

設有若干附屬委員會 (Sub-committee)，分別主持關於勞動衛護、文化工作、解決糾紛(尤其是工人和經理部兩方的關係)，和增加生產等部分的事務。每個附屬委員會的主席即由工廠委員會的委員兼任，至於附屬委員會的委員，或由工廠委員會的委員中委任，或就本廠中選任其他適宜的工人加入工作。工廠委員會最主要的使命，一方面固在保障工人的種種利益，一方面尤在使工人明瞭全廠的實況，(管理、和經濟等方面)，使他們因明白一切情形及參加『生產委員會』而引起他們參加廠務的熱情。

最後還有一點值得研究的，就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工人的組織和廠方當局總立於敵對的地位，那是因為生產工具私有，以獲得私人利潤為前提的緣故；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生產工具為社會所公有，無任何私人利潤的存在，而工人的組織如工廠委員會之類，還含有防備經理部侵蝕工人利益的意味，這是什麼緣故？這兩方面雖不致發生對敵的形勢，但却好像各有牠的防壘似的。這理由大概

是這樣：在蘇聯沒有私人利潤的存在，這誠然是事實，但是因為要顧到全國的經濟，要顧到通盤的計劃，有的時候也許要顧到將來而不得不犧牲或至少減低目前的享用或利益。（雖則全國經濟進步之後，工人的待遇隨之優良，這是在蘇聯已顯著的事實。）例如對工廠經濟負全責的經理對收支能否相應即須特別注重。但就工人的個人方面說，當然喜歡工資增加，工作時間減少，所以關於待遇方面仍須由工會每年和經理部詳商規定所謂「集體合同」（“Collective agreement”）其實經理顧到全局，也就是顧到工人的將來的利益，雖則在形式上他似乎立在國家方面設想，而這國家却是工人們的國家；工人組織替他們爭的利益，顧到的當然也是工人的利益，不過較偏於目前的受用。（工會的機能當然不限於保障工人目前前的利益，詳情見下次通訊。）這便是這兩方面的小小的差異，其實歸根到底還是『一鍋裏的老米飯』。大概也是因為有這根本的共同點，所以即有意見不能盡同，也不難於磋商解決，不必像他國的要出於罷工的舉動。

九二 蘇聯的工會

蘇聯的工會，是在蘇聯工人大衆的最大的組織，最近會員近兩千萬人（工廠的工人和機關的僱員），牠的規模的宏偉，爲任何其他各國的工會所不及；自一九三三年九月，勞工人民委員部的職務合併於工會之後，關於大規模的社會保險事業也全歸工會直接管理，一九三三年的社會保險經費達四十四萬萬零三千一百萬羅布。（這保險費全是由國家支付的，不是由個人繳納的。）據說超過波蘭，拉特維亞（Latvia），羅馬尼亞，和意大利全國支出預算的總數！

我們知道蘇聯是工人的國家，而蘇聯工會的事業却處處和工人的生活發生密

切的關係；所以我們要研究蘇聯工人的生活，對於蘇聯的工會尤有了解的必要。

在帝俄時代，在一九〇五年以前，工會是完全違法的。就是後來准許設立的工會，既非根據行業，也非根據工業的部門，不過是慈善性質的互助會，救濟病人或協助埋葬等事，而且要受警察嚴重的監視。但是因為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組織，仍然是不滿意於現狀的工人所聚集的中心，而且是革命政黨藉以接近工人大眾的重要途徑。中間因帝俄防制革命極嚴厲，工會都被封閉，雖則這種組織仍在秘密中進行，並不因之消滅，對於十月革命還有很重要的貢獻。

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後，工會的位置大增其重要性，成為國家和代表工人的工廠委員會之間的連鎖。

蘇聯工會的重要使命有兩個。第一是動員勞動大眾，增強他們對於生產的主動的參加，對於經濟問題的解決作主動的參加；同時也就是教導勞動大眾成為全國經濟的領導者。第二是保障工人的利益，以防管理者方面或許有官僚化流弊的

發生。

蘇聯工會的組織不是以行業爲根據，是以工業的部門爲根據；因爲前者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的有計劃而相呼應的全國經濟計劃。凡是賺工資或薪水而工作的人們，都可加入一個工會。（不是強迫的，可自由出會。）不但工廠的工人，如醫生、教員、作家、科學家、戲劇家、音樂師等，也都可加入相當的工會，沒有民族、性別、國界、人種等等的限制。不過選舉權被剝奪的人——例如牧師和曾在帝俄時代當過警察暗探等——和不工作的人不得加入工會。加入工會的得享到種種的優待；在蘇聯得到一張工會會員證（或稱工會卡片），真有「意想不到的效力」，其效用比在任何國家都大，例如到浴室、戲院、鐵路、輪船、博物館、運動場，以及其他處所，有的可減少百分之二十五至六十的價錢，有的得完全免費。此外在合作社購買日用品，也有種種折扣的便宜。所以在別的國家裏剝奪了選舉權，只限於選舉權的損失；在蘇聯被剝奪選舉權的人們，在生活上處處吃

虧。簡直等於剝奪了生活權，維持生活異常艱難。那些不工作的朋友當然也吃到一樣的苦頭！

工廠委員會（此外還有鑛坑委員會，交通或公共機關的各地或各區委員會，國營農場及曳引車站中的工人委員會）是工會的基本單位，以前已說過。各部門的工業除這基本單位外，推而上之，還有區工會，省工會，最後到該部門的全國工會（最近有四十七個），由全國工會代表大會選舉全聯邦工會中央評議會（All-Union Centr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s）。這些組織當然都是由工人開會選舉出來的。自勞工人民委員部的職務合併於工會之後，全國社會保險的事務也統歸工會直接管理，在組織上比較更為複雜。以前的社會保險機關是分區設立的，現在要依工業部門設立，已設有『付款站』（Paying Station）三千五百所，分布全國；這種付款站的工作受若干工廠委員會的直接管轄，而這些工廠委員會則組織若干組的『活動工人』（Active workers）。這類工人於工作餘暇熱心公眾事

業，不領薪金，奮勇爲大衆服務，在蘇聯各種事業中所常有）協助督促付款站的工作，由此獲得各廠的勞工大衆自己參加社會保險的管理。這所謂「活動工人」又稱「代表」（“delegate”），專助這件事的已在五萬人以上，都在工會指揮之下工作。由勞工人民委員部移到工會手裏的，除社會保險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是「勞工衛護」（Protection of labour），即注意各工廠關於工作環境的衛生和安穩，各種衛護勞工法律的切實執行等等。關於這方面，現已有四萬男女「活動工人」擔任「社會觀察員」，也漸由勞動大衆自己來直接參加了。

蘇聯工會和別國工會有個很大的異點，那便是除了保障工人利益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是積極增加生產力；這件事的要點，當然是在他們所努力增加的是社會的大衆利益，是增加勤勞大衆的享用，不是替任何私人牟利的勾當，不是替資本家裝腰包。工會因爲要注重這方面的努力，所以積極倡導生產方面的「社會主義的競賽」和「突擊隊」的進行。這和上面所說的「要點」當然也有密

切的關係。工人所以肯奮發蹈厲，主動地規定超過原定的計劃標準，個人和個人間競賽，各組和各組間競賽，各廠和各廠間競賽，這固由工會的倡導，但也要工人們自己知道這是共同努力於社會主義的建設。

在工會許多重要的機能裏面，有一個是每年替工人和工廠經理部規定『集體合同』，並監督這種合同的切實履行。這種合同內容包括工資、工作時間、工作環境、經理部和工廠委員會的關係等等。這合同對僱主和工會兩方都加有相當的責任，兩方都須注意生產所受到的影響，因為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之下，工人生活標準的提高，終究還是要靠生產的進步。所以工會負有兩層責任：一方面要使『集體合同』切實執行，一方面也要努力協助生產力的增進和成本的減低。因此他們覺得勞工紀律有增強的必要，而且須教導工人，使明白這種紀律的增強是能引到生活標準的改善。工廠委員會便負有責任使工人服從工廠的規則，工作認真、愛護工具，使出品的質地優良，原料運用經濟等等。

此外工會不但藉工廠委員會在各廠中努力進行關於工人衛生（例如工人住宅、醫院、休養院、或療養院、托兒所等等的支配，以及廠中的衛生和衛護的設備等等），工人文化（例如研究班、學校、俱樂部、圖書室、戲劇、電影、演講、音樂、旅行、運動等等的組織），並且還逐漸由城市推廣到鄉村去，一九三〇年農業工人工會即有兩百萬人，其中有四十萬人是國營農場的僱工。這工會對農村工人的掃除「文盲」運動，有過特殊的努力和貢獻。

歸工會主持的不但有工農的機關，還有不少合作社的事業。蘇聯法律規定，凡政府機關對於工會的工作有盡量協助的責任，尤其是關於房屋、運輸、郵電等等；這便是可以減輕租金、運輸費、以及其他的優待，使工會的辦公費可因之減少，把經費多用於會員的身上。

工會的事業範圍如此之廣，而其權力也不小。無論政府的任何機關，凡有關於勞工的法令、問題、或計劃、都須先和工會商量研究。在勞工人民委員會（等

於各國內閣的一部）未合併於工會以前，部長須經各工會的聯邦大會選任，各邦的勞工部長也由各邦的工會會議選任，此種決議，政府有絕對接受的責任。現在中央和各邦的勞工部裁撤，把職務交給工會，更由間接的指揮進而作直接的管了。這樣合併的主要理由是因為各業發達，『社會保險』和『工人衛護』的工作日繁一日，需要勞動大眾自己來參加。工會在工作上主要的骨幹是靠着會員中有許多『活動工人』或『活動分子』（activist）來參加工廠委員會，附屬委員會，『代表』，『社會視察員』等等；動輒可以動員數萬人，這由勞動大眾主動的力量是非常偉大的。

一九三五，二，十二，上午，倫敦。

九三 一個工廠的教育實驗所

八月三日下午隨着三十幾個在莫斯科暑期大學讀教育科的男女同學，由該科的一位女教授領導，到一個在郊外很遠的機械工廠，參觀該廠所設的『教育實驗所』(Pedagogical Laboratory)。這時還在暑假期內，看不見學生，只看見在那個宏偉的工廠裏面所附設的這個『實驗所』的部分。裏面有許多課堂，有兩三個『實驗所』。裏面存着不少關於學生填註的各種表格，各種寫作的文卷，智能測驗的器具，牆上掛有關於學生的各項統計表。這位女教授大概是該廠的教育顧問，叫『實驗所』裏的幾位女同事拿這個圖表給我們看，拿那個文卷給我們看，情形很為熟悉。所以我們這次雖未看見學生的實際生活，却聽到不少有價值的報告和解釋。

我其先聽說要去看一個工廠附設的『教育實驗所』，莫名其妙，到後仔細一看，傾聽他們工作的內容，才知道這『實驗所』在實際是該廠所附設的『工廠學校』(Factory School)的職業指導部。

這個工廠學校專為該廠訓練『熟練工人』(skilled worker)，容納的學生須先受過七年的教育(即蘇聯現在的普及教育，自八歲至十五歲)。一年結束，即為正式工人。在學習期內，一切免費，還給以相當的津貼，第一個月每人四十羅布，第二個月五十五羅布，以後幾個月每月七十羅布。該廠工人每日工作六小時，(凡屬重工業只工作六小時)該校學生每日分三組前後輪流，每組亦不逾六小時，四小時受職業訓練，兩小時上課，科目為機械畫、工業技術、和機械學。此外關於文化方面的教育，則由工廠委員會(即工會的支部)主持，每六日演一次電影。一年後在廠工作，同時仍有許多補習機會，如進工人升學預備科之類，故工作三年後尚可升入工科大學。該廠現有工人一萬五千，學生人數須根據工廠的需要而定，去年有學生一千五百人，今年(一九三四)有學生五百人。關於學習的教導和科目的教授，即由該廠有經驗的工程師和技師擔任。

以上是該廠的『工廠學校』的大概情形，現在要略談所謂『教育實驗所』的

工作·該『所』的工作人員當然都是專門研究教育的·(那天看見的兩三位都是女的·)其宗旨第一為職業指導，第二為學生的個別研究(在英文所謂 "Care study")，第三是訓練·凡青年男女要進該校學習的，須先在『實驗所』裏作詳細的談話，經過職業智能測驗，填註表格·(當我們參觀時，我們裏面有好幾位女學生大做其智能測驗，忙得什麼似的，有的行，有的不行，弄得笑聲哄然·)我問這是不是等於入學考試·女教授答：這不是入學考試，其實該校收錄學生，一向就無所謂入學考試，來者即讓他們來試習，合則留下，不合則指導他們到其適宜的工廠學校去；至於初來時的談話和測驗，不過作為以後指導時的參考研究的資料·學生入校學習一個月後，須到實驗所填註一個特備的表格，詳答關於學習方面的種種問題或困難·三個月後各人須作一篇文章，更詳細地敘述自己在本校的一切情形，提出心得或困難，以及對於本校的種種感想·同時更由指導者和教師再作一番研究·總之，所謂指導，並不是在初來時一次就算完事，還須在

學。習。時。作。繼。續。的。探。詢。研。究。

據他門研究所得，男學生學得比較快，但是易於不很正確；女學生學得比較慢，但却能十分正確。女教授說，這些男女大都自鄉村來的，鄉村女子一向更處於比較落後的地位，所以一時還不免有學得慢的現象。有一個女生的文卷說得有趣，她責備教師性急，說她有時學得慢些，教師往往不耐煩，她因此私下氣得大哭！指導員知道底細後，當然婉達那『性急』的教師，以後這女學生便免得再『大哭』了。女教授又談起兩個例子。一個是：有一個女生起先成績很好，後來忽而落後，詳細研究，才知道她的母親去世後，她的父親娶了一個後母，在她的父親前面多方說她的壞話，使她時常悒鬱不樂，以致影響學業，經該校指導員到她家裏再三開導，甚至警告，一面多方安慰該女生，才恢復了原狀。還有一個是男生，非不用功，但學來學去學不好，後來知道他的志願要學習飛機，才指導他到一個飛機廠去，最近知道他很樂意地很有進步地在那裏學習了。

這些例子，本來都是職業指導和教育指導的分內事，使我們不無感觸的，是須在有業可得有廠可習有校可進的社會，（所謂『有校可進』，尤其要注意的是不以『孔方兄』有無為容拒標準的教育制度，）職業指導才能收到切實的功効，否則便等於說空話，便等於在飢荒時代諄諄勸人吃『肉糜』。

關於這個『教育實驗室』的大概的話已說完了，蘇聯的教育制度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部計劃是相聯繫的，有不少特點值得我們的注意和研究，我在這裏只想乘這機會先把訓練『熟練工人』的制度提出來談談。

蘇聯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創造主動的工人來參加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在這裏面，經濟的建設佔着極重要的位置；而工業的建設又在經濟建設的裏面佔着極重要的位置，因為要採用最進步的技術，於是要訓練千萬的工人，使能運用最進步的機械，了解最進步的方法，成爲一個很重要而又很困難的問題，尤其因爲這些新增的工人大多來自鄉村，不但從來未用過機械，而且缺乏一般的教育，在這

種情形之下，一方面須努力於增高一般的教育水準，一方面須努力於利用最經濟的方法實行勞工教育以增進技能。

訓練「熟練工人」的學校，「工廠學校」可算是一個基本的型式。上面所說的那個「工廠學校」收納已畢業七年教育的青年，已是進步的了，在最初因需要工人的數量太多，而七年教育尙未普及，有許多地方不得不計劃以四年的初等教育為基礎的「工廠學校」。教科的內容不但注重技術的獲得，同時並注重理論的了解，和全國經濟政治大勢的了解。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這種「工廠學校」的數量自兩千四百二十八所（1927—28）增至六千所（1931—32）；在同時期中，學生人數自二十四萬三千餘人，增至一百八十五萬餘人。

「工廠學校」不過是工人增進知識技能的一種，此外還有五六種或研究班或學校，依工人的已有程度，協助他們再作向前的研究，例如中等工業學校（technical），備已修完「工廠學校」課程的青年，再求深造，造成中等的技術人員

（自兩年至三年畢業）；有工人升學預備科（Workers' Faculty），凡工人已有高等技能，或至少已有三年的工業經驗，而却未得充分的普通教育，得在此肄業，（三四年畢業）準備升入工業大學。這些工人的補習學校最大的特點是他們不必離開職業，同時獲得學術上的修養和進步。僅就上述兩個例子的學校而言，中等實業學校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學生人數只有一萬人，到一九三二年一月，即增至三萬九千人；工人升學預備科在同時期的學生人數，由二萬三千人增至七萬七千人。

記者在莫斯科時，因暑期大學的媒介，得到好幾位蘇聯的好友，其中有一位塞基（Kamensky Sergei）君，便是由工人升學預備科出身的大學生。他原是一個工廠的木匠，曾參加建造莫斯科大建築之一的電報局。因他的工作成績特優，由工廠委員會許他進本廠的工人升學預備科，並特替他減少工作兩小時（工資照付），使他能更迅速地修完學程；三年後升入鑛科大學，（因他的個性尤近於這

科，)今年暑假即可畢業，可得到鑛業工程師的資格。我在莫斯科時，他還未畢業，但已有三個位置等他選擇其一。他在半年前還得到一位賢妻寶玲(Pauline Moness)也成了記者的一位好友，關於她，將來還有機會談到)，她也可於今年暑假畢業，是一位化學工程師。她畢業後的位置也已定了。塞基將選擇和他的賢妻同地工作的一個位置。他們倆都是極可敬愛的二十幾歲的青年。(都能說英語，寶玲美外語中，除英語外，還能說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而且都說得很好。)

一九三五，二，十三，上午，倫敦

九四 工人城

所謂工人城(Workers' City)，也可以說是工人住宅區，是在革命後特爲工人

新建的。記者於八月四日下午參觀莫斯科佛蘭正斯基區 (Frunzensky) 的工人城。我們先看到主持該區七萬人口的衛生和醫藥的大規模的診治院 (dispensary) 和醫院不同的是病人不住院，重症仍另有醫院。該院是很新的大建築，三層樓，內外症各科都各有專部，有專家醫生和若干看護婦分別照料。該院成立於一九二五年，全院僱員四百五十人，其中醫生一百六十二位。各科均裝有最新式器械的設備，X光就有好幾架，據說都是蘇聯自己的工程師造的。(有些舊設的器械是從德國來的。) 每日辦公分兩班輪流，自上午九點至晚間九點。每日到該院診病或請指導關於衛生事項者約有一千五百至兩千人。

該院尤重全區居民衛生和預防疾病的工作，將全區劃為十二小區，每區有一位醫生和若干有經驗的看護婦負責主持，同時每區還推選有八十個『活動黨員』襄助調查指導，改進關於該小區的公共衛生及預防疾病諸事。關於每區的各家庭人口，該院都存有相片及記述其家庭狀況等等，以備參考。如病人需要專科醫生

診治，或須送往醫院等等，均由各小區的主任醫生襄助辦理。醫藥費全免。

該院設有產科專部，婦女在懷孕期內，即受該部指導及衛護，接生及產後衛生等事，也都由該部照顧一切，工女在產兒前後各四星期的例假，即由該院給與證書，工資照領。這一切也都是免費的。婦科並指導節育的方法。

除婦科外，還設有小兒科專部，該部的兒童休息室裏也布置有像托兒所或幼稚園裏所用的小椅小桌。牆上四面掛着關於兒童衛生的種種圖表。

我們參觀時，由院長引導，到各部去看，院長穿着雪白的布外套，醫生和看護婦當然也是一樣的裝束。醫生有男的有女的，有幾位名醫兼專科的研究專家，滿臉長着大鬍子，現出俄國人的本色。有的部分因為正有病人在內診治，我們只能在門口望望。各部間的甬道很廣闊而光亮（看上去有三四十尺闊，都是鋼骨水泥建造的），隨處見有數十病人或是請求指導者在那兒坐着等候，以婦女居多。

看到一個專部的門口，只許我們二三十個男子進去，還有二三十個同來的女

同學却須在外等候，據說這一部分只有我們男子可以看！進去之後，看見各房裏排着十幾個白磁大浴盆，布置得像高等浴室似的，有幾位病人赤身裸體仰臥在裝滿着水的浴盆內，十分寫意地躺着。旁邊坐着一位女看護，很自然地毫無窘態地照顧着。據說這是一種水浴療法。（大概用的是藥水，但因我是完全門外漢，未便瞎說。）我想如讓許多女同學一同進來觀『光』，（此處的『光』應作光溜溜的身體解，）一定要弄得她們面紅耳赤，大叫一聲跟跄奔出門外！

出來後許多充滿着好奇心的女同學很起勁地圍着我們問看見了什麼，我們說看見了不少不穿褲子的『托伐立許』，她們都抿着嘴笑，大概已心領意會，不再多問下去了。

這個診治院的經費來源有二：一部分出自衛生人民委員會；一部分出自社會保險（由國家付）

在這個工人城裏，新建了許多高樓大廈的工人住宅。在那新鋪設的廣闊馬路

上，就望得見東一幢西一幢鋼骨水泥建造的鑲滿大玻璃窗的洋房，這是工人們在得身『斗室』時代，躺在地窖中的時代，所夢想不到的！這些寬敞新式的住宅，有的是由工廠建造的，有的是由合作社建造的。我們看了外表之後，還跑進了幾家去看看他們內部的情形。房間裏面都是粉刷得潔白，有櫥有桌，有面盆桌，床是鐵床，上面鋪着雪白的被單，床頭堆着潔白軟厚的枕頭。空氣和光線都是很充足的。桌上排着不少相片，家屬的相片和列甯遺像常夾在一起。有一個房間裏住着一對夫婦，三個小孩；夫婦各佔一個單身鐵床，小孩各佔一個小鐵床。一個房間是六個女工同住的，好像寄宿舍的樣子。一個房間是一對夫婦和兩個嬰孩同住，也是夫婦各佔一榻，兩嬰孩各佔一有欄杆的小鐵床。一個房間住兩個婦女和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他們所得房間的大小，是依人數多寡而支配的；而所付房租，則依收入爲比例，都在全部收入百分之十以下。最後看到的一個房間是一對夫婦和一個十歲的孩子同住，男的是牙刷技師(dental technician)，每月收入五百

羅布，出租三十羅布，房間所佔面積二十五方公尺。

這工人城裏面還有個很大的公園，裏面有專為兒童設備的一個部分，關於玩具方面最有趣的是小規模的火車，居然也鋪設小軌道，兒童鑽集在裏面，可以來往地開駛着，我們這班『大孩子』也有幾個想鑽進去一試身手，可是鑽不進去，因為這是專為那些小孩子設備的。

蘇聯的醫業，也隨着政治經濟的革命而經過一番革命。這天和所參觀的這個診治院的院長談了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情形，頗有趣味，現再加上暑期大學裏面學醫的幾位美國同學（其實他們都是已在美國掛招牌或在醫院裏服務的醫生）所得到的材料，簡要地述其要點如下：（一）在未革命前，醫生——尤其是專科的醫生或名醫——只有少數有錢的人才請得起，大多數的農工便休想；革命後全國的醫藥機關均逐漸實行大規模的有系統的設立，集中管轄於衛生人民委員會，把醫藥的利益，普及於一般的勤勞大眾，除極少的特殊例外，已做到完全免費。但在鄉

村和遼遠的邊境，仍不夠支配，故現在仍在積極擴充中。在一九一三年，俄國全國醫生只有一萬九千餘人，一九三四年已增至七萬六千三百人。在一九一三年醫科大學只有十三個，一九三四年已增至六十三個。現在醫科大學學生有四萬六千人（百分之七十係女子）。（二）蘇聯的醫業特重預防，所以醫藥機關和公共衛生機關在全部系統之下打成一片。像上面所舉的診治院，不但要注意該區個人和他們家屬的疾病，而且要注意增進該區全區居民的衛生。（三）醫生幾全屬國家的公務員，領受國家的薪俸，為民衆服務，不再受病人的醫金。蘇聯法律並不禁止醫生個人行醫，現在仍有極少數的專科醫生或從前遺留的名醫於公餘時間行醫，另收醫金，但因為大規模的醫藥機關多多地設立，設備自為私人醫生所不及，而大衆又得免費，所以私人行醫日少一日，有漸漸歸於消滅的趨勢了。於是有人發生疑問，以為在私人行醫的醫生，因欲收受病者的醫金，為獲得病家的好感，特別用心，醫術亦特別有進步，但在蘇聯的現狀下，把醫生和病人間的金錢關係，

以及各醫生間在金錢上的競爭，可謂幾於完全消滅，對於醫生的用心診治及醫術的進步上有無不良的影響？據蘇聯數年來的經驗，認為非但沒有不良的影響，而且那些在社會主義下養成的醫生更因沒有金錢關係的作祟，視醫治有效是替社會增加健康和 workload，服務只有格外的勤奮；同時因在國立機關服務，設備上特別完備，而又得到各醫生同人的共同研究與切磋，在醫術上也只有更易進步。其實除金錢有牠的引誘力外，（在蘇聯的現狀下，雖還未能除去金錢的應用，但牠的魔力已大大地減少，其理由將來要談到，）還有專業上的自尊心，求優勝和榮譽的欲望，獲得人類同伴好感的愉快；至於能解除病者的苦痛，更可在精神上增加無限的舒適；尤其重要而有力的動機，是把自己在職務上的努力和社會主義的建設聯在一起，把自己視為這個大軍的一員戰士，那工作就更有意義，就是吃苦，就是犧牲，都是值得的！這不僅是醫生，在蘇聯的千千萬萬的勤勞大眾，所以能咬緊牙根，不知艱苦，向前猛進，都是本着這個意識而鼓起勇氣，振作精神，勇往

直前，作繼續不斷的努力奮鬥！

一九三五，二，十六，晚，倫敦。

九五 結婚和離婚

記者因想記述參觀莫斯科民事註冊局（即結婚或離婚的註冊機關）的情形，覺得應該先把蘇聯關於結婚和離婚的法律要旨以及親屬間的關係，提出來談談，這樣可以得到更明晰的概念。

讓我們先研究關於結婚的方面

關於兩性間的關係，在蘇聯認為這是屬於個人的事情，所以並不加以瑣屑的干涉，但對有關於兒童的幸福和保障方面却加以鄭重的注意。這一個要點可說是

蘇聯婚姻律的骨幹。

此外還有一個要點，便是在婚姻律上，男女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

在蘇聯結婚，用不着什麼儀式，不過爲保護結婚者雙方的以及他們子女的幸福健康起見，倘要在民事註冊局登記，須遵守左列的條件：

(一) 男女兩方須達到十八歲的年齡，惟各邦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團得根據各地方的生活情形，酌爲婦女減低此項年齡限制，但至多不得過一年。

(二) 男女兩方的健康情形，須將實情彼此相告。依蘇聯法律，傳染花柳病給對方者，須坐牢三年。

(三) 婚事登記須得雙方同意。

(四) 在未登記以前，男女雙方須互告：曾經結婚過幾次，前次的婚姻會否脫離，有無子女遺下；因爲依律對於以前遺下的子女以及有病或無能力工作的對方，都有贍養的責任（詳見後），這種責任不得因再婚而擺脫的。

(五)當登記時，須言明用誰的姓。男的可用女的姓，女的也可以用男的姓，或各人仍用原姓，都聽便。

依蘇聯的法律，男女同居即是事實上的結婚，不登記也有同樣的效力。所不同的是經過登記的，倘有離婚的事情發生，發生贍養子女等問題，須由國家出爲主持時，證據已有，未經登記的，須先由法庭鑑定確已結婚的證據，然後才能持證赴民事註冊局辦離婚登記。法庭所根據的證明是同居的事實，共同的家，對第三者的書信或其他文件上有承認已有婚姻關係的語言，在事實上已共同擔負子女的教育等的事實。婚姻登記不登記，聽本人的便，這是因爲承認兩性間的關係是屬於個人的事情；不登記的婚姻和登記的婚姻負有同樣的責任，這是要保障子女和任何一方的利益——尤其是婦女方面。所以在蘇聯，什麼『通姦』，『軋姘頭』，『私生子』等等名詞，根本都不存在。

有下列情形者不得依法登記結婚：(A)男女兩方面或任何一方已結婚而尙未

解除者（無論係登記的或不登記的婚姻）；（B）男女兩方或任何一方患有神經病者；（C）直接血統的親屬，兄弟和姊妹亦在內。

關於財產方面，在未結婚前，夫婦各人所有的仍屬各人所有，惟在結婚後的財產則屬夫婦所共有。在這裏有一點頗可注意，即如有妻子在家裏管家，她的工作也被認為和丈夫的工作有相等的價值，財產還是屬於共有的。這個規定尤其是要避免蘇聯的農民對於婦女的剝削行為，因為他們從前往往有在夏季農忙娶妻，到秋季便把她休掉，一點無須賠償什麼，有了這個法律上的規定，他們便沒有那樣『寫意』了。

以上所談是關於結婚的方面，以下請略談關於離婚的方面。

關於離婚的事情，在別國往往在報上的『社會新聞』裏鬧得天翻地覆，是 *Scandle*（可勉強譯意為『男女秘聞』）的一個大來源，尤其是涉及名流聞人和社會花的時候，要使不少訪員先生們忙得屁滾尿流，汗流浹背！但是在蘇聯，真是

簡單又簡單，再簡單沒有的事情，只要男女的任何一方——即不必雙方同意——到民事註冊局去聲明一下，也不必說出什麼理由，該局即於登記後發一通告通知對方，說自某日起就算離婚，一切完事！不過如對方不能工作以自給（如有疾病或殘廢之類），無論夫或妻，對對方都有付給最多不逾一年的贍養費，如對方雖有工作能力而却失業，亦須付給不逾六個月的贍養費。（其數量如雙方不能自定，則由法庭酌量情形酌定。）但在事實上不能工作者絕無僅有，失業亦為目前的蘇聯所無，所以這一層並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有子女，父母在離婚後仍有共同教養的責任，即有同出贍養費。至子女達到十八歲時的責任，各出多少，依各人的經濟能力酌定。倘雙方能有同意的規定，不必經法庭手續；否則法庭得根據實際情形判定。如子女歸母親照顧，則法庭須顧到母親須用的工作與時間，酌加父親所出的費用。子女如歸父親照顧，母親亦負有此同樣義務，應歸何方照顧，全以子女本身幸福為標準。（在實際上多

歸母親）倘法庭覺得父母都不宜於照顧這些子女，則歸國立機關收去養護，父母共出贍養費；各出多少，由法庭根據各人的經濟情形判定。

離婚無須理由，而且任何一方可單獨提出，即算了事；這在別種社會裏的人聽見，也許都不免引起詫異。這個法律的重要前提，當然要婦女在經濟上有完全自立的能力和機會，不必倚靠男子。經濟上倘無問題——即不致使婦女無以自立——那末如有一方在精神上已有裂痕，無法彌補的裂痕，再勉強在一起過貌合神離的生活，有什麼意思？在對方又能得到什麼安慰？而且在真有自立能力和機會的女子，自己也不甘願過這樣貌合神離的共同生活。

我覺得這種男女平等的法律精神，最重要的是須有男女真能平等的實際環境。在男女真能平等的社會裏，這種平等法律才真能使男女兩方都得到平等的利益。倘在男女未能平等的社會裏，例如男子有經濟自立的機會，而女子却沒有，就是有，這兩方的機會也不平等，（在蘇聯是同等的工作得到同等的報酬，無論

男。女。都。是。一。樣。的。又例如男子再娶視為當然，女子再嫁便給社會上看不起，或至少在機會上決比不上男子，那末要實行這樣的平等法律，便陷大多數女子於更困難甚至更慘苦的地位了！

不過在蘇聯法律上既給離婚以那樣的『方便之門』，會不會有男子今天離這個，明天離那個，作無數次的離婚，作無數次的結婚，以縱情取樂？說來話長，這個疑問當在另一篇通訊裏研究。

關於家屬間的關係，下次當更詳地提出來談談。

一九三五，二，十八，夜，倫敦。

九六 家屬間的關係

所謂家屬間的關係，最先是夫婦間的關係。關於這一層，在上次通訊裏已經說了大概。簡單說一句，依蘇聯的法律，夫婦間的關係是完全屬於平等的地位；因為社會的制度使男女在實際上都真能有平等的經濟自立的能力和機會，所以這平等的地位不是法律上的空條文，而是生活上的實際的情形。即結婚後怎樣同居，也全由兩方本人自己會商決定；倘有一方因職業上的關係而遷居他處，其他一方仍得自由從事他的或她的職業，並沒有跟着走的義務。

其次要談到父母和子女的關係，子女應得父母的贍養，（即須教養至十八歲時為止，）是一切兒童的權利，無論他是登記的婚姻所生的，或是不登記的婚姻所生的，或甚至不過短時間的結合而生的。『私生子』的名詞不但在法律上看不見，即在實際的生活上也沒有人加以區別了；因為兒童應享的權利不是根據父母婚姻的方式，只是根據實際的血統關係。像我國所謂『拖油瓶』的侮辱婦女和孩子的極端無理的野蠻名詞，是在男女平等的社會裏所不容存在的。

不但孩子生後即獲得贍養的權利，即婦女在懷胎期間以及生產的及生產後的種種費用，有關係的男子也有擔負的責任，無論是否經過登記的結婚。蘇聯法律在這方面特別注重兒童及婦女利益的保障。在革命前，往往有男子和女子造出了『私生子』之後，即拋棄不顧，女子忍辱受苦，反而要養育這樣的子女，有許多女子因此陷入爲娼的一途，有的憤而自殺，所以革命後對這方面的利益特別鄭重地保障。

爲使得孕婦和將生的孩子得到更充分的保障起見，倘懷胎的婦女是未經登記結婚的，法律允她在生產以前（在生產以後也可以）即向民事註冊局聲明開始懷孕的時期，及胎兒的父親的姓名地址。該局一面存案，一面即通知這個未來的父親，如他在一個月內不提出抗議，便算成立。倘他提出抗議，孕婦仍得訴請法庭（不必花錢的），由法官根據事實判定。倘若這位未來的父親證明這位未來的母親在懷胎時，曾經也和其他的男子發生性的關係，根據一九一八年的舊律，可能

的幾位父親須共同擔負孕婦和孩子的贍養責任。聽說曾經有過一個男子拖出其他三個男子到法庭承認和一個孕婦在差不多時間發生性的關係，法庭判定他們四位『同志』共同負責！後來因為想到孩子長大後也許在精神上因有『集體父親』的情形而感到不愉快，所以依現律，只承認一個父親，如有幾位的『可能』的情形，便選一位在經濟能力上最擔負得起的負責！總之，孕婦和孩子的利益必須獲得充分的保障。

父母對於子女的管理權，其主旨全以子女的利益為前提。倘有誤用之處，或有苛待子女的事實，法庭得剝奪他們的父母權利，把這子女歸國家機關衛護（父母當然要出贍養費）。在蘇聯打孩子也算是一種刑事犯。孩子是生命的鮮花，應該在好好的環境中培養起來，不該摧殘的。世上常有脾氣不好的父母，往往用打孩子來出氣，其實這類父母正是該打！

如父母有公共的姓，子女即用這公共的姓。如父母各用他們自己的姓，子女

用誰的姓，可由父母商量決定，假使離了婚，子女仍用生後所用的姓。

養育子女的責任由父母共同擔負；各人應擔負多少，視各人的經濟力量決定。

子女長大後，對於不能工作自給而需要奉養的父母，須盡奉養的責任。

倘幼年的兄弟姊妹，因父母無力養育，而成年的兄弟姊妹在經濟力量上辦得到的，有相助養育的責任，更不得虐待。

如父母無力奉養祖父母的，在經濟力量上辦得到的孫子或孫女亦有相助奉養的責任。

後父後母對於前父或前母遺下的未成年的子女，如前父或前母已死亡，或在經濟力量上無法維持，也有相助養育的責任。

後子後女對於不能工作自給而需要奉養的後父後母，倘若這後子後女曾經倚靠他們（後父後母）維持生活在十年以上者，亦有奉養他們的責任。

上面所說關於家屬間的關係，就經濟上研究，有兩點可注意：（1）受供給的方面以是否不能工作自給為根據；（2）供給者方面以是否在經濟力量上辦得到為標準。蘇聯的法律在家屬間的關係有這樣的規定，當然還是顧到目前過渡時期的需要。新社會的建設愈上軌道之後，這類需要便漸漸地不足注意，便漸漸地消滅。例如各有相當知識技能的男女既然都能經濟自立，即不經登記的結婚，亦不以離婚後得不到什麼「贍養」為慮。像記者從前談過的那位實業學校女教員眉娜，我會問她如有結婚的機會，要不要登記，她說不要登記，理由是因為她不需要別人贍養，至於子女，如對方不肯共同贍養，她也可獨自負責，不怕什麼。講到父母方面，現在服務社會的人，到老年也可有社會保險的養老金，不必再需要子女的贍養，不過在目前，也許在此過渡時代的前輩中，還不能避免這種的需要。至於子女的贍養，要新社會進步到兒童完全可以公育，恐怕不是最近將來可以實現的，所以法律上對於兒童利益的保障，即父母對十八歲以內的子女須負養育的

責任，還是具有重要性，雖則在目前的蘇聯，教育費已不必要父母擔負，進大學後連膳宿零用費都不必父母費心。

一九三五，二，十九夜，倫敦。

九七 民事註冊局

民事註冊局，在俄文的縮寫是 ZAGS，譯音可稱「煞格斯」，是專司登記生、死、結婚、和離婚的。但是我們提起「煞格斯」這個名詞的時候，總偏在「結婚」這件事的聯想，所以在莫斯科暑期大學裏面，每見常在一起的一對男女同學，總喜歡開玩笑地問道：「你們幾時到煞格斯去？」有的女同學裝作嬌嗔的媚態，有的老着面皮笑着答道：「我們還在考慮中。」或者說：「我們還未決定。」

八月七日的下午，我們果然到一個『煞格斯』裏去，不過不是單獨的任何一對男女去，是有三四十個男女老幼一大班地同去。這天所看的煞格斯並不大，進門後是個小廳，裏面有四五對坐着等候登記的男女；從這廳有一個門通到隔壁一個小一些的長方形的房間，那便是登記的辦公室了。裏面布置也很簡單，只是一張辦公桌，桌旁坐着一位職司登記的女書記，女書記的對面，即辦公桌的另一邊，排着一張有靠背的可坐兩人的長椅，那便是預備來登記者的坐位。桌上排着幾本大而厚的註冊簿。我一踏進那辦公室就感到奇異的——或至少是特被引起注意的——是那位忙着替無數『有情人』持筆登記的女書記却是一個十七八歲的秀美絕倫的女郎，我想像她目擊那樣川流不息似的來來往往的恆河沙數的男男女女，『結』的『結』，『離』的『離』，她在那樣青春的芳齡就已長着不少的識見，懂了不少的人情世故了。她那對動人的媚眼總在那微笑着的嬌容上滑溜溜地轉着，但辦公的態度——如詢問登記者的情形，在註冊簿上填寫，驗看護照和工

會證，辦理結婚執照等等——却很安詳鎮定，好像是個老資格。那小小的辦公室，被我們這數十人塞得滿滿的；這位美慧玲瓏的女書記的後面左右以及坐着等候登記者的後面左右，都站滿了人。你如看見當時這幾個充滿着好奇心的男人那種眼巴巴地望着出神的傻樣子，你一定要失笑的。

我們滿想着來看結婚的，但是第一件看到的却是離婚的登記！獨自一人坐在那裏等候登記的是一個中年的婦女，徐娘半老，風韻一點兒都不存了，由女書記問了幾句話，驗看護照後，在印好的簿子上填一下，由這個婦女簽字在上面，手續便算完結，第二天她的丈夫便可以收到一個通告，說他是個獨身者了！我們這大隊人馬中大多數是「大孩子」，看了不算數，還趕着問她嫁了幾久，她說已兩年；又問有沒有孩子，她說沒有，沒有孩子的離婚，當然更簡單，所以當時這個手續大概不到五分鐘的工夫，便了百了！我們還想問她為什麼要離婚，但是因為還有人等着登記，她忽忽離座而去，我們不得不轉着我們的注意，看第二

幕。

第二幕的角兒是一對青年男女，女廿三歲，男廿六歲，都是第一次的結婚

男女都具有健康美，因為這天是他們的『吉期』，衣服都穿得特別整潔，看見我們許多人圍着看，幾十對眼睛不轉瞬地丁着他們倆看，他們倆都不自禁地相顧而笑，女的更羞答答地略俯着她的頭，我們看着便都笑了起來。這個新郎是正在莫斯科建築中的地道車的工人，新娘是一個工廠裏的出納員。女書記問他們用誰的姓的時候，大概這對新夫婦在事前忘却商量，所以在這剎那間，新郎聽到這問句之後，趕緊轉着頭向新娘一瞥，顯然是在徵求她的意見，羞答答的新娘紅暈雙頰，微笑低語着說道：『用你的。』就這短短的一句，甜蜜極了，實含有說不盡的柔情蜜意，怪不得這位新郎笑逐顏開地轉告女書記；我就不知道這位美慧的女書記看着這樣愛劇的細膩表現，亦忤然有動於中否！

無論結婚或離婚，登記者都每人付三個羅布。這對新夫婦應各出三個羅

布，但我們却看見新郎從衣袋裏挖出六個羅布，交給女書記，這大概也還未能免俗，也許是在愛的空氣中，所以無意計較吧。他們的手續，大概也不滿十分鐘。除在簿上登記完，各人還各拿到一張結婚登記證，其形式就好像我們到郵局寄掛號信拿到的回單！女的因為用男的姓，她還另拿到一張小紙，準備去換護照用的。她們倆離座時，我們這一大堆「孩子們」都興高采烈地大拍其掌，以示歡賀，並請女書記轉達我們的賀意，他們倆笑容可掬地點點頭對我們說：「斯巴塞波」！

（俄語謝謝）

第三幕的角色也是一對青年男女，女廿六歲，男廿七歲，也都是第一次的結婚。男的在航空站工作，女的在鐵路上做一部的主任。情形和上面差不多，女的也用男的姓，男的也挖出六個羅布。不過這個新娘生得胖，不及上面一位的好看，而且也老氣一些。男的是個雄赳赳的魁梧大漢。他們手續辦完後，我們也對他們拍掌道賀，他們也道謝而去。

看到這裏，一對新婚夫婦已出去，另一對待婚夫婦正在進來，我們裏面有一位忽然對大家，提高嗓子嚷了起來：『三個羅布真便宜！你們裏面有誰要登記結婚的沒有？趕緊乘此機會來幹一下！』弄得哄堂大笑。

在大笑的聲音剛才平靜下來的當兒，忽聽見由這辦公室的後面一個房間裏傳出好幾個嬰兒的哭聲，我們裏面有一位最會說笑語的同學在大家詫異中板着面孔正正經經地問道：『怎麼剛才登記就產生出嬰兒來？』倏然間又把大家笑聲恢復了起來。經詢問之後，才知道後面的房間是登記嬰孩的產生，正有幾個母親帶着嬰孩來登記。

我們在笑聲中走出了辦公室，看見外面的那個小廳內還有三四對待婚的男女坐着等候。

我們出民事註冊局後，還順路去看了特殊的一個托兒所，是婦孺衛護院（Institute of Protection for Mothers and Children）所附設的，專看護一歲至三歲

肺部較弱的孩子（卽有肺病傾向的），裏面有小園，有幾間單層的房間，四面都是大玻璃窗，有數十小榻排列在園內的草地上，小孩就在露天空氣中睡覺。我們到時，看見有二三十個孩子在一個遊戲室裏玩，只有幾個小孩看上去清瘦些，大多數仍然是活潑潑的小孩，表面上還看不出有什麼病態。每日小孩留所自上午七點半至下午七點半，各小孩依體格情形，繼續每日送到該所由三個月至五個月，最長的至一年。有十七位專科醫生診視衛護，每日生活和食料，均由醫生個別指導。除收留小孩看護外，還指導家庭中的母親對於體弱小孩的護養，該所有自備牛奶棚，有兩千受指導的母親每日來取該所特備的牛奶自三瓶至六瓶，攜回喂養小孩。這類母親當然是收入較少而小孩營養易有不適於需要的流弊。這樣特備的牛奶，由該所供給，完全不收費的。據說該所專用於幫助指導收入較少的母親的每年經費，達兩萬羅布。每年受該所指導的家庭有七千個。我們並參觀了他們的牛奶棚，裏面用的是新式的電力的機械，堆排着幾千的牛奶玻璃瓶，收拾得

非常清潔，解釋給我們聽的是一位女醫生。蘇聯對於兒童的衛護可謂無微不至。這種專門看護肺弱的小孩托兒所也是一個例子。

一九三五，二，二十夜，倫敦。

九八 性的關係的轉變

談了蘇聯的婚姻制度和家屬關係之後，我想接着談談性的關係的轉變。

婚姻制度當然也是兩性關係的一種方式，我們在前面談過的蘇聯婚姻制度裏面，已看出婚姻的合理化中最重要的是婦女在事實上能獲得和男子完全平等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地位；簡單說一句，婚姻制度的改造須以經濟制度和社會環境的改造為先決條件，否則儘管在法律條文上說得天花亂墜，在實際上還不過是那麼一

回事！

合理的新社會愈益接近之後，婚姻也愈可從各種不必要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包括經濟的責任，）而逐漸轉變為兩個異性間的完全自由的結合。「完全自由」這四個字的含義，是不必顧慮到一切束縛，而完全以兩人間的純潔的情愛為唯一基礎的結合。但是在新社會的力量還未能完全實行兒童公育的時候，婚姻在法律上仍不免存有經濟合同的形式。在新社會對此事的傾向雖朝着「自由結合」的方向走，但在目前却須在法律上保障弱者一方的利益，不過這弱者一方也只能獲得實際生存上的需要，並不能藉此利用幾次婚姻的贍養費來享福。像在別國裏面——尤其是美國——有些婦女有意嫁給富人，以便離婚時獲得巨額的所謂贍養費，幾次一來，也成了一個『富女』，可窮奢極慾來瞎幹一陣，這在新社會裏是不許有的。關於兒童方面的利益，却有些不同，就是和第三者有了什麼關係，對第一次關係所遺留的兒童，還是一樣地要負責。

依蘇聯的法律，不登記的婚姻（就是所謂『同居之愛』，說得不好聽些便是『軋姘頭』，雖則這個名詞在蘇聯是沒有人懂得牠的意義，）和登記的婚姻既是一樣地有法律上的效力，是否有多婚結果的可能性——例如一個男子同時有幾個妻子，或一個妻子同時有幾個丈夫？這似乎是個問題。這可能性確是有的，但蘇聯的法律只在登記時不許重婚者——即原有的關係未取消者——登記，此外並沒有懲罰重婚者的條文。這是因為明知這種事情不是用法律的強迫所能禁止的。其實在事實上離婚既然只須單方的意思就可成立，（不登記的婚姻，離婚時亦可到民事註冊局登記，以清手續，）原沒有重婚的必要——即不必同時再保全原有的婚姻的關係——所以這類事即有亦屬例外，並非經常的情形，就記者在蘇聯見聞所及，仍是以一夫一妻制為經常的情形。我記得有一次在莫斯科暑期大學裏社會學一課開討論會時，勸費特教授談及在蘇聯的婚姻制度下，無論男女兩方，可選擇他們最愛的一個對手結合，既然只有『最愛的一個』，所以自然而然地一夫一

妻，用不着多婚。我當時提出一個疑問：我說如男女兩方所『最愛的』只有『一個』，這理由固然很對；但是如果有一個男子還未遇到『最愛的一個』，却遇到『可愛的兩個』，這一個男子可否同時有兩個妻？他說此事在法律上並無禁止明文，倘若他們三個人（一男兩女）能有自願的『措置』（arrangement），而於社會沒有妨礙的話，未嘗不可，雖然他們覺得這不是很頗有的事情。散會後有幾個美國女同學和我開玩笑，問我：『你怎麼要想同時有兩個？』我說這是假定的例，以便討論，並回敬她們說：『倘若有兩個的可能，你們也同時可有兩個，並不吃虧，何必這樣着急呢？』這固然是說笑話，不過就普通說，無論任何女子，愛上了一個男子，總不願這男子同時有幾個女子立於她同樣的地位，這就在現在的蘇聯，也還是一樣，所以就是有男子要多婚，也還要得到女子的同意，不是他單獨的事情；而且即在目前的蘇聯，男女在經濟上已平等，要像在別國裏男子可藉金錢的引誘力以吸動女子，服從他的『多婚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況且

在輿論方面他們也反對縱慾，尤其是黨人或負有較重要責任的人。反對的理由並不是根據什麼道學先生的道德論，是認為大家須聚其精力於社會主義的建設，縱慾的人必致體力疲頓精神渙散，即不能很好地盡他對社會獻身的責任，如有這種情形發生，即受輿論的攻擊，並受嚴重的處分。

以上所說的種種情形，不但適用於多婚，也適用於次數過多的結婚。倘無適當的理由，把離婚當兒戲，便沒有女子願意嫁給他。在男女平等的社會裏，不像有的老爺們靠他有錢有勢，可娶無數的『姨太太』或玩玩女人。在男女不平等的社會裏，女子好像是『待價而沽』的東西，以這樣社會裏的男女觀念，來衡量男女平等的社會裏關於兩性的法律，根本上就不會得到正確的結論。

在上面所說的那個討論會裏，還有一位中年的美國女教員提出一個疑問，她說離婚這樣容易，女子那樣輕易地失却她的丈夫，不要『心碎』(“heart-broken”)嗎？她那樣正正經經地滿腔心事似地提出這個問題，引得全堂哄笑。勒費特教授

說，這誠然是不幸的事情，但在一方的情愛上既已破產，勉強拉在一起，於兩方都無益處，不如分離，較少痛苦。而且在革命後，女子的人生觀也擴大起來，她對於社會事業有深切的興趣和使命，婚姻不過是人生的一件事情，即有不幸，也不必以此概括全部的人生。我覺得勒費特教授這幾句話確可玩味。我曾經和一位俄女友談起這層意思，她也認為很對。據她說在從前俄國女子把婚姻視為她的全部的人生，所以遇有男子離婚的，被離的女子往往厭世自殺，在革命後，遇有離婚的事情，如女子仍愛這男子，一時的難過在所難免，但因此厭世自殺則從未聽見有過，因為社會服務吸住了她的大部分的時間和精神。

關於性的關係，在十月革命後的所謂『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在這時期，革命政府竭盡全力於抵抗帝國主義的武力干涉，掃除國內的反革命勢力，）誠然有過一個很混亂的階段；當時一般青年對於帝俄時代壓迫的反應，益以對於『自由戀愛』的誤解，以為男女每次的性的關係即算為

一個結束，即可另和其他異性接近，視為純為生理的作用，比作口渴時喝一杯水的行爲，成爲所謂『杯水學說』（“class of water theory”），簡直成了雜亂的現象，三年內戰停止之後，此風仍未消滅，往往以有爲的青年而爲性病所摧殘，列侖乃積極矯正，他說『……這個「杯水學說」已使有些青年發狂，十分發狂。這說法已破壞了很多男女青年……口渴自然是要解除的，但是在常態情況之下的一個常態的人，是否肯躺身於路上垃圾堆上去喝污溝裏的污水？甚至從一個杯沿積有許多人遺下的油膩的杯裏喝水？喝水還真是一件個人的事情，戀愛却有關於兩個人的，而且還有第三者——一個新的生命——也許要產生出來。那便含有社會方面的利益，含有對於社會的義務……我的這個批評，意思並非要提倡禁慾主義。我們的主義不是要做到禁慾主義；却是要達到生活的愉快和生活力的充滿，而這種生活的愉快和生活力的充滿，有一部分也是由於愛的成功而獲得的。但依我看來，我們現在所常見的縱慾現象，不但不能造成這種生活的愉快和生活力的

充滿，反而要減損……」同時黨裏的其他領袖，有幾個是女子，也對此事大聲疾呼，提醒青年，同時教導他們：男子對女子的態度須把她們看作新社會裏的平等的同志，共同保護健康以努力於社會的建設；女子對於自己在新社會裏的平等地位也須努力保障，勿容許男子對於性的放縱，要以自尊獲得他們的敬視。

尤其重要的是五年計劃的實行，使全國的青年都用全副精神於新社會的建設，意志和精神都有專注：自然而然的把性的生活看得淡一些，自然而然的心思並不注重在這方面，因為有更重大的事業需要他們共同努力。現在在別的國家裏，你隨處可以看到性的誘惑，在電影、在書報、在戲劇、在廣告、以及其他種種方面；在蘇聯你已找不到這些。他們在這種種方面（商業性的廣告根本就沒有）所表現的都是關於新社會建設的材料，性的問題已沒有人談，已沒有人討論，已沒有人注意，因為這在蘇聯已不成為問題了。

九九 發動機製造廠

關於蘇聯的工廠，記者曾和讀者諸友談過佛勒格機械廠；現在要談談八月八日所參觀的發動機製造廠（Dynamo Plant）——這廠在莫斯科，是蘇聯製造電力發動機最大的一個工廠。

這個廠在革命以前原是美國的西屋（Westing House）電廠所開設的，一九一七年革命，被收為國有。最初規模頗小，經第一次五年計劃與已實行一部分之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積極擴充，廠址面積較前大了七倍，全廠設備較前增加了十二倍，現在有工人一萬，其中百分之二十是女工。所以這廠的最初基礎雖是舊的，因經過大擴充，廠屋的寬敞高大，空氣和陽光的充分，和其他工廠一樣。

該廠產品以電力發動機爲主要，專供電車、汽車、地道車、和電力鐵道之用。自己能出產電力發動機，然後積極擴充電車、汽車、地道車等等交通，才不致專爲外國商人做生意，才說得上真正的建設。他們最初也只能模倣美國的形式，請美國工程師指導，現在已由模倣而創造，完全有自立的能力，無需倚傍別人了。引導我們參觀的該廠工程師談到這一點，顯然表示異常的愉快。但他追溯初辦時的艱苦困難，也令人想到今日的愉快不是偶然得到的。他說該廠的改造開始於一九二一年，換用最新的機械，採用最進步的技術，而最難的一件事是工人不能即適應於這種新機械和技術的運用；幸有青年黨員作先鋒，在訓練上，下刻苦的工夫，困難逐漸減少，終能全上軌道，向前猛進。

該廠除製造電力發動機外，也製造有關於交通的車輛。莫斯科正在趕造地道車，該廠已替這地道車造成了一輛車子，裏面堆滿了粗大的鐵條，大概是在那裏實驗負重的力量。還有一處排着已造好的上山用的電車。還有一處排着一輛很大

的電力火車，據說這是蘇聯自造的最新式的電力火車的第一輛。（蘇聯鐵道已有一小部分採用了電力火車。）

在廠內各部門所造成的車輛上的各部分，或發動機的各部分，都是由幾架大規模的機械轉運機送來送去，聚在一處拼起來；這機械轉運機有兩三輛電車那樣大，懸在廠內的空中，上有負重機，機的一端有個小房間，裏面有女工一人司機，使這龐大的轉運機懸在空中駛來駛去，那就好像是電車上開車的司機人。看她運用機械的那樣靈敏迅捷，連想到這類女工多是由鄉間來的向來不知機械為何物的農村婦女，使人不禁感觸到訓練的功能，環境的偉力。

我們一羣人正在東奔西走地看着，在我們裏面忽然有一位英國青年面上現出死白，將要昏倒的樣子，問後才知道他患了什麼急病，趕緊由一位待招者扶他到廠裏的急救室去，由醫生救治。在蘇聯的每一工廠都有這樣的急救室，由醫生主持。約過了半小時，又看見這個青年重新夾在我們中間東張西望，面上已由死白

恢復到他原有的紅色，雖然他還不免覺得有些疲倦。

在一個工場的牆上高懸着工人自編的壁報，上面貼有若干相片，據說是社會主義競賽成績特優的突擊隊隊員，除相片外還有關於他們工作計劃和成績的評述。在另一處的牆上又另有一張大壁報是蘇聯普羅旅行社在該廠的支部編行的，上面有多篇文字描述名勝美景，附有相片，鼓勵工人們在假期中去旅行。一方面是特別努力的工作之表現，一方面是有益於身心的旅行的設備和提倡：要工作，也要娛樂，這是蘇聯工廠生活的一斑，也是蘇聯社會生活的一斑。（關於勤勞大眾的娛樂機會的情形，後面談到南俄時當有較詳的記述。）

該廠工作時間每日為七小時，每人每月平均工資為一百八十羅布，最低者為一百羅布。工程師每人每月四百至四百廿五羅布。經理每月九百羅布。工人每年有休息例假二星期至六星期，依工作輕重而定。

關於管理和組織方面，和以前所談過的工廠情形相類，茲不贅述。

在蘇聯參觀工廠，最令人興奮的是努力求自立的精神；例如最初有許多人材須借重外國工程師，而且在很艱難的經濟狀況中用重金由外國請來，現在本國的工程師人材已風起泉湧，隨處都是本國的人材，用不着再倚靠別國了；又例如機器，最初省衣節食，把節省下來的經濟力向外國買機器，現在已自己能夠製造所需要的機器，基礎已立，向前發展就如天馬行空，也用不着再倚靠別國了。

其次使我獲得很深印象的，是工程師和工人對於工作的態度——興味濃厚和情緒熱烈的態度，你參觀時可隨時和他們談話，在談話中你便可以看出他們欣然告訴你一切，回答你一切的高興和殷勤的心情，其實這也不是偶然的；蘇聯的政權是以勤勞大眾為中心，他們的工廠也是以勤勞大眾為中心；他們的建設，他們的奮鬥，不是少數人的事情，是吸收着勤勞大眾共同來參加的。這是最偉大的力量之所從來！這不但是工廠，全蘇聯是這樣！

一〇〇 布爾穴俘公社——罪犯創造的新村

八。月。九。日。下。午。參。觀。布。爾。穴。俘。公。社。 (Bolshevo Commune) —— 使。罪。犯。重。新。做。好。人。的。一。個。公。社。

—— 這個公社成立於一九二四年，最初由一個做醫生的黨同志帶了二十四個青年罪犯——都是由大饑荒時期所逼迫養成的犯罪習慣，其中大多數好幾次被判決了偷竊和其他的罪名——到布爾穴俘這個鄉間來，共同努力於生產的工作，組成了一個小小公社，在卅十年，居民咸集，在公社的周圍竟成了四萬餘人的大村鎮，這公社中由罪犯而造成良好公民者達三千人；有一個大農場，有合作社商店，有幾個工廠，有紡織、木工、電料、金工、運動器械等部門。

這公社離莫斯科約兩小時汽車的距離。我們的汽車達到的時候，但見馬路廣闊清潔，新屋隱約散立於森林間，竟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模範村，絕想不到是容納罪犯的地方！我們到後先看到的是一個製造雪鞋（在積雪山上滑溜着運動用的）和網球拍的工廠。用的當然都是新式的機器。每年造出的網球拍有七萬五千隻，其中四萬五千隻是輸出到美國和英國的。工人六百個。每人每月工資平均約一百八十羅布。經理和有些教師的月薪則為四百餘羅布。

其次看到的是公社的大食堂，分做兩大廳，一個是尋常的社員用的，一個是新社員（即新到的罪犯）用的，每日在這大食堂裏用膳的達四千人。食堂裏的布置，四人一桌，桌上有清潔的白布罩着，四個直背椅圍着，食堂的四圍有大玻璃窗，望去好像學校裏的食堂。（我在中國學校裏做學生時用的食堂還遠不及此，因為沒有白檯布，椅子是板櫟，）或旅館或餐館裏的食堂，總之不像罪犯吃的地方。此外還有一個特別膳食（diet），是預備病人療養用的，菜單由醫生依病人特

殊情形審定的，每日有五百人在這裏面吃着特別有益於他們的健康上需要的食料。這大食堂裏每日供給四餐，每月工資不逾一百羅布的，每月出膳費三十五羅布；逾一百羅布的，酌加百分之幾。

隨後我們看了幾處社員的住宅。這住宅也是特建的，和我以前談過的工人住宅的情形差不多，也是好幾層的鋼骨水泥的洋房，有着充分的陽光和空氣。這住宅分兩種：一種是獨身住的，我們所看的是專備女子住的，在大房間裏排着若干小鐵床，上面鋪着雪白的被單。床頭排着白布套的鬆軟的大枕頭，床旁小几上有的一邊排着一小盆的鮮花，每房間裏還有無線電播音，好像學校裏的寄宿舍。還有一種是有了家庭的社員住的。我們闖進了一個房間，裏面住的是一個母親和她的

一個小孩，房間雖不大，布置得很整潔，母親睡的是單身的大鐵床，小孩睡的也有一個小鐵床，椅桌衣櫥俱備，每月出租金十八羅布。既而忽忽地又闖進了另一個房間，是一對夫婦和一個小孩住的，房間很大，兩面有玻璃窗，夫婦各佔一個

單身鐵床，小孩也有一個小鐵床，床上被單枕頭也都是雪白的，鋪得很整齊。我們進去的時候，那個妻子正坐在一個長沙發上，（英文叫 Settee）年約二十七八歲模樣，長得頗體面；她的小兒子約四五歲，倚在母親的膝前，是個很清潔的紅潤面孔的可愛孩子。母子看見我們這一大堆人，像強盜似的，不問三七二十一，湧進去。睜大着眼睛東張西望，弄得他們有點羞答答的面孔，對着我們微笑着發怔！那位父親也剛巧在家，生得矮矮的怪老實的樣子，據他說，住這裏已十年了，從前是個扒手！他很自然地說出這句話，我們這班「孩子們」突然聽了，不禁大笑，他也笑，他那一副忠厚坦白的容態，實在可敬，而又十分有趣。不但他笑，他的妻和孩子也笑了起來。他欣然接下去說：「現在是做汽車夫。」我們聽了爭着和他握手道賀，弄得他應接不暇，忙得什麼似的！據說每月收入三百羅布，付租金三十羅布，每月家用一切共為二百羅布，可省下一百羅布。我們臨行時又爭着和他握手道別。

這個公社有牠自己的『七年學校』（初等教育），現有六百五十個兒童就學；有實業學校，現有九百八十個工人就學；有各種研究班，為再求深造或升大學的準備，現有五百以上的工人參加。此外有五個軍樂隊和合唱隊，一個歌唱俱樂部，一個戲劇俱樂部，各種運動俱樂部，以及其他許多娛樂的組織。

這公社完全是自治的組織。由全體社員大會公舉各種委員會，主持各部的事務；有個『衝突委員會』（照原文譯，為易懂些，似可意譯為『執法委員會』）由各委員會的主席組成，遇有社員違背社規時，決定懲罰的處置，遇有重大事件，則開社員大會決定。（最重的懲罰為出社。）

罪犯初來時，須經過身體和神經檢驗，如有缺憾，即加以療治。嘗試約兩個月，對該處生活情形熟悉後，每月得三次請假回莫斯科城內去勾留一天一夜；一年以後，每年得回家一個月的例假；三年後得加入工會為會員，完全恢復公民資格。罪犯如不願留社，隨時得出社，並不勉強；據說在初來幾個月的罪犯裏面，

曾有一百分之十六因過不慣有規律的生活而脫離的，其中有不少去後又回來請求收納的。至於已入工會的社員，滿三年後仍願居留工作，（其中離去的迄今不過五六人，）因為他們既能安居樂業，娶妻生子，有工作，有家庭，有娛樂，不願離去。

這公社最初有國庫補助，成立一兩年後，即完全自給，現在爲全體社員謀福利的種種建設，一天一天地增加。據說在莫斯科有兩個這樣的公社。

公社辦公處的主任和幾組的主席，還請我們去開了一個談話會，報告工作的大概情形，據說該社有四大原則：（1）勞動，人人須有一種工作做；（2）教育，人人須學習，就自己已有的程度再向前研究；（3）文化，設有種種俱樂部，注重有益文化的娛樂；（4）自治，成立自治的機關，共同執行公意所定的社規。最有趣的是當談話的時候，主席指給我們看：坐在那邊的這位委員會主席從前是做過賊伯伯的；坐在那邊的那位某廠經理從前是做過扒手的，被指不出的但不以爲

忤，而且欣然覺得好笑。我們隨着主席的手指而注目的人，也都欣然覺得好笑。我們不要以為這類的組織不過是什麼「新村」——在別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也會有「新村」或「新居留區」(new settlement)的運動——却是在新社會的大制度下的「使罪犯重新做好人」的一種組織。換句話說，以上所談的這個公社，不過是蘇聯待遇罪犯的全部工作中的一部分。

到蘇聯考察的人們，對於他們的處置罪犯的方法——這是指不涉他們認為反革命或破壞社會財產的罪犯——也覺得是一件很有意義的革新工作，認為「有許多方面是在全世界中最人道的、最科學的、最有良效的。」(引號中語見於我國演講過的艾迪博士所著的“Russia To-Day”, 1934。雖則這書含有宗教的和小資產階級的偏見)。他們處置罪犯的制度，目的不在懲罰或報復；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犯人救出來，使能重新做好人，不是替社會除去這個人，是替社會救回這個人；其次的目的乃在犯人還在試驗期內，保障社會，使社會勿受到他的牽累。

因此已逐漸用下列的種種組織來代替監牢：改造罪犯的新村（本文所述的便是一例），農場、農業工作營、精神療醫院、試驗室、以及分期扣除一部分工資等等的辦法。這種制度，並不養成懷恨社會的以犯罪爲業的人（所謂“professional criminal”）；却在努力創造新人。

我在上面所談的那個新村的情形：聽說即一般監獄，（在蘇聯已沒有監獄這名稱，只有所謂『益斯普拉夫東尼』“Ispravdomi”，意思是『挽救院』“house of redemption”），也有類似的情形。英國拉斯基教授（Harold J. Laski）遊俄後，在他最近所著的蘇俄的法律和正誼（“Law and Justice in Soviet Russia” 1935）曾說起：『我遇着幾個犯人，他們在工作餘暇，都在大學裏上課。他們由監獄到大學，由大學回到監獄，並沒有人監視着，不怕他們逃走。我還遇着兩個人，他們仍在依着裁判坐監，還未滿期，但同時却在莫斯科大學裏修得了兩種資格，一個是律師，一個是化學工程師。』（見該書第廿八頁。）

他們認為犯罪的可能原因不外三種：一是無知，二是經濟的壓迫，三是身體上或神經上的缺憾。他們努力用教育來消滅無知，努力造成人人有業的環境，並為人人逐漸增加適當的工資（根本當然是在生產工具的社會化）；至於第三種的缺憾，則利用科學的測驗，分別處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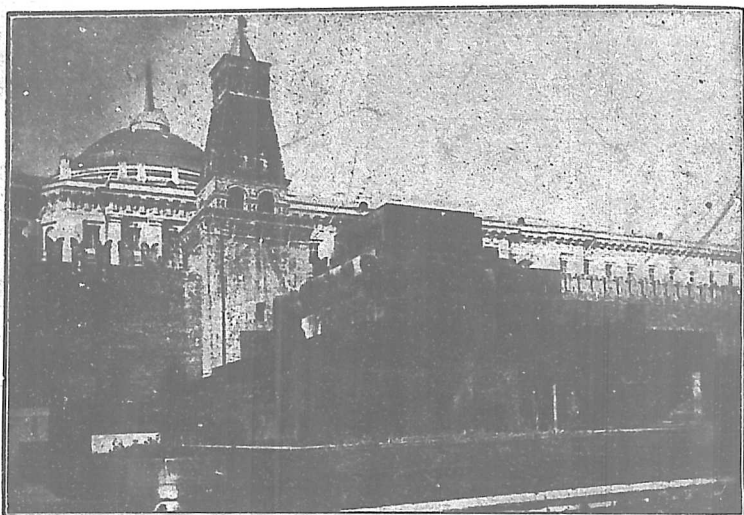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三，四，上午，倫敦。

一〇一。謁列甯墓

八月九日下午參觀了布爾穴俘公社之後，由莫斯科的郊外回到城內，順便到紅場，去看列甯的墓，因為這墓在下午五時後才開放給大眾看。每次在這樣開放的時候，往往有兩三千人在墓前的紅場上排成蜿蜒曲折的雙人隊，順序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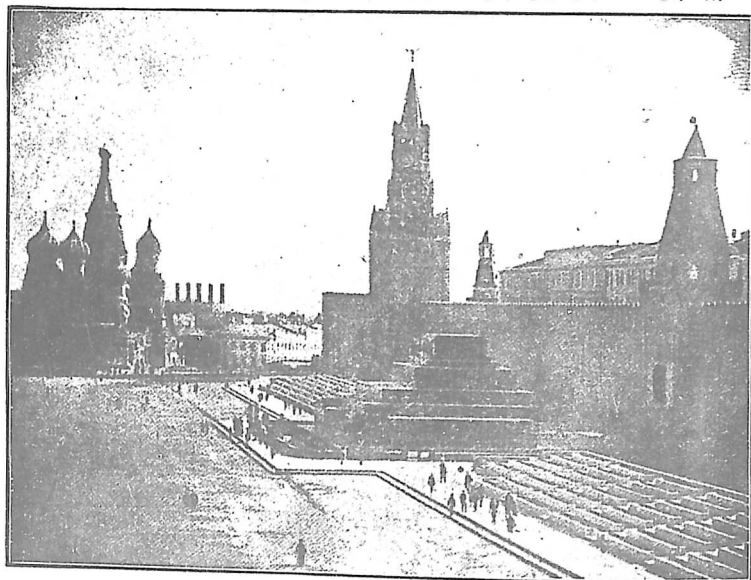
着。走。入。墓。門。去。瞻。仰。這。位。革。命。領。袖。我。們。這。天。共。乘。着。三。輛。特。備。的。公。共。汽。車，到紅場時，已見有幾千人排着雙人隊在那裏等候着。他們向例對外國來賓特別優待，可不必在這長隊中等候，先行進去。所以我們這三大輛汽車裝到的八九十個「外國來賓」佔着便宜，下車後另外排成一個雙人隊，先行進去。

列甯墓背着克倫姆林(Kremlin)的高牆，前面便是叫做紅場的大廣場——遇有閱兵或是其他遊行大會，都在這裏舉行。墓的全部是用深紅色的大理石建造的，雖不甚高大，而氣象却非常嚴肅。門口有紅軍的兵士兩個持槍守衛。矮矮的門上刻着俄文「列甯的墓」字樣。進門之後，有石階引着向下走——向地窖走。向下走時，轉過兩三個灣，在每一個轉灣處也都有紅軍的兵士持槍守衛着。我們這兩人一排的隊伍很靜肅地向下走，最後走到一個地窖，靠牆的周圍是略凸的兩人一排可以通行的行人道，中央便是列甯的玻璃棺所在處。這玻璃棺是三角形，尋常的棺材是長的四方形，棺材頭是四方形，列甯的玻璃棺是長的三角形，棺



↑ 面正墓甯列

堂爾柏的著為右場是前林倫是後面，墓側
 ↓ 教會聖名最邊，紅面，姆克



蘇聯的幾個
領袖人物



史太林



(同圖上) 莫洛托夫 史太林，加納林

材頭是個三角形，全部是玻璃造的，裏面有電燈很亮地照耀着，腰以下有絨氈罩着，腰以上全部現出，身上穿的有人說是工人的衣服，看上去是古銅色的嘩噠製的，形式和在中國所謂「中山裝」的一樣。兩臂都放在外邊，一隻手放在腰際。枕頭是紅綢製的。頭上沒有戴帽，可看見紅黃色的頭髮，中央已禿，宛然如生，完全像閉着眼在睡覺。棺的兩頭各有一個紅軍的兵士持槍立正着，氣象很嚴肅。我們想到列甯雖死，他的後繼者仍能本他的主義和策略，努力向前幹，天天在那裏建設，時刻在那裏發揚光大，他雖死而未死，中國成語所謂「雖死猶生」，他很近似，所以就他不過是閉着眼在睡覺，也未嘗不可。

我們兩人一排的長隊，很靜肅地在這玻璃的四圍走過，大家的眼睛當然都齊集在這玻璃裏的『閉着眼在睡覺』的那位人物。出來的時候，還看見紅場上成羣結隊的數千人在那裏等候着。

在歸途中，縈迴於我的腦際的，還是剛才看到的在那玻璃裏的『閉着眼在睡

覺」的那位人物。在蘇聯的建設得着了成功的今日，我們也許很容易想到他的成功，但我在此時却想到他在失敗時期對於艱苦困難的戰鬥和克服，却想到他的百折不回屢敗不屈的精神。

他的三十年的政治活動可當作一部戰鬥史讀。

讀過俄國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在革命鬥爭中有布爾希維克和孟希維克的對立：前者是由列寧領導的，他對於孟希維克始終不肯馬虎遷就，（因為他看準了布爾希維克政策的正確，孟希維克路線的錯誤，）在當時却有不少人希望這兩派能合作，怪列寧固執，責他毀壞了黨，甚至於說：「假使他在什麼地方失蹤，死去，那是黨的多麼的幸運！」孟希維克的健將丹因（Dan）也說過這樣的憤語，列寧的一位最忠實而勇敢的老友克立成諾夫斯基（Krzizhanovsky）曾對丹因問道：「一個人怎能毀壞全黨，而且他們抵抗這一個人就那樣地無用，以致詛咒他快死？」丹因回答得很妙，他說：「因為沒有別一個人像他那樣每天二十四小時都爲着革

命。忙。除。想。着。革。命。沒。有。別。的。念。頭。甚。至。在。夢。中。所。見。的。也。只。是。革。命。你。想。像。這。樣。的。一。個。人。你。能。奈。他。何。呢。！』

說列寧能繼續不斷地的奮鬥，這固是事實；但我們如不再作進一步的研究，這種說法仍近於膚淺。尤其重要的是他的革命的行動——百折不回的鬥爭——是根據於他對主義的澈底的了解和信仰；他拿住了這個舵，無論遇着什麼驚風駭浪；別人也許要嚇得驚惶失措，在他却只望清彼岸，更加努力向前邁進。他在無論如何困難、艱苦、和失敗的時候，他的信仰從來沒有絲毫動搖過——我認爲這是他所以不受失敗沮喪的最大原因。

當一九〇六年全黨代表在史托克荷倫(Stockholm)開會的時候，孟希維克佔多數，列寧所領導的一派失敗，他的信徒有些不免垂頭喪氣的，列寧咬緊牙根，對他們說道：『不要埋怨，同志們；我們斷然要獲得勝利的，因爲我們是對的。』他在失敗中認爲『斷然要獲得勝利』，這不是空中樓閣，是有『對的』根

據。有正確的主義做根據的策略，才是『對的』策略。

但是『對的』政策却也不能自動——不能由袖手旁觀而坐待其成的——必須有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努力，才有達到目的的希望；列甯在被刺的前一刻那，在契爾生工廠 (Michelson) 裏工人會議中演講，最後一句話是『非戰勝即死亡』(“Victory or death”) 這不是一句空話，他的一生便是這句話的表現。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列甯一生的政治活動，始終不是立於『個人的領袖』(“individual leader”) 地位，却總是代表着任何個人都更偉大的一個以勤勞大眾為中堅的大『運動』(“movement”)；這運動在他未產生以前就存在，在他死後還繼續着下去的。

一〇二 舒西努集體農場

集。體。農。場。的。普。遍。化，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一種異常重要的成績。因此牠也是遊歷蘇聯的人們誰都想去看看的制度。要看集體農場，重要的區域是在蘇聯的南方，（以後記述南俄之遊的時候當談到），但在莫斯科附近的集體農場，規模雖比較地小些，也可略見一斑，所以我要在這裏先把八月十日在莫斯科所參觀的舒西努集體農場（Zuzino Collective Farm）的情形，撮述一二。

這天去看的只是一個小羣，除一位『嚮導』和記者是男子外，其餘四位都是女子——都是暑期大學中的同學。因人數不多，乘的不是二三十人堆在裏面的公共汽車，只是一輛較大的汽車，汽車上的篷蓋沒有撐起，駛在鄉間的泥土馬路上，

左右縱覽，碧綠無際，時有村屋點綴其間，屋牆係用木柱砌成，內部削平成壁。外面却仍是橫疊着的木柱原形，除窗外，不加油漆，倒也別緻。既而到了集體農場的界限，最先見的特點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地，大規模的種植，這是集體化的結果，和小農制，各人佔着一小塊的土地，彼疆此界者不同。在附近的田間有三十四十個女子工作着。我們的汽車剛才停下，正要下車觀覽，忽起大風，急雨奔臨，汽車夫趕將車篷撐起，向前開駛。後來雨漸息了，我們的車子駛到一個屋子的面前，據說是農場的辦公處，該屋原來是一個地主所有的，革命後地主逃了，便用作這個集體農場的辦公處。裏面的房間頗低小，除我們一小羣人外，是另有七八位外國旅客臨時加入共在一個小房間裏坐着，由這個農場的主席對我們報告大概的情形。這個主席是由農場的全體公舉出來的，年約三四十歲，是一個很誠實的農夫，但却能很鎮定安詳地對着這許多人報告工作的情形。

該農場成立於一九三〇年，共佔三百二十赫特地（每赫特約等兩個半英畝），

其中一百二十赫特種水果，二百赫特種菜蔬。參加組織的爲一百四十八家農戶。居民五百六十人，在農場上工作的三百六十人。有馬四十四匹，牛六隻。各農戶私有的牛一百十二隻，出品如牛奶等則歸各人私有。有公共食堂，每日有二百五十人在此用膳。有一個托兒所，容納三個月至三歲的孩子；一個幼稚園，容納三歲至八歲的孩子。

每人每天的工資爲八個羅布，再加上十五基羅格蘭菜蔬。在夏季每日工作十小時，冬季則三小時或四小時。上面所說的八羅布工資，係指『每個工作日』(each labor day) 爲單位，工作時間以七八小時爲標準。七月至八月的兩個月，普通工人可得到一百八十個『工作日』的酬報。(每『工作日』普通爲八羅布。) 在此同一時期內，熟練工人可得到二百八十個『工作日』的酬報。換句話說，工作的酬報依工作者的能力和成績而定，工作的日數和『工作日』的單位數量不一定相等，所謂『工作日』不過是用以計算工資的單位而已。

關於組織方面，由全體大會每年公舉七人組織執行委員會，由委員會公推一人任主席。這些委員一樣地要作工，不過因為工作加重，主席每日得到兩個「工作日」的酬報，其他委員每日得到一個半的「工作日」酬報。關於工作方面，工人分爲若干突擊隊，每隊由公推的一個隊長領率着。所用的機械則由政府所設立的曳引機站供給。此外該場有自設的合作商店。

該場一九三三年的生產量，比前一年增高百分之三十。在未經集體組織以前，每農戶每年收入只五百羅布，現達三千羅布左右。大規模的種植和合作社的利益，顯然可見。

其次我們談到他們每年收入支配的大概。每年在收成已得到之後，政府酌抽若干賦稅（約六千羅布），出產中抽出百分之三十五售與政府，由政府付以所規定的價值（比市價略低）；百分之三十五歸各農戶所有；百分之十五爲餵馬及其他維持費（辦公費不得超過全部收入百分之二或三）；百分之十五售於市場。售與政府

及售於市場所得收入，用來支付工資及其他費用。

我們出了辦公處之後，由主席等引導我們到附近的另一個屋子裏，即公共食堂所在；裏面的陳設和城市裏的又不同，木桌是沒有經過油漆的，雖則擦得很乾淨；椅子是沒有經過油漆的板櫈。全是農村的風味。有好幾位笑容可掬的農夫村婦幫同招待，餉我們以水果，梨和番茄(tomato)；餉我們以新鮮的蜜糖，夾在黑麵包裏吃，甘甜芬香，大概是新自蜜蜂窩裏取出的。我們盡量地大吃了一頓，還承他們送了不少鮮花，我們每人拿一束，笑嘻嘻地和主人們道別。我們感到特別興趣的，是這些水果、蜜糖、鮮花、都是這農場裏的本地風光，都是最最新鮮的產。品。這只有在鄉間才享得到的罷。

出了公共食堂，我們還捨不得就走，在田間和叢林中鑽來鑽去跑了許久，遇着數十成羣的村婦在田間工作着。在這散步的途中還看了一個托兒所，一個幼稚園，規模雖遠不及城市的大，但鄉間兒童另有他們的一種有趣的態。托兒所裏

有三個看護婦，各領導着一羣二三十個兩三歲的孩子玩着；有的圍立着跳舞唱歌；有的圍立着聽看護婦講笑話，或柔聲獨唱，幼稚園裏有五六個四五歲的小孩，赤着上身，穿着一律的短褲，（這時還是熱天，）我們到時，正由一個女教師領導着全體提高着嗓子，大唱其歌曲。農村間的鄉下孩子，在從前只有啼飢號寒的份兒，革命後便受着這樣的孩子幸福！

我們的汽車停在該處附近，臨走時，這幾十個天真爛漫的孩子都跑出門外來，圍緊着伸出小手揮着，笑着歡呼着，和我們送別。

一九三五，三，十一，夜，倫敦。

一〇三 集體農場的重要性

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成功，在工業方面是重工業基礎的確立，在農業方面

是集體農場的普遍化。集體農場的普遍化，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鞏固，有異常的密切關係，值得我們作較詳的研究。在上次通訊裏，記者雖初次談到一個集體農場的大概情形，但覺得應該接着先把集體農場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所具有的重要性，提出來研究一下。

我們知道蘇聯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發生後，當時在城市雖已很迅速地社會主義化，例如工廠、銀行、鐵路等等，都在短時期內歸普羅列特利亞的國家所有；而在農村方面——在全體一萬六千萬的人口，中佔了一萬萬的農民所分布的農村——仍然保存着「小布爾喬亞」的性質，因為當時不過把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把大地主的田地分配給中農和貧農，並不否認小農就他個人的立場享有耕種他所有的田地的權利，自一九二一年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後，直至一九二八年，農業政策開始轉變的時候，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土地在個人立場的農民手裏，誠然，就在這個時候，俄國的農民所享受的土地的權利已和尋常的私有權不同；因為在

法律上一切土地均歸國有，不得由私人自由買賣，不過每村的土地依農戶分配耕種，每農戶得用土地若干，依該戶所含人口若干為標準。例如每人可得三畝土地，倘一家農戶有十人，則可分得三十畝土地，其餘類推。但是農業之尚未社會主義化，反革命最冥頑的『枯拉克』——俄文所謂富農——煽動的憑藉仍然存在，農業的大規模的機械化仍然無從着手，這都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障礙。況且依經驗所示，無論國家的計劃機關對於工業，對於批發的商業，或其他已集中於國家管理的部門，有很好的全盤計劃，倘若農業仍然保存着『小布爾喬亞』的性質，千百萬的農戶各為自己直接的私利打算，而對於全國大衆的利益置之不顧，那末全國的計劃經濟便無從實現。所謂社會主義建設也等於泡影！所以我們如僅說集體農場的目的只是由落後的農業技術增加到增加生產的農業技術，還不夠，因為倘若牠的意義不過這樣，像美國的農業在生產技術上也未嘗不很進步，反而促成農民們的破產；我們所尤須注意的，是牠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重要性——牠是把社會革

命。真。正。推。廣。到。農。村。去。的。重。要。的。媒。介。

史太林在一九二八年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演說詞，有一段關於農業政策的語：『我們不可在太久的時期裏把蘇維埃的政權和社會主義的結構建立於兩種不同的基礎上：一方面是最大的最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工業；一方面却是分裂的最落後的小農制。我們必須逐漸地，但卻須有系統地和堅持到底地，用新的技術和大量的生產來改造農業，把牠提高到社會主義的工業一樣的地位。我們須要把這個問題解決，這樣，最後的勝利便得到保障；要是不解決而自甘退却，這樣，資本主義的回復，也可成爲不可避免的發展。』

史太林的這幾句話，可算是蘇聯在已往四五年間（以一九三〇年爲最緊張）積極實行農業革命的最扼要的註腳。有人說把頑固成習的大數量的農民拉到革命的一條戰線來，實比推翻「沙」——俄皇——和建立蘇維埃共和國更難！經過四五年的努力奮鬥，現在已由滿地荆棘而走上坦平大道了。

但在當初決定採用農業革命的方案，明知在政治上及經濟上實含有不少的危險和困難，仍下決心和危險困難抗鬥，毅然實行，這却非具有遠見不可。在這方案裏最重要的要素是：貧農和中農在集體農場裏的生產的合作；富農在經濟上特殊地位的消滅；國立農場的加緊發展。自一九二九年，農場的機械化和社會化——也就是集體農場化——開始加速度地向前猛進，富農從中作梗，煽動農民暗殺努力於農業革命的黨員，時有所聞，但政策實行並不因犧牲而有所退怯。可是所謂「實行」，並非由政府下幾道命令，強迫農民，便算了事；却是喚起大眾對於此事的重要性的注意，動員大眾來共同努力推行。在一九三〇年最緊張的時期，在自願往鄉間努力襄助推行組織農業革命的工業工人裏面，特選出最能幹的兩萬五千人，分往農村作堅苦的努力；幫助他們設立托兒所，組織遊行電影等的娛樂，幫助解決工作上其他的種種困難問題。在播種及收成的匆忙時期，城市的青年黨員成羣結隊到農村裏去襄助工作，戲劇藝術學校的青年演員在夏季分往農

村，演劇以及爲農民組織歌舞等文化娛樂。同時政府對於集體農場給與種種的特殊待遇，例如分給最好的土地，減低賦稅，信用借款，機械供給，及必需的製造品的供給，都享有優先權，爲個人的農民所得不到的。一面由政府設立數千曳引機站，分布各農村，幫助農民實行技術上的機械化。全黨的各機關的一切力量，全國的各工會，（上面所說的兩萬五千工人往鄉間的工作，即由工會主持其事，）全國的青年運動的機關，乃至紅軍，都被動員來共同努力於農業政策的執行和推廣；打破反革命的富農的最後壁壘，增加農業爲大衆而努力的生產，消除城市和農村的集合，歸納一萬萬的農民於社會主義的建設的戰線上共同前進！

一九三五，三，十五，下午，倫敦

一〇四 兩個博物館

八月十一日參觀了兩個博物館。第一個是革命博物館，從十七世紀的農民暴動的事蹟陳列起，直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止，無異一部詳明扼要的俄國革命史。陳列的東西，有關於各時期革命事蹟及人物相片、油畫、模型、及遺物等；都依着時代的先後，作有系統的布置。很注意的是列甯和他的以身殉革命的阿兄亞歷山大，兄弟兩人竟為俄國革命動向劇變的兩時期的結束和開展的人物。亞歷山大所參加的『人民黨』，用恐怖政策行刺俄皇。俄皇亞歷山大第二的被刺而死，就是出於該黨的行爲。亞歷山大第二死後，新皇亞歷山大第三高壓革命的手段較前皇更慘酷，而人民黨的行刺的恐怖政策仍繼續進行，列甯的阿兄就是參加行刺新皇的計謀被捕處死。這種以少數不怕犧牲自己生命的烈士——少數的出類拔萃的英雄——用暗殺手段對付殘暴的羅曼諾夫皇室中人，犧牲的精神，悲壯的氣概，誠可令人肅然起敬；但禍根——全盤的組織——不除，殺去幾個混蛋的個人，又會有幾個混蛋的個人源源發生出來，繼承着他們的混蛋事業！所以列

甯認爲這個方法不對；他認爲這個鬪爭不是由少數英雄對付若干個人的鬪爭，是一個階層和另一個階層的鬪爭。在前一時期的事蹟裏，我們只看見若干英雄的個人的犧牲行爲；在後一時期的事蹟裏，我們所看見的是領袖、黨、和勤勞大眾打成一片的偉大運動。我覺得這是俄國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個轉變，也是在參觀這個革命博物館的時候所感到的最深刻的一個印象。

關於列甯的許多相片，我覺得最有意味的是在克倫斯基的反革命的政府用高壓的手段對付布爾希維克黨人的時候，列甯逃匿在聖彼得堡附近的一個鄉間茅屋裏的相片。當時布爾希維克黨人被殺的被殺，被捕的被捕，列甯被譴爲德國的偵探，生命危在旦夕，而他在這個稻草撐蓋着的幾尺面積的小草棚裏，還在一個樹根上握着鉛筆埋頭寫他的大作：布爾希維克能否維持政權？以指揮革命運動的前進！

其次要談談那天所參觀的反宗教博物館。最先陳列的是用圖畫及模型說明各

宗教階造人類史的荒謬，其次說明各宗教的慘酷情形及欺騙的方法——尤其重要的。是騙錢！用種種欺騙的方法騙來的錢，養着無數主教、牧師、教士等等，替地主、資本家、及貴族等等麻醉一般人民，維持少數特權者的統治權，消除被壓迫、被剝削者的反抗意識。俄國教堂的全部歷史——現在各國仍然如此——是對於統治階級效忠的歷史，把宗教作為維持剝削制度的工具。牠教人民崇拜俄皇，說他是神的化身。把俄皇以及皇族中人的相貌雕在重要的神像面孔上去，使敬神的愚夫愚婦無意中感到俄皇等確是和神有着密切的關係！

同時教堂的本身也是很有勢力的大地主。在二十世紀的初葉，俄國教堂所有的土地還有二百六十餘萬赫特之多（每赫特約合兩畝半英畝），此外教堂和修道院所有的住宅、工廠、旅館等等的財產還不在內，分得這種利潤的，上自各級主教，下至牧師及其家屬等，總在六七十萬人。這也可算是革命的一個大障礙物。教堂還居然有牠們的報紙及各種刊物，在上面發表卓見，說當道捕殺革命黨

人，從宗教的立場看去是很對的。

當俄國的蘇維埃政府和各國聯軍及白俄軍隊激戰的時候，教堂中人千方百計贊助各國軍隊及白俄軍隊：他們在反宗教博物館裏所遺下的功績，便有不少關於這類陰謀的文件。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鴉片的麻醉力是奇大無比的。蘇聯革命政府確立後，俄國的富農（所謂『枯拉克』）還盡量利用宗教來和社會主義的建設作最後的鬭爭——反對集體農場，反對消除富農階級的政策，反對工業化等等。關於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宗教的鬥爭』，他們有許多方法。其中尤其有趣的，是藉『上帝』的名義對各鄉村大發其通告：這些通告都是由『上帝』寫給農民的，警告他們說集體農場是『反耶穌的事業』，凡是贊助這件事的人們，都必定要受到入地獄的責罰！又說『上帝』爲着集體農場的運動，已經大怒，世界的末日，隨時可以到來！凡是要希望得救的人們，須立刻離開集體農場。試舉一二具體的例，在一九三〇年，

烏克蘭的魯文斯基 (Rovensky) 區的農民接到不少的『上帝』寫給他們的信裏面，有一封說：

『我，你的主上帝，告訴你們：魔鬼把你束縛在他的窩巢的時期已經過來了，凡是不受集體農場所引誘的人們都可得救。我要在幾天的時間裏面毀壞一切的集體農場，並且毀壞那些不帶十字架在他們胸前的人們。』

一九三二年在盧薩香斯基 (Rossoshanski) 區的農民所接到的『上帝』寫給他們的信裏面，有這樣的妙文：

『親愛的集體農民同志們，我從天上寄給你這封信。（記者戲按：天上大概也有了郵政局了！不知道每封信要貼幾分郵票！）請你們離開集體農場，並負起你們的重要的責任把集體農場毀掉。凡不執行我這個訓令的，都要永久地淪入地獄；但能服從我的都能加入神的地位，被允許到天國裏面去。』無論何時，每遇着這些『上帝的信』的來源被發現，總是出於富農或牧師的創

造的天才！最初『上帝的信』也頗有牠們的相當的效力，尤其是農村裏的婦女們，有些地方很堅決地拒絕加入集體農場，因為她們想到『魔鬼……到來』，想到『永久淪入地獄』，性命交關，非同小可！但是後來『上帝的信』發得太多了，他們覺得『上帝』爲什麼有這麼多開工夫，好像喫飽飯沒事做，專門寫信，也引起了他們的懷疑！

除由『上帝』發出無數的信外，在一九三一年的夏季，正在農忙的時候，在中部伏爾加(Middle Volga)區的各村裏忽發現了不少『神泉』——誰幹的不言而喻——牧師們因此鼓動不少香客，繼續地開着祈禱大會，大說其世界末日將到的鬼話，藉以吸引正在忙於農務的許多農民。常有牧師在這種祈禱會裏手上拿着聖經，引證其中語句，說集體農場是『反耶穌』的陰謀；又說什麼『社會主義的競賽』是聖經裏從來未曾提過的東西，參加的當然要永久淪入地獄了！

蘇聯對宗教不用強力禁止人民信仰，但一方面用教育，一方面揭穿宗教黑

幕，同時剝奪牧師的公民權（如選舉及生產者所得享的種種權利），宗教大有『永久淪入地獄』的模樣了！

在這個反宗教博物館裏還看見一個和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有關係的東西。在一個牆上鑲着很大的玻璃框，裏面陳列的是一幕用電燈烘托着的全景：有三個牧師穿着黑色的道袍做先鋒，一個手上拿着一本聖經，兩個手上各拿着一個大十字架，左右後面便隨着圍着不少白人的軍隊，有馬隊，有步兵，趕着殘殺在前面奔逃的千百『土人』！這一幕的背景是在一個殖民地的鄉間大平原上，模型做得很精巧，活龍活現。這一幕全景的陳列，把宗教——或傳教——和帝國主義侵略的罪惡的密切關係，表示無遺，勝過數十萬冊的什麼書。像我們受盡帝國主義摧殘的人們，看了更感到千愁萬恨！痛心無極！

一〇五 診治院和工人住宅

八月十二日參觀紅偉橡皮廠所附設的托兒所、工人住宅，及該廠所在的一區的診治院。關於這個托兒所的情形——是記者在蘇聯看到的最好的一個托兒所——曾經在第八十篇通訊托兒所裏面敘述過。關於診治院的情形，在第九十篇通訊工人城裏面，也曾經敘述過一個大概。這天所看的診治院，在規模及設備方面，和在工人城所見的大同小異。該院除為紅偉廠的八千工人的衛生和健康任衛護的責任外，並為該廠所在的全區五萬居民負起同樣的責任。所謂診治院，專為設計預防及臨時診治之用，病人並不住院的；遇有病症須住院醫治的，即另送到醫院裏去；遇有病症須經較長時間療養的，即另送到相當的療養院裏去。

這個診治院各科都有，另設有兒童科，專診十五歲以下的孩子。醫生一百個，看護婦百餘人。醫生每日到院工作四小時，研究一小時。每個醫生的月薪自二百五十羅布至四百羅布。看護婦每日工作六小時，輪班服務。每個看護婦每月薪金自一百二十羅布至一百五十羅布。關於糧食及日常的需用品，醫生和看護婦都可得到合作商店的優待。（醫生五年畢業，看護婦則三年畢業。）

我們對該院院長又提出私人行醫的問題，即醫生自己掛招牌行醫，不參加公共的機關。關於這個問題有人提出幾點：一是病人對於私人的醫生是否覺得比公共機關的醫生來得可靠，來得仔細，於是仍喜歡就醫於私人的醫生；一是就醫生方面說，是否在實際也是私人的醫生對於診察來得仔細，責任心來得重。據該院院長的答復，依他們的實際情形，一般人都願到公共的機關就醫，因為良好的醫生都在這裏工作，而且免費；在醫生方面，因社會的環境和以前不同，做醫生的在物質供給上既有相當的滿足，並不斤斤較量商業性質的方面，特重於醫術上。

的。研。究。和。努。力。增。高。一。般。人。的。衛。生。和。健。康。同。時。因。為。公。共。機。關。在。設。備。上。——研。究。方。面。以。及。療。治。方。面。——都。為。私。人。的。醫。生。自。己。力。量。所。不。及。所。以。他。們。也。很。願。意。加。入。公。共。機。關。來。發。展。他。們。的。天。才。或。專。門。的。能。力。增。加。他。們。對。於。社。會。的。貢。獻。

這天看了診治院和托兒所之後，又參觀了幾處工人的住宅。關於工人住宅的情形，記者在以前的通訊裏，曾經零星地談到。這天看到的一處是在一個簇新的大公寓式的屋子裏一個工人家庭。這公寓的內部，和在德國所見的差不多，也是每家有個小門，小門內幾個房間，和他家分開——不同之點是：在德國至少為小布爾喬亞的住宅，而在蘇聯則為工人的住宅。這個工人家庭有一夫，一妻，和兩個小孩，佔臥室兩間，廚房一間，廁所一間。男的一個在皮革廠裏做工，每月工資三百羅布，每月出租金三十四個羅布。女的原來也是做女工的，六年來因身體內部有病，不能再作工，每月領到贍養金六十羅布，在家裏料理家務。這小家庭裏布置得很整潔，有地氈，還有一架鋼琴。

又到一個工人居住的公寓，和上面所說的差不多。我們走進一個小家庭，一夫一妻和三個小孩，佔兩個臥室，一大一小，大的是三個小孩住的（每個小孩有一個小鐵床，上面鋪着雪白的被單，排着厚軟的枕頭，）小的是夫婦住的；一個廚房，一個廁所，還有一個小餐室；臥室裏裝有無線電播音，布置也很清潔，有地氈，有沙發，排有好幾盆的鮮花，男的在紅偉橡皮廠裏做工，每月工資四百羅布，每月付租金五十三羅布。女的在家料理家務。

在別國旅行不能隨便跑進人家裏去視察；在蘇聯旅行，却是個例外。你跑進他們的住宅裏去視察，他們很歡迎，指示你看這裏，看那裏，這在他們是好。像由幽谷而遷至喬木，所以很欣然地公開給你看看。

講到這類工人的住宅，在西歐當資本主義正在昌盛的時候，工人在物質上的享受，像住宿這類的住宅，有地氈，有鋼琴，有無線電播音，並非沒有；但這是資本家大獲利潤的時候，分出一些些給他們，到了資本主義日趨沒落的現在，失

業的工人領得一些救濟金，全家擠在貧民窟的暗室裏，情形便大不同了。記者寫此文時，倫敦報上正記載着一個貧民窟裏的失業工人的家庭，父母子女共六人睡在一個暗室裏的一個鐵床上；一個女兒十七歲了，但也不得不夾在父母的床上睡覺；床上只有薄的被單，沒有絨毯，（在西方不用棉被，冷天就只用被單包着絨毯遮蓋，）一個六歲的孩子竟在最近一夜裏凍死！檢驗官在驗屍的時候，說這真是可駭的情形，說這算是所謂基督教的國家裏的道德！在這位檢驗官是憤慨的譏諷，但這却是貧民窟裏的不足駭的情形。他提起『基督教的國家』，說來湊巧，據每日快報的記者所調查，這不幸的家庭所住的房間所以暗無天日，正因為所有的光都被一個大教堂的高牆遮沒了，而且這個房屋也是這個大教堂的財產。

蘇聯的工人住宅是一天一天地在那裏講究起來，而西歐的勞動者的住宅雖有一個時期並沒有過這類的享受，但就目前的趨勢看去，却是一天一天地增劇着『基督教的國家裏的道德』！我覺得由西歐往蘇聯去視察的人們，應該不要忘却

這兩方面趨勢的比較

一九三五，三，二〇。上午·倫敦

一〇六 列甯的三歌

在蘇聯看過好幾次電影，而以八月十二日晚間所看的列甯的三歌（*Three Songs of Lenin*）為最偉大，最精美。在其他影片裏，因為他們有中心的信仰，感人之處很多，可是有的片子在光線和攝影的技術上仍有多少缺憾。但是列甯的三歌不但偉大，而且精美：取景的美麗，光線和攝影技術的精工，雖以好來場在這兩點上最勝利的片子，都比不上！（記者有電影癖，看過美國的好片子不少，他們的內容當然是布爾喬亞化，但在取景之美，光線和攝影技術的精工，我

却認爲別國沒有趕得上的，而看了列甯的三歌，覺得無疑地被趕上了，甚至可說有過之無不及。）

這影片製好後，只蘇聯的黨政當局看過一次，還未公開演過，這次暑期大學的數百學生因不久即要離開蘇聯，恐怕來不及等到公開演，所以得到蘇聯電影公司的特別優待，特在十二日晚上開演給我們看，這也真是我們的眼福。

據說所謂列甯的三歌，原來是在列甯死後，由民間口傳的三首歌，並不是什麼名作家寫下來的。第一首歌謠是關於蘇聯東方婦女解放的事實；第二首歌謠是關於列甯逝世時的情形；第三首歌謠是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種種情形。這三首歌既很普遍地很自然地深入了民間，電影導演家才把牠攝影成這一部電影。

列甯在他的著作裏，演說裏，屢次主張社會主義的建設非有婦女大眾一同來參加是不會成功的，主張在革命後所有壓迫婦女的法律都不許有絲毫的存在。他死後，大家想到如令婦女在事實上真能獲得自由平等，真能獲得解放，當然要連

帶地想念到他。這電影分三部分，每部分用音樂分別奏演那三首歌，第一首是關於蘇聯東方婦女的解放，第一部份的電影內容也是關於這件事。這東方婦女在未解放前，都須帶着面幕，像埃及婦女和土耳其婦女一樣，過着窮苦的奴隸生活，但在革命後却不同了！面幕當然是一概取消了，同時享到種種文化的權利，參加社會建設的工作。最使人興奮的，是看着千百成羣的被解放的婦女，結隊在田間播種以至收成，一面音韻悠揚地共同唱着歌謠，一面笑容可掬地很勤奮地幹着她們的工作。工作完後，千百成羣地各負着耕具，列着大隊，挺着胸部，整着步伐，引吭高歌，欣欣然地向前大踏步走着。

第二部份是關於列甯逝世時的情形。屍身未入葬前，公開受民衆憑吊，以及安葬時受民衆的護送，整千整萬的大衆像蜜蜂、螞蟻似的，像長江大河奔放着似的，對此革命領袖致最後的敬禮，悲壯氣概，無限哀思，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其萬一！諸位也許看過尋常所謂『大出喪』的玩意兒。『大出喪』原來不足希奇，就

是含辱忍垢的殖民地的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們，只要有幾個臭錢，都可演『大出喪』給你看看，但在這種『大出喪』裏所見的是什麼，和我們在這電影上所見的完全不同。我們在電影上看見的不是什麼闊排場，只是千千萬萬的勤勞大眾，對着九死一生冒着萬險爲大眾革命努力的偉大領袖致無限的哀悼。

這電影穿插着尤其有精彩，尤其令人感動的，是每幕的前後，或每段的前後，在瞑目僵臥着的列甯之外，還穿插着列甯生時對千千萬萬的大衆作慷慨激昂的鼓動革命的演說。（是有聲電影，所以如親聞其聲。）你看着他始終是那樣的戴着一頂破舊的工人用的鴨舌帽，一套破舊的西裝，有時加上一件破舊的大衣，昂頭揮手，大聲疾呼，只知革命的努力，完全不知自有其身的模樣，誰都不能自禁地受着無限的『靈感』！再看到那些千千萬萬的聽衆，傾耳靜聽着的聽衆，是無數的粗衣粗手的，土頭土腦似的，負着歷史上使命改造世界的普羅列特利亞，更可感到這和個人主義的領袖不同，更可感到世界大勢的轉變！時代變了！誰也不

能打轉歷史的巨輪了。

關於這第二部份的影片裏面，有幾幕是在列甯的屍身旁，每次有肅然含哀，恭而敬之『立正』着的一個黨政領袖，例如有一幕立着的是史太林，有一幕立着的是加立甯（Kalinin，全蘇聯執行委員會主席）有一幕立着的是莫洛託夫（Molotov，全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這幾幕裏，都把列甯的屍身放大，立着的那個後繼者的領袖也放大，同時奏着軍號，打着軍鼓，聲勢凜然，異常嚴肅。我覺得這些後繼者的領袖，能努力使社會主義建設一日千里，不負列甯的付托，看到這電影裏的前塵影事，可以無愧了！（我同時不禁連想到有的國家裏在革命領袖死後，便無惡不作，弄得喪權辱國、民不聊生，老實跑到反革命的路上去，却靦然不以為恥的後繼者們！）

第三部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建設：大規模工廠的建造，實際工作的進行實況，數十萬畝集體農場的耕種，狂奔怒號的水電的湧流，無數高樓大廈的工人

住宅區的完成……每種建設，也穿插着列甯生時的關於此事的演說，而且在工程出現於銀幕上時，同時把列甯的全身肖像，特別放大，一手指着前面，懸立在空中，反映着這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進行。

在這部影片裏，有一幕是一個天真美麗的青年女工演說，她是在工程上有一次決堤時奮身塞救，獲得列甯獎章的；有一幕是一個集體農場的老農夫演說；有一個是工廠女工人演說。他們演說時都充滿着熱烈的精神，濃厚的興趣，有的話語還引着觀衆大笑，他們用的是俄語，或該地的土語，我幸有坐在旁邊的俄國朋友解釋大意給我聽，使我最感動的是他們口口聲聲提到『我們的農場』，『我們的工場』，『我們的國家』；他們知道這農場，這工廠，這國家，都已是勤勞大衆所有，不是在少數人的手裏了。這樣，才能動員大衆共同努力，共同向前途邁進！

一〇七 真理報的最新設備

據一九三三年的統計，蘇聯的日報已達六千五百種之多，每日總銷數達三千六百萬份！（一九三三年只有二百七十萬份。）因為他們的文化革命工作的一個最重要的途徑是報紙，文盲的消除既大告成功，民衆讀報的數量自然地隨着增加。在這許多報紙裏面，最有力量的是政府的機關報，叫做新聞（Izvestia），和黨的機關報，叫做真理（Pravda）。這兩報的最近銷數，每日都各超出兩百萬份。據說這樣的銷數還不夠支配，但因為紙不夠用，所以一時還不能大大地增加。

記者於八月十三日參觀真理報在莫斯科的最新的建築。這報館開始建築於一九三二年，要在一九三五年才完全落成，所以當我們去參觀時，只大部分已造

好。本來還不準備公開參觀的，因由暑期大學的特別商量，才容許我們一班同學去看看。

這報館的辦公處及編輯部佔着七層的高大洋房，而印刷工場的規模，尤為宏大。據說像這樣大規模的報館，在全世界上只有四處：一處是倫敦的每日電報

(Daily Telegraph)；一處是芝加哥的論壇報(Tribune)；一處是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還有一處便是莫斯科的真理報的這個新設備了。換句話說，在全世界上第一等大規模的大報館，蘇聯也有了一個。

我們先走進印刷工場，但却好像走進了什麼別墅的大花廳！因為這幾個大工場的周圍都是鑲着亮光光的大玻璃窗，乃至天花板上也鑲着許多玻璃窗，（這也頗像大花園裏的大的暖花室！）光線當然是異常充分，空氣也異常清新。地上鋪着的是斜紋式的木板（頗似跳舞廳上的地板），工場上裝設的機器雖多，並不擁擠。據引導我們參觀的該報館的工程師說，這些工場的優點是平行式（horizon-

(C) 不是直行式 (Direct)；別國的印刷工場往往是在疊架着的幾層高樓裏面，這些工廠的建築却只是一層——很高的一層。這種工作環境之特別合於衛生，是不消說的，他又說在別國，土地爲私人所有，以牟利爲目的，所以很昂貴，用不起這樣大面積的土地；因此只能有直行的建築；在蘇聯，土地爲社會所公有，無人從中圖個人的私利，所以用得起這樣大面積的土地，實行平行的建築。這全工場所佔的面積達三萬四千方公尺之廣。

至於機械方面的各種設備，都是採用全世界最新最進步的。（全在德國定製的，當我們去看時，都已裝置好了。）鑄字工場裏，（西文的排字即用打字的方式，在鑄字機上立刻鑄成鉛字，比我國用手工排字的迅速便利得多，前已說過，）最新式的鑄字機有四十九架，在製版工場裏有六架大規模的製版機，全用電力，每七秒鐘即可製成鉛版一塊。（即鑄好一面報紙文字的大鉛版。）這鉛版製好後，即由自動的運送機，運到印刷機上面去。鉛版印過後，又有自動的機械把牠送回

到蒸汽鍋裏去銷融，據說這後一種的自動的機械是最新發明的，在這裏算是世界上第一次被採用的。

油墨房裏把油墨送到印刷工場的手續，也是利用機器由所裝設的管子直接送到印刷工場的印刷機上面去。印刷機上所用的紙，也是利用滑溜的自動運送機由藏紙房直接送到印刷機械上面去。這大規模藏紙房的後面便是火車的鐵道，由造紙廠裏運來的紙，便逕從這鐵道上用機械轉運入藏紙房。這樣利用最進步的機械和布置，在效率上和時間經濟上所收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印刷工場裏的印刷機共有二十一個單位，每個單位包括二十一個捲筒，每小時二十五轉，每捲筒每小時可印報紙五萬份，每單位每小時可印報紙一百零五萬份。如把全部的印刷力開足，每次開兩小時左右，可印報五千萬份！

報紙印好了之後，也是用自動機直接由印刷工場運到送報汽車上去。

真理報館除出真理報外，還出有其他四種日報，目前每日總銷數達三百萬

份，一俟報紙的生產增加，印的數量即須隨着大增。

除印報的印刷工場外，還有印雜誌的印刷工場，裏面有印刷機二十二架，印三十五種雜誌。（另有印雜誌用的鑄字工場。）

尤有趣的是在那些大工場的中央有個特高起來的一層，上面是總管理者（superintendent）的辦公室，四面都是玻璃窗，可望見全部工作的情形，而在玻璃窗下的牆上排滿着無數電表，上有各色電燈為號，各部機器上印到了若干份報，總數已印到若干，以及其他種種關於工作上的消息，這號表上都能隨時作自動的表示，使人一望瞭然；如有一部分出了毛病，也一望而知。

該報館現有職工三千人，其中一千五百人在印刷工場上服務。

該報館的汽車間可停汽車六十五輛。有一個戲院，一個餐館，一個俱樂部，一個工廠學校，因為他們的職工人數既有那麼多，而且還要很迅速地隨着事業的發展而增加，所以對於娛樂的設備，飲食便利的設備，以及增進知識的設備，都

不。得。不。特。別。注。意。的。了。

一九三五，三，廿二，上午，倫敦。

一〇八 言論自由的問題

記者在上期通訊裏談過蘇聯最大規範的日報——真理報——的最新設備。談到新開業，我們很自然地要連想到言論自由的問題；換句話說，在目前的蘇聯是
否有言論的自由？

這個問題的回答有兩個立場：從勤勞大眾——以工人和農民為聯合的中堅——看去，可以說有；從剝削階級的餘孽及其種種寄生蟲——例如牧師教士，帝俄時代做過秘密偵探及壓迫革命的警察官僚，以及反革命的智識分子等——看

去，可以說沒有。在蘇聯的當局以及從事新聞業者，坦然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代，還不能有完全的言論自由，完全的言論自由，須等到沒有階級的社會實現之後才能辦到。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和資本帝國主義所侵略的殖民地，只有少數人享到自由言論的權利，因為強有力的言論機關都在這少數人的掌握中，或至少是在這少數人威迫之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却有多數人享到自由言論的權利，因為強有力的言論機關都在這多數人爲中堅的政權統轄之下。這兩方面不同之點便是一方面是少數，一方面是多數。雖這兩方面都不能說是『完全』，但『多數』已比『少數』進一步，却是無疑的事實。

當一九二七年美國的工人代表團到蘇聯觀察的時候，和史太林有過一番談話，很直率地提出許多問題問難。（詳見一九三四年出版的 *Interviews with Foreign Workers' Delegations by Joseph Stalin*）在這些問題裏面，有一個代表問到：工人階級和農民的意見，如有和黨的意見不同的地方，怎樣可以得到合法的

表現？有另一個代表來接着說：這種意見可在工人階級的羣衆組織如工會之類的機關裏表現出來。史太林認爲是對的，他認爲在工人和農民裏面確有不同意見的存在，這種不同的意見，可在各種會議，各種工會，合作會社，蘇維埃選舉等等裏面作合法的表现，不過他說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意見的衝突，和十月革命以前的意見的衝突，有個根本的異點：在以前，工人和農民間意見的衝突是關於推翻地主，俄皇暴政，小布爾喬亞，以及打破全部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問題；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意見的衝突却不是集中於推翻蘇維埃政府，打破蘇維埃制度的種種問題，却是集中於如何改善蘇維埃政府的機關和工作的種種問題。

我引這一段話，尤其是最後幾句，因爲就我在蘇聯的實際觀察，覺得這確是他們言論自由的範圍。在蘇聯特重所謂『自我批評』（self-criticism），對於政府各機關和各種實業機關的具體事實和利弊，都得盡量批評；不但在社會的日報上，即各工廠各學校及種種機關由職工自己編的壁報，對於本機關的領袖和一切

事務都盡量地批評，毫不忌諱，烏克蘭有個農民曾經這樣說過：『倘若我們本地的蘇維埃的主席是個酗酒之徒，或是一個侵吞公款者，我們要告發，要改換，那比在俄皇時代對付官僚容易得多了；但是如果說集體農場的政策不對，應該要讓我們農民各有個人的農場的權利，要發表這樣的思想卻沒有多大的機會。』換句話說，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要想根本推翻這種組織和其根本政策的言論，當然無自由之可言；不過在這根本組織和政策的大目標之下，對於具體的辦法和流弊加以批評，力謀改善，却很可自由。其實蘇聯現在的根本組織和根本政策，既以勤勞大眾的利益為中心，他們——大眾——所研究討論及批評矯正的，却也只在這大目標下的具體辦法方面努力求進步，並無意於推翻根本組織和根本政策。例如我們和蘇聯工廠裏的工人作私人的談話，他們所津津樂道和商榷的是如何如何更改善工作的環境和待遇；如何如何更增加工作的效率和生產的進步；從未聽見他們疑到五年計劃的不該實行，或是以工人階級為過渡政權的中心是錯誤的。

他們所需要的言論自由，似乎也正在彼而不在此。

在蘇聯的各日報上還有一個特色，便是積極提倡和鼓勵『工人通訊員』；這所謂『工人通訊員』，是來自全國各工廠裏的工人，各農場裏的農民，和紅軍裏的兵士，把他們所見聞的關於本地的建設的情形及或有的弊端，盡量寫成通訊，寄登日報上。據說現在這樣的『工人通訊員』已在兩百萬人以上，這是多麼廣大的一個民衆發表意見的機關！

關於言論自由，就各國的現實情形說，大概不外三種現象：一種是在法西斯的國家，其作用是替日暮途窮的資本主義制度掙扎，實際只替少數特權的階層說話，在大多數人方面看來固然是絕對沒有言論自由，即替少數特權階層作傳聲筒的人們也說不上有什麼言論自由。一種是在號稱民主主義的國家，尤著的是英法兩國，這些是多黨政治，大規模的言論機關當然也在少數特權階層中人的掌握。但在某範圍內還許一小部份替大多數人發表的言論有出版的可能，在表面上，似

乎稍爲寬容，但只是程度上的差別，並不是性質上的不同。還有一種便是政權已在勤勞大衆自己的手中，言論自由爲大多數人所享有，而因爲尙未達到沒有階級的社會，仍有少數人不能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而且所謂言論自由，也有牠的相當的範圍，不是無限制的，關於這一點，記者在上面已有過大略的說明了。

一九三五，三，廿三，夜·倫敦。

一〇九 蘇聯的南方

莫斯科的暑期大學於八月十四日結束，當夜暑校全體學生和莫斯科各校學生代表共約四五百人，在暑校大食堂舉行大宴會，後來又在大禮堂裏舉行跳舞會，孩子氣十足的一班男女，大吃大跳大談大笑一番，到十二點後，才盡歡而散。第

二天我們便離開莫斯科，開始作蘇聯南方之遊。我們南遊的時間只打算兩星期，分三條途徑，一條沿着伏爾加河(The Volga)沿岸，一條是遊高加索，一條是遊烏克蘭和克里米亞，聽各人選走任何一條。這三條路，當然各有好處。伏爾加是歐洲最長的一條河，蜿蜒於歐洲部分的蘇聯的東北部，由高爾基到史太林格拉，坐船四天，經地一千餘英里，經城八九個，欣賞河景，潯泊多城。第二路遊歷高加索，最令人戀戀的是可在羅斯托夫(Rostov-on-the-Don)看到最大規模的塞諾格拉國立農場(Zernograd State Farm)：以八十萬英畝的田地作一個單位，結隊工作，好像軍隊，各部分用軍用電話和總部連絡，收成和播種最吃緊時，機械用在田間工作每日達二十四小時，晚間用強光大電燈照耀着，想來必有一番奇特的現象。第三路重在看看全蘇聯的勞動者的休養勝地，我們看了不少他們的努力的工作，也要看看他們的從容的休養；連帶可以看到烏克蘭的農村情形——集體農場也有得看，不過規模不及高加索的大——和世界最宏偉的尼帕爾水電力廠(Dy

Jeppostroi)·既不得不在三條路裏選一條，我便選定了第三條路——看看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同學中參加這三條路的約有五六十人。

我們於八月十五日下午七點鐘由莫斯科乘火車，到第二天中午才到烏克蘭的舊都卡可夫(Karkov)·在火車裏很悶熱，灰塵不斷地從車窗溜入，襯衫的領口和袖口很容易骯髒，面部更時時『蒙塵』，每一會兒把白的手巾向面上抹一下，便在手巾上現出一團一團的漆黑；幸同車廂裏的兩位英國朋友都很健談，還不寂寞·一位是在利物浦大學讀建築工程的巴爾君，一位是在孟却斯特大學地理系主任書記的柏西女士·我們在暑校裏雖已常聚會，但在南遊中因更接近，竟由此成了莫逆之交·說來奇怪，這兩位英國青年夾在許多美國人裏面，他們竟覺得格格不相入；美國人的始祖大多數原是從英國去的，但如今南國人的性格確有許多差異，我在英國一年多，此次在暑校和許多美國朋友相處一個多月，愈益覺得這種差異的明顯，這也可見他們所處的環境的影響的厲害。

我們到旅館後，大家紛紛要洗澡。蘇聯各大城的旅館都很講究，尤其是歸蘇聯旅行社用來招待外國旅客的旅館，比之西歐的旅館並無遜色。我們到的這個旅館裏，浴室有兩種設備，一是盆浴，一是淋浴（shower bath），我們讓女子去享受盆浴，我們男子便都到淋浴的浴室裏去。這淋浴的浴室頗大，一邊休息室，有絨地毯，有沙發，一邊和休息室相聯的便是同時可容十人左右的浴室，裏面有白漆的矮板壁隔開，不過沒有門。我們進去之後，有的在休息室裏忙着脫衣，有的脫光了，便跑進浴室裏去大淋而特淋，大家起初都覺得奇異的，是有幾位穿着白外衣的妙齡女侍者，拿着大毛巾進來，看見我們這些赤條條的男子，她們很自然地照料着，沒有一點兒難為情的樣子。我正站着淋洗的當兒，她們裏面有一位還跑過來抹抹一個熱水管上的龍頭，看看行不行。她很自然，我最初倒不無覺得有一些礙手礙腳似的。我們這班孩子們最初大家見此情形，都面面相覷着發怔，後來看見她們那樣自然的態度，也就很自然了起來。但她們出去之後，我們却不禁大

笑，大家問着：『她們怎麼竟能那樣自然？』

烏克蘭共和國在蘇聯中是第二大國，約等於德國的幅員，有居民三千萬人，幾及蘇聯全部人口五分之一。舊都卡可夫居民約有五十萬人，是烏克蘭三大要城之一。（其他兩個是奧得薩 Odesa 和基夫Iev）我們踏進這個名城之後，在沿途所見和在莫斯科相同的是隨處表現的努力建設的景象：新鋪的平坦廣闊的道路，新開的叢林綠茵的草地或公園，新建的廠屋、商店、工人住宅等等，所不同的最顯著的是招牌、街名、機關的名稱，報紙，都用着烏克蘭自己的文字。我們知道在帝俄時代，烏克蘭是被壓迫的民族，在學校裏不許教烏克蘭文字，不許讀烏克蘭歷史，在任何印刷品上不許用烏克蘭文字。烏克蘭的大詩人穴夫顯可（Shevchenko）被充軍。但在革命後，蘇聯對於少數民族的問題，用很聰明的民族自決的平等辦法解決，一了百了：對於各民族的文化的發展，尤提倡不遺餘力，各民族恢復他們原有的文字，便是一個例子。現在烏克蘭政府在公文上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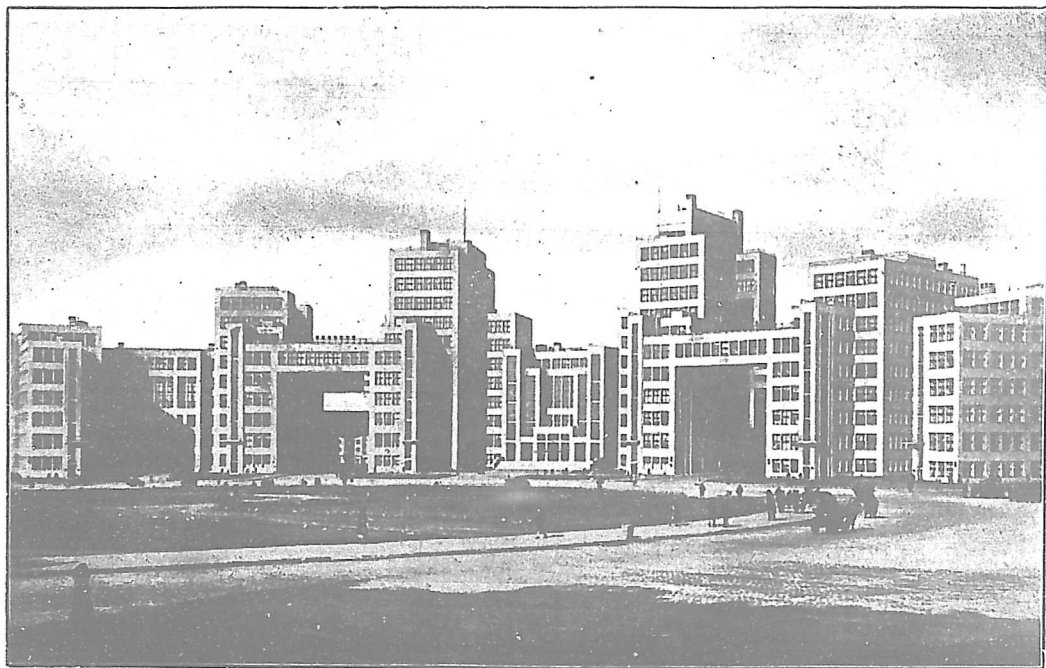
文字也是烏克蘭文字。

烏克蘭是蘇聯的燃料（尤其是煤）、金屬（尤其是鐵），和農產品（尤其是穀類）的重要區域。在革命前不過是落後的農業區域，所有富藏，都埋沒在地下；革命後，尤其是在五年計劃成功之後，不但農場幾乎已百分之百的集體化，而且因工業的積極進行，利用最新最進步的機械和技術，同時猛烈地工業化，成為異常重要的一個經濟中心了。例如卡可夫的曳引機廠（Tractor Plant）每年可製造曳引機五萬輛，為蘇聯最新最偉大的工業之一；又例如在卡可夫附近的尼帕爾水電廠，為世界上最大工程之一；又例如當納資煤礦區（Donets Coal Basin，簡稱當把斯 Donbas）佔面積五萬方英里，每年替全蘇聯出產一半的煤，一半的鐵，三分之一的化學品。

記者為時間所限，在卡可夫城僅作兩天的勾留，看了一個集體農場，一個水電力發動機製造廠，當在下一篇通訊裏略述大概。一九三五，三，二六，晚。倫敦。

一一〇 卡可夫的農場和工廠

八月十五日在烏克蘭的舊都卡可夫參觀博更集體農場(Богдан)。這農場所在的農村離卡可夫城市約一小時的汽車路，成立於一九二九年，佔地一千二百赫特，分穀類、果子、和菜蔬三種。有馬一百三十隻，牛六十六隻。曳引機三輛，由曳引機站供給，每到收成已獲得之後，酌用穀類付給曳引機站。所用工人為四百十四人，其中有二百二十五人是女工。每日工作時間為十小時。每『工作日』的工資現款為四羅布七戈比，加上三公斤穀，四公斤菜蔬。每個工人自有半赫特地，由此所出產的牛奶和菜蔬歸私有，可在本農場的市面上售賣。故每工人每日收入的總數約九羅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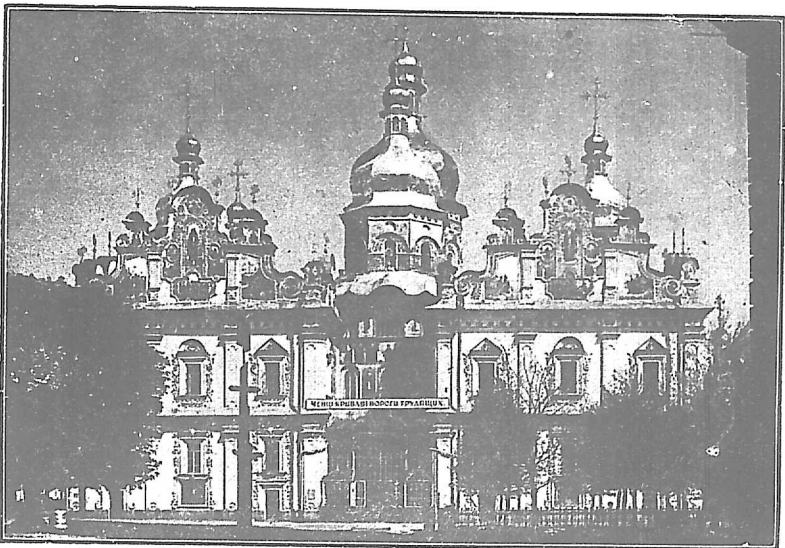


官業工營國的夫可卡



↑ 宮動勞的夫可卡

↓ 館物博的夫奇



該農場的全權在全體大會，由全體大會選舉五人組織管理部，並選舉一人爲主席，用全部時間於本農場的管理事務，每年酬報爲六百『工作日』，其他管理員每年酬報爲五百廿五『工作日』。一般農業工人每年酬報爲三百五十『工作日』。據說農場集體化之後，農民的收入約增加百分之五十。管理部的選舉每年舉行一次，連舉得連任。

該農場在城市有商店四家，售賣本農場的產品。政府每年所得賦稅，係用規定價格（較市價低）向該農場購穀，約每赫特地一百公斤的穀。今年因該處有旱，政府賦稅特減百分之五十。

該農場附屬有托兒所兩個，『七年學校』（卽小學）一所，中學（三年）一所，醫院一所。醫院和學校均由政府出資辦理，惟托兒所則須由家屬酌付一些穀類。『七年學校』裏有學生約三百人，年齡由八歲至十四歲。中學有學生約二百人。（該農村人口爲一千零八十二人。）學校設備比城市的比較簡單些，中學正

在建造新屋。我們並看了一個托兒所，有兒童四十人，由一個看護婦領導着，穿着一律的短褲，正在唱歌。此外還附設有一個種植實驗室，好像花園裏的花棚，室內有許多盆的植物，室的周圍還有一大塊地；種滿了花草果子菜蔬，都是在實驗中的種類。由曳引機站派專家襄助農民進行這類實驗的工作。

最後還看了一個農民的住宅，是一層的小屋子，在他所自有的半赫特菜園的中央，外面圍着短籬，在鮮花碧草的環境中，雖和城市工人的住宅異趣，但却也有他的鄉村的風味。這屋裏有一個臥室，四個玻璃窗，由窗口可望見周圍的園地；牆上掛着許多相片！桌上有一架鐘，排有兩個桌子，兩隻直背椅子，一個雙人鐵牀，是夫婦兩人同居的。收拾得很乾淨。此外有個小房間，放置零物；一個小廚房，不過他們不大用，因夫婦都在集體農場中工作，所以多在公共餐室裏用膳。

八月十七日上午參觀卡可夫的水電力發動機製造廠(Turbine Generator Pla

nt)·這個廠規模很大，有三百六十公尺深，九十六公尺闊，四十公尺高，全部用鋼骨水泥建造。(尚在繼續建築中)·現有工人兩千人，(其中百分之四十爲女工)·工程師和技師三百五十人·工程師中也有女子，我們所看到的測驗站(Testing Station)的主任，便是一位女工程師·所製水電力發動機有五萬基羅瓦特(Kw)的，有十萬基羅瓦特的，有二十萬基羅瓦特的·該廠才開辦六個月，現在一年僅能製造六十萬基羅瓦特電力的機械，預計到一九三七年，(即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終了)·一年能製造一百五十萬基羅瓦特電力的機械，到了那時，可成爲世界上最偉大的這類的工廠·引導我們參觀的是該廠的一位青年工程師，看上去只有二十幾歲，誠懇和藹，熱心異常，奔走着指示我們看這部大機器，看那部大機器，手舞足蹈，解釋得津津有味，講到一九三七年可成爲世界上最偉大的這類工廠時，更是眉飛色舞，笑逐顏開！同來的許多美國男女朋友都被他引得發笑，

大家覺得他真可愛，紛紛私相竊語道：“He's really a nice fellow.”（在中文頗難譯，似可勉譯爲「他真是一個可人兒！」）

這位青年工程師指着廠裏的鋼骨水泥的大柱子說：「最初美國專家說這廠的大柱子須完全用鋼鐵造成，但是因爲蘇聯在目前，鋼鐵還不敷用，所以我們再三想法，裏面用鋼鐵，外面用水泥，居然也適用，這算是我們自己規劃的成功！」該廠在這幾個月裏，因「突擊隊」工人的格外努力，成績已經斐然可觀，已完工的有第一號的一百五十萬基羅瓦特的蓄電池（Condenser）。最有趣的是所造的發動機太大，不能就近機器，反可把各部分的機器輪流就近牠來製造！此外有第一個五萬瓦特電力的發動機，剛才完工，上面插着一面大紅旗，上面寫明是第幾隊的突擊隊的特優的成績。第二個發動機正在製造中，據說因工程師的特別努力研究，該廠已有自己發明的測驗機器（Testing machine），這位青年工程師欣然指給我們看，可惜我們都是門外漢，看了也還是莫名其妙！

該廠有十個運貨升降機，每機可負重量五噸。我們這一羣人，下來時乘着一個這樣的升降機，暫時充作『貨』來『運』一下！這升降機有二三十尺寬闊，好像一個房間。我們被『運』下來時，剛有一大羣男女工人正待着『運』上去，因為這時正是他們午膳後開工的時候。他們男男女女都笑謎謎地對我們一個一個仔細打量一番；他們也許在想着：那裏來的這許多小布爾喬亞！

該廠每日工作七小時。工人的工資平均每月每人約二百羅布，最高的達四百羅布，最低的一百五十羅布。工程師最初每月每人三百至三百五十羅布，主任工程師和已富有經驗的工程師每月每人自七百至一千羅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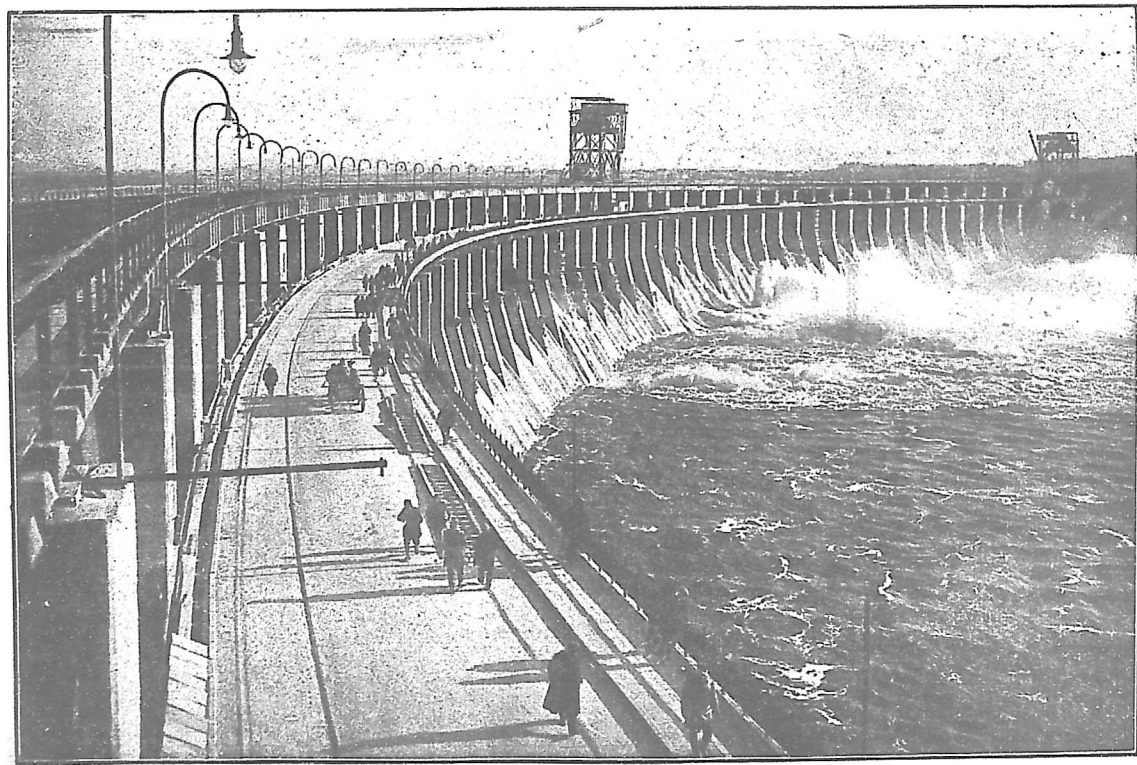
附設有工廠學校，訓練熟練工人，年齡自十四歲至十八歲，男女都有，我們去參觀時，這班男女青年正在一個實習工廠中做工，都很起勁地幹着。

一九三五，三，廿八，上午，倫敦。

一一一 尼帕爾水電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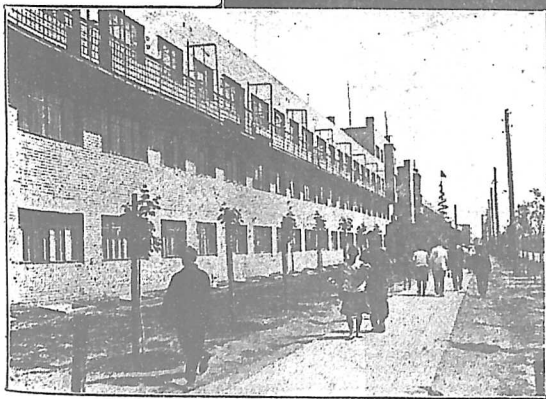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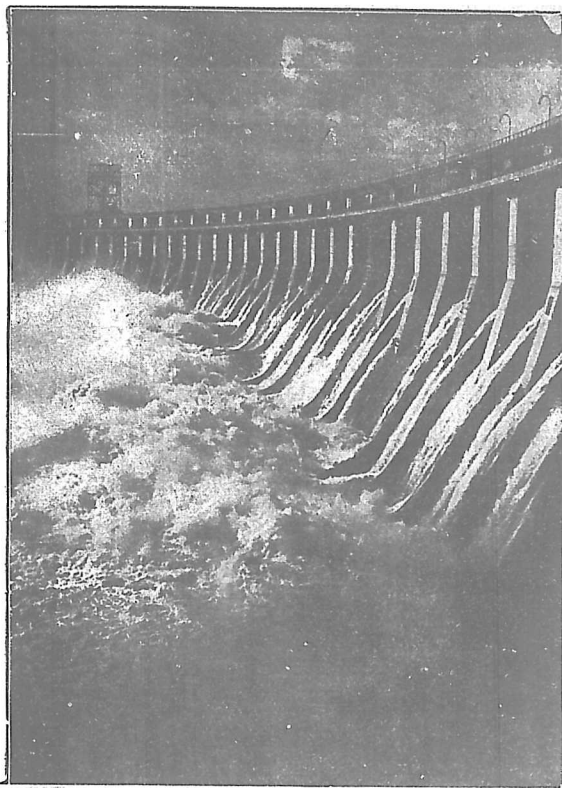
蘇聯尼帕爾水電廠 (Dnieprostroi Hydro-electric Station) 和所附屬的堤壩，吸引世界的注意力，簡直和埃及的金字塔吸引埃及者的注意力鬚髯。而牠的意義當然和後者截然不同；牠的意義是在利用最進步的機械和技術，以人力克服天然，爲勤勞大眾謀利益，促進社會主義的建設。

我們於八月十七日下午一點鐘，由卡可夫乘火車，當晚十點鐘到尼帕爾帕杜夫斯克 (Dniepropetrovsk)。這是一個小鎮，由這裏到尼帕爾水電廠所在的新市鎮——在該廠周圍新建立的『社會主義鎮』 (Socialist Town)——還須一小時的汽車路。我們下火車後，因汽車不夠用，有一部分先去，我和十多位同學在火車站上



尼 帕 爾 水 閘

尼帕爾水閘的怒濤



尼帕爾水電廠
附近的新村 ←

等候另一汽車開來。在這等候的時候，我們十幾人緩步出車站，在附近散步看看，馬路雖不很寬，但却已鋪平，而且路上兩旁電燈很亮，我們可在路旁籬笆上的罅隙間窺見鄉下人家的情形。我們尤其注意的是車站附近的空地上，有幾十男女鄉民散在各處地上露天睡覺，有兩三歲的孩子伏在母親的身旁酣睡着，聽說這是等候火車，要到城裏去尋工做的。我們自己互相談論，說這種現象表示火車還不敷用，同時農村的生活還有一部分仍不免落後，有積極提高的必要——其實他們也確在那裏積極的提高。我們回來，將近車站時，被該廠派來招待的一個男子看見，怪我們不在車站裏等，却跑到外面去亂竄一陣，揣他的意思，似乎怕我們看到不應看的情形。我們老實對他說，蘇聯正在繼續建設中，天天在那裏進步是事實，但有的部分一時還未能就完全辦好，也是事實，這在我們只認為是時間問題，無須忌諱。（在蘇聯已可隨處走動，並不受拘束，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招待員的態度頗奇突。）

我們到尼帕爾新鎮時，已近午夜，忽忽進旅館用晚餐，聽說旅館離堤壩很近，約二十分鐘步行可到，我們餐後還不肯就睡，和幾位朋友先跑到那裏去看他一看，果然景象宏偉，堤旁有無數鐵塔，上面有無數鉅大電燈，輝煌如晝，反映在許多水閘中急流奔放的瀑布，聲勢偉壯，美麗無匹！

第二天(十八日)早晨八點鐘起身，早膳後先跑到露台上張望，才看見這新鎮是簇簇新的，道路新，房屋新；馬路兩旁有樹蔭，有寬潔的行人道，工人住宅和各商店都是鋼骨的白色房屋。這天是休息日，街道上來來往往的男女和小孩都穿得整潔，多欣然微笑的熙來攘往。有些工人便整百成隊的在馬路上遊行，邊走邊唱，一人先唱，衆聲隨和，歌聲與步伐相應，我們到路旁偶和幾個工人談談，有的能英語，尤多的能德語，都表示他們在這地方很滿意，不願他徙。

這地方原是一個荒涼的區域，但自有這水電廠之後，新鎮勃興，形成別有天地的一個新村，有寬潔的馬路，有新式的房屋，有公園，有草地，有托兒所，有

公共食堂，有露天（Open air）學校，有休養院，有其他娛樂的種種文化機關。這電力廠的大工程所以成功，是靠着許多勤勞大眾的英勇努力；這新市鎮的成立和發展，也靠着許多勤勞大眾的積極進行。我們在旅館露台上，看見三架飛機在空中巡察，這是勞動者自己的空軍，保護社會的財產。

九點半左右，我們乘着三輛大汽車由旅館出發。駛過水閘上面的堤壩時，大家都伸長脖子注視閘中的急流洶湧。我們的汽車駛過那一大排的水閘之後，便到了水電廠，這個廠守衛特別森嚴，門口就有紅軍兵士持鎗衛護，我們的引導者須出示證書，才許領着我們進去。進去之後，有轉角或是有門的地方，都有一個紅軍兵士持鎗衛護。這大概是因為南方反革命的分子最後才鏟除略盡，為防備反革命分子破壞社會財產的陰謀，故有如此嚴密的守衛。看到這樣的情形，雖一向自願做美國資產階級忠實走狗的那位『黑博士』，也好像憬然有所感觸，因為他竟會對我們說道：『這些武力是衛護大眾財產的大眾武力；在美國也有武力，但是

所衛護的是什麼呢？」

這水電力廠的內部，房屋高敞，裝有九個規模異常宏大的水電力發動機，初開幕時，全部電力爲廿五萬馬力(H.P.)，現尙在擴充，不久可達七十五萬六千馬力，或五十三萬五千基羅瓦特，每年所出電力可達廿八萬萬基羅瓦特。該處所出電力，最遠地方可達三百公里，故直接得享用到這電力的面積有五百萬居民之多。這電力的應用，除居民住宅及各機關和市政等等之外，同時解決了大規模的工廠、集體農場，和交通上的電力供給。

從這個電力廠的大玻璃窗裏可望見水閘和這上面的堤壩，這堤壩長七百五十公尺，高五十二公尺，經三年半的時間造成，於一九三二年才完工。在建造時期，用到工人兩萬五千人，工程師六七十人，最初工程師中有三十個是外國人，但是現在所有的工程師都是蘇聯的本國人。尼帕爾河本是歐洲最大河流之一，常氾濫爲災，經此工程之後，反而得到數千萬畝的膏腴之地，而且把從前荒蕪無用

的沼澤也改成了五萬畝的沃土了。尼帕爾河本是危灘急流，不能航行，有此堤壩工程後，船在上下遊都可通行，上遊可一直開到奇夫，船隻經過時，經過三段閘門，每段一百二十公尺長，十八公尺闊，四公尺深。這種通過方法，各處運河多採用。因為水面急流，高低差異很大，航船難行，所以用幾層閘門隔開；最初讓船先進第一段閘門，將這頭閘門關閉，把門內的一段水面弄低（將水由機器抽去）和其他一頭閘門外面的水面相平，然後讓船駛過這另一頭的閘門。所以尼帕爾的奇大工程，不但解決了大規模的工業、農業、交通、種種方面的電力供給問題，而且增加了不少膏腴的土地，並解決了尼帕爾河的航行問題。

最後我們參觀電力廠的總管理室，裏面裝設着數十架『符號箱』(signal board)，好像電話公司裏的接線機似的，上面有無數紅黃綠色的小電燈，或明或暗，是報告全廠各部分機械的動作及出產等等情形，有幾位女職員忙着登記，這是最新的最經濟的管理工具。在這裏主持的是一位青年副站長，他是一位水電工

工程師，看上去不到三十歲，便負着這重大的責任。引導者指給我們看了之後，大家都集中視線對他望望，他覺得奇怪，問引導者我們爲什麼集視他；我們裏面有善謔的朋友，叫引導者譯給他聽，說因爲我們覺得他生得實在漂亮，（我們裏面有不少漂亮的美國女郎，）他聽了登時面紅耳赤，大難爲情起來！這位工程師居然上了我們這班孩子們的大當！我們看了他這樣，越發笑不可仰，孩子們真會尋開心！

一九三五，三，廿九，上午，倫敦

一一二 開放給大衆的休養勝地——克里米亞

我們於八月十八日參觀了世界上最偉大工程之一的尼帕爾水電廠之後，於當

夜即乘火車向克里米亞進發，十九晨到克里米亞西南尖端的名城塞伐斯托普 (Sevastopol)，和碧綠汪洋的黑海作破題兒第一遭的見面禮。

諸君如翻開地圖，看到黑海，觸到你眼簾的有個不規則四邊形的半島伸入海中，面積一萬五千餘方英里，和大陸（接着南烏克蘭）接連處只有三四英里闊的一個海峽，這便是克里米亞半島 (Crimean Peninsula)——是開放給大衆的全蘇聯的休養勝地！

克里米亞是歐洲著名勝景之一，而在從前的俄帝國已是全俄最美麗的區域，所以那時的貴族和富有的布爾喬亞便作爲他們獨佔着享福的地方，在南方沿海，由他們建築了不少宏麗的別墅和宮邸，不是勤勞大衆所能夢想踏到的區域——這是距今不遠的十八年前的現象——但是在革命之後，却成了開放給大衆的全蘇聯的休養勝地！從前爲少數剝削者所佔有的無數別墅和宮邸，現在都成爲勤勞大衆的療養院和休養院了！這是多麼痛快的一件事啊！

這半島上的高山崇嶺，由西而東，蜿蜒不絕，其特色是大部分的山頂都是平的，這種平頂最大的有幾英里廣闊，彼此之間有低平的汽車路連繫着，因四季氣候都在溫暖中的緣故，全年青翠欲滴，鳥語花香，別有勝景。在南方沿海一帶，因有平均三千尺高的山嶺爲屏障，和大陸隔開，阻擋着北方和東北方的冷風和暑炎，只引進南方和西南方的溫和的清風，舒適的氣候，成爲休養或恢復健康最適宜的區域。據氣候專家所研究，最合宜於人類身體機體發展之理想的氣候是華氏表五十度。身體孱弱，或病後身體虛弱的人們，要增強體力，或恢復健康，都需要溫暖，最忌變化過甚的氣候。克里米亞的勝地如雅爾他(Yalta)每年中的平均氣候都約在華氏表五十五度，最近於理想的氣候。據過去二十年間的觀察統計，全年中氣候的差異，不過二度零七，所以全年幾全在春秋兩季中過去。太陽的光線對於療養有很大的效力，而在克里米亞南岸每年可享到二千五百小時的陽光，每天平均有七小時的陽光。因爲近着黑海，空氣的清新，海濱的游泳和日光

浴，更是極便利的享受。而這些宜於健康的種種優點，加上青山、叢樹、綠茵、鮮花……，便成了無雙的福地！從前是少數人的福地，現在是最大多數人的福地了。在這『福地』，各療養院可容納的人數在兩萬以上；此外尚有醫院六十所，每所有牀位兩千左右；診治院約有百所；設備完善規模宏大的肺病研究院一所。每季由各地到此『福地』來療養或是例假中到此休養遊玩的大衆，至少在二十萬人以上。（該半島的居民約八十萬人。）

我們往遊克里米亞，最重要的目的地是在該處第一美麗的名城雅爾他，不過路便灣到塞伐斯托普，在該處僅作一日的勾留。我們於十九晨到塞伐斯托普後，即乘車往博物館參觀克里米亞戰爭油畫及戰場遺蹟。這戰爭是一八五四年俄皇要瓜分『近東病夫』土耳其所引起的英法聯軍，是歷史上帝國主義爭奪的一幕名劇。油畫的宏大和布置，和我在比利時所見的滑鐵盧戰爭的油畫的規模和布置方法，簡直是完全一樣。當時該城被英法聯軍包圍至十一個月之久，據軍事家所推

測，當時所用的軍火的總量，各堆成土墩，可達二百八十尺寬闊，三百三十尺高，殷血盈河，全城為墟，所爭者不過是帝國主義所欲得的贓物罷了！

但塞伐斯托普在那時是俄帝國主義的堅壘，後來在革命時期中，却成為革命運動的一個重要中心，其最著的是一九〇五年黑海艦隊的起事，震動全國，雖一時被帝俄政府壓平，但實為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先導，為俄國革命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下午我們去參觀希臘古城，和希臘羅馬所遺留的古物博物館。希臘在黑海一帶的殖民地經營，開始於西歷紀元前的第八世紀末葉，距今近三千年了。這三千年前遺下的所謂希臘城，沿着黑海之濱，僅是東一大堆西一大堆的殘垣廢址，有幾處是由地下發現開掘的，在當時也許是廣廳大廈，現在僅是大地窟中的幾面殘破的厚牆和崎嶇不平的石砌地面罷了，所仍然無異的，大概只是立在這古城上可望見的那附近的黑海波濤洶湧怒號的聲音罷。

我們回時途中還看了一個著名的地方叫Baladava。據說這是該處土語，譯意爲『魚網』，是在海灣中的一個捕魚的區域，水面平靜如鏡，兩面青山高聳，沿岸有無數講究的洋房，在從前是許多貴族富豪的別墅，現在也都成爲工人的休養院了。爬到一個山頂危巖上，有個天然的石門，可遙望海上波濤，但因山勢崎嶇，雖享到『遙望』的眼福，却爬得一身熱汗！據說該處的漁業原來也是由少數資本家所壟斷的，現在也採用『集體』的辦法，不在剝削者的手中了。

我們於八月二十日晨，由塞伐斯托普乘汽車經五十五英里的山路，乘了足足四小時的汽車，才到雅爾他。但是在這長途中，一面爲峭壁危巖的高山，一面爲深綠無際的黑海，汽車由山巖旁的坦平汽車道上溜過，景緻絕佳。汽車經過最高處爲山上一個山洞，像一個大石門似的，高出海面約近兩千尺，叫做背達門（Bar-dar Gate）：一出這個石門之後，路勢倏然下降，半島的南岸幾於全部在望，而黑海更像全在我們的腳下了，景象偉麗，得未曾有！

在途中時，大家擠坐在一起，東張西望，賞心悅目，不覺得疲倦，也許是忘却了疲倦，可是中午到了雅爾他的時候，汽車停了下來，大家才叫着坐得腰酸脚軟！但是一下了車，精神又爲之一振，因爲空氣的清新，風景的美麗，陽光的和煦，清風的爽朗，我們竟好像到了瑞士！雅爾他原來是在一個山麓，我們所住的旅館，後面便是碧綠的山，前面便是碧綠的海，（只隔着一條平坦清潔的柏油馬路，）我們是陶醉在碧綠的環境中了！尤其使我興奮的是在馬路上所見的從游泳池沙灘上回來的或剛去的男男女女，有的拿着大毛巾，有的拿着一個放衣服或毛巾零物的小提箱，多是一些粗手粗脚的工人，或土頭土腦的農民，這提醒我們是到了開放給勤勞大眾的休養勝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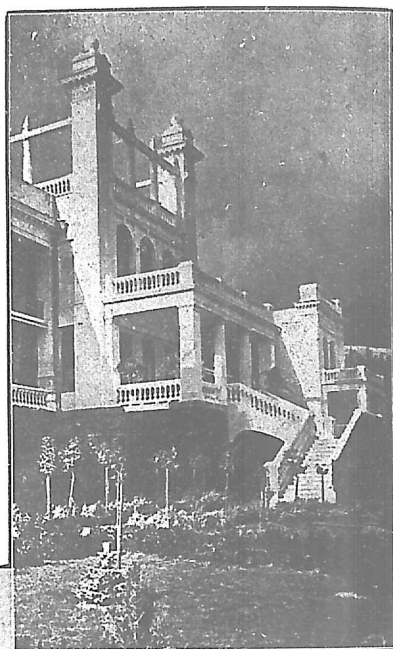
一一三 雅爾他

克里米亞半島是全蘇聯最美麗的區域，而雅爾他則為克里米亞半島上最美麗的區域。這最美麗的雅爾他，後面有四千尺的高山為屏障，前面是半圓式的凹進，被黑海包圍着，差不多沒有一所屋子沒有花園，青山碧海，全城浸在青翠的環境中，沿着海濱便是無數的游泳沙灘。（有的上面是卵石。）

我們於八月廿日初到的下午，旅途中就有不少對着這些游泳沙灘躍躍欲試的男女朋友們，二三成羣的，分往一試身手。我也被幾位朋友拖去。我的游泳工夫雖十分『蹩腳』，幸而在中學時代，有一個暑假住在上海青年會的學生寄宿舍裏，曾經學過一些，不然，被這些英美的男女朋友拖去，倘只作『壁上觀』，却

是一件難爲情的事情。可是他們膽大，敢游到幾十碼以外的海面去，浮沈自如，縱橫如意，我就只敢在海濱近處游游，免遭滅頂之禍！我在雅爾他三天，被這班朋友的勁兒所鼓勵，幾於每天於參觀餘隙，都隨他們到海濱去游泳一些時候。這種游泳也確是異常舒服，岸上像黃金似地鋪滿了陽光，脫去衣服，曬得暖暖的，往海裏一鑽，那水裏的溫度，使你好像冬季鑽在溫暖舒適的被窩裏一樣，簡直捨不得出來！最自然的是在好幾處的沙灘上，蘇聯的男女游泳者都不穿游泳衣，全身脫得精精光，習慣成自然，大家一點不覺得奇異。許多美國來的男女朋友更喜歡依法泡製，因爲在美國是要受警察干涉的，在這裏便盡量地可以這樣自由。（英國男女本來是比較守舊的，到此也受着環境的影響，不再守舊了。）我臨時買的一條游泳短褲，也被一位朋友搶去，不許穿！我也只得追隨着他們做做「自然人」了！（其實一人如單獨穿着一條短褲，反而爲衆目所集中，本來也不能穿。）赤裸裸一絲不掛，夾在許多男女朋友裏面搖搖擺擺，談的談，走的走，大家很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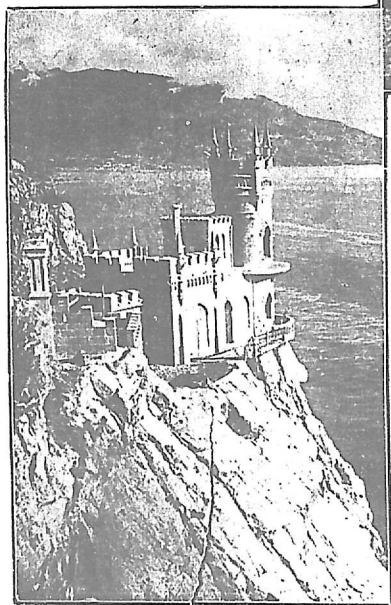
帝俄時代在名勝雅爾他的官邸和富翁們的別墅，現在都改爲工人或農民的休養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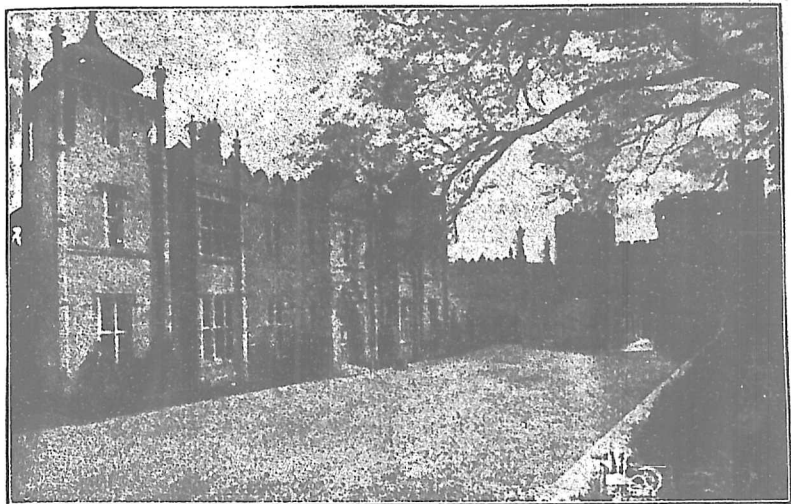


1. 工人療養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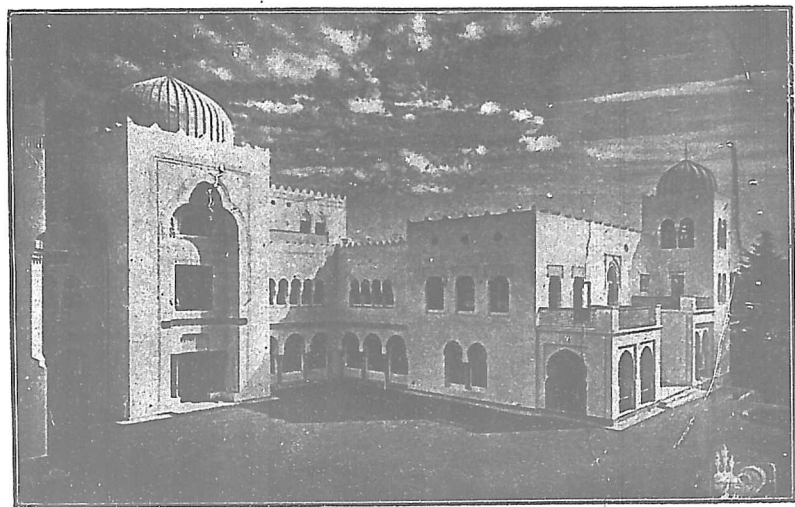
(前爲富翁的別墅)

2. 工人療養院中附設的俱樂部，前爲富翁的別墅，在山巖上俯瞰黑海，風景絕佳。





- 。館物博是份部一，宅住人工是份部一 3.
(邸宮的近附他爾雅在 Voroztsoff 王親夫挫資洛福爲前)
(邸宮的近附他爾雅在父叔的皇沙爲前)院養療人工 4.



然，我。少。也。要。裝。作。很。自。然。的。樣。子，後。來。的。確。也。真。覺。很。自。然。了。這。倒。是。我。生。平。破。題。兒。第。一。遭。！這。些。英。美。的。男。男。女。女，人。人。都。會。游。泳，而。且。都。與。會。淋。漓，這。也。是。他。們。體。格。健。強。的。一。個。原。因。罷。

在雅爾他的海濱游泳當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我的目的不在游泳而在參觀——有的美國學生竟用全日工夫在游泳裏面，或至少有許多時候在海濱上——八月廿一日第一次所參觀的是列伐低亞 (Livadia)。這是帝俄羅曼諾夫皇朝最末了的一個皇帝尼古拉斯第二在最美麗的雅爾他遺留下來的一個最美麗的別墅，現在却成爲工農大衆的一個最好的療養院了！

這個別墅建築於一九一〇年，全部用白色普克門 (Inkerman)石和大理石建成，屋爲三層，周圍是奇花異草艷美無匹的花園。從花園到這三層的宏麗皇宮，有一個門在從前是專備俄皇一個人用的，在這門口地上有個馬蹄鐵（即馬脚下釘着的鐵蹄，像U形吸鐵一樣），據說是尼古拉斯第二親手釘的。歐洲有一種迷

信，認爲拾得馬蹄鐵是好運道的吉兆，要把牠釘在門口，但是要把它的形式開口處向內，認爲這樣好運道才會向裏跑。有着同樣迷信的尼古拉斯第二却把這馬蹄鐵釘得置倒了！他是最喜歡酗酒的，這大概是他剛在喝醉時糊塗的表現；但是他既是炙手可熱的皇帝，當時誰也不敢說他錯了。有人說，他的好運道就從此向外跑了！尤好笑的是這個「皇帝專用」的門內的大理石建造的樓梯，特別的闊，石級可特別的低，據說這是當時有意地這樣造，因爲這位「沙」皇常常喝酒喝得爛醉，這樣他登梯或下梯時可用最少量的力氣，躑躅着上上下下！這可說是替懶皇帝想盡辦法子！

這皇宮內部裝設的富麗，那是不消說的。樓上皇帝皇后及皇太子公主等等住的房間，都是朝着黑海海濱最美的景緻。各房間裏的牆上都用很講究的木板裝着，花樣和顏色須和各房間裏所擺設的器具調和融合；而各房間裏的布置，並且須和這房間裏的窗上映進的外面美景調和融合。但是尼古拉斯第二到底好像真是

『好運道向外跑』，雖有這樣富麗精美的別墅，他自己只到過這裏三次，每次時間都不久，還是他的家屬住得久些。可是吸盡人民的膏血以供一人及少數附生蟲的豪華縱慾，總算發揮盡致了！

現在這別墅作爲工農的療養院，可容一千五百人。各房間裏的布置仍可看到原來的東西，但各房裏却多了一樣東西，那便是一排一排的小鐵牀，上面鋪着潔白的被墊，好像醫院裏的樣子。裏面有的是男工人，有的是女工人（另聚一室），有的是鄉間來的農民。這個療養院原指定偏重農民療養之用，所以在冬季幾全是農民來住。他們是由全蘇聯各地來的，來住在這裏，不但膳宿完全免費，就是來往的旅費，也不必自己挖腰包。這種優待，當然是那些工作特優，或爲『突擊隊』隊員，工作過勞，在例假中由工會或集體農場送來享受的。這裏有醫生，有看護，有病的可在此養病，沒有病的也可來此休養，飽覽附近的山水。這是工作後的休養，和從前僅供少數剝削的有閒階級來此消磨無聊的時光，作用便大大地不

同了。

尼古拉斯第二從前所用的浴室，現在做了這個療養院的院長辦公室！浴室和辦公室是多麼不相干的東西，竟可交換，也是一件趣聞。我們和這院長談話時，便都擠在這個尼古拉斯第二的浴室裏！院長穿着白布外衣，和醫院裏的醫生一樣。

尼古拉斯第二的臥室，天花板地板和牆上都是用極精緻柔滑的Box wood（很像柚木）造的，牆上並裝滿着鏡子，因反映作用，好像把窗外的海景、山景、園景都吸在這個房間裏。現在這個房間裏排着七個鋪位，做了女工休養的臥室。從前皇帝和皇族用的非常講究的餐室，現在當然也做了工農勞動者的公共食堂了，每次可坐二百二十人。

這宮內的各部分的建築的形式和裝設，還有不少的花樣；有的是羅馬式，有的是文藝復興式，有的是威匿斯式等等。我們看到所謂『意大利區』(Italian

（Enthos），該處的廳堂天井走廊等等的建築布置，當然都是照着意大利的特別典型。在走廊上有一隻長石椅，據說由著名建築工程師某打樣監造，最初他依照所謂意大利式的真典型造成了一個石椅，尼古拉斯第二看了覺得太簡單，嫌不好看，叫這位工程師來訓斥一番，打他一個耳光，命他撤去，另造過一個。這工程師氣極了，當面又不好發作，便另打過一個新樣，並不合於什麼意大利式的真典型，在石椅兩頭的靠手上加了兩個石刻的狗頭，而且狗臉的特點（如額角、鼻子、嘴角、眼神等等）却和尼古拉斯第二自己的臉暗合！造好之後，這位糊塗皇帝認為滿意！全宮的人都看得出，只抿着嘴暗笑，但因為怕犯『天怒』，不敢說明。至今這『皇帝式的狗臉』還存在，仔細瞧瞧，確和相片上的這位糊塗皇帝的臉暗合！

我們在音樂室裏遇着一個女人在那裏彈鋼琴，旁邊一個男工人立着傾耳靜聽。我們圍聚着和他們談談，知道男的是金屬工人，因他成績優異，已三次到克里米亞休養；第一次在一九三一年，是由廠裏的工廠委員會保送的；第二次在一

九三二年，是由廠裏的經理部保送的；這是第三次，是由金屬工會保送的。那女工是某廠裏的突擊隊隊員，因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成績優異，能獨出心裁想出好法子替廠裏減少材料的消耗，由工廠委員會保送。兩人都將在這療養院裏住一個月。據說如有一定的疾病，由醫生指定最適宜療養區域；無疾病而只要休養的，可自選地方。我們問了幾個問題之後，那女工也提出兩個問題來問幾位美國朋友。一個是他們來蘇聯遊歷有什麼目的？這個問題，他們很一致地答覆了。還有一個問題是：『你們有同樣的權利（按指優待工人如住在這療養院等等）給你們的工人們嗎？』這問題却引起了不一致的答覆。有一位在紐約做青年會總幹事的某君答說有，有幾個思想清楚不願說門面話的美國人老實說沒有。這位青年會總幹事對幾個美國人輕聲低語道：『你們不要使他們看不起美國啊！』這幾個美國人和這位總幹事先生竟爭做一團！那蘇聯的男女工人睜着眼發怔，莫明其妙！

在這皇宮外面沿海的一帶還有一條所謂『御道』（Tsar's Road），長約一英

里，是一條很平坦的沿着海濱穿着叢林的馬路，據說是專備尼古拉斯第二散步用的，故稱『御道』，在從前當然也是禁地。從不夢想做『皇帝』的我們，也大踏步在這條『御道』上散了一回步！我對同行的巴爾和柏西說，那常在爛醉中的尼古拉斯第二能否真在這裏散步，倒是個疑問；我們却真在這裏散我們的步了。我們在這『御道』上時時碰着一二十或三十成羣結隊的男女工人或農民，也在來來往往遊行着，個個平民都做了『皇帝』了！

一九三五，四，二，晚，倫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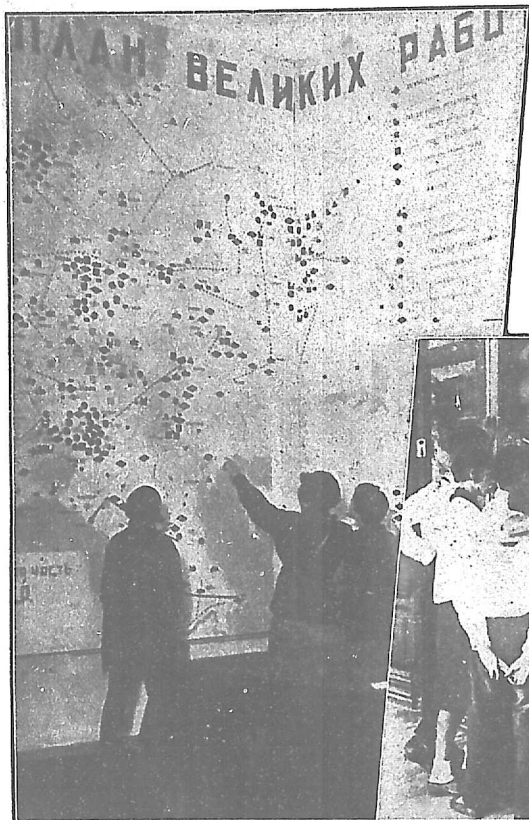
一·一四 先鋒營

俄國的革命，遺下了許多驚人的成績，而青年運動（Youth Movement）也是。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在蘇聯，一個全新的下一代正在蓬蓬勃勃地生長着。所謂『全新』，是環境新，觀念新，體格新，習慣新……由此『全新』的種種，造出世界上的『新』人！你在蘇聯和十一二歲的學童談話，他能告訴你英國怎樣在剝削印度，各帝國主義怎樣在剝削中國——你問他到教堂裏去嗎？他能直截爽快地答道：『不，因為沒有上帝！』有位美國朋友問一個這樣的兒童：『你知道美國嗎？』他答道：『知道，那裏有資本家和被壓迫的黑人！』

關於教育方面，記者以後由蘇聯南部回到莫斯科後，有較詳的觀察，當另有記述報告。（雖則關於托兒所和幼稚園的情形，在以前的通訊裏已相當地談過。）在這裏先談談在雅爾他附近所見到的先鋒營（Pioneers' Camp）

我們知道蘇聯的青年組織，就黨的立場說，可分為三種：一種是『十月兒童』（Octobrists），年齡約自六歲至十歲左右；一種是『先鋒』（Pioneers）約自十歲至十四五歲；一種是『青年黨員』（Komsomol or Communist Youth），年齡約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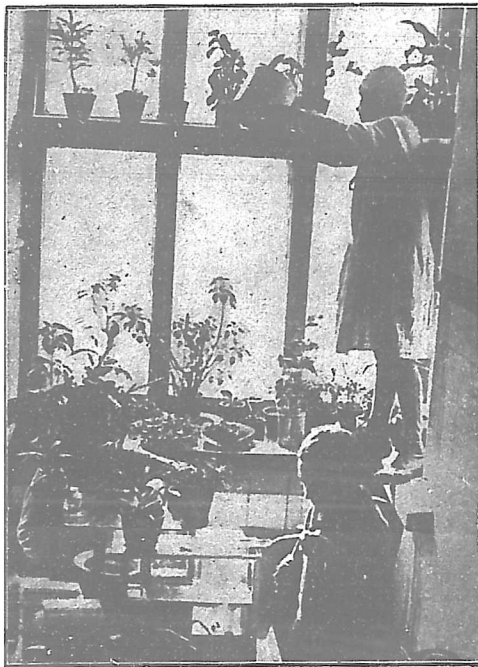
少年先鋒隊員聽
講(下)並研究五
年計劃(上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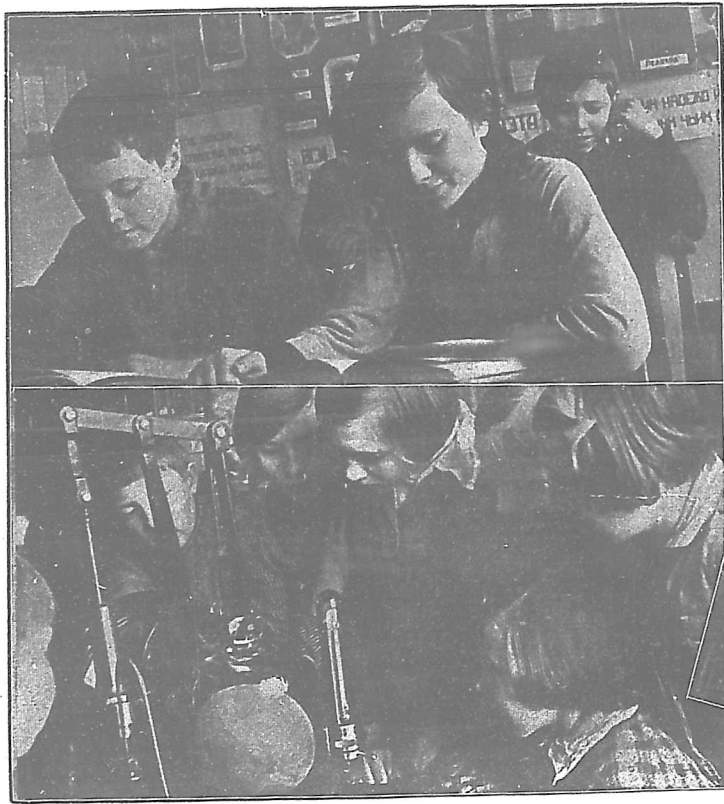
先鋒隊員專
心求知研究

(一)





(二) 究研知求心專員隊鋒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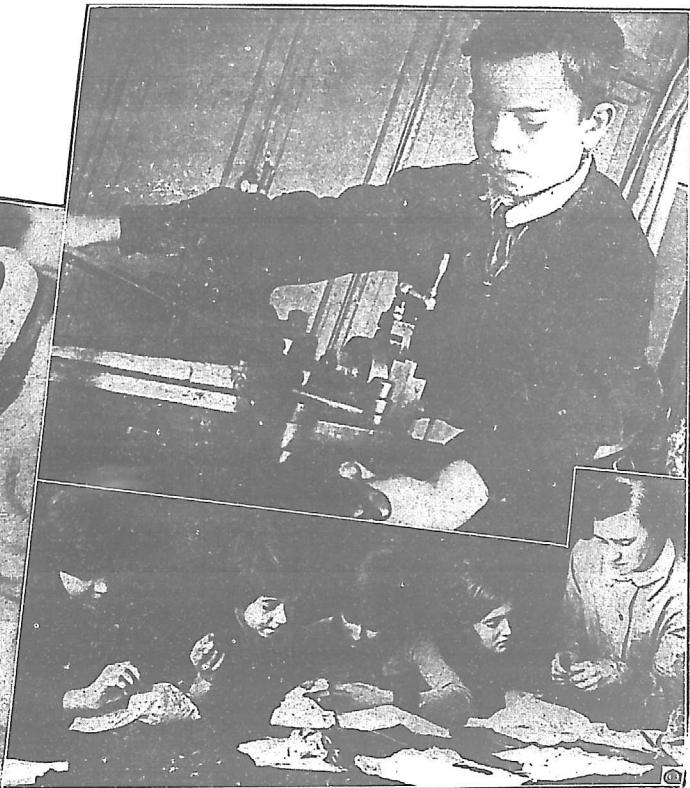
科學 研究 隊員 先鋒





先鋒隊學員習射擊

先鋒隊員注意實際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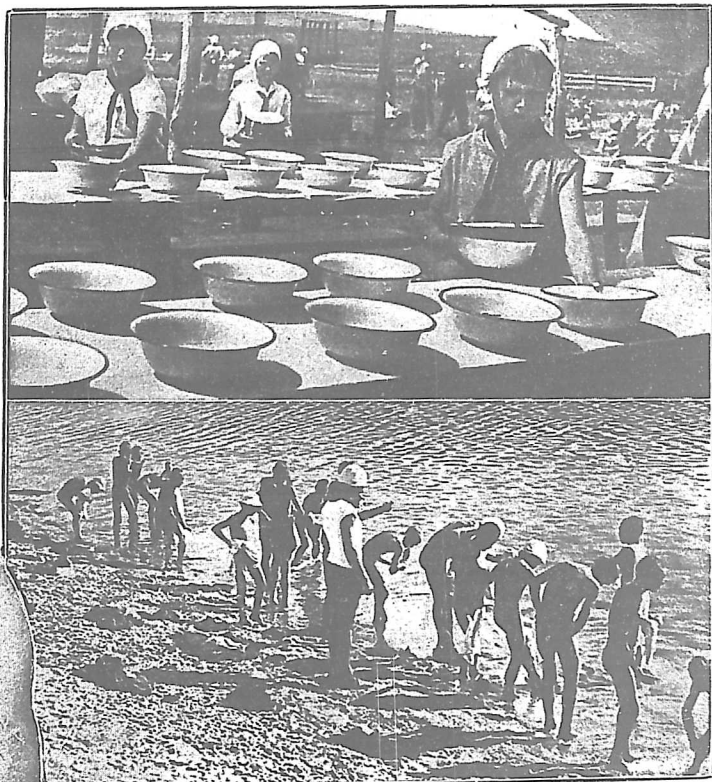


光鋒營的集團生活(一)

在鄉野綠茵上的音
樂和集團舞



先鋒營
的集團
生活
(二)在
野間用
膳及海
濱泳浴





先鋒隊教員育更幼的兒童



十月兒童開會的主席台

十四五歲至廿三四歲。（這種年齡常略有更動。）在一九三四年，成年的黨員達三百五十萬人；這三種組織裏的青年則超出一千萬人以上。而這一千萬以上的天。在猛進中的青年，可說是蘇聯的最有潛力的生力軍！

在這一千萬人裏面，全蘇聯的『先鋒』青年約佔二百萬人，受青年總會（*Central of Communist Youth*）的指導；每隊的『先鋒』，由該會委任『青年黨員』任指導員。每六十個『先鋒』成一組，每組成六『連』（*link*），即每『連』爲十人，公舉一人爲『連』長，各『連』舉出代表組成該組的蘇維埃（即會議）。『先鋒』的信條有『忠實於工人的主義和列甯的主張』，『先鋒是全世界工人之友』，『先鋒須努力求知識』，『先鋒須保健康和清潔，不吸煙飲酒，不咀咒』等等。在形式上似乎頗像童子軍，特點却在有明確的中心信仰和目標。

這『先鋒』青年每於假期中結隊到青山綠水的克里米亞旅行，或過鄉野營帳的生活，所以我們這次到了蘇聯的南方，很想看看『先鋒營』的生活。八月廿一日的

傍晚，從雅爾他的海邊碼頭乘特備的小汽船，行駛一小時，才到先鋒營所在的那個鄉間，到時已萬家燈火，我們竟作夜遊。我們的汽船靠岸時，先鋒營的指導員——一位很誠懇忠厚的年約廿三四歲的青年黨員已到岸邊來照料。這先鋒營即在海濱，離這岸邊不過二三十步路就到了。我們在燈光下看見幾座單層的屋子，好像兵房似的，裏面排列着不少小鐵床，又頗像醫院。我們到後先被引到一個小草場上，約有二十幾位的『先鋒』代表，列隊出來歡迎我們，年齡約自十一二歲至十三四歲，有男的有女的，穿着藍布的制服，上面披着一件黑呢的披肩，挺胸整步，魚貫而來，於天真中含着嚴肅；紅潤的臉龐，煥發的眼光，活潑的體態，真是一隊可愛的安琪兒！全隊走到我們的面前時，由指導員呼口號，即全隊轉向我們肅立，皮鞋跟合攏，『達』一聲響，一致高呼歡迎口號，我們也一致高呼道謝的口號。隨後他們便轉向整隊而去。我們隨着指導員到一個露天大舞台上去，因為他們準備開一個音樂會和演一幕短劇招待我們。這露天舞台即在該營平屋的邊上。

一個大空場上，建造得很樸實簡單，舞台即在地上，舞台的對面便是用三合土造成的一排一排的長座位，像球場的看座一樣，一排一排向後高起來。舞台的旁邊有一個小屋子，預備演員化裝用的。我們走到這舞台時，看座上已坐有四五百的孩子們，一致起立鼓掌歡呼。那些笑容可掬的小臉龐，和活潑潑地的精神，尤其是那許多八九歲的小朋友，都用足勁兒表示歡樂，使我們不得不爲之動容。據說有不少音樂家和劇員——尤其是專門研究兒童方面的——每於假期中從大城市如莫斯科等，到各鄉村間來演唱給兒童們看。這天夜裏的表演和歌唱，也是由這樣來的專家擔任。有許多歌唱的節目並由全體「先鋒」參加合唱。也有講笑話的節目，講得幾百兒童張開嘴哈哈笑，笑聲震天！那幕短劇是描述一個十四歲的懶惰到極點的逃學的孩子，睡在床上不起來，一切都想在床上幹，弄出種種笑話，也使那些坐在看座上的孩子們笑聲不絕。（我們也夾坐在他們一起。）

這「先鋒營」裏的兒童的年齡約自八歲至十五六歲，共約五百人，是從蘇聯各

地來的。最後由全體起立合唱『營歌』(Camp Song)，下看座後，分別列隊，由各隊的領袖領着，共成一大隊，四人一排，唱歌走着，向另一空地上聚齊，行下旗禮，然後由各組領袖向立在司令台上的指導員行軍禮，報告本日本組的重要事項，例如多少人的成績特佳，多少人受了懲罰等等，報告畢又立正行軍禮，然後走歸原隊。(指導員也答禮。)指導員如有疑問，也提出詢問，由組長答復。最有趣的是有一組的組長是一個最幼的孩子，看上去只有七八歲，也大模大樣地提高嗓子報告，也正而經之地立正舉手行軍禮等等。圍觀着的我們都不禁失笑。各組長報告畢，指導員宣布該營醫生指定要在第二早看的幾個兒童的名字，叫他們依時去見這醫生。最後全隊各組由各組長領導着回到各『營』裏去睡覺去。

我們趕在夜裏去匆匆一看，當然未看到他們的全部的生活，據說他們每日有一定的程序，最注重的是利用山水勝地，增強體格，如結隊在山上作遠足遊行，及在海濱游泳等等；此外如就實際情況中研究自然界的知識，及養成集團生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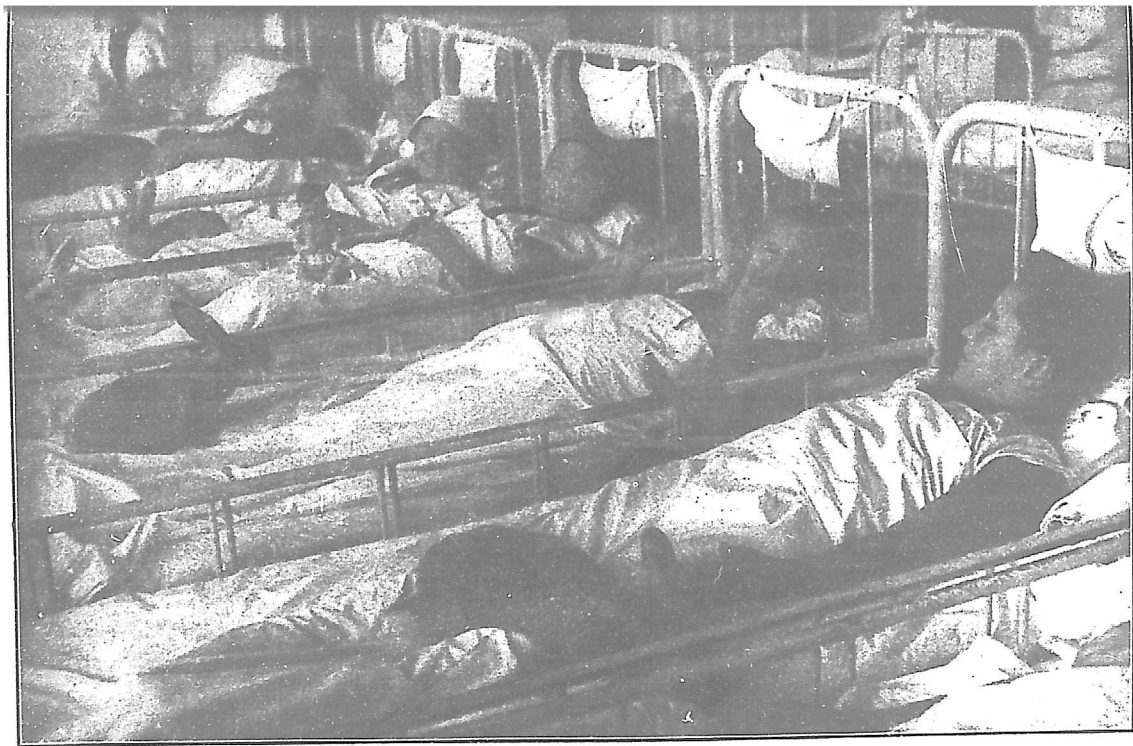
互。助。習。慣。等。等，亦所注重。

一九三五，四，三，晚·倫敦

一一五 兒童療養院

在雅爾他一地，療養院就有四十個左右之多，此外還有休養院（rest home），其數量也差不多相等。為大衆恢復健康和假期休養的大規模的設備，由此可見一斑。我們限於時間，只能選看幾個足為代表的以概其餘。記者在上次通訊裏所談的列伐低亞療養院，便是一例。八月廿二日上午又參觀了一個性質特異的療養院，叫做愛希拉達療養院（Eshlada Sanatorium），是專為患骨癆的兒童而設的。

這療養院也在叢林碧草的環境中；溫暖的陽光，清新的空氣，籠罩着清潔寬敞明亮的房屋。我們進院之後，先被引進到院長的辦公室裏略談。這院長是一位鬚髮皓白和藹可親的老者基許博士(Dr. Kiser)，是歐洲專研兒童疾病，尤其是兒童骨癆的著名的專家。身上穿着白布外衣，頭上戴着白布圓帽，和一般醫院裏的醫生一樣。該院成立才六年，是由莫斯科蘇維埃創辦的，專治最困難的骨癆症。由全蘇聯各處，經各該地醫生認為非送到該院不可的，即送到該院療治。現有兒童二百七十人，年齡自兩歲半至十四歲，有百分之九十是工人的子女，尤多的是重工業的工人的子女。這在他國是絕對無財力醫治的孩子們，更休想進這樣設備完善醫術高明的療養院了！該院有專門醫生十一人，教師十六人。醫院裏怎麼有教師呢？這是因為骨癆厲害的往往要繼續療養兩三年，療養的時期既長，如學業久荒，兒童的前途也有妨礙，所以在這療養院裏，同時設有由幼稚園到小學的課程，由醫生和教師合作；醫生認為可以授以相當的知識而無礙於健康的增進的時



院 養 療 童 兒

候，便由教師酌授功課。爲求適宜於病者的需要計，課程和授課時間的支配，當然具有伸縮性，和尋常學校不同；尤注重的是個別兒童的研究，醫生和教師對於每個兒童都有圖表和詳註一切的卡片存查。關於治療方面，氣候治療和醫藥治療並用，同時設有研究部，對各症候及療法作繼續不斷的實際研究，以供醫家的參考。因雅爾他的全年氣候特優的更故，需要露天空氣的兒童，日夜都有在露天的可能，就是冬季也可以，這是該地對於療治癆病的特別優點。

據基許博士所談，有一點尤其可注意的，是生癆病的孩子往往比尋常孩子來得聰明，這是因爲病菌侵入了神經系統和腦部，使他感覺特別靈敏（More sensitive），因此表現着格外聰明。這位老專家說，據他三十五年的工作經驗，在許多例子裏都觀察到這樣的事實。這當然不是說聰明的孩子一定是不幸，我們所要注意的是聰明和健康的體格要合在一起，否則如體格不健康而聰明，那只是好像曇花之一現罷了。

又據該院長說，來院療治的兒童，不治而終於不免死亡者僅佔百分之九。同來參觀的有幾位是美國的男女醫生，都認為這樣的比例可算是很好的成績了；但他們還在繼續努力研究中。聽說在我們來的那個月月底，有五十個病者可以全愈出院。

我們出了院長辦公室，都穿上院裏所借的白色布外衣，由他引導到幾個病室裏去看看。走進的第一個病室，便是一個大露台，裏面排着廿五個白漆的小鐵床，上面都仰臥着穿着白色睡衣的兒童，看上去都不過五六歲七八歲的模樣。上面有厚厚的淡灰色的帆布，像好幾條布篷似的，高高地懸掛着，由牆上高處向露台的欄杆方面斜着，所以滿台都有太陽光映進來，但光線却不直接射在各小榻上面。（小榻所不佔着的地面仍有太陽光照着，）據說有的症候需要直接的太陽光，有的症候只宜於這樣的布置，須由專家醫生依實際狀況酌定。這個病室裏有一位女醫生在照料着，掛有一面紅旗，表示這房間的孩子的行為最好。各兒童看

見我們進來，都笑嘻嘻地對我們望着，有的叫我們做「叔叔」或「姑母」，好像極可愛的洋囡囡展覽會，真不覺得他們是病人，雖則有幾個較重的病者比較清瘦些。基許博士非常溫和地笑着對這個孩子撫撫摸摸，對那個孩子拍拍問問。他們都笑着叫他做「爸爸」，其中有一個女孩子大約只有六七歲大，面孔非常美麗可愛，却患着很厲害的骨癆，大腿上有兩處曾由基許博士自己開刀的，他翻開給我們看，才看見那女孩的身體頗瘦；他說經此手術後，再加若干時的細心滋養，便可全愈。這女孩一直癡笑着叫院長做「爸爸」不已，那天真爛漫的音容，實在令人覺得可愛。我覺得基許博士不僅是她的救命的醫生，簡直是她的慈父了！聽說有許多孩子全愈出院之後，還時時有信來慰問他們的「爸爸」。

又到一個病室，布置和前一個相類，也排着二十五個白漆小鐵床，這裏的兒童年齡比前一室略大些，有一位女教師正在讀有趣的故事給他們聽。

經手術室，由一位主持該室的專科醫生招待觀覽。關於專科所用的種種器

械，非我們門外漢所知，但覺布置得異常整潔而已。

又到一個病室，裏面只有一個白漆小鐵床，上面躺着一個骨癆最最厲害的孩子，看上去似乎只有四五歲，露出的手臂已和骷髏無異，真是所謂『皮包骨頭』；頭面因瘦得厲害，頭蓋骨特別大，和骷髏也差不多；臉也瘦得很，兩隻碧綠的眼睛雖已深陷，却還能骨落骨落地轉着對我們看，流露着孩子天真的模樣。牀旁排列着不少兒童玩具，有一個女看護婦專門陪伴他。基許博士雖也和愛地撫摸他的頭額，但出了房門之外，歎着氣說這是絕症，已絕對無生望，不過盡人事仍然細心看護罷了。我們從別個病室裏看了許多活潑形態欣然歡呼的男女孩子，也都滿面春風，感到愉快，忽看到這幕人生悲劇，都不免寂默含悲，陪着那老院長歎息。

經過研究實驗室 (Research Laboratory)，有四五位穿着白外衣的醫生正在顯微鏡旁忙着他們的工作。據院長說，有二十八起病案 (Cases) 正在積極研究探

討中。

又到一個病室，裏面只有七個孩子躺在牀上。大概是即將全愈的快樂孩子，精神特別地興奮，在牀上活動得很，剛聽見我們的腳聲，就笑聲四溢，對我們歡呼！看到他們那精神煥發的臉部和紅潤壯健的肌肉，也確是健康恢復的象徵！看護婦覺得他們太喧嘩了，不得不跑過去彈壓他們，叮嚀他們不要這樣吵。

又到一個病室，躺在小榻上的男女孩子多些，有三四十八，年齡也比較大些，大概有十二三歲的樣子。有許多半身坐着靠在牀頭看書，有的玩着各種樂器，他們都有了小學最高年級的程度。有幾位「突擊隊」隊員（即成績特優者），榻旁有一面旗子為誌，院長指着給我們看，那些孩子笑着，頗有害羞的樣子。這也是天真孩子的本色，看着令人覺得怪有趣。有一位提琴最好，即就牀上奏了一曲給我們聽。院長又指着一個孩子說，他的成績差些，但不是他的錯處，他經過了三次手術，健康的體格受了很大的障礙了。這房間裏的幾十孩子，個個都現着愉

快的樣子。

有些孩子大概是正在讀英文，屢屢用英語叫我們做“Uncle”（叔叔），或“Aunt”（姑母）……有的用英語問“How do you do”（你好？）臨走時，有的用英語喊着“Good-bye”（再會），最使人難忘的是他們那樣欣然的起勁的神情。

這不像個病院，却像個樂園！

一九三五，四，上午，倫敦。

一一六 狄卡特集體農場

關於集體農場的情形，記者已有兩次通訊談過，想讀者諸友已有了相當的概
念。八月廿二日下午在雅爾他的附近農村又看到一個集體農場，叫做狄卡特集體

農場 (Dikat Collective Farm)。狄卡特是一個小小的農村，人口僅有三百五十人，全是韃靼人 (Tatars)。這個民族，在未革命前也是被壓迫的，和前幾次通訊裏所提到的烏克蘭民族一樣，在革命後也被解放了。所以這天一踏進該村的第一個托兒所，便聽到數十兒童唱着韃靼文的歌，因為他們已恢復了自己的語言文字了。在農場工作的有二百四十人，其中百分之三十為婦女。有三個托兒所，每個托兒所有看護婦一人，女教師兩人。我們只參觀一個托兒所，鄉村的托兒所規模大概都比城市的小得多，這個托兒所雖是一個獨立的屋子，只有兩個房間，一大一小，房間外面有個很寬闊的走廊，上有蓋，旁有欄杆，中央排着一個小長桌，兩旁排着矮長檯，見有一個女教師領導着三十個左右的兩三歲至四五歲的孩子唱着韃靼歌，語調不像英文，不像俄文，很強硬豪壯，似頗像廣東歌曲（頗像在上海的廣東菜館聽到的）。此時還在熱天，孩子們都赤着上身，穿着一律的短褲。韃靼近蒙古種，這些兒童雖生得不及俄童的白皙清秀，但儀表忠厚，身體結

實，也很可愛。歌唱的聲音異常宏亮，小小的喉嚨裏放出的聲音，有時竟像我們舞台上的闊肩大漢的大花臉一樣宏亮！托兒所的房屋雖簡單，因在鄉間，周圍有天然園林之勝，所不無缺憾的是蒼蠅很多，常喜歡飛集在孩子們的面上身上，雖看護婦常在驅逐，仍然不免。該村除三個托兒所外，還有一個小學前期學校，原為四年，因特殊情形，改為五年，兒童到小學三年級時，加習俄文。托兒所係由農場付費維持，故家屬不必出費。

我們看到一個小小的教堂，因牧師逃之夭夭，已由全村大會公議，改為農場產品的倉庫，裏面堆滿着各種農產品。吃飽開飯胡說八道的牧師所佔着的教堂，如今一變而為集體農場的倉庫，倒也是一件快事！

這農場的管理組織，也和從前讀過的相類；大權也在全體大會，由全體大會選舉主席及執行委員等，主持一切。主席和一個助手須用全部時間辦公，每日得兩個『工作日』的酬報。（『工作日』解說見前）

每個「工作日」依當時情形，等於現款三個羅布五個戈比，加上若干本場出產的水果、菜蔬，和穀類，政府方面獲得若干，須根據收成後的情形而定。大概依規定的價格，把全部產品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售賣給政府。全場收入的支配，一部分歸中央政府，一部分歸邦政府，一部分歸農場，一部分歸農民個人。工作最優的農民，其收入較未組織集體農場以前，增加兩倍至三倍，即工作平常的農民，收入也較前有增無減。前一年收入最好的農民，一年中得到兩千羅布，依市價計算，可等於一萬或一萬兩千羅布。夏季工作每日八小時，在冬季三四小時。該場收入中每年並抽出若干備養老及養護孤兒之用。農民五十五歲後得告老，不必做工，得受公家贍養。

我們走進另一個農村屋子，裏面有二三十個婦女正在剝栗子，有青年，有中牟，都很努力地工作着。來參觀的我們裏面的婦女們，藉譯員的轉達，也和她們談談；她們一面工作，一面也欣然回答各種問句。她們談到未解放前的要用面

幕，更津津有味，說自一九二四年後，就破除這個風俗，大家都不再用面幕遮在面孔的下部了。我們問她們願不願意再用面幕，她們都笑着搖手，說不願再用了，就是那些年歲較大的也一樣地表示不願再來一下了！在從前那樣的環境中，婦女便以不用面幕遮面是一件可羞的事情；在現在的這樣環境中，她們却認為用面幕遮面是一件可羞的事情了。

每個農家有他們自己的圍着住宅的小園，各人由農場分給二十五顆小樹種在這小園裏，此外他們當然還隨他們自己愛好，種些水果菜蔬或花草等等。由這小園裏出產的東西，是歸他們自己所有的，有多時也可在公共市場上出售。

煙葉也是該農場出產之一，在全部三百五十赫特的面積中，有八十赫特是用來種煙葉的。我們也到一個屋子裏看見二十幾個婦女在工作，屋的前面有一排一排橫架着的竹竿上排着曬的煙葉，有一兩百排之多。女工多在二十幾歲的年齡，體格都很健康。

最後我們到一個農民的家裏去看看。在屋子的前面有個園子，裏面種着花草果子菜蔬等等，園子是用矮竹籬作圍牆。進了籬門之後，在園子裏走過一條小石路，便到了這屋子。屋爲兩層，共有五個房間。全家四人。父母和一男一女，男的不久就要結婚，女的才十四五歲，是一位很肥壯結實，兩頰緋紅，憨態可掬的鄉下姑娘，這時正陪着她的母親在家裏。這五個房間，有一間是餐室兼客廳，三間是臥室，一間是貯藏室，除貯藏室因在屋的後部，光線很暗外，其他房間的光線都很好，因爲都朝着園子，在這一面都裝有很大的玻璃窗。房裏的布置很清潔，有鐵牀，上面鋪着潔白的被單，排着潔白的大枕頭，壁上掛有相片，椅棹俱備，和工人住宅區裏的房間布置差不多。老太婆欣然跑到貯藏室裏，從大木箱中取出久擱不用的面幕給我們看，她的女兒隨手拿過來遮在面上表演給我們看，老太婆說這女兒沒有經驗，遮得不對，笑着搶過來遮掛在她自己的面上，只露出額部和兩隻眼睛。這在他們算是婦女解放中的古董了。

一九三五，四，五，晚·倫敦·

一一七 經奧得薩到基夫

記者於八月廿三日上午九點半離雅爾他，乘船經黑海，於廿四日上午十點半到烏克蘭沿着黑海名城之一的奧得薩（Odessa）。因有許多暑校同學對雅爾他的游泳熱度還是很高，要在該處再多住三天，我覺得我們不是為游泳而來的，這樣時間上未免不經濟，其中有八九位和我同意，我們這幾個人徵得會長（指美國全國學生聯合會）的贊同後，便先離雅爾他。在黑海所乘的這個船，和我們的長江一帶的大輪船差不多一樣大，不過不分等，都是房艙，每房住四人。房間頗大，有長江輪船上的官艙大，床上鋪有毛氈和潔白被單，有枕頭，有許多搭客在當天

可到的碼頭，便不住房間，在各層甲板上的兩旁行人道上，便坐滿立滿這種不必在船上過夜的許多男女搭客，現出非常擁擠的樣子。到了夜裏，大概房間不夠的原故，甲板上也有搭客就打着地鋪睡。在這船上所得到的印象，第一是船隻還不夠用，所以處處現出擁擠的情形；第二便是搭客的平民化，你在船上各處，以及大餐室裏，一望而知大多數不是工人，便是農民。他們的衣服大多數都穿得整潔，尤其是女子，雖則從他們的形貌及舉動上容易看出他們是勞動者。他們當然都氣概軒昂，精神煥發，因為這裏是勞動者的世界！

記者同房間的四人，有兩位是英國學生，一位是加拿大學生。他們在未開船前，出房間後，很大意地未把窗門關好，竟替扒壽開了方便之門，有的失却一隻攝影機，有的失却皮鞋，有的失却褲子！我很僥倖地一無所失，不過想到我所帶來的攝影機如不在列甯格拉提早『奉送』，到這個時候也必然地要『補送』了，說來好笑，這種念頭都好像給我以相當的慰藉，因為橫直不免『失』，不必再擺在心

上了。

我們的目的是要在烏克蘭的新都基夫 (Kiev) 多看一些，奧得薩是順便經過的地方，所以只勾留一天。上半年由蘇聯旅行社的招待員領導着參觀該城的名蹟，最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軍艦潘梯恩卿 (Potyemkin) 起事時被殘殺二三千人的碼頭。這碼頭有兩百層石階，規模宏大。反革命的統治階級雖倚靠着一時在手的武力橫行無忌，蹂躪壓迫，但這只是一時的現象，革命的力量還是像大火燎原，終於絕滅不了的。

這天下午，我和兩位英國朋友隨意在該城各處亂跑看看。我們所注意的是在好幾處的店口，看見一二百人或二三百人列成的『尾巴』(queue)，我們起先以為這也許是要買香煙或其他比較近於奢侈品的貨物，但後來到一處看見的是許多人擠着買麵包。我們知道現在的蘇聯關於麵包的供給並不缺乏，所以還有這種現象，也許是管理的組織上還有缺乏效率的地方。（在莫斯科的麵包店，現在已看

不見這樣擁擠了。)

我們站在這人羣的旁邊看了好久，漸漸有些工人和我們談起話來，漸漸漸多，有男有女，有老頭兒老太婆，也有青年和小孩兒。可惜我們都不懂俄語，有兩三個工人能說一些德語，但是仍難完全達意。他們大概說他們的生活仍在艱苦中，不過比從前進步得多了，而且還有很大的希望在前面。有一個眉目清秀的女孩兒，只有十歲左右的模樣，用德語告訴我們，說她是一個「先鋒」隊員，說時欣悅自豪的神氣，流露於她的眉宇間。我們三個人好像做猴戲似的被衆人圍着，我們覺得站得太久了，拔腳想走，走幾步略停一下，又被數十人團團圍住，問的問，說的說，他們那種好問好談的模樣，使我們三個人都覺得濃厚的興趣。其中有一個工人問我道：『中國的革命現在怎樣了？』我聽着真覺得『汗流浹背』！我們被圍了兩三次，終以時候不早，突圍而出，揮手和他們告別，他們也揮手歡呼着：『奧非得生！』他們喜說德語，而這種情形，在德國却絕對碰不着，因為在

德國納粹統治下的工人們決不敢圍着外國旅客興高彩烈地瞎談一陣。記得我們由英來俄，途中我們的輪船經過德國運河基爾（Kiel）時，灣泊了一些時候，我們都在甲板上欄杆旁圍站着觀看，碼頭上有幾個納粹黨員穿着制服徘徊着，有一兩個乘腳踏車的工人也下車走近我們的船旁看了，我們裏面有的德語說得很好，輕聲和這工人們談談，他們都『守口如瓶』，捏着一隻眼睛對納粹黨人斜視着。驟眼風，暗示我們不要胡說八道，免討沒趣了！

我們於八月廿四日下午兩點鐘離奧得薩，乘火車出發，於廿五日上午十點廿分鐘到烏克蘭的新都奇夫。我們的暑假同學遊歷蘇聯南部，分三路進行，這在前面已經提過，原來定好，這三路的同学最後都到基夫會齊，所以我們到了基夫之後，旅館中又很熱鬧起來了。我進旅館剛在大廳上坐了一會兒，便見數十成羣的暑假同學陸續到來，大家晤面時跳躍着握手言歡，好像久別重逢似的，在長途旅行中結交的一班朋友，倒另有一種趣味。

基夫是烏克蘭最美麗的一個城市，全城分上下兩部分，上部分佔着尼帕爾河（Dniaper）岸上的蒼鬱森林的高墩上面，宏大的公園固然青翠欲滴，即各街道的兩旁也樹蔭密布，景緻宜人。我國的名山勝境，每多寺院，在俄國這種比較美麗的區域，當然少不了教堂，我們到後最先看到的便是幾個宏偉精美的教堂，不過時代不同，這些教堂雖巍然存在，僅是備人遊覽，牧師一個沒有，信徒影兒不見，只見牆上掛着大圖表，上面表示教堂從前每年數百萬羅布的收入是怎樣。怎樣由欺騙民衆或壓榨民衆得來的；有一個教堂在往昔便有了五千個的農奴供牠榨取！在這種備極堂皇富麗的教堂裏，在這地窖下面你就看得見暗無天日的『酷刑室』（torture chamber）關於這些教堂，儘管在建築和設備上是如何地燦爛奪目，精緻絕倫，我看去只覺得是骷髏膏血的堆集！

在基夫的旅館裏有些遊客雖不是我們的同學，也有加入我們裏面一同出去參觀的，其中有一位阿斯塔許女士（Orskid）是已入美籍的俄人，在美國的加利福

尼亞當中學教師，據她說因她在美國大學肄業時期，同學中有位中國女生學識成績冠全校，美慧善交際，（她說是個華僑的女兒，）得到全校敬佩，也是她的最相得的好友，所以對中國人特別喜歡，聽說我是中國人，在旅館裏就和我大談特談。這天上午她也隨我們同去參觀，在基夫『高地』部分和『低地』部分交界處，我們都下車縱覽，她也夾在我們一起看得出神。我見她那樣發忙，問她有了什麼感觸。她說她的家族原是俄國的猶太人，她從小隨父母遷居美國，已廿一年了，在未革命前，猶太人在帝俄時代也是被壓迫民族之一，不但不許居住列甯格和莫斯科，就是在基夫，也只許住在『低地』，不許踏入『高地』一步！革命後的情形大不同了，猶太人也享到平等的待遇，可以自由行動了。她說她此次特來蘇聯旅行，也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轉變；她又說這轉變是最使她心服的。

一九三五，四，八，下午，倫敦。

一一八 基夫的農場和工廠

關於蘇聯的集體農場，記者已談過三個。八月廿六日下午在基夫所看到的是國營農場，名叫阿哲尼基資（Ordjenikidze），是一個專種菜蔬的農場，重要目的是在供給一個機械工廠的需要，（這工廠名叫 Bolshvic），多餘的產品則在公開的市場上售賣。我們到後，但見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地，種着一望無際的翠青碧綠的各類菜蔬。由該農場的場長出來招待。他是一個四五十歲的老農夫，曾經進農業學校有過相當的學理上的研究，再加上他已有的實際的經驗，由上面所說的那個機械工廠的廠長委任來主持這個農場。除場長外，有一個助理，一個農業專家，十二個簿記員。此外由黨委任一個襄理，工人（即僱農）選舉一個襄理和書

記；前者是注重黨的政策和訓練，後者是注重有關工人福利的事務；同時也就是在這種種方面的工作上為場長分勞。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在工作上並沒有什麼差異，也是注重集體化機械化；不同之點是在管理的組織方面，國營農場的場長是由政府或政府的附屬機關所委任的，農夫成為政府所僱用的工人，在集體農場，管理部或執行委員會是由全體農民公舉，農夫雖也是領受工資的工人；同時也是集體農場所有者的一分子。

這農場佔地八百零三赫特，有工人七百人，其中五百為女工。有三百五十個工人住在農場所建造的工人寄宿舍，其餘的有自己的家庭。場長每月工資五百羅布，工人的工資依技能和所任工作性質而定，每月自六十至二百五十羅布，平均為一百羅布，除工資外，他們還分得本場的出產品若干。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時，但在忙季，則每日為十小時，這多做的兩小時，依尋常的工資比率，作一天半計算，工資照加。職員工作每日亦八小時，場長時間無限制，因事務特忙，每

日約須工作十四小時至十六小時。該場用機械曳引車六輛，有馬一百五十匹，牛一百二十隻（供給牛乳用的）。有醫生兩個，其中一個是獸醫。

有爲工人特建的大食堂，每日三餐取費六十五個戈比，一餐三十五個戈比。我們到時，剛有五六十個農婦正在用餐。桌上雖不像城市的工人食堂裏有白檯布罩着，但卻也收拾得很乾淨。我們又參觀了工人寄宿舍，是一層的平屋，好像學生寄宿舍，每室住三四人，有小鐵牀，上面鋪着的被單枕頭都很潔白，裝有電燈和火爐，牀旁的小桌上放着盆花。佈置設備雖不算講究，但卻樸實合用。（男女的房間分開。）機械工廠的托兒所，爲農場所公用。

我們走到一個種番茄的田上，有五六十個女工正在整理摘下來的鮮紅的番茄，她們知道我們是來參觀的外賓，都笑容可掬地紛紛選取最大最好的贈送給我們，我們大吃了二頓。又走到一個種綠蘿蔔的田上，也大吃了一頓。

據場長說，他們還有關於成人教育及種種文化的娛樂設備，我們因時間不

早，來不及遍看了。

八月廿七日下午參觀基夫最大的一個工廠，名叫青年團十週紀念第四鞋廠，專供給當把斯 (Dobles) 礦區的工人用的。這工廠是四層的大屋，四面都裝滿大玻璃窗，屋的周圍有着很廣大的草地，鮮花叢樹，賞心悅目，在四層樓上還可遙見該廠爲工人設的大運動場。這不像尋常所謂工廠，簡直像個學校了！

我們進廠之後，先看到的是該廠所附設的工廠學校，有學生一百八十人，其中九十七人爲女子，年齡均在十五歲以上，分兩班，每日工廠實習四小時，上課兩小時，不但一切免費，每月每人還有廿五個羅布的津貼，招待我們參觀的那位工程師說，這津貼不算多，但學生年齡很小，一切既都有工廠供給，他們也沒有什麼多用錢的事情了。學生在這學校學習兩年後，卽爲正式工人。製鞋的全部程序，人人雖須學習，俾明瞭全部程序的情形，但每人却須專精某一部分的工作。教員卽由廠中的工程師和技師擔任。我們參觀時，學生正在實習工作，給我很深

的印象，是個健康，個個努力。

該廠成立已四年，係輕工業之一，每日可製鞋五千雙（當然全部程序都用機器）。現有工人兩千人，其中女工佔百分之七十五。每日工作七小時。（分兩班輪流，每兩小時有十分鐘的休息。）每月平均工資約一百四十羅布，最低者八十五羅布，熟練工人最多者五百羅布。據說在這兩千人中，有熟練工人三百人。工程師和技師共有一百七十人，工資每月自四百五十羅布至八百羅布。技師長（即等於總工程師）每月工資為一千五百羅布。該廠的廠長為黨員，每月工資五百羅布，僅及技師長的三分之一。

我們參觀各層的工場，所見的工人都是很健康的，有好多女工並且生得很美麗。在陽光和空氣那樣充分的工場裏，每架機器上還有一個『通氣管』（Ventilator pipe）裝着。有的機器上裝着小小的電燈，據說因為這些機器比較大而複雜，光線有一部被機件遮沒，由工人裏面一位的建議，在有必要處裝置這樣的小電

燈，以免損及工人的眼力。該廠工人們每年有兩星期的休養例假。（每月通常有四天或五天的休息日。）努力工作，誠然也需要努力的休養！

在一個工場上，那位引導着我們的工程師指着一個青年工人，對我們說道：「他才十八歲，很聰明，離工廠學校不到一年，工作成績很好，現在每月已得到二百五十羅布的工資了。」我對他望望，原來是一位美麗健康的青年，大概已微微覺得工程師是在稱贊他，我們是在注意他，他特別紅着臉，微低着他的頭，好像怪難爲情似的！

工人的大食堂佈置得清潔講究，寬敞高大，地上是鋪着花磚，每方桌四椅，椅是很舒適的直背椅，方桌上罩着的是潔白的檯布。廚房裏的女廚子和餐室裏的女侍者，都是穿着潔白的制服，這大食堂每次可坐四百二十人，每餐取費八十戈比。我們這天也在這裏面喝了一杯咖啡。

我們將走時，在一個工場的外面大走廊上，看見數十成羣的男女工人在那

裏議論紛紛，好像開着什麼會議，問明之後，才知道是「突擊隊」乘休息時間，在那裏討論他們的工作計劃已做到什麼地步，還有多少未做到，以及如何加速完成等等的考慮。這是工人們出於自動精神的努力。

一九三五，四，九，上午，倫敦。

一一九 回到莫斯科

關於蘇聯南方的遊歷，到過六個城市和附近的鄉村，見聞的大概，已在前幾次的通訊裏略述奉告了。記者於八月廿九日上午十一點半離基夫，足足乘了廿四小時的火車，於三十日中午才到莫斯科。在蘇聯乘過兩次比較長途的火車，都很不舒服，一次是由莫斯科到卡可夫，一次便是由基夫回到莫斯科；因為灰塵由窗

口不斷地『進攻』，已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而且夜裏睡覺之後，因須提防小竊或扒手，窗須一律關閉，悶塞得難受。（西歐各國的火車，即是三等的，車廂一邊是窗，一邊是門，門外也有一條行人道，然後才是另一邊的窗，蘇聯的車廂兩邊是窗，沒有這條行人道，故灰塵更易衝進來。聽說這是他們的舊車，新車已經改良。）這次同車廂裏有一位蘇聯的紅軍軍官（專學兵工的）和他的妻子。這軍官穿着古銅色的制服，是一位健康和藹的青年，德語說得很好，正在學習英語，故亦略能說些，很虛心地和我談談，看上去只像一位大學生，一點沒有軍人的惡習氣。夜裏他的妻子早睡，同車廂裏的一位英國青年仍要把窗開着，他的妻子怕冷，要想關窗而又覺得有所未便，這軍人顯然很愛護他的妻子，但也只略露尷尬的神氣，並不勉強要一定關窗。這如在別國的丘八老爺，大概是不客氣的了。我到蘇聯很少機會和軍人接近。倘軍人都能像我所遇的這位青年軍官，也就很可敬愛的了。講到那位英國青年，還有一樁笑話。他不是我們暑假同學，是臨時從基

夫同來的，和一位年齡比他略大的英國女子在一起。看他們的舉動，似乎是夫婦，但據一位暑假的女同學告訴我，說他們沒有結婚戒指，而且在旅館的簽名簿上也各寫各的姓名，（這在蘇聯，即是夫婦，也可以如此，不過就英國或其他各國的一般情形說，便不是正式夫婦，）似乎並不是夫婦，我們猜想他們也許僅是臨時的結合，利用蘇聯的自由環境（指男女的關係），來玩玩的。那天夜裏，大家未睡以前，車廂裏除我以外，只有他們倆，原各有一榻，他們倆却同躺在一個榻上擁抱着接吻，一而再，再而三，長吻不休。剛有一個查票的進來，說車上男女不可同榻，他們倆還是擁抱着，好像未曾聽見，我倒願意成人之美，即代他們答說是夫婦，不要緊，不料查票的不肯罷休，一定要有個交代，他們只得暫時割愛了！在蘇聯男女的關係可說是很自由的了，但却從未看見男女在公開處所演着擁抱熱吻的喜劇，這位查票先生大概是少見多怪吧，當時他那一副像笑不笑的尷尬面孔，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我們在火車上吃了一頓晚飯。車輛雖然很多，但只有一節餐車，人多位少，我們陸陸續續地穿過許多輛的車子，跑到了餐車裏，看見『滿座』，只得跑回。過幾時再『穿過』一次，又因『滿座』而『跑回』。還有一兩次僅『穿』到半路，即有仍因『滿座』而『跑回』到中途的旅伴們，笑着關照我們再等一等吧。最後很幸運地在餐室裏坐得一個位置了，但仍須等着許多時候，比我同桌的幾位朋友先在等候至一小時以上還未如願以償的大有人在，他們都在喧嘩着說笑；有的捧着肚子喊救命，有的兩手捧着二三十塊麵包（原放在桌上盆裏的）大踏步向外走，說不等了，還是咬咬麵包吧，那種優腔調，又惹得全室哄笑，不但我們這班旅客，在同餐室裏還有好幾位本地人，也等得不耐煩。僅有一位『斯丟爾得』（Steward，即比侍者高一級的管事人）倒很有趣，他穿着一套寬大陳舊的西裝，聲音笑貌都像滑稽電影明星哈台，笑眯眯地忙着招呼客人，（能英語）在這邊剛安慰幾句，勉強平靜一些，那邊又呼喚着問到底怎樣，有得吃沒得吃！大家雖不免着急，但望望

他那副神氣，却也感到異樣的趣味！

原來廚房裏只有一個女廚子忙着燒菜，此外除了這位「滑稽明星」，就只有一個女侍者出出進進奔着端菜或收拾盆子。我們不懂的是爲什麼不添人？抑或有相當訓練的人還不夠用？我感覺在奧得薩麵包店前面所見的許多人擠着購買麵包的情形，也未嘗不是在管理的組織上還有地方不無缺憾的原故。總之在辦事效率上，西歐確有不少應爲蘇聯所宜注意學習的。列寧原也說過，社會主義的建設須盡量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技術，在他們原也正在注意學習中啊。

到莫斯科後，我們這「一羣孩子們」擁在特備的公共汽車裏，看見所經過的街道多是所熟悉的，好像到了故鄉，大家都欣然相告着，說這是什麼街，再過去又是什麼街；有的說你說錯了，彼此爭做一團！轉瞬間已到了歐羅巴旅館，這是我們此後受着全聯學生總會招待一星期中的住所。關於這件事，還有略加說明的必要。我在以前的通訊裏曾經提起過，在由英到俄的船上所遇着的近二百人的美國

旅客，是由美國全國學生同盟做中心的，純粹是該同盟的會員只有四五十人，而在這四五十人中，有些人因開學期近，在基夫即分道先行，故留下者只有三十人左右。全聯學生總會要特別招待這些純粹為該同盟的會員在莫斯科再耽擱一星期，以便看戲（九月一日至十日是莫斯科的『劇季』“Theatre Festival”，即著名的戲院繼續排演著名劇），並參觀學校（因前次在莫斯科時正是放暑假的時候，此時已開學）。因此暑假同學這次到莫斯科後，便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該同盟的會員，由全聯學生總會招待，逕往他們所指定的歐羅巴旅館；還有一部分不能受此利益，由他們自己處理。（仍住蘇聯旅行社的旅館，如新莫斯科旅館等，他們有的二三日即動身，有的再玩幾天，因為也要看看戲。）我呢，我原來應該是屬於第二部分，因為我雖加入這個旅行團，但並不是美國的全國學生同盟的會員。可是很幸運地又有一件事在我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前次在莫斯科時，該同盟的領袖戈登君就問我，說他們（指該同盟的會員）和我處得很相得，倘若我由南

方回來後願意參加他們在莫斯科的「一週」，仍然很歡迎。我說我當然「願意」。（不但可得到看戲和參觀學校的利便，而且一切費用都由全聯學生總會擔任，）不過你們是以「學生代表」(Student delegate)的資格受他們招待，我有什麼資格參加？他也沈吟了一會兒，說讓他和學生會的幾位領袖商量商量看。事有湊巧，原來這幾位領袖裏面，有些是我在暑校中就認識的，（例如前曾談到的讀鑽科的塞爾基便是其一，）也表示熱誠歡迎。所以我這次回到莫斯科，竟得夾在美國學生同盟的幾十朋友裏面，同樣地享受着全聯學生總會的招待了！

我們聽說有「招待」，初以為膳宿免費罷了，不料到了旅館之後，各人領得一本小冊子，裏面是打成「小洞線」以使用時裂下的許多的券，有的是剪髮用的，有的是刮鬍子用的，有的是領香煙用的，有的是喝荷蘭水用的，至於每日三餐用的「餐券」當然更在內了——一切都免費！我們「這班孩子們」拿到手時，面面相覷着發怔，有的笑着問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據說蘇聯對於所招待的各國的「工

人代表」，或是「學生代表」，都有這樣的優待。

這旅館的設備也很舒適，有附設的餐室和理髮處，我們小冊子裏面的券就可以在這些地方適用。在吃午飯時，塞爾遜抹抹他的下巴笑着說：「我向來都是自己刮鬍子，明早倒要到理髮處去刮牠一下！」我第二早到理髮處望望，他也湊巧來了，看見那裏坐着等候的已有七八人，（剪髮師傅只有兩個，）我們來不及等，還是回到房裏去自己刮牠一下。

初到的那天午飯後，我們一大隊同到旅館隔壁的一家浴室去洗澡，男女分開，女同學洗的地方未曾瞻仰到，男子洗的地方是淋浴，我和其他四位美國同學由塞爾基陪着一間房裏大淋特淋，塞爾基談起他自己和他的愛妻波玲的職業位置，在未畢業前都已確定，關於這一點，我在以前通訊裏已提及，他又談起波玲的父親是個工程師，因工作成績特優，獲得獎勵，最近得到汽車一輛，得免費用汽車油兩年，汽車夫的工資亦由政府支付兩年。同浴的美國同學都是在美國大學

畢業後尚未尋得職業的青年，歎息說道：『在美國，大學畢業生是最不幸的人啊！』

一九三五，四，十一，上午，倫敦。

一二〇 蘇聯的教育制度與其特點

自蘇聯南方回到莫斯科後的那一個星期裏面，差不多天天忙着參觀學校，簡直可叫做『學校週』了！

八月卅一日上午我們到莫斯科最大建築之一的全聯工會總部（帝俄時代遺下的『貴人俱樂部』）去參加全聯學生總會爲我們開的歡迎會，該學生會的主席和重要職員數十人都出席，分別報告關於學生的各項情形，最後由我們提出問題質

疑，賓主之間都表現着異常誠摯和熱烈的情緒。我現在要根據這天談話所得，和從其他方面獲得的參考材料，先報告些蘇聯的教育制度和特點，以便在這方面有個大體的了解，然後再陸續談些關於所參觀的各校的情形。

依蘇聯的教育制度，三歲以下的孩子送托兒所教養，這在蘇聯有迫切的需要，因為父母都從事社會的工作。三歲到八歲進幼稚園。以上在他們叫做『學校以前的教育』(pre-school education)。八歲到十二歲進初等或第一級學校，四年結束。(在有些民族的聯邦共和國，因除本民族的文字外，兼習俄文，則酌增為五年。)十二歲到十五歲進第二級或中學，三年結束。這兩種學校在他們總稱為『七年學校』。十五歲到十八歲進第三級或完全中學，三年結束。這第一、第二、和第三級學校，在他們總稱為『十年學校』，這『十年學校』是他們所要達到的。一般的『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就是他們所要達到的『普及教育』(Universal education)。努力進行普及教育是努力提高一般文化的一個最重要的

因素，也是克服文盲工作成功之後最重要的一種工作。在第二次五年計劃開始的第一年（一九三三），四年的強迫教育（即第一級）已實行於全國，七年的強迫教育（即第二級）已實行於工人區域和工業中心的城市。據說全國自八歲到十二歲的孩子已一律入學。（即第一級的四年教育。）現在仍在努力普及第二級的三年教育，和增設第三級的三年教育，（實行第三級學校的議決案才於一年前成立，）希望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終了時，能辦到十年的普及教育。（即到十八歲，現在英國的普及教育僅到十四歲。）

依黨的原來決議，職業訓練須在受了完全的普通教育（即十年）之後，才實行。但在目前，因很急迫地需要很迅速地養成大量的熟練工人和專門人材，所以對於這個規定只得暫時變通辦理，在實際上，於『七年教育』之後，即緊接以所謂工廠藝徒學校（或簡稱工廠學校，即類似初級職業學校性質，時期自六個月至一年）；和中等職業學校（他們稱爲『特匿康姆』“*technicum*”，時期約四年）和

這一階級——即工廠藝徒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相輔而行的還有種種『工人補習教育』(Supplementary workers' education)。使已在工廠作工的工人，可於不必離開實際工作之中，得到增進學識和升學的機會。工廠藝徒學校的重要使命在養成熟練工人，於最短時期內授以工作技能和原理，使手工和腦工造成密切的聯繫。中等職業學校旨在養成中等的技術人材，所謂技師。此外所謂『工人補習教育』，也依各人程度加以造就，茲不詳述。在目前，這兩種職業學校均收容『七年教育』完畢的青年。這段教育因應全國經濟建設飛速發展的需要，所以特重職業訓練；但同時却不以僅授技能爲滿足，亦同時顧到原理和普通教育的增進。

依制度所規定，完畢『十年教育』之後，得入高等教育的機關，時期大概爲四五年。但目前在實際考入大學者，約有百分之五十是修完所謂『工人升學補習科』(“workers' faculty”)者；約有百分之十五是由各種補習科畢業者，約有百分之十五是由中等職業學校畢業者；約有百分之十三是由第三級學校畢業者；此外約

有百分之四是由第二級學校畢業者，約有百分之五是由工廠藝徒學校畢業者。（根據一九三三年秋季兩百個高等工業學校的統計結果。）所謂『工人升學補習科』是旨在幫助成年的工人再求深造，這種工人至少須在工業上工作過三年，成績特優，而至少具有小學同等程度的普通教育者。因凡被准許入『工人升學補習科』的工人都是特別聰明而又努力的青年，所以只須四年，有的僅須三年的補習，即可考入大學肄業。依上面所述的統計，高等學府中的新生，幾有半數以上是由這種『工人升學補習科』出身的工人，工人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可以概見。

蘇聯的高等教育特重養成明確的切實的專門人材，沒有像美國式的什麼文科理科之類的渺茫的科目。（據說在帝俄時代，除法律和醫科外，大學也不訓練明確的專業科目，學生有的學習所謂『史哲科』——歷史和哲學——或所謂『數理科』，畢業後不知幹什麼！大多數都向做官的一條路跑。）現在蘇聯每一個高等教育機關都有明確的對象，知道所養成的是那一種專門的人材。其重要的形式有

專門學校（他們稱 Institute，即設一個專科者），大學（有幾個專科者），和研究院（在大學後又研究兩三年）。高等教育機關的肄業時期大概為四五年。尤其發達的是專門學校，例如鐵路專門學校，機械工程專門學校，紡織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師範專門學校等等。記者在莫斯科「學校週」所參觀的大多數就是專門學校。（在以後通訊中要分別記述報告。）此外還有一點也很可注意，他們為增加實際效率起見，自一九三〇年起，僅若干大學和師範專門學校歸教育部管理，其他的專門學校都分別歸有關係的各部直接管理。

關於蘇聯教育制度的大概，已略如上述。現在請再扼要地談談蘇聯教育的特點：

（一）教育的大眾化。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全國人口中還有百分之六十四是文盲，大多數兒童都被排拒於學校之外，至於中等學校，那更是特權階級（貴族、富農、資本家、富商等等）的子弟獨享的權利，高等教育更不消說的了。

所以在當時全國一萬萬五千萬的人口，大學生僅有十二萬人。革命後鬥爭的『前線』（“Front”）分三種：第一前線是抵抗國際的武力干涉，和消除國內反革命的內戰；第二前線是全國經濟改造的努力；第三前線是全國文化和教育的積極進行。稱爲『前線』，因爲在這幾方面都是用『鬥爭』的英勇的精神向前邁進，文化和教育所以放在第三前線，因爲普羅國家的防衛和工農業必須提高到可以藉以發展文化的水平線，在當時實爲尤重要的事情。等到國際武力干涉和國內反革命都被用武力肅清，而經濟計劃又着着勝利之後，第三『前線』和第一第二便立於同等重要的地位了。所以列甯在將死以前，特提出『文化革命』的口號，而教育的大衆化實爲文化革命的第一義。現在在幼稚園，小學和中學裏就學的兒童達三千三百萬人。成人在各種教育或補習教育機關就學的約有三千萬人。全人口中幾有一半是在求學，是在研究，是在學習——是在做學生！（此外在工作上和服務上的學習研究還未計算在內；工人在工廠磨坊裏學習研究，農民在集體農場裏學

習研究，政府各機關的僱員在事務所裏學習研究，普羅化的知識階級在學校和研究所裏學習研究。所以有人說全蘇聯的一萬萬六千七萬的大衆是在作文化和教育的全體動員！這便是教育的大衆化！怪不得雖遊了蘇聯，於嘖嘖稱羨之中仍消除了小布爾喬亞成見的艾迪博士，也要說：『關於這方面（指大衆教育），蘇聯要震動全世界的良心。』（“Soviet Russia will disturb the conscience of the world in this regard.”見他所著的“Russia Today”）

（二）教育和金錢勢力脫離關係。在任何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教育和金錢勢力總是結不解緣。有錢的子弟，雖是一個道地十足的草包，也可升學；沒有錢的子弟雖資質聰明，也只有望學興歎！蘇聯不但小學和中學一律免費，而且在職業學校和專門學校裏，除免費外，按月還有津貼！這種津貼是依年級而增的，年級愈高，所得愈多。在職業學校大約每月自三十至五六十羅布；在專門學校裏每月自七八十至二百羅布，在有些專門學校裏每月二百至二百五十羅布。我在師範專

校的研究院裏遇着一個研究生，他因有家累，每月得津貼三百羅布。我在暑校裏遇着不少蘇聯的男女大學生，他們聽見我們入大學要出錢，都表示十分地詫異！其實我們聽到他們入大學還有錢拿，更覺得詫異啊！

(三) 大家憑智力都有升學的希望。升學既不憑金錢的勢力，當然要憑智力的了——雖則在目前，憑智力雖比憑金錢勢力公道，但有些智力差些，還是受舊環境遺下的結果，並非自身有何過咎，這只得在新環境中逐漸地解放了。蘇聯急迫需要熟練工人，工廠藝徒學校就是旨在供給這個需要，但是已往有好些學生於這種學校畢業後不在工廠作工，却直接進中等職業學校或其他高等學校。因此自一九三三年起，改變辦法，把從前所定兩年畢業的時期縮短，改為六個月至一年，畢業後須先在工廠作工三年，然後升學，同時在工廠中仍有繼續補習的機會。這種辦法是一律的，不像其他國家有所謂『雙軌制』。這固然是應當前的急切需要，但是也使青年多得些實際工作的經驗，於升學後的繼續研究也有不少的裨益。

(四)教育的『技術化』(Polytechnisation)·記者在以前通訊裏就提過，蘇聯的教育在『學校以前的教育』——托兒所和幼稚園——即顧到『技術心理』的潛移默化·此外在小學和中學裏也注重『技術化』·依我們在教育上的通用名詞說來，便是注重『職業陶冶』·至於職業學校和專門學校之注重職業訓練，或職業教育，由上面所談，也很顯然地可以看出·這和其他國家裏所提倡的『職業教育』有什麼異點呢？有！第一，其他國家的職業教育，是『雙軌制』裏的一『軌』，是專備窮人子弟不得升學急於謀生用的，在蘇聯却是全國一致的教育，是各盡所長以共同努力於新社會建設的教育，其出發點已迥然不同·第二，在『人剝削人的制度』已鏟除的社會，這樣造成的人材才真是為社會服務；在『人剝削人的制度』尚存在的社會裏——即生產工具不為社會所公有的社會裏——不過把急謀餬口的窮人造成『剝削者』的工具而已！所以不但出發點迥然不同，即所收的結果也迥然不同·

(五)有明確的目標和應用的環境鼓勵學生勇猛上進·蘇聯學生對於求知的狂

熱和研究興趣的濃厚，這是研究蘇聯教育的任何人所不能不為動容的。這却不是別國的青年在本質上有什麼特別不及他們的地方——例如我們的青年。這却是因為他們青年深知所努力的是在造成共勞共享的新社會，同時學了就有用。各專校裏有與該校所學有關係的工會分部，稱「專業委員會」(Professional Committee)。學生在距畢業一年以前，即由「專業委員會」和該校所屬的專部，(即政府中的各部)替他們決定了畢業後的位置，這決定當然也和學生本人商量的結果，有時有幾個位置備選。職業學校和專校的學生，在學校時代即為有關係的工會會員，享得該會所給與的保障和權利。(「專業委員會」即由學生中的工會會員選舉組織的。)其實在未畢業前，即於課餘參加各種運動，如掃除文盲運動及與經濟建設有關的各種運動。

我們如仔細研究專校的選科內容，也很有意味。在一九一四年(未革命前)，十二萬大學生裏面，學工業、交通、和農業的，只有三萬人；在一九三三年(即

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末年），在近五十萬人（49,213）的大學生裏面，已造成的專家有十七萬七千人之多，其內容比例如下：

工業和交通	六九,〇〇〇
農業	二八,二〇〇
教育	四〇,二〇〇
醫科	二〇,五〇〇
其他	一一,八〇〇

他們預計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所要造成的專家將達三十四萬人之多。他們學了就有用，而且用的意義是在造成共勞共享而沒有人剝削人的新社會；所以在他國欲勉強禁止何校招生以提倡所謂「實科」而不可得，在蘇聯却是自然的趨勢。這是因爲一則僅在枝葉上白費工夫，一則從根本上下手。

最後還有幾點可簡單附述如下：一是理論和實踐聯繫，學校和有關係的工廠

或農場力求密切連合的關係；二是各專校均加授新社會科學要義和唯物辯證法，雖爲工程師，對於新社會科學亦須有相當的了解；三是採用『社會主義的競賽』，提高學業的質的程度，突擊隊隊員的榮譽，不僅在追上勝我者，同時亦在幫助提高落後者達到水平線；四是自托兒所至大學，一律男女同學。

本文只能說個大概，等報告各校時再細談罷。

一九三五，四，十三，下午，倫敦。

1935
22
E
17

一二一 伯納夫教育專門學校

我們在莫斯科看到的第一個專校是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參觀的伯納夫教育專門學校 (Bubnof Institute of Pedagogy)，據說伯納夫是教育部長的名字，這學校

用他的名字，是紀念他的。這學校的建築非常宏偉，有學生二千二百人，教授二十四人，講師一百五十人，研究院的研究生二百人。據說那年（一九三四）報名投考的學生達一千八百人，而限於名額，僅取六百人，可見蘇聯的高等學府雖在積極增加中，（在帝俄時代，只有十二所工業學院，十所或十二所大學，革命後在一九二八年增至一百二十所高等學府，到一九三三年已增至六百十五所）但仍然不夠。

該校的宗旨是在養成中學的師資，設有各門專科，如歐洲文學、俄文、物理、化學等等的師範科。我們因時間有限，只參觀他們的物理科和生物學科。

物理科的實驗室有四五間，規模很大，各種器械設備充分，除實驗室外，還有較小的機械工場，物理教室和其他各國大學差不多，學生坐位也是向後山低而高；教室有一架活動電影的放映機，該科四年畢業，第一部分的兩年專習物理學；後一部分的兩年特重物理學的教授法。我們在參觀時，正有數十學生在實驗

室裏做實驗工作，由一個教授指導着。他們所最注重的，是學理須和實驗並重，因為他們學了就要用的，所以絕對不是僅僅書本上的知識所能應付的。

其次我們又參觀生物學科，辦法和物理科同，也是最初兩年學習生物學，其後兩年特重生物學教授法的研究。特別注意實驗，不僅是書本上的知識，這原則也相同。我們看着這科的實驗室，好像進了一個小小的動物園，活的飛禽走獸，和五花八門的魚類，布置得非常巧妙，被引起的興趣比參觀物理實驗室濃厚得多了。除活的生物外，還有許多解剖好的，放在大大小小的玻璃罐內，用藥水保護着。各種切面的解剖，都註明各部分呈現出來的名稱。此外還有不少生物的模式和標本。這種實驗室給與我們的印象，顯然是他們所求的是活知識，不是死知識。

我們看完這兩科之後，到該校附近專為該校學生的兒女設立的托兒所。因為有的學生已結婚，尤其是在研究院裏的學生，夫婦都忙於求學，沒有多工夫來照

願小孩，便有本校『學生托兒所』可以付托，俾得專心於學業。我看過的托兒所已有好幾個了，但像這樣特殊效用的托兒所，却又引起我的另一種的興趣。這個托兒所的建筑很新，是一所小巧玲瓏的兩層屋子，四面的窗外都有碧綠的草地，有一面是個較大的草場。我們到時已近傍晚，有些孩子已經被他們的父母領回去了。剛進門，就在一個休息室裏看見剛來領回孩子的父母們；休息室裏有特製的小方桌，四邊有矮欄，備孩子立在裏面，由父母代為脫下所裏為孩子備的外衣，穿上原來的衣服。站在那桌上的一兩歲的孩子對着父親或母親。微笑，父親或母親一面忙着替他換衣，一面也對着他笑，撫摸着；那種天真親愛的樣子，實令人感到濃厚的趣味和艷羨！

這休息室的標語中有一條是『兒童夜裏睡覺，不可遲過八點鐘。』

我們分兩班輪流進去看，每班十餘人。先須穿上該所特備的白布外衣，和醫院裏的醫生或看護穿的一樣。我們走進第二個房間，見有十幾個孩子正在玩耍，

由一個女看護在旁照顧着。（她當然也穿着白布外衣。）房間裏有種種玩具，在一角擺着一個木造的三角形小臺，兩邊有寬闊的扶梯上下，臺的前一邊有欄杆圍着。臺上可立二三十個孩子，這十幾個孩子就在上面跑上跑下，有的攬着同伴的手走，有的特立獨行，有的坐着拖，（這臺油漆得非常潔淨，）大家笑嘻嘻沒有一秒鐘停息，好像忙着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孩子們看見我們這班大孩子，紛紛呼喚「叔叔」「姑母」。其中忽有一個不及兩歲模樣的孩子，在大家鬧哄哄的當中，無意中瞥見他的母親剛在門口探着頭望他，這孩子立刻跳躍起來向她笑，母親也欣然笑着，女看護把這個且躍且笑的孩子攆到門口交給那母親，母親伸手攬抱，母子在笑聲中出去了。

又走進一個房間，裏面有一個四角形大欄杆圍着的一大塊地板上，裏面也是收拾得非常潔淨，置有各種玩具，是預備更小的孩子玩的；我們到時只剩下兩個嬰孩，看上去只不過幾個月的年齡，還走不大動，在一塊兒笑着伏在地上爬！那

兩個圓大無知的眼睛，那潔白肥嫩像蓮藕的腿臂，那欣悅的團團面孔，都引得我們圍着看，圍着笑，圍着出神！

樓上有孩子睡覺的露台，二面都是大玻璃窗，不但新鮮空氣和陽光十分充足，而且在房裏還依照了醫生的規定，維持着一定的溫度。據說每個孩子的餐食，都由醫生分別酌定，以增強他們的體格。

走到那草場，正有一個女看護領導着十幾個小孩在那裏奔跑遊戲。我們裏面有一位美國女同學抱着一個小孩，相對作憨笑，戀戀不忍捨，看她的那副神氣，好像就要抱着走似的！

我們看完了這個充滿美感快感的「學生托兒所」之後，又到該校附近的地方去看他們一個學生寄宿舍。這個寄宿舍裏住八百學生，所以規模也不小。房間有大小，有四人一室，有兩人一室。男女同學住在一所寄宿舍裏，只房間男女分開，即男的和男的同房，女的和女的同房，尤特別的——至少和別國比較起來是

特別——是結婚的夫婦學生，得住一個房間，有的還排着一個小鐵牀，備他們的『結晶品』睡的！我們到了這寄宿舍裏，竟好像是奉命來檢查什麼似的，三五成羣，自由行動，鼓開這個房門擁進去張望張望，鼓開那個房門擁進去張望張望！有幾個由學校裏陪着我們來的男女學生，還忙着替我們任翻譯。我們衝進了一個房間，正有一男一女坐在一個小方桌的對面作蜜談，我們裏面有一位冒冒失失地開口就問：『你們是夫婦嗎？』他們倆很自然，一點沒有尷尬的樣子，男的笑着一回答道：『不是，我們是朋友。』又衝進一個房間，是一個女生獨自一人住的，房間雖小，布置得很美術化；這女生正和兩位女同學在房裏談話。我們裏面幾位女同學紛紛附耳竊語：『這房間才好！』我們這樣跟踉跄跄東衝西突，『檢查』了十幾個房間。

我們又到一座相連的寄宿舍，據說是新加出來以備研究院的學生居住的。我們也看了幾個房間，其中有一間尤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一個離了婚的女生住的，她

在研究院裏專研哲學，每月得二百五十羅布的津貼，有個孩子已十三歲了，她因忙於學業，特僱用了一個女僕照料這孩子和整理房間。我們進去看時，母子都未回，由那個女僕——一個青年女子——講給我們聽。她自己有她的事業前途，離婚並不致葬送她的一生。

住在寄宿舍的學生，每月付津貼百分之十作租金。

我們即在寄宿舍大食堂裏和該校的男女學生共用晚餐，他們的談話勁兒非常之好，我們的也不差，彼此坦白誠懇，一見如老相識。他們有的能說英語，有的能說德語或法語。有的忙於做我們的翻譯。笑語一堂，如坐春風。我提出三個問題和他們談談：一個是學生的訓育問題，例如在寄宿舍裏的紀律問題，據說蘇聯學校的訓育問題是由教師和學生的自治團體合作解決，尤其是先鋒團或青年黨員同盟；這些青年黨員在紀律上以身作則，藉團體的制裁，和同學共同維持紀律；如學生中有傷害公衆福利的行爲，即不能逃開公衆的制裁。我問男女同學住在一

個宿舍，有無爭風吃醋的事件發生，據說從來沒有，因為大家有爲社會努力的公共目標。忙，而且自治團體的公共制裁也很嚴厲。

其次一個問題：是青年受更高的教育後，對於位置的慾望是否隨之俱增。例如我國的情形，做小學教師的往往僅視爲不得已的暫局，倘有更求深造的機會，便想做中學教員，更進便想做大學教授等等。（這裏面當然也有物質的條件或待遇所驅使。）我所以想起這個問題，因爲這夜晚餐時，坐在我左邊的是該校的一位研究生，他原是鄉村學校的教員，現在該校研究院專研心理衛生學，我問他畢業後是否仍去當鄉村學校的教員，他說不，因爲該校是旨在養成中學師資及專家。他對於我上面所提出的問題的答案是：在目前的蘇聯，各種人材都很需要，誰的能力更近於何種職務，便選擇何種職務幹去。我覺得他的話雖是事實，但對於我的問題的答案還未能令我滿意。我以爲在物質的條件或待遇未能平等以前，本位的向上（尤其是待遇較差的位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還有一個問題是：既有『學生托兒所』，在宿舍裏又可夫婦同室，而在二千餘學生中只有百分之十至十五結婚，（在蘇聯同居即等於結婚，前已說過，）什麼緣故？據說大家仍覺得早結婚多少和專心學業有礙（按該校學生年齡自十七至廿五歲），所以仍有不少願在畢業後結婚。

這天湊巧是『國際青年日』，晚餐後即同赴該校全體學生在大會堂裏舉行的紀念會，參加者兩千多人，坐位向後一層一層地高起來，我們一羣人進會場時，但覺萬頭鑽動，好像一大座人山！我們剛踏進會場，即承他們全體掌聲雷動，表示熱烈的歡迎，使我感覺到這是青年的世界！繼由全體起立唱國際歌，主席報告國際大勢，特重各國法西斯運動的分析，和社會主義國家所處國際環境的危機，勉勵大眾為社會主義前途努力的奮鬥。主席報告後，還有幾位接着演講。閉會後，全體到該校大廳舉行跳舞會。這大廳即在該校大門內，高度看去似有兩三百尺，有不少大石柱在四圍矗立着；可容一兩千人跳舞，可說是一個大規模的跳舞

廳·音樂却很簡便，就是一個在蘇聯最風行的手拉琴·跳舞有團體舞和雙人舞·雙人舞裏也有我們所常見的爵士舞·除爵士舞係一男一女外，俄國式的雙人舞可兩男或兩女同舞·各種舞法依那個手拉琴的音調爲轉移·我們「這班孩子們」也全體加入·賓主都非常起勁，舞到十一點鐘，才盡歡而散·就我所看到的蘇聯的學生生活，他們從事『社會主義競賽』時，對工作非常努力，而在工餘娛樂如這樣大規模的跳舞時，却也非常起勁·在這種情形之下，跳舞對青年不但沒有害處，而且也可算是有意義的努力工作後的一種正當的娛樂·

我在歸途的電車裏面，和學生會派來領導我們的一位女學生閒談，我說男女既住在一個宿舍裏，假使有男生或女生乘着或有的機會，到一位異性的同學的房間裏去同宿，你覺得怎樣？她很迅速而自然地回答說：倘若他們完全出於雙方的同意，沒有何方出於勉強或欺誘，彼此又沒有傳染病的侵害，萬一有了孩子又須負法律上的養護責任，而且又不含有侵害及第三者的福利，那末他們如覺得彼此

生理上的需要，那是他們兩人間的私事，外人沒有干涉的必要。

【九三五，四，十四，下午，倫敦。

一二二 鐵道專門學校和職業學校

九月一日午後參觀鐵道專門學校 (Railway Institute)。先由校長在辦公室裏對我們講述大概，隨後他引導我們參觀各實驗室。該校長曾留學美國麻省工業專門學校，故能說英語，直接回答了我們不少問句。

該校成立已四年。現有學生三千五百人，大部分是工人的子弟，農民的子弟佔百分之十五，有五百人是女子。教授七十五人，講師二百四十二人，助理二百人。分五科：(1) 建築，(2) 工程，(3) 組織，(4) 新鐵道建造，(5) 地道車建

造。畢業年限最近定爲五年。投考者須具七年普通教育（即將增爲十年）程度，並做過兩年或三年的工作的。現在學生中有一千一百人係青年黨員。注重工人和工人子弟的容納，這是記者所看過的專校的通例，差不多都佔全體學生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這是他們在目前階段中所注重的所謂「社會的成分」（Social Composition）；但是青年黨員之多，却是以這個專校和以後所看到的航空專門學校爲特別偏重，這也許是因爲交通工程和航空事業，和軍事都有特殊密切的關係罷。這個鐵道專校的教授講師裏面却有百分之八十是在革命以前養成的專家，這是因革命政權逐漸鞏固之後，政府事業已獲得從前專家的合作了。（本年有兩位專門教授是從德國聘來的。）

據該校長說，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新造成的鐵道達一萬公里，其中有五千公里是在最近兩三年中造成的，努力建設的程度可以概見。現在莫斯科新建造的地道車，第一次的十二個工程師，就是該校造成的專門人材。在去年（一九三二）

由該校畢業的土木工程師達一千零二人，雖在這樣加速度地養成，仍僅能供給百分之二十二。的實際需要！該校長認爲好的工程師不但是在技術上好，同時也須在組織工人大衆上好，所以該校對於組織的研究也很重視；又認爲工程師對於『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和辯證法唯物論亦須有相當的了解，才能合於革命時代所需要的良好工程師，故該校於四千小時的課程中，有五百小時教授政治經濟和辯證法唯物論。此外還有藝術、音樂、歷史、文學等等研究組的組織，請專家指導，由學生選習。

該校原設有汽車路（rich way）一門，後因工作繁重，另成一個專門學校。在已往五年中（即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時期中），新造成的汽車路達八萬公里，加上二十萬公里新闢的泥路（dirt road），共達二十八萬公里，故對於該項專門人材的需要，也異常的迫切。

學生每月每人所得津貼自七十五至一百廿五羅布，成績特優的學生可得二百

至三百五十羅布。教授薪金每月約七百羅布，講師五百羅布，助理三百五十羅布。校長每月六百羅布。正在我們談論這種待遇時，剛有一個女僕端茶進來（我們在校長辦公室談話時，並享到茶點），我乘便問校長，她在這裏的每月工資多少，校長即代為轉問，據說每月九十羅布。校長的月薪比教授少，這固然因為他是黨員，同時也可見在建設時代的重視專家。

蘇聯的專門教育非常注重實習，這是一致的趨勢。像這個鐵道專校，在五年的修業時期中，須有五十星期的時期在全國各鐵路上實習。此外在學校裏也特重實驗室裏的工作。該校有十個大規模的實驗室。其中有符號實驗室，在一個大實驗室裏鋪着雛形的軌道，上面有許多輛的雛形火車，各站有紅綠各色的電燈，發動機一開，火車隆隆蜿蜒着向前駛，紅綠燈依規定的情形，開的開，關的關。還有其他運用機械使用的各種符號，均依實際情形，縮小表現。該實驗室的四周有欄杆圍着的台，立在台上可以縱覽全部的情形。我們進該實驗室的時候，由該室

的一位女助理開演一部分的機械給我們看。又看到一個材料強度實驗室 (Strength of Material Laboratory)，由一位老教授指導着幾個學生實驗給我們看。這位老教授已鬚髮皓白，看上去至少在六十歲以上了，脾氣很大，學生舉動有時慢些，或有時物件拿錯了，他即怒形於色，非常嚴厲，但那些學生却非常敬重他，小心謹慎，事事服從，一點沒有執拗或不願的表示。他們那種敬重師長的態度，殊不多見，想來也許這位老專家的學識經驗皆有以服人，所以雖有那樣暴躁的缺點，仍得到他的學生們的敬重罷。

該校實驗室裏的測量器，只有兩副是德國貨，其餘許多都是在蘇聯自己製造的。在力學實驗室裏用的器械，除有一副是美國貨外，其餘也都是蘇聯自己製造的。據說有些還是在該實驗室裏獨出心裁發明的。他們在技術上和機械的製造上，處處表現着力求自立的精神，這一點也很值得我們的注意。

該校的工會分部（即所謂專業委員會）屬於鐵道工人工會 (Trade Union of

Railway Workers) · 全體學生都是會員 · 每人每月出所得津貼百分之一作工會會費 · 該校也有黨的細胞，據說其效用如下：(1) 批評校務，以求改進；(2) 幫助學生加速努力於功課，主持社會主義的競賽；(3) 改進生活的狀況；(4) 協助工會分部執行獎勵學生事項 · (例如成績特優的學生得送往克里米亞休養以及其他等等權利) · 兩年前該校曾送廿八個成績特優的學生往美國留學 · 該校長認為美國的麻省工業專門學校是個最好的專門學校，該校有的地方還不及牠 · 蘇聯對於美國的技術向來是表示非常佩服的，他們正努力在這方面虛心學習，並希望不久能超過美國 ·

九月二日上午十一點參觀實驗模範職業學校 (Experimental and Model Polytechnicum) · 該校成立已十年，惟最近更加擴充，原為二層樓建築，現已新加兩層 · 有職業中學和專門學校兩部 ·

職業中學旨在養成工業上所需要的中等程度的化學技師和機械技師，四年畢業，入學者須具有『七年學校』的程度。入學後最初兩年各科受同樣的課程；其次兩年才依專科分組，在專門實驗室中工作。現有學生一千一百人，其中百分之六十六爲女生。中學部全體學生中有百分之六十爲工人和工人的子女；百分之四十爲專家的子女，集體農場農夫的子女，和僱員的子女。學生所得津貼，第一年每月每人六十羅布，以後每月一百十羅布。現有的學生年齡自十五歲至十八歲。全體學生中有百分之七十領得津貼，其餘的百分之三十雖免費，但沒有津貼，因爲他們的家長在經濟上有力量供給他們。原來蘇聯對於職業學校或專門學生的津貼是逐漸擴充的，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初開始時，只有百分之四五十得到津貼；其後因五年計劃的成功，國家經濟力隨之增加，所以到這第一次計劃終了時，得到津貼的學生便增到百分之七八十，其餘的，比較在經濟力量可以供給子女一部分費用的家長還是要盡力的。在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在沒有剝削制度存在的社

會裏，所謂國家經濟力的增高，不是替任何私人裝腰包，其最後的利益却是公諸社會的；國家經濟力逐漸增加，人民所得的利益也隨着逐漸增加。

一般學生所購用的文具，在校裏的餐食，出外的車費，以及在校外所參加的一切文化的娛樂，如電影、戲劇、音樂會等等，都得到特別的優待。

專門學校部旨在養成工程師，五年畢業，入學者須有『十年學校』的程度。無機化學工業的專門研究，這個專門學校是在蘇聯唯一的機關。研究程序也分爲兩部分：最初三年爲一部分，對於化學和機械學作一般的研究，注重實驗室的工作；最後兩年爲一部分，各人所從事的科目更專門，須往各工廠實習。專門學校部的學生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工人和工人的子女；其餘的百分之二十五是專家的子女，集體農場農夫的子女，和更求深造的技師。學生所得津貼，每月自九十至一百六十羅布，依年級和成績而定。

我們參觀了二三十個的化學實驗室和機械實驗室，五花八門，目不暇接，但

覺各種器械的設備都異常充分。每個實驗室都有一間專置稱精細重量的秤(scale)的房間，每個學生各有一架，其設備的周全，可見一斑。

在莫斯科認識的俄國女友波玲就在這專校肄業，這天她也是我們的嚮導和翻譯。她那種替母校自豪和高興的神情，深深地令人感動！她屢次笑容可掬地對我幾乎是喊着：『沒有話語可以表現得出我是怎樣愛我的母校和感謝我的母校啊！』

一九三五，四，十五，晨·倫敦。

一二三 音樂專門學校

九月二日下午參觀音樂專門學校 (Musical Institute) 。該校分四部分：
 (1) 兒童部，(2) 工人升學預備科，(3) 中學部，(4) 專門部、現有學生一千三

百八十三人；計專門部五九一人；夜校四七人；工人升學預備科二二〇人；中學部四一四人；兒童部一一一人。學生年齡大多數自十五至十六歲，最大的不得過三十歲，大概到三十歲才學習音樂，即有天才，亦已遲鈍了。到該校投考的，能奏自己所擅長的樂器者固可表演以備評判；但此非絕對必要，尤重在測驗聽力，即能細辨音節的能力。本年投考的八十人中，只選取了二十五人。

音樂特重天才，而天才在乎發現，蘇聯對於音樂的普遍的提倡和對於音樂天才的注意提拔，也是一個很可注意的特色。小學教育裏，音樂是必修科，每隔幾時即舉行全國小學生的音樂能力比賽，一遇有天才，即被選拔，加以特殊的衛護和培養。各工廠，各學校，都有音樂研究組，任人選習，倘有天才，亦即有露頭角的自表機會，被選拔到專研音樂的最高學府，以資深造。

該校學生的津貼，每月自八十五至二百五十羅布。兒童部分兩組。一為尋常組；一為特別組。特別組容納特別天才的兒童，每月津貼達三百羅布。該校常應

各工廠請去參加音樂大會，每次酌收若干費用。但兒童被請者，該校特別注意健康的保護，絕對不許疲勞。他們的意思，各國對於這類天才的兒童，往往爲多多收入計，不顧兒童的過勞，只知盡量的剝削。在蘇聯社會，既絕對不含有這樣的作用，所以只給與相當的表演機會，同時却十分注意天才兒童的愛護和保養。樂器多價值昂貴，在校時全由校中供給，畢業後各學生願購買的，得受特別廉價的優待。

我們去參觀的這天，正有若干投考的青年在音樂廳裏受試驗。我們被請去旁聽。台上有一架大鋼琴，有一位投考的作曲家（Composer）正在演奏。這位青年才十六歲，是由蘇聯南方 Rostov 來的。他先奏兩首名曲，然後再演奏他自己所作的歌曲。在台下有一張大長桌，周圍坐着十三位的音樂專家，都是該校的名教授，其中有一位鋼琴專家，據說是全歐聞名的。他們都全體傾耳靜聽，聽得到意處，彼此微笑着微微點頭示意。坐在我們的後面一排，還有三十幾個青年等候

着試驗。

我們因時間不早，而且晚間有他約，所以聽完這位青年作曲家演奏之後，即告辭先退，承該校當局約我們於九月五日上午十點半再往該校，當由兒童部裏幾位特別天才生演奏幾曲給我們聽聽。我們當然很高興地答應了，

到九月五日那天的上午，我們按時結伴去了。我們數十人屏息坐在那建築華美的音樂廳的中央，對着那設備精緻的好像一個小舞台的音樂台。既而在那台上現着一位小小的天才音樂家，我說『小小』，因為他只有八歲。那清秀而天真的小面孔，玲瓏而活潑的小小身裁，穿着一條黑嗶嘰的短褲，白綢的襯衫，拿着一個小小的瓊娥玲，立在那音樂台上從容鎮定地奏着，每完一曲，掌聲雷動，他微笑着從容地微微鞠躬答謝，奏完退進去了，廳裏掌聲還不絕，他又跑出來到台前微笑着從容地微微鞠躬答謝。據說這個可愛的小小音樂專家是一個油漆工人的兒

子；他們的父親覺得這個小兒子有音樂的天才，親自送到該校試試看，經過入學試驗後，大受教授激賞，現在入該校兒童部才兩年。校中特別優待，除膳宿完全免費外，每月還有三百羅布的津貼。我當時心裏想，他每月拿這三百羅布不知道作什麼用？可惜忽忽間未及詢問。

第二幕是二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坐在一排奏着大瓊娥玲 (Violinello)。這樂器比瓊娥玲大十倍左右，雖也是用手拉的，却是放在奏者的前面，底靠在地上。這三個孩子，年齡加起來的總數不逾四十四歲；一個坐中央，兩個坐左右兩旁。他們也都是穿着短褲和白衫襯，不但樂聲悠揚令人神往，容態也都秀美可愛。奏時常常不自禁露着令人的欣悅的笑容，他們都在兒童部的特別組，各人領際束的都是紅領結，這是先鋒隊員的表誌，可見優秀分子都被盡量吸收到黨裏去。

第三幕是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奏鋼琴，奏的是她自己作的歌曲。美慧天成，已是一位小小的作曲家了！她的父親是一個小學教員，來校學習已兩年，也東着

一條紅領結

第四幕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拉瓊娥玲，比第一幕的那個孩子長得結實些，是



該校著名教授 Prof. Jammil

最得意的一位高足，

也束着一條紅領結。他最後

奏的一曲，熱極而流，千變

萬化，使人忽覺山崩海倒，

萬馬奔騰，忽覺抑揚怨切，

如訴如怨。據說這曲最難

奏，即成人專家，亦所畏

避。有音樂專家認為這個孩子所奏的這一曲，實勝過他的老師。我們為好奇心所

動，問了他的姓名，叫做 Boris Goldstein，他將來也許要成為名震寰宇的音

樂名家，我在這裏把他的名字記下來，『拭目以俟之』。

第五幕是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唱歌。她是專門學校裏的第二年級的高材生。歌的題目是：『等候丈夫由集體農場回來的一個妻子』。

我們飽聽而歸，在途中的電車裏還是感覺到異常興奮，議論紛紛。我們裏面有好幾位是嗜好音樂的，也受到很深的感動。在車裏和我坐在一排的美國同學希爾好像有什麼特別心事似的，獨自一人在那裏發怔，我拍着他的肩膀，問他『你想什麼？』他歎着氣回答道：『我想我們小時即有音樂天才，誰來發現我們？安知我們不是被埋沒的一個音樂專家？』我說我也另有一個感想；合理的新社會裏面是不容個人主義的存生，但往往有人把個人主義和個性混做一團，因此發生誤會，以為新社會是不要發展個性的；如看了音樂學校裏那樣注重天才的培養，在全國各處那樣注重音樂天才的發現和提拔，便知道新社會是在集團的活動中盡量發展個性的特長，而且也只有沒有剝削人的制度的社會裏，大家的個性才能

夠獲得盡量發展以貢獻於社會的平等機會。希爾表示和我同意。

一九三五，四，十六，下午。倫敦。

一二四 莫斯科大學和航空職業中學

九月三日上午十一點參觀莫斯科大學。自一九三〇年後，各專門學校都歸有關係的各部直接管理，俾更切合於各部直轄事業的實際需要；莫斯科大學仍歸教育部（即教育人民委員部）管理，宗旨專注重於下列六科的科學的研究工作，養成這各科的高深研究的專門人材，俾能主持實驗室和科學研究所的職務。六科如下：（1）機械學，（2）數學，（3）物理學，（4）化學，（5）地理土壤學（Geographical Soil），（6）歷史學。入學資格各具有『十年學校』的程度。該校已有一

百八十年的歷史，但積極整頓，實事求是，却是革命後的成績。現有教員四百九十五人，其中僅一百三十人爲教授，其餘都是講師和助理。學生共爲四千人；其中最大多數習機械學和數學，其次爲物理學和化學，因爲這是實際環境尤其需要——實際更用得着——的人材。（記者按：此處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須在實際上有這種工作可做，不是空言提倡，或限制某部分招生所能有效的。）習地理土壤學的有五百人，習歷史學的僅有一百人，一百分理由也因爲該科最近才開辦。入學者須經過競爭考試，所考科目有物理、化學、數學、文學、社會和經濟的科目。但投考歷史科的不必考物理和化學。五年畢業，再研究三年，可得『科學的候補生』（Candidate of Science），最後再有兩年或三年的研究，可得博士學位。照這樣看來，博士的資格，要經過大學十年的研究，學生必須學習一種外國文，德文或英文。大學第四年起，須往所指定的工廠實習，同時預備畢業論文。學校裏的各科和有關係的工廠或研究所都有密切的聯絡，對實驗的工作也

特別注重。

全體學生中有百分之八十四零二得到津貼，其數量每月自九十至二百羅布，平均爲一百六十羅布。學生的「社會成分」有三分之一是工人和工人的子女，百分之三十是女生，成分較其他專門學校和中等職校爲低。百分之二十五是黨員，三分之一是青年黨員。（其實蘇聯的優秀青年，尤其是工人的子女，大多數都成了青年黨員或預備黨員了，這是最有希望最有光明前途的生力軍！）教員中却只有百分之八是黨員。從一方面看，可說是新社會已獲得從前的專家的合作；從另一方面看，蘇聯的黨的組織非常嚴密，收納黨員非常嚴格，對於從前的知識分子尤爲謹慎，工人要做黨員的，試察期限只須經過幾個月，知識分子要做黨員的，試察期限須經幾年（聽說要五年）。

我們問起該校教授的資格，據說須得博士學位之後，由本校教授會的特別委員會根據其造詣選舉，選舉成立後，還須經本校董事會和教育部的核准，手續非

常的隆重，該大學教授中，女子還寥寥可數。也許因為婦女解放的時期還不久，造詣淵深的學問家，在短時期中還不能有多數的養成罷。

校中學生的組織有三種：（一）工會分部（專業委員會），（二）黨的細胞，（三）青年黨員團，這些組織的效能，都重在督促學生在功課和文化上的加進。

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學生住在宿舍裏，每月出所得津貼百分之十作租金。

我們參觀了好幾個大規模的物理和化學實驗室，並和幾個蘇聯的學生談話。

他們問幾位美國朋友：『你們的大學生對於馬克思的學說和辯證法唯物論都能了解嗎？』這幾位美國朋友搖搖頭笑着說道：『這些是在我們的學校課程裏尋不出的，因為這是努力維持現社會的資產階級和他們的寄生蟲所最怕的東西！』彼此都不禁失聲大笑。

九月四日下午參觀航空職業中學（Aviation Technicum），該校成立已六年

半，爲航空工業而設，歸重工業人民委員部管轄；是俄國革命的一個甯馨兒，也是第一次五年計劃所培養滋長的一個甯馨兒。旨在養成兩種中等程度的技師：一是飛機製造技師，一是把所製造的各部分裝成飛機的技師。故專重機身的製造和裝配，駕駛的人材不在內。四年畢業。入學者須具有「七年學校」的程度。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時間用於實習。現有學生的年齡最幼的十五歲，平均年齡爲十七歲；百分之三十五是女生，雖仍少於男生，但在技師的職業上已有這許多女子參加，可見女子能力的解放程度，已足引起我們的注意了。全體學生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工人和工人的子女，百分之十五是集體農場農民的子女。學生的津貼每月自四十五至七十五羅布。（專門學校及研究院的學生所得津貼較多，職業中學的學生津貼大概不過如此，初級職業學校如工廠藝徒學校還要少些，因年級低，年齡又小，故需用金錢的事項較少，這樣津貼是依着實際的需要酌定的。）

我們初到這學校時，由校長在辦公室裏略和我們談話，並回答我們的若干問

句。大概因爲這種學校和軍事方面較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他的答語多出以審慎的態度。有一位美國同學問學生總數有多少，這在其他學校裏是一句很尋常的問句，但是這位校長却拒絕回答，老實說此事未能奉告。這位美國同學本來是很隨便地問，經此出乎意外的釘子，臉上已不免有些尷尬的樣子。但他總算觸靈頭，又無意中問了這樣的問句：「在蘇聯和這同類性質的學校有多少？」校長又老實說此事未能奉告。這位同學臉上的尷尬神情因之更深刻化！我想倘若不是夾在美國學生的參觀團同來，這類的職業學校大概不是常人所看得到的了。

談話以後，校長和幾位職員陪着我們到幾個課堂和實驗室參觀。在一個課堂裏看見十六個學生，其中有十一個是女子，女的都坐在前排，都長得非常的秀美，比在專門學校裏所看見的女生美得多，也許是年齡較青的緣故，是她們的青春美特盛的時代罷。課堂的後部放着一架真的飛機，據說那正在講學的那位教員便是一位富有實際經驗的工程師。又走進一個機械學的課堂，中間是學生的坐

位，左右前後有就鑄造成的木架子，上面設備着許多金工用的器具；這課堂就好像在工場的中央，課程內容注重實際的工作，可以概見。接着看了幾個飛機實驗室。有一間裏面是飛機的各部分，分別放置着，同時有三四架已裝好的造法不同的飛機。最有趣的，是我們走到一個大實驗室的門口，那門本是關着的，臨時開給我們看，只給我們站在門外看看，不許走到裏面去。我伸着脖子在人叢中向裏面望望，只見七八架形式不同的大飛機。有兩個美國同學不知怎地大發起孩子氣，忽乘幾個在旁守着的職員的不備，拔起腳飛跑地向裏面溜，兩三個職員嚇得手足失措，倉皇中趕緊攔住，請他們出來。他們也不過溜了十幾步，終被請了出來，但是他們已笑得不亦樂乎！美國同學的喜歡頑皮，喜歡惡作劇，却也有他們的有趣處。

後來我們被請到一個電影室，看他們放映「飛機和空氣中的各角度來的風力抵抗的情形」。這幾幕電影却很有意思。據說是用某種方法擾動玻璃製的大器具

內所貯的水，依一定的方向，擾成波浪前湧的水流，同時放入某種的細粉在這水裏，隨着波紋流動，再用電光襯托着，使水流的落後左右的旋轉，可由我們的眼睛一望瞭然。在這樣的水中，放着形像飛機機身的立體，和這樣由各角度來的水流的力（代表空氣中的風力）抵抗，經這抵抗後，即可現出飛機所受各角度來的風力的分量與如何抵抗最爲經濟的方法。把這種種的實驗攝入電影，映在銀幕上，看上去便像一隻小舟在狂濤怒浪中繼續向前邁進，任何方向來的阻力都不能阻當牠的向前的勇氣！銀幕上還用很巧妙的演法，把各角度來的阻力用數字量出來，造成圖表。這樣利用電影來表演科學的實驗和計算，增加觀者的興趣和了解，確是一個妙法。

看到這裏，已經夜了，我們和該校學生一同在大餐室裏吃晚飯，師生的談話，都對於美國的科學的技術表示十分的傾倒，我不禁想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已有什麼東西可以引起別人的傾倒？想到這裏，好像墮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

晚餐後，他們還在大會堂開遊藝會招待我們。節目中有唱歌，各種舞蹈，及滑稽短劇，都是由本校的男女學生表演。遊藝會後還全體在另一大廳上跳舞，我們「這班孩子們」也踴躍參加。我因校長不願答覆學生的人數，反而引起我的好奇心，此時忽而注意到參加的學生有多少，約略估量，不下兩千人！

一九三五，四，十七，下午，倫敦。

一二五 紡織專門學校

關於蘇聯的學校情形，尤其是職業中學和專門學校，記者在以前的通訊裏已繼續地報告過六個學校，科目雖各有不同，辦法却大同小異。九月五日所看到的紡織專門學校，算是記者在莫斯科最後參觀的一個學校。從這些具體的例子，我

們可以知道他們大概的情形。

這學校已有十年的歷史，是蘇聯最大的紡織學校，歸輕工業部管轄，四年畢業，由該校畢業的紡織工程師已有一千五百人，但據說實際上所需要的這類工程師須有四千五百人至五千人，故還不夠用。現有學生三千餘人，『社會成分』和以前談過的各校差不多，惟農民子弟少些：約有兩千人是工人和工人的子女，約有一千人是僱員的子女，約有一百人是集體農場的農民子女，約有一百人是來自專家的家庭。學生中女子佔百分之四十八，幾佔一半；該校女生特多，而農村女子多半留在農村務農，這也許是該校農民子女較少的原因。科目分得很細，計有二十個專科，如絲織、織布、漂白、染色等等。各學生對於全部的程序，自首至尾，都須有相當的了解，惟在此一般的基礎之上，須就二十專科中各專一門，作特別深刻的研究和實習。除膳宿免費外，學生每月所得津貼自七十至二百羅布，亦依年級和成績而定。在四千八百小時的課程中，有三百六十小時用於研究『政治

經濟』和辯證法唯物論。研究自然科學和工程的人，對於社會科學的近代思潮和要旨，亦須有相當的認識。這是蘇聯教育上很普遍的一個要點。除專科課程外，還設有各種文化部門的研究組，如音樂文學等等，養成青年享受文化欣賞的能力，由各人就性之所近或所好，於正課之外，用一部分時間在這裏面，係英文所謂 hobby（似可譯為『業餘嗜好』，或『業餘娛樂』），這也是蘇聯教育上很普遍的又一要點。從以前所談過的各校，我們已可得到很普遍的另一要點：那就是理論和實踐的一致。換句話說，絕對避免僅僅書本上的知識，所研究的原理須與所親歷的實驗打成一片。這個紡織專門學校當然也不能例外，所以在全部的時間裏，須有百分之三十五用在工廠的實習。我們在這個學校裏所得到的深刻的印象，便是該校所附屬的工廠，設備和獨立的實際的紡織工廠無異，各部門都有，使學生處身真實的環境中，於實習之中還能有的生產。看到一個混棉工場，引導我們參觀的工程師說：『在革命以前，全國所用的棉花，在本國生產的只佔其中百

分之十五，現在不但全國所用的棉花已全由本國供給，而且還有出口貨！」

我們也參觀了他們的寄宿舍，也是男女住在一個宿舍裏，僅房間分開，夫婦也可住在一個房間裏，情形和在教育專門學校所見的一樣。該校有兩個學生托兒所，因時間不早，未及參觀。

我又想到蘇聯教育上很普遍的另一個要點：社會主義的競賽。蘇聯在工業和農業的新建設上，常利用這種社會主義的競賽，增加效率，如速度地完成或提早完成原定的計劃，這是我們所習聞的事實。而在學校裏學業成績的積極進步，使學生們作自動的努力，靠着社會主義競賽的效力也不小。像這個紡織專門學校裏就有在社會主義競賽中獲得特優成績的四百五十個突擊隊隊員；他們叫做『烏達尼克』(Udarnik)，是最榮譽的一種頭銜；這榮譽不僅含有他個人的努力，並含有他對於新社會的建設有功，有較大的貢獻。這種做着『烏達尼克』的男女學生，不僅是在學業成績上優越，即在其他方面，例如對於校內外的公益的業務，

幫助落後的同學提高他們的程度，都是立於模範的地位。這似乎頗近我們在學校裏所聽到的所謂『品學兼優』的學生；不過內容却有很大的差異，因為他們所謂『品』不是指『獨善其身』；所謂『學』，也不僅是書本上的知識。這個學校裏就靠有這一大羣——四百五十個——的『烏達尼克』做全體學生的中心力量，提着大家向前努力。『競賽』而冠以『社會主義的』，因為這是有共同的明確的目標而努力——共同努力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不是爲個人的『升官發財』而努力的！所以這個學校裏就是有四百五十個『烏達尼克』領導着全體同學爲着新社會建設的大目標而共同努力。

我們這天在該校參觀到一時半，卽同在該校大食堂裏和該校學生一同午餐。食堂布置得很清潔，四人一桌，桌上有白檯布，有瓶花，周圍排着四張直背椅。吃的是一湯一菜，一布丁，麵包牛油俱全。我們在這次『學校週』裏，常在各校和許多男女學生聚餐，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因為我們在聚餐的時候，好像和他

們開談話會，無所不談。在每次這樣的聚餐，賓主都談得非常起勁。大家有時言語不能完全通達，英語和蹩腳的德語、法語同時並用，混在一起，於談論紛紛中，引得笑聲哄堂。我這天在該校午餐時同桌的，除我自己外，有一位是美國同學，一位便是該校的「烏達尼克」女生，（這是別的學生告訴我們的，她自己當然不便自表，）還有一位是陪着我們同來的俄友賽爾基（即從前談過的礦科學生）。賽爾基當然會說俄語，又懂英語，我們很高興地得到一個翻譯，但是同時隔壁一桌上的兩位美國女同學也在物色翻譯，把賽爾基拉過去，我們桌上不答應，又把他拉回來，結果採用折中辦法，賽爾基仍坐在我們的桌上，不過他的坐位要接近隔壁的那一桌，俾得同時可做兩桌的翻譯，弄得他兩面忙，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我們這桌的「烏達尼克」是一位十七八歲的女子，落落大方是蘇聯一般女子的常態，所以她很坦白而熱誠地參加我們的談話，回答我們的許多問句。她原來是由集體農場的農夫家庭來的，兩頰紅紅的像蘋果，兩個鉅大碧綠的眼睛充滿着愛和熱烈

的情緒，說話或聽話的時候，總是和氣迎人地對着我們嫣然現着笑渦，有時笑得露出那整齊潔白的細小勻稱的美的牙齒。她穿着一件白布的長衣，剪裁却適合她那苗條頰長的身段，燙得又非常的平服。脚上穿一雙刷得很光潔的黃色的平底皮鞋。我們問起校裏『烏達尼克』所要做的種種事情，才知道不但工作成績和幫助落後同學的成績進步等等是『烏達尼克』的分內事，即是衣服的整潔也是要注意到，也要能做同學的模範。她露出的胸臂都被日光曬成棕色，因她獲得校中的獎勵，暑假期中到南方去休養，飽享日光浴，最近才回來的，她手旁剛有一張該校學生自出的單張週報，上面登有一張大相片，裏面有一羣從休養區域回來的男女青年，揮手歡呼的欣悅神情，躍然紙上，她也是其中的一個。她不但對我們這班來賓非常殷勤誠懇親熱，看她對其他同學也是非常殷勤誠懇親熱，沒有絲毫驕矜的流露。我因在該校寄宿舍裏看到好幾對夫婦住的房間，問她該校學生已結婚的（即男女同居）約有多少，她說約佔全體學生中百分之三十。我說寄宿舍裏既

可同居，又有學生托兒所，爲什麼沒有更多的學生結婚。她說因爲大多數的年齡還很輕，而且他們現在注全副精神於新社會的建設工作，也沒有工夫顧到這事情。午餐後，她因爲湊巧沒有課，還陪着我們參觀了許久，處處留心解釋給我們聽；那種熱心，周到，勇於服務，和勤於助人的性格，使我感覺到這是新環境中養成的新女性的表現，使我領略到所謂『烏達尼克』的精神。

一九三五，四，十八，下午，倫敦。

一二六 蘇聯的電影和戲劇

記者在蘇聯時，和朋友們同去看電影，前後約有七八次，所得的印象，和所看到的別國的電影，截然不同。最滿意的當然要推列寧的三歌，這記者在第一〇

六次的通訊裏已略述大概了。此外所看見的，就表演和攝影的技術上說，有的很好，有的差些。嚴格的說，除少數特別好的片子外，表演和攝影的技術還不及美國的影片。不過就故事內容的意義方面說，那蘇聯的影片可以說是卓然有他的特色了。他們影片中的主角不是勝利的盜魁，不是奢華的寄生虫，不是爲着個人發財的成功人，不是誘惑女性的青年或市僧，却總是社會的領袖——建築艱難的鐵道，醫治艱難的病症，鏟除社會的公敵，提高全社會的幸福的水準，無論工作範圍的廣狹，總以爲社會大眾謀幸福爲第一義；發奮蹈厲，艱苦備嘗，爲的是這件事；赴湯蹈火，不惜犧牲自我的生命，爲的也是這件事。最後的結局，注重點不在故事中的「英雄」，或是明星，却在所含的主義，革命，新的社會秩序，使觀衆感覺到這是人類歷史上新紀元的一種描述！

其次請略談蘇聯的戲劇。自九月一日至十日是在莫斯科所謂「戲劇節」(Theatre Festival)。每年在這十天裏面，各著名戲院特排演最著名的劇本，使觀者能

在此短時期內看到蘇聯戲劇的各方面，各國的戲劇批評家，劇本作家，演員，戲台的指揮者，以及愛好戲劇的觀眾，都連袂而來，作深刻的研究和欣賞，我們回到莫斯科受全聯學生總會招待的一星期，正遇着這「戲劇節」，所以白天忙着參觀學校；有好幾夜都承他們招待到著名戲院去看戲，這當然也是一種很難得的機會，因為不但坐位特別好，而且不必自己挖腰包。（如用旅行社代用金幣購買戲票，那更昂貴異常。）可惜我對於戲劇是個完全門外漢，所以對於表演的技術方面不能有什麼具體的報告和批評，尤其是歌舞劇（opera）和啞劇（ballet）。不過就政治和經濟的眼光看去，蘇聯的戲劇至少有下面的幾個特點可以提出來說一說，因為蘇聯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變之後，戲劇方面也隨着有了很大的改變。

第一是觀眾的「社會成分」的改變。在革命以前，著名的幾個戲院是少數貴族富翁的專利，這情形在西歐各國還是一樣。在戲院裏較前排的座位，男女都穿着

夜禮服；大衆當然是無從問津的。在蘇聯的劇院，正和這個相反，由少數人的專利一變而爲大多數人的娛樂和文化的機關。在那樣富麗堂皇的大戲院（Bolshoi），你可以在許多坐位的椅背上看見有光輝奪目的小銅牌釘着，上面註明這是爲某廠『烏達尼克』特備的坐位，那又是爲某廠『烏達尼克』特備的坐位；或有的註明這是某校『烏達尼克』的坐位，那又是某校『烏達尼克』的坐位。（『烏達尼克』的意義，見第一二一次的通訊）；『烏達尼克』並不是貴族或富翁，這是有特別良好成績的工廠工人或學校學生。至於一般的觀衆，高帽子白硬領和燕尾服的男裝，和兩臂後背袒露着的女裝，你都看不見，所看見的是大多數的勤勞大衆。你儘管只穿着一件襯衫坐在最好的坐位上看戲，也沒有人看你不起；雖則他們因經濟建設的成功，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隨之增高，在夜裏看戲的時候，有許多也拿出他們所僅有的漂亮衣服穿在身上。——在西歐各國的戲院，除講究的舞台和坐位外，還在各層造有講究的走廊和大廳，（有吸煙室和飲料處等等）俾在每幕演完

休息的期間，觀客得離座散步。在蘇聯也如此，我在這種時候，往往很冷靜地旁觀那些成羣結隊好像大遊行着的觀衆的衣飾，大有小孩子在新年穿上新衣的模樣！你非親見，想像不到這種模樣或神情的有趣！

第二是戲院數量的迅速增加。這是隨着第一點而來的自然的趨勢，因為戲院既爲大多數勤勞大衆光顧的場所，非迅速增加，不夠容納。據說現在的戲院數量比革命前已增加四倍，演員人數增加三倍。在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一邦而言，戲院已在五百所以上。在莫斯科原來只有七個大戲院，現在已有四十所。戲劇學校較革命前增加了九倍，在莫斯科一處就有二十八個戲劇學校。雖是這樣地迅速增加，但還是未能滿足大衆的需要。在大城市裏，各工廠往往替他們的突擊隊隊員預定大量的坐位；遇着有好戲將開演，往往在幾個月前就把位置預定好。在烏克蘭的許多戲院裏面，有百分之八十的觀客戲票是『集體』地買去，因爲是由他們的工會或其他的機關代買的。

以上所說的還是專業演員 (professional, 卽以此爲職業的) 的戲院, 此外還有非專業 (non-professional) 的戲劇運動, 參加的工人、農民、僱員等等, 總有數十萬人, 每年觀衆總在一千五百萬人左右。在各區, 各軍隊單位, 各工場, 或各農場, 都有他們的所謂「戲劇組」, 或俱樂部, 表演短劇。這類「戲劇組」的目的不僅在娛樂, 是重在政治的或美術的教育的灌輸。

第三是兒童戲院的發達。蘇聯對於兒童教育的注重, 記者在以前通訊裏曾經談過, 兒童戲院的發達也是這方面的一種表現。所謂兒童戲院, 並非由兒童表演, 是由成人的演員專演合於兒童看的戲, 目的是按着七八歲到十四五歲的各階段的心理, 注重教育, 美術, 和娛樂的效用。來看戲的兒童, 是由各校組織辦理的。在未看以前, 先對他們作詳細的解釋, 看的時候, 對於他們的反應尤加以仔細的觀察和考慮。他們並常請兒童們開會談話, 探求他們的意見, 以及對於演員的批評。關於兒童在兒童戲院裏的熱烈的情形, 記者以前記述兒童村的時候曾提

到，想讀者諸友還能記憶。現在蘇聯已有兒童戲院七十八所。（他們也有專爲兒童設的影戲院，所以在一般的戲院或影戲院裏，看不見兒童。）

第四是少數民族戲院的設立。在革命前，有幾個民族像烏克蘭、亞美尼亞、白俄羅斯、猶太等，已有他們的戲院，但受帝俄的嚴酷監視，毫無聲色；有些民族如韃靼，土耳其，土抗門（Turkomans）等，連戲院都沒有。革命後，前者積極改造，後者積極創設。少數民族的劇本作家也嶄然露頭角了。

一九三五，四，十九，下午，倫敦。

一二七 不賺錢的商業

九月六日傍晚，受全聯學生總會招待的美國全國學生同盟的朋友們一車一車

地到火車站去了；他們都忙着回美國去，有的趕去上學，有的趕去工作，有的趕去不過加入失業的隊伍中去！我在旅館門口忙着和他們握手道別。他們都十分殷勤地勸我回國時一定要到美國去看看。我後來決定遊美，有大部分是由於這班朋友的慫恿和鼓勵，這是後話，暫且擱起。

我們所住的這個旅館是用紙羅布的，我因加入美國學生同受招待，所以是『揩油』的，團體既散，我也只得搬出來，我打算脫離這個團體後，再在莫斯科勾留十天，作個人的單獨觀察。照例這十天要搬到蘇聯旅行社所附屬的旅館去住，因為旅客只許用金幣。幸而我有一位蘇聯女友克娜拉，設法介紹我到她的最知己的女友西娜家裏去住。（關於這位女友克娜拉，也是蘇聯新女性中一位很有趣的人物，以後還要較詳地談到。）在這十天裏面，承她差不多天天陪我去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各種商店；因為靠她翻譯，探詢了不少關於蘇聯商業組織的情形。如果在前一星期可叫做『學校週』或『戲劇週』，這幾天也許可叫做『商

業週」吧。關於蘇聯的工業和農業的建設情形，我在以前的通訊裏已有過相當的報告，現在要談談蘇聯的不賺錢的商業。

尋常提到做生意，爲的總是要賺錢，怎麼會有什麼不賺錢的商業呢？這當然只是在蘇聯的社會裏面才有的。蘇聯社會主義化的工業建設的成功，已由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完成，奠定了重工業的基礎；在農業方面因集體農場的普遍，也獲得社會主義化的效果了；在商業方面，因國營和合作社的商業機關的積極發展，私人商業已逐漸淘汰幾至於零，也獲得社會主義化的效果了。所謂社會主義化的商業——也就是不賺錢的商業——牠的重要特點是在沒有私人利用資本從中取利；牠的目的全在使得消費者用最可能的廉價，享受到最可能的更多更好的貨物。

蘇聯商業在管理上和別國的異點，是在無論在國內製造或由外國輸入的貨物，不是爲國家所有，便是爲合作社所有；都在政府的管轄或指導之下。但是這件事情却經過十年的繼續不斷的努力，而且也不是由政府下一道命令，強迫私人

商家。不許營業的；是由於政府積極擴充國營商業，積極協助合作社的商業，私人商家雖不受法律禁止，因無利可圖，漸漸歸於自然的淘汰。當一九二一年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私人商業是被准許的，其實當時的商業全在私人商家的手裏；兩年以後，合作社和國營的商業已有相當的發展，而私人商業仍佔全部商業流動資本百分之五七點七。到一九二八年，大部分的商業已歸合作社和國營的管轄之下，私人商業仍佔全部商業百分之二十。到一九三〇年，私人商業僅佔全部商業百分之五點六；到一九三二年的年底，已減到百分之一；最近已減到幾於另了。換句話說，除工業和農業外，商業也已達到社會主義化的成功境域了。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私人商業的廢除和合作社及國營商業的發展適成正比例。

要廢除私人商業，似乎只須由政府用權力勒令執行；這樣早就可以廢除了，何以要經過許多時候的努力呢？這是因為蘇聯政府深知私人商業的存在和小規模的個人主義的農業有密切的關係，在農村裏小規模的生產還盛行的時候，私人

商業不能免的。必須在鄉村的小生產者組織成集體農場，和手工藝者組成生產合作社之後，（據蘇聯除較大的工業均由國營，還有手工藝者二百萬人左右組成生產合作社，）最後廢除私人商業和代以國營及合作社商業的條件才具備。所以私人商業能達到最後廢除的目的，也是農業集體化和富農的消滅所助成的結果。而農業的集體化和富農的消滅，却是經了好幾年的堅決的鬥爭。

現在請略談蘇聯商業機關組織的大概。全聯人民委員會（即類似別國的內閣）特為全國商業設立一個專門委員會，由人民委員會的主席兼任該專門委員會的主席，每季核准關於商業的一般計劃，至於直接主持商業的機關則有供給人民委員會（即內閣裏的一部）所管轄的消費合作社和國營的商業機關；各工業托辣斯（這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托辣斯的性質完全不同，前曾談過）所附設的商業部；手工業合作社；集體農場；和大工廠，鐵道，和大規模的國營農場所附設的工人的供給部。這樣看來，計劃雖是統一的，而執行的機關却有十幾個之多；這十幾個機關

都各有牠們自己的商店；這些機關所獲得的貨物，是由於先和各種工業及托辣斯訂立合同，規定貨物的質和量。有人說執行商業的事情，何不全由合作社負責，何必要這許多機關呢？據說因為地廣人多，要供給各城市和各鄉村，決非一類的機關所能應付裕如。據現在的情形說，各類商業機關所佔的地位如下：第一位置是屬於消費合作社。在一九三二年，全國的貨物，由消費合作社分配的已達全部的百分之五十五。據一九三二年一月的統計，消費合作社的社員達七千三百萬人之多。（包括工人、農民、和僱員。）實佔全國成年人口中三分之二了。這可說是世界上最大的合作社組織了。第二位置是屬於國營的商店，在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兩年中尤有長足的發展，現在已佔全國各商業機關的百分之三十六了。（國營的商店的規模都比合作社的大。）第三位置是屬於各工廠、鐵道、磨坊、和大規模國營農場的工人的供給部，隨着的便是手工藝合作社，集體農場，以及其他機關。這種種商業的機關都同在政府的統一管轄之下。不過政府的職責僅

限於規定種原則，依這原則監察各種供給的機關，核准依照不同的區域和不同的各羣的消費者分配貨物，支配應給各種商業機關以貨物的百分之幾，以及除所受中央供給外尚須自向各本地或其他方面定購若干，至於供給機關的內部組織，貨物的分配、選擇、以及零售商業的組織：這一切都是由各商業機關自己根據各廠、各城，和各鄉村的特殊情形，自行處置的。（這類機關當然也有未臻完善的，也有還未能滿人意的，這却是辦事人的訓練問題了。）

限於篇幅，上段僅能把蘇聯的商業組織說個大概，不過還有幾點可撮要地說一說：（1）受中央所分配的供給，並不是一律的，却是依區域而異，依工廠而異，依各機關的工作成績而異的。例如在生產上特別重要的區域，或成績特優的工廠或機關，所受供給的貨物特別優良而多，這是因為一方面貨物還不十分多，一方面要藉此鼓勵生產的努力和工作的勤奮。（除中央所供給者外，向本地或其他方面定購的貨物便靠商業機關自己善於選擇辦理，雖分量上也有相當的限

制。(c)因此商店也有『不公開的』(closed)和『公開的』(open)之分。不公開的商店，只有領得小冊子註明所購分量的買客（這裏面當然又有分別，例如工業工人或工人中的突擊隊隊員，更得優待）有進去購買的權利，價格特別便宜。公開的商店可隨意多買，沒有限制，價格貴得多，貨物的質地却一樣。此外更講究的東西須向『托格辛』買，但是要用金幣。這當然都是臨時的過渡辦法。貨物的生產愈加豐富之後，這種界限都要漸漸地廢除，而且這種變化很快。有幾處商店，克娜拉帶我到門口時，對我說這是不公開的商店，進去後一問，才知道已改為公開的商店了。今年麵包券的廢除，也是一例。路透社曾爲此事大發其電訊，說這是蘇聯『恢復私人貿易』，把新社會的建設成功反而看作失敗，不但神經過敏，簡直是笑話！(3)供給機關和生產機關定立合同，規定所需貨物的質和量，及交貨時期，違約者要罰款。有人以爲貨物既在國家統一管轄之下，一切都歸國家主持，何必多此一舉，好像把這邊袋裏的錢放在那邊袋裏去！其實不然。各機關雖歸國

家管轄，但由政府給以相當的資金後，牠們的會計仍是各自獨立，對於收支及營業仍須各自負責，這樣才責任分明，成績才有甄別的可能。(4)最後還有一點很值得我們的注意的，就是有組織的商業的優點，這優點最明顯的，是商業的費用比資本主義國家省得多，同時也就是消費者所得的利益大得多。據統計所示

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蘇聯的消費者付出購買貨物的每一羅布中，只有廿四戈比（每羅布等於一百戈比）是用於維持商業機關。到一九三二年，這種維持費減至九個零十分之一的戈比，減到一半以下（就原來廿四戈比說）。這樣的銳減，第一是由於專以牟利為目的的私人商家的淘汰，第二是由於合作社和國營商業組織的進步。試以德國的商業費用相比。據柏林商業研究院（Berlin Institute of Commerce）希許教授（Prof. J. Hirsch）一九三三年所發表的報告，數字如下：在一九二五年，德國的商業費用佔流動資本百分之二十點三；一九三〇，百分之二六點六；一九三二，增至百分之三十，這就是等於說，在德國，用來購買貨物的每一

羅布，有三十戈比爲商人所得，而且這種『所得』是逐漸增高的，和蘇聯的情形剛剛相反！這種費用是『非生產的費用』（“Unproductive expenditure”），蘇聯政府和商業機關所努力的，是要把貨物的分配盡量簡單化，由此盡量減低『非生產的費用』，由此把不必要的消耗的人力和經濟力都得盡量用到生產的方面去。

一九三五，四，廿一，上午·倫敦。

一二八 衣食住行怎樣？

在帝俄時代，在一萬四千萬的人口中，大概只有三百萬至五百萬的人過着舒適的或奢侈的生活。工人階級和貧農中農都在半餓的狀態中苟延殘喘。這是大多數人的膏血供養少數寄生蟲的時代。革命後的初期，隨着世界大戰，內戰，對

國際武力干涉的抗戰，旱災，農產品較戰前減低了百分之五十，工業生產產品也僅及戰前百分之二十。雖因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在農工業的生產上恢復了戰前的水準，但人民的生活程度還是異常的艱苦。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實行期中，聚精會神於重工業的建設，以樹立輕工業的基礎，而且因專靠本國的資源，同時還要節衣節食，藉輸出貨物，交換外國的機械和技術人材；這是含辛茹苦，靠其勞共享的新社會奠定基礎的時代，人民的生活程度還是異常的艱苦；但因爲有目標，有前途，有希望，這不是無代價的犧牲，更不是忍着苦痛供人剝削的慘劇！到一九三一年的末了，輕工業的生產已大大地較前增加，近幾年更加速度地擴充；雖則第二次五年計劃接着實行，勤勞大眾仍在奮鬥的時期，不是享福的時候，但是很明顯的事實是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已隨着經濟建設的成功而俱長增高。

我未到蘇聯的前幾個月，還聽見到過蘇聯的朋友談起，說在蘇聯一般人所穿的衣服很整腳，領帶是絕無僅有的，自己到了蘇聯後，所見的情形已不同了。誠

然，在街上瞥見的一般趕去上工的男男女女穿的衣服，和西歐各國布爾喬亞們的衣服，還比不上，但是比之西歐各國的工人區域的大眾，便有了進步，在旅伴中到過蘇聯四五次的人們便感覺到大有進步。他們在平日不很穿好的衣服（而且並非完全沒有），大半因為電車擁擠，街上的塵灰，都容易損壞他們的衣服。你如果在夜裏到莫斯科的大眾湧着的公園如赫密特吉之類，（這裏有戲劇，有電影，有咖啡館，有餐館，有音樂廳等等，遊客常滿，）你便可以看到三五成羣的男男女女都穿着新衣；男的衣服燙得很平服，潔白的領，講究的領結；女的也穿着花枝招展似的時式綢衣，戴着時式的帽，穿上高跟皮鞋。有一點很有趣的是你如仔細觀察，有的女子穿着很講究的綢衣，帽子不行！有的帽子很好，皮鞋不行！這大概是一時還未配得齊全的緣故，這種穿得比較好的男女，你在宴會時，在戲院裏，在休息日，都可以看得見，據說在一年前，街上女子穿皮鞋的還不多，我在莫斯科時，在街上已可看見許多女子穿着高跟皮鞋，克娜拉帶我到各商

店皮鞋部裏去看，就看見堆滿着女子的高跟皮鞋。她還叫店員拿出幾雙給我仔細看看，店員弄得莫名其妙。在暑期大學裏，每有舉行跳舞會時，來參加的蘇聯男女學生，衣服的整潔齊全，比我們由英美來的並不退班。我覺得別國布爾喬亞的衣服講究，是直接或間接從剝削大眾得來，是已在沒落中的時期了；蘇聯大眾的服飾一天一天地進步，是由共同努力得來的，是方興未艾的。

食的方面，我到各校和他們學生共餐的時候，看見他們有湯，有正菜，有布丁，有麵包牛油，和在西歐所見的一般人的食物（指有業的工人和中等階級），尋不出異點。我在莫斯科最後十天裏，因俄友給我若干紙羅布以應需要，（後來我用金幣在「托格辛」裏買些禮物送還，）也常常跑到尋常的餐館裏去吃，也應有盡有。老友公振會請我到新開的咖啡館去吃點心，那各色各樣的糕餅，和在西歐所見的一樣的講究。據公振說，在一年前，你如要買餅乾，只有到「托格辛」裏去！現在不但餅乾隨處可買得到，即這樣講究的糕餅，也隨處可買得到了。我在

西娜家裏的時候，早晨也和她們一起用早餐，吃的有牛油麵包，鷄四（Cheese），牛奶。她家裏用有一個十八歲的女僕，也和我們一起吃，吃的東西也是一樣的。不過在鄉村裏，吃的比較簡單，但這在各國也差不多。

關於住的方面，工人往宅區是蘇聯在建築中可以自負的一件事；大概的情形，我在以前通訊裏已屢次說到。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名城』裏面，總免不了有一種點綴品，那便是貧民窟；這種『窟』，你在蘇聯的名城是找不到的了，雖則在帝俄時代也是一個免不了的特色。不過在蘇聯有一件事和在其他國家絕對不同的，那便是住宅要依住者的工作和實際的需要（即一家人口的多寡）而分配的；即使你有錢，即使你有多大權力，也不能任你爲自己建造華屋大廈——這在各國的富翁和我國的軍閥官僚，貪官污吏，土豪奸商諸先生們看來，當然是一件很掃興的事情，因爲即有了不少臭錢，也無法造大洋房了！但在勤勞大眾方面看來，也許又另有一番不同的見解罷！我曾到過幾位俄友的家裏，他們有的是工人，有

的是學生，有的是僱員，房屋大小和間數，固然都須依實際的需要，不過有的新些，有的舊些。像我所住的西娜的家裏，便是新造的大公寓裏面一所有小門隔開的小家庭住宅。形式和在德國所見的住宅相類，不過狹窄得多。進小門後，有個甬道，甬道的右邊是牆，左邊是一排房間：第一間是她的父母住的，第二間是餐室兼客廳，夜裏她的哥哥回家時即睡在這裏，第三間是她的臥室，第四間是廚房兼女僕的臥室（廚房用新式的煤氣竈，很簡潔），廚房隔壁一小間是浴室，浴室隔壁又一小間是有抽水馬桶的廁所。（當時剛巧她的父母在例假中出去旅行，我就住在她的父母的房間。）這大概是比較好的住宅。她的父親是工人出身的老黨員，在莫斯科蘇維埃裏担任要職，她的哥哥是紅軍裏的一個下級軍官，她自己是工人出身的女學生，正在一個大學的工人升學補習科肄業。還有一位俄女友貝拉和克娜拉同科就學，她的家裏的房屋便是一個很舊的公寓裏面，雖也是有小門隔開的小家庭住宅；裏面有一個廚房兼餐室，有一個房間是她的父母住的，有一個

房間是她和她的堂妹同住的，都很狹窄，最不便的是廁所在門外的一個公共廁所。她是個獨女，她的父親是在一個學校裏當職員。

蘇聯對住宅雖仍在積極地添造，但在目前仍然是很擁擠，要找房子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確是一件事實。大多數獨身的男女，往往要和別的男子或女子合住一個房間；所以他們結婚雖很簡單，而男女打算同居的時候，找得到找不到房間却是一件費工夫解決的問題！

因工作上的需要，如大學教授，或作家，需要多一個較靜的房間，作為研究或著述的處所，是在可能範圍內被准許的。此外也有極少的特別優待的例子，聽說蘇聯當局異常崇敬革命文豪高爾基，他和他的家屬就有一所很大很講究的別墅，裏面還有花園。李維諾夫因為是外交的要員，常須招待各國外交家，他在郊外也有一個很講究的別墅。

關於行的方面，電車在熱鬧區域，尤其是上下工的時間，仍然是很擁擠的。

賣票員都擠不過去，於是無形中養成一種有趣的習慣，即在乘客擁擠的時候，倘若你在車裏立的位置離賣票員很遠，他擠不過來，你可把車費交給你最近的一個乘客，他遞給他最近的一個乘客，那乘客再向前遞去，一直遞到賣票員的手裏；賣票員收到車資之後，車票也是這樣一直遞過來到那乘客的手裏。至於下車的先後，也無形中造成一種無文的規則：你必須知道你所下的站是第幾站；倘若你的站是最末了一站，你要立在許多別人的後面，不要搶前立，否則要先下去的乘客每次到一站時挨過你的身邊擠出去，要把你擠得筋疲力盡，轉不過氣來；你要剛剛立在你先一站下來的乘客後面；有時你不知道你前面的那位乘客是否先你一站下去，你可問他一聲，如他是要後你一站下去，你可不客氣地向前立在他的前面。初到的人因俄文的街名佶屈聱牙，不易記，而各站前後更非初到的人所能熟悉，所以要單獨乘電車，不免在徬徨失措中擠去半條命！除電車外，在莫斯科有幾條街已有最新式的綠色公共汽車，比上海的公共汽車還講究，行駛更穩定

舒適，人數有限制，一點不擠。我從西娜的家裏進出，自己已會坐。如果這種公共汽車能大大地增多，交通即可便利得多了。此外當我在莫斯科時，他們正在趕造地道車，據說要造得比西歐各國的還要好。總之他們無處不在積極地求進步，關於「行」的方面也是如此。街上零租的汽車（所謂「taxi」）雖有，但很不夠用，最奇特的是因為汽車不夠用，要乘汽車的也往往要在一處列成尾巴等候！（停汽車有一定的地方。）等得有一部空汽車來了，站在前面的一人捷足先登，其餘的只得眼巴巴地望着。有的時候後面的一人或幾人可和前面的一人商量，倘地點相同，或是一路的，可共乘一輛，免得再等。遇着不湊巧的時候，他簡直有等到半小時的希望！（在電車裏擠得走頭無路，等汽車等着着急，我都嘗過滋味。）有時在深夜，其他車輛都沒有了，你只得打定主意老等——這當然是不夠用的一時現象，將來車子多了之後，這種奇特的現象也就消滅了。

最後我要略談金錢和生活程度的關係。蘇聯現在還有金錢的存在，而且要依

工作的性質而有差異的工資或薪金，但是在蘇聯，金錢已不是萬能的了。比較重要的還是工作。有工作的人，在合作社不公開的商店購買需用品，可得到特別優待；如爲突擊隊隊員，優待更多。（最近麵包券已取消，但却增加工資。）例如在不公開的商店裏，每基羅克蘭姆的糖只賣兩個羅布六十戈比，在公開的商店裏，便須十三至十五羅布了。又例如在服務機關的公共食堂裏，每餐只須付八十戈比至一羅布二十戈比的，在外面一般的餐館裏便須四個羅布至九個羅布了。（這都是我親到各店看到的。）房屋的租金也依收入的多少而定，收入少的付得較少，收入多的也付得較多，雖則所住的房間儘管一樣。一個房間的租金，按月有自兩個羅布至二三十個羅布的差異。這是指有工作的人，至於沒有工作的人，卽假使你沒有開錢用，一切的東西都貴得幾十倍。簡直使你活不了！例如有位中國朋友在莫斯科所住的那個旅館房間，每月租金就合到三百九十羅布，因爲他是旅客，不算有業的；照這同樣的房間，如有有工作的蘇聯人民，就只須三四十羅布。這位

朋友在這旅館中吃飯，每頓須用十個至十五個羅布。他的膳宿等生活費，每月約在一千二百羅布左右；同樣的生活，在有工作的蘇聯人民，有兩百羅布已夠了。（這是比較舒服的生活，在本地人當然不要過外國旅客那樣好的生活，此處不過拿來作比較而已。）所以在蘇聯聽人說每月收入若干，還不能算數，尤重要的是要知道他所做的工作能使他享到多少的優待的權利。所以收入較大的當然可以較舒服些，但金錢決不是萬能的了。一方面在事實上有這種種的限詞，一方面普羅大眾的生活程度是一天一天地在那裏提高，蘇聯在現狀下雖在工資和薪金上還不能無差異，而却不致養成如西歐所有的中等階級，原因似乎就在這裏。

一九三五，四，廿一，倫敦。

一二九 幾位蘇聯的青年朋友

記者這次由英赴蘇聯遊歷，很幸運的事情是在船上認識了不少美國的青年朋友，在莫斯科暑期大學又認識了不少蘇聯的青年朋友。因為有了這樣出乎意料之外的緣分，在蘇聯勾留兩個月，除有一部分是受蘇聯旅行社的照料外，有許多地方是脫離了該社的照料而承蒙朋友們的伴遊和引導而看到的。我想在這裏談談幾位和我尤其親近要好的蘇聯的青年朋友：我的動機當然不在敘述私人的幾個朋友，是在藉此機會可以知道蘇聯青年的活動和心理的一斑。

我在幾位蘇聯的青年朋友裏面，最令我銘感不忘的要算是女友克娜拉了。她是亞美尼亞人。（亞美尼亞共和國是蘇維埃聯邦的大高加索共和國所包含的三個自治共和國裏面的一個。）自暑期大學在莫斯科開學之後，常有蘇聯的男女學生到我們學校裏來玩。暑假常在夜裏舉行跳舞會，或在休息日作集體野遊的時候，更有整百的蘇聯的男女學生來參加。這裏面在平日來得最多的是莫斯科大學所附設的英文科的男女學生，因為他們懂英語，所負的招待我們的責任多些，而且他

們也很願在這暑假期間來和我們常聚，藉此可以練習練習英語。克娜拉也是這英文科裏面的一位女生。對於求知的興奮，是蘇聯青年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徵；克娜拉在這一點也有很充分的流露。她屢次欣然對我說，她在這個暑假期間能常到這暑假來練習英語，真是她的一件大幸事。我很看得出她聽英語時，對於語調和成語都非常地留神，轉瞬間就被她學去，從她的話語中表現出來。我常和她開玩笑，拆穿她的這種祕訣，她知道了也憨笑不已。的確，在暑假結束時，她的英語已顯然大有進步。和暑假剛開學時大不同了。（這是指她來暑假常和許多男女同學談話的結果，並非和我一個人談話的結果。）俄國人學英語似乎不及中國人的容易。他們常把r的音捲動得太厲害，這是受俄語的習慣所影響的。我和克娜拉更熟了之後，一遇着她在談話中把r的音拖得太長的時候，就提醒她，她便立刻改正；最初仍然有些勉強，後來改得多了，也漸漸自然了。她自己覺得她的英語大有進步，那無意中時常流露於眉宇間的愉悅的神情，只有親見她的人能領會得。

到。我從蘇聯南方回到莫斯科的時候，她已上課了。（她上的是下午七點至十點的夜課。）課程中有十五分鐘的短篇演說，她很虛心，很用心地把英文演稿寫好之後，還交給我，我略為修改幾處，她在校裏演講後，教授當衆讚她大有進步，（這却不是我修改的功勞，因為我僅更動幾個字，修改地方極少。）她由校裏回來，一跑到我的房門口，還未踏進來，就於急步中帶着笑聲，提高嗓子叫『安生』，進來後更三言作兩語地很急迫地訴說給我聽，這種瑣屑的事實，我所以不憚煩地談到，因為我覺得在這種小處，也很可以看出她努力求進步的殷切的和自動的精神。

我問她英文科畢業後想幹什麼，她說照例大多數畢業於這科的是去做英文教員，但她自省不喜歡做教員，因為她是好動的，不宜於課堂裏的生活；她很想做新聞記者，目前尚在考慮中，倘若決定做新聞記者，則在英文的基礎打好之後，還要進新聞學專科研究幾時。因此，在目前的階段中，她正在用全副精神把英文

基礎打好。蘇聯的青年絕對沒有畢業後要失業的憂慮，這一層是主持政治的人已替他們弄得必有機會各展其所長的環境了；他們所要替自己考慮的是怎樣省察自己的特長，作充分的準備，俾有專門的材力參加新社會的建設和改進。

克娜拉今年廿八歲了，但看上去至多是廿三四歲，生得雖不及在德國所遇到的衛女士美，却也有她的令人喜歡的地方。（我會介紹她和戈公振先生晤談，戈先生也很喜歡她。）她所以能這樣保留她的青春，我想大概是因為她只有努力，無所憂慮。我總常見她滿面笑容，或於閒靜的俄傾微吟着她喜歡的歌調。她曾在兩年前在莫斯科嫁給一位新聞記者，新婚才兩個多月，她的丈夫被派到別處去開辦一個報館，途中患熱病去世，一電飛來，使她哀痛萬狀，（她當時仍暫留在莫斯科就學，）抱着她的老母痛哭！幸而她有她自己的學業和事業，丈夫的不幸早死，並沒有葬送她的全部的人生——這可以說也是已解放的蘇聯的新女性之又一個特點。她現在有個老母，有個弟弟，弟弟在紅軍裏做兵士，她待他非常友愛，

有一次他生病進了醫院，她聽見了系念無已，在百忙中天天跑到醫院裏去看一次，對於老母非常孝順，常把她自己在學校裏所得的津貼節省下來，買些老人家喜歡吃的用的東西，帶回去孝敬母親。她的家住在郊外，離城市頗遠，我住在西娜家裏的時候，她因為要便於照顧我起見，在這幾天也住在西娜家裏，和西娜住在一個房間，但她常常懷念着老母，每隔一兩天必須設法跑回家去看看，她在暑假裏認識我以後，即待我非常的好，差不多每天見面，我和許多不懂英語的蘇聯學生談話時，便靠她做翻譯；看到不懂的俄文說明時，也是靠她做翻譯；有信給俄友時，靠她代寫俄文的封面（寫英文的在郵局裏遞得慢些，）有時要復俄文的信，就請她代筆。她常帶我去看電影，或去聽音樂會，或到各公園去散步，或同去買東西。我在莫斯科時得到她的幫助不少，勤於為社會服務，熱誠幫助朋友，這固然也是蘇聯一般新女性的特徵。但我們兩人因為很相得，相處的時間稍久之後，居然釀成很厚的友誼。暑假裏常開跳舞會，克娜拉對跳舞也非常起勁，差不

多每次必到。有一次我約她去看一個很著名的電影，已約好了，臨走的時候，我無意中記起有一位美國女同學也說要看這個影戲，我想何妨也請她一同去看看，但是她找不着，克娜拉問我：『你找她做什麼？』我說我也想請她同去看。她竟很直率地接着說道：『你如請她去，我不去了。』我問：『什麼原故？』她說不出理由來！這態度很使我詫異，因為我想在新社會的新女性的心理上似乎不會有『嫉忌』這個名詞罷。我當時因為要打破這個迷，很坦白地問她『這是不是英文所謂 jealousy (嫉忌)？』她笑着說道：『不知道，不過我喜歡一個男朋友時，不願有別的女友夾在一起；你如要請她，可以明夜單獨地請她。』我又問：『蘇聯的女子是不是都這樣？』(因為我所注意的不是個人，是要研究一般的情形。)她倒也很老實地回答道：『大概亞美尼亞的女子多有這樣的心理，蘇俄的女子隨便些。』(按蘇俄不過是蘇聯中的一個共和國，往往有人把蘇聯叫做蘇俄，是錯誤的。)

我說在蘇聯男女交際的機會很多，問她有多少男朋友。她一點不避諱地回答道：

「我認識的男子當然很多，比較好的男朋友有七八個，但是在最近，你是我最好的男朋友。」我謝謝她，又問她這些好朋友是一個接着一個的呢？卽是否得了一個去代替前的一個呢？還是同時存在的？她說：「不過友誼有厚薄，並不是得着一個新的，去掉一個舊的，所以可以說是同時存在的。」我覺得這表示不是得新忘舊，是各人所獲得的友誼原有厚薄的不同。

克娜拉曾經告訴我，說她的老母常奇怪她何以許久不再嫁，我開玩笑的插着說：「我也奇怪！」她笑着說：「你看！我這樣一天忙到晚！心裏只忙着想求學，想將來幹什麼事情，那有工夫想到別的事情呢？」我當時心裏暗想着：這便是新女性的擴大範圍的人生觀；我不是說婚姻不必顧到，但是婚姻或戀愛至多只是人生的一部分——無論男女——學業，事業，也佔着人生的一部分，也許是更重要的部分。

克娜拉待我很厚，但我臨走的那一天夜裏，她因有夜課，不能送我到火車

站，只和西娜一同送我到戈先生的旅館裏，就珍重告別。她臨別時只有誠懇的豪爽的態度，和德國的U女士的哭一頓又大不同，雖則我們的友誼似乎相類。我想這是有自己的學業事業等着努力的新女性的人生觀不同的緣故——對於人生態度不同的緣故。有着學業事業等着努力，有着新社會的建設工作需要參加——這樣的實際環境所造成的態度，是蘇聯新女性的又一特徵。

其次我要談的是在莫斯科認得的男友塞爾基和他的賢能健美的新夫人波玲。這兩位朋友，我在以前通訊裏已經略為談過，已講過的事實，在這裏便不再多述。塞爾基和波玲都是蘇俄人。他是一位二十四五歲的美少年，原來做的是木匠。他每和我一同走過莫斯科最大建築之一的電報局，便欣然指着說道：『我是參加建造這個電報局的一個木匠。我當時忽發奇想，在一個牆上裝置某塊木板時，在板的裏面用墨水筆寫着我的姓名和工作的年月日，將來改造時也許有機會看得見，那才有趣！』這當然是一件無甚意識的舉動，但是當時他在努力工作時。

的快樂神情，似乎也可由此略見一二。如果一個人是在幹着沒奈何的苦工的時
候，誰還有這樣的閒情逸致？塞爾基做木匠時候，夜裏就在廠裏工人升學補習科
補習，他的德語講得很好，就是在這裏面學到的。他的英語能達意，雖則有的時
候缺乏生字，要想一下才說得出，至於聽的能力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了。他告訴我
他學習英文的歷史，也很有趣味。和他一同在廠裏工作的有一個入俄籍的美國工
人，和他住在一個房間，塞爾基於工餘從他那裏問得一點英文的發音和一些粗淺
的英文文法，他便預備若干小卡片，每一片上的一面寫着一個英文文字，反面寫着
同意義的俄文；上工和下工在電車裏的時候，他便乘着這個偷閒的時間，把卡片
拿出來，一張一張的記，先看正面，忘却時才翻反面的俄文看一下；把一疊卡片
逐漸弄熟了，再換一疊，中間並輪流着溫習。他的英文就是由這樣自修得來的。
蘇聯青年對於求知的興奮，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波玲大約有二十三歲。她幼時曾經隨着父母在美國，在該處入校兩年，講

的英語十分正確流利，除英文外，她並通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如加上她的本國文，共通六國語言文字。她和塞爾基都誠懇和藹，引人敬愛。波玲因英語說得實在好，我們學校同學最歡迎她來做我們的翻譯（參觀時或有俄語演說時的翻譯）當然是盡義務的。尤其是當我們由蘇聯南方回到莫斯科後，天天參觀學校，她隨着我們各處奔波，每到一校，先由校長對我們演講約一小時，有時還有問題提出討論，都煩勞她翻譯；夜裏看戲，她又須擔任一部分的翻譯。有兩天她的聲音幾乎說得全啞了，但是她還是很勤奮地，很誠懇地，繼續爲我們盡着義務。我們實在看得不過意，暫叫別人代理，她稍稍休息，尙未完全恢復，又很努力地爲我們盡義務了。她那不倦不怠的服務精神，誰看見了都要感動的。我們的小團體離開旅館的前一夜，承學生會設宴餞行，我們的學生領袖曾提出幾個名字特別致謝，提到波玲時，（她和塞爾基也在座）全體歡呼，萬分熱烈的掌聲許久不停。我深深感到波玲實在值得我們這樣的感謝。他們賢伉儷兩位待我也很

厚，尤其是在「學校週」的時期內，我們常在一起，有過多次的促膝暢談。他們倆真不愧是「賢」伉儷！他們裏面一位是將畢業的鑛科工程師，一位是將畢業的化學工程師，各人的職業都已確定好了。女的對於結婚後仍爲社會服務，視爲不成問題的當然事情，不像在別國，女的就是學了什麼，一旦出嫁，往往就只做著「家主婆」。這固然不能盡怪女子自身，因爲有許多是不合理的環境逼迫她們這樣。這也是蘇聯的女性和別國的女性的一種異點。

此外還有一位很接近的蘇聯女青年名叫貝拉，是我和一位美國同學保柏同樣好的女友，他們兩位由友誼而戀愛，最後已由戀愛而同在莫斯科的民事註冊局註冊結婚了。他們自陷入情網的初步直至註冊結婚，始終拉我做「顧問」，一有問題發生，就拉我商量，所以我對於他們的經過，知道很清楚。我承他們特別信任，也盡我的心力相助。保柏才十八歲，在美國的大學還有兩年才畢業，確是一個可愛的青年。貝拉已廿一歲，和克娜拉同科不同班，英文程度因高一級，比克娜拉

好些。我和保柏會同到她的家裏坐談過她幾次，晤見她的父母和堂妹。（在第一次的通訊衣食住行怎樣一文裏曾提及貝拉家裏的房屋情形。）貝拉對於英文的研究也非常認真，因為在她的房間裏看到她的許多文學書，她對於這些書的內容談得津津有味，如數家珍；又看看她的不少筆記，也可看出她的工夫用得很多。就一般說，蘇聯的公民很難出境，所以保柏要打算於大學畢業後設法到蘇聯去工作，才能和他的愛妻相聚。兩年畢業的時期雖嫌長些，但幸今年暑假後保柏就要由美赴俄去陪陪他的新夫人。保柏動身的一天，怕離後貝拉要感傷，再三托我第二天要去看看貝拉，設法安慰她。我受人之托，第二天一早就去看她，她說最初心裏覺得難過，但是因為功課忙，漸漸沒有工夫想到，所以還好。這天正是休息日，我請了她和她的堂妹秀西出去到一個菜館裏吃了一頓好菜，並同到文化休息公園裏去散步，費了整整大半天的工夫。她的堂妹的父親是個水手，她正忙着預備考大學，又使我感到隨處碰着的蘇聯女子，不是忙着求學，便是忙着做

事

由貝拉又認得她的一個男朋友叫做阿勒格斯。他是一個機械廠裏的熟練工人，年齡也不過廿二三歲，是兩年前由美國來的，現在入了蘇聯的國籍，是蘇聯的公民了。他是一個很誠實的青年，我們——貝拉，保柏，秀西，阿勒格斯，和我——曾屢次在夜裏同往莫斯科河裏乘船，並到附近大森林跑路，無所不談，我曾問他對於現在的生活情形有何意見，他說：『在這艱苦困難的努力建設中，當局總算對我們工人的享受有了盡量的努力，同時我們還知道有着很光明的前途，更好的享受，在前面！』阿勒格斯認識貝拉有了一年，是在一個圖書館裏遇着的，據貝拉告訴我，他很愛她，似乎很有意思要娶她，但她只想要他做一個好朋友，不能愛他到做丈夫的程度。我問她，他知道她和保柏發生戀愛後，態度怎樣，她說他似乎很失望，但仍保持着他的朋友的态度，並沒有強迫她怎樣的意見。我向來主張單戀者不該勉強或強迫不願意的對方。所以關於這一點，我很敬

重阿勒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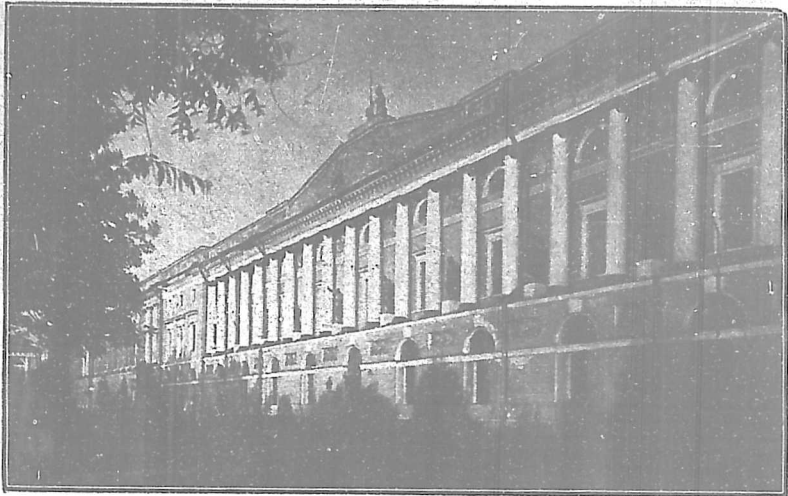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四，廿二，下午·倫敦·

一〇三 再經列寧格勒回倫敦

記者於九月十五日晚十點鐘離莫斯科，九月十六日上午十點鐘回到列寧格勒，在該處耽擱了三天。第一天參觀冬宮，該宮前的大廣場，就是一九〇五年農民列隊向沙皇請願，被沙皇軍隊開鎗殘殺的所在。從此俄國人民益恍然於沙皇政府的冥頑不靈，革命是要用殷血抗爭得來，不是請願所能希冀的。現在冬宮已改爲革命博物館，因列寧格勒爲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兩次重要革命的策源地，所以這個博物館所陳列的更爲逼真。在這裏，我所深深感觸的，是十月革命的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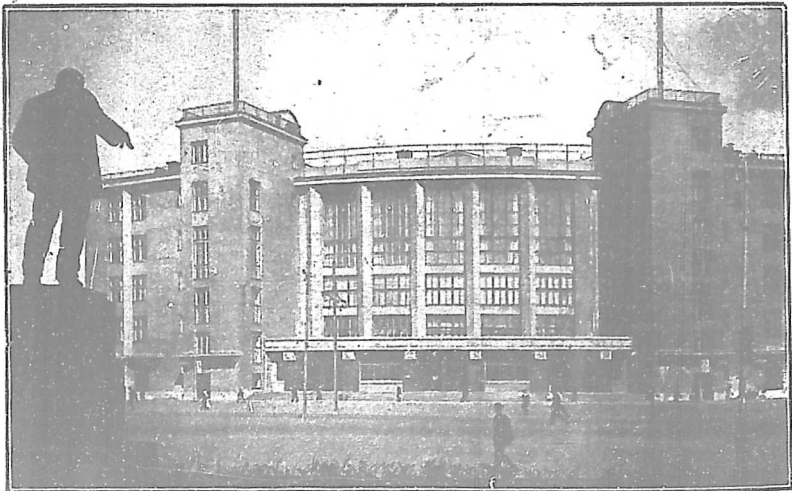
後，沙皇的殘暴軍隊和各帝國主義武力干涉的實力，都比革命所僅有的武力優越，但最後勝利終歸革命方面，這是因為被壓迫被剝削的大眾在一個英勇鬥爭的領導力量之下作殊死戰，也就是因為有一個英勇鬥爭的與大眾立在一條戰綫的黨領導着大眾作殊死戰，所以沙皇和各帝國主義終於莫奈他們何！出冬宮後，參觀聖愛塞克教堂（St. Isaac Cathedral），備極華麗，是世界第二最偉大的教堂，據說從一八一八年造到一八五八年，同時工作者達一萬二千奴隸，造四十年之久，才完工。這也可算是宗教的作孽史！教堂內的神像暗射沙皇尼古拉第二的面貌，還有幾個神像暗射他的妻子和皇子等的面貌，藉以麻醉迷信宗教的愚夫愚婦，這又是宗教和惡勢力狼狽為奸的罪惡史！

第二天上午參觀列甯格拉最著名的一個托兒所，一個工廠，其內容和在莫斯科所見的大同小異，我不想再報告了。這天下午看了兩個地方都是俄國的革命史上很有趣味的遺蹟，一個是托立達宮（Taurida Palace），即杜馬（Duma 國會）。



↑ 館書圖共公的拉格甯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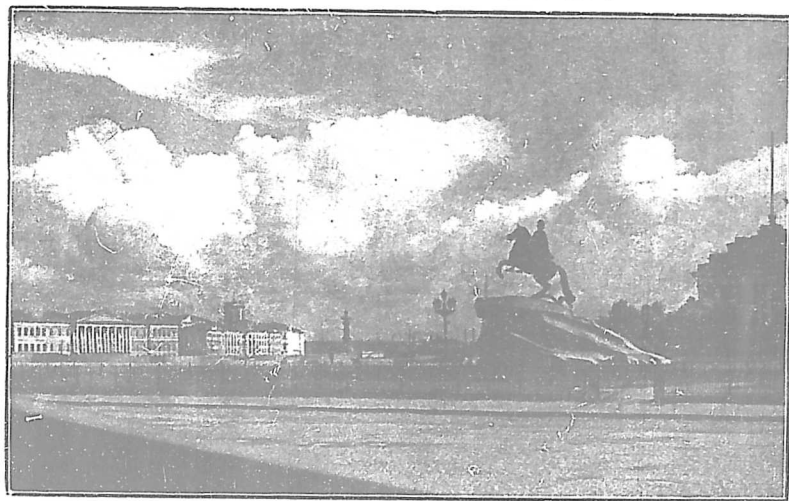
↓ (甯列是像銅的中場廣)院化文的拉格甯列





↑ 屋房建新的區宅住人工的拉格甯列

(像石一第德彼有上場)場方月二十的拉格甯列



開會的所在，會場非常宏偉。當克倫斯基臨時政府成立時期，和同時並存的蘇維埃，同在這宮裏辦公，直到一九一七年八月，牠們才分裂。臨時政府移至冬宮，蘇維埃則移至斯莫尼 (Srnany)，由列甯和他的黨人在此領導鬥爭，是俄國社會革命的一個重大轉機。這斯莫尼原是一所很尋常的建築，在帝俄時代原來是作為『貴族小姐學院』(“Institute for Noble Maidens”)，十月革命時却從『貴族小姐』一變而為社會革命發動的中心機關？這屋裏三層樓第九十五號房間，便是列甯在當時於萬難中苦心焦慮指揮革命進行的所在，現在仍照當時原樣保存着，所以是遊客最感到興趣的遺蹟。這第九十五號房裏的設備異常簡單：一個大房間隔成兩個小房間，前面的一間大些，一無所有，後面的一間很小，又用板木矮牆隔而為二：前一小間是辦公室，有破舊的辦公桌一張，上面放着一個電話聽筒，桌後一張圓椅，此外有一張小圓桌，兩張破舊的沙發，小圓桌上放着當時留下的幾張已經變為焦黃色的新聞紙，有一張上的大標題是『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瓦解』，我想這

在當時一定是列甯所最注目的新聞了；後一小間只有兩張小鐵牀，各就着對面兩邊牆放着，中間就只夠一人走路的位置，牀上鋪着很簡單的白布被單，排着一個白布枕頭，聽說當時列甯和他的夫人即住宿在這裏。在常人看來，這是很簡單的房間，但在當時聚精會神於革命工作的列甯，他睡的房間是什麼樣的，也許是全不覺得！而這個很簡單的房間，却是『震驚全世界十日』的大本營！John Reed 作有一本名著，描寫當時的情形，名『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第二天參觀彼得保羅堡壘(Peter and Paul Fortress)，給我的印象也很深。

這是一個摧殘革命人物的最慘酷的牢獄。這牢獄四面都是厚牆圍着，裏面有十六七個囚室，每個囚室也是用很厚的牆壁圍着，室裏高處有一個幾寸寬的小窗，門是用厚鐵板造的，所以在這小囚室裏，一絲一毫的聲音都聽不見。無事可做的犯人囚居在裏面，天天呆坐着，結果只有兩條路，不是死！便是發狂！房裏只有一張小桌，一架小牀。有一次全體犯人忍不住這樣的慘酷待遇，把牀桌打碎，此後

便改用鐵造的牀桌，連牀板都是鐵的？房裏點的是油燈。在一九〇八年，有一個革命的女子替列甯印刷小冊子，被拘入這個牢獄，她用油燈上的玻璃罩打破自殺，以後便改用鐵燈，裝在牆上高處一個洞裏。這些鐵桌鐵牀和鐵燈，以及粗劣不堪的洗臉盆和便桶，現在仍赫然存在，使人想像到當時的慘酷情形！有幾個囚室裏，現在有特造的男女囚犯的模型，穿着污穢破爛不堪的衣服，有的坐着發怔，有的伏在案上痛哭，有的側臥在牀上待斃，傷心慘目，不忍卒視！除各囚室之外，還看見一個暗室，囚犯每七日拖進這裏關一日，使過黑暗的生活。當時的祕密警察隨時用綁票手段抓入，有許多死在獄裏，家人還蒙在鼓裏！妻子還盼望着丈夫，父母還盼望着子女！有的到臨刑時，得與家人訣別，在獄裏另有一個地方專備此用，中間隔着兩層的鐵欄杆，僅能略遠的望見，還不能接近。列甯的爲革命而死的阿兄，就在這種慘景中和他的慈母訣別。在壓迫革命的統治階級，可謂盡慘酷的能事，但是革命的怒潮終於不能抑制，大眾的潛力終能得到最

後的勝利而解除他們的鎖鍊，這是歷史給與我們以無量勇敢的鐵一般的事實！

在列甯格拉的旅館裏，遇着最近到過日本和東三省的兩位美國大學生，據說日本當局曾在那暑假裏，用特別廉價的辦法，招待五百個美國大學生遊歷東三省，（先到日本）看他們的『王道』成績。我問這兩位美國大學生的感想，他們表示佩服日本『幹』的精神，說日本是『可驚的民族』（“wonderful people”），同時談到他們在瀋陽街上看見日兵檢查中國的平民，略為回答得慢一些，即被打嘴吧，任意用脚亂踢，中國平民戰慄恐懼，低頭側目，唯命是聽，一點不敢作聲！我聽了心知刀割，東北同胞的慘痛，可以想見！

記者於九月十八日晚十點鐘離列甯格拉，乘俄輪甲經斯基（Djarjinski）回倫敦，途中在北海遇着兩天的大風浪，暈了兩天的船，又加上機器出了毛病，在德國的奇爾船塢修理了一天，原來五天的路程，走了九天才到，在船上雖有幾位談得來的英國青年，但多數的乘客多是比較冷靜的英國『紳士』，所以和前次去時

的船上熱烈同情的空氣，完全不同，我大半的時間用在看了幾本書。九月廿七日下午六點到倫敦，這次蘇聯之遊告一結束，但在下次通訊，還想談談關於蘇聯的一般的觀念。

一五三五，四，廿四，下午·倫敦·

一三二 關於蘇聯的一般的概念

關於記者在蘇聯兩個月所得到的見聞和感想，已在以前的通訊裏說個大概了。這些記述的範圍，概括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尤其重視的是物質建設和精神（文化）建設的情形。讀者諸友也許可由這種零星的片斷的事實，綜合起來，約略可以看出蘇聯社會的一般的情狀。我現在要就我的回想所及，再把

關於蘇聯的一般的概念列舉若干在後面，作爲本集萍踪寄語的結束：

(1) 目前的蘇聯社會的結構並不是共產主義的社會，只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的開端，共產主義社會的境域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現在蘇聯的社會離此理想尚遠，就是他們自己也老實這樣承認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的最重要的特點，是生產工具公有——工廠、機械、交通、礦山、森林等等，都歸社會所公有，所有利益歸大眾共同享受，不是由私人佔爲榨取剩餘價值的工具。換句話說，就這一點看，可謂人剝削人的制度已根本不能存在了。至於其他屬於個人的私產，如衣服用具乃至錢幣等等，都還是存在的。所以如把現在的蘇聯社會就叫做共產社會，這實在是誤會的。

(2) 社會主義的重要目的，一方面不許私人佔有生產工具以剝削勤勞大眾。同時要使得凡是願意工作的人們，決不致於再有衣食住缺乏的憂慮——本人和他們的家屬。反過來說，也就是不工作的人不能得到衣食！

(3) 蘇聯自己老實承認是無產階級獨裁的國家，這和西歐的實際為資產階級獨裁而偏要自謂是為全民謀利益的把戲，性質完全不同。因此，在蘇聯的領袖，黨，和勤勞大眾，是聯絡成一片的，也可說是「三位一體」。黨之所以成功，是因為能代表勤勞大眾的利益；領袖之所以成功，是因為能領導全黨為着勤勞大眾的利益而奮鬥。領袖領導黨，黨領導大眾，就另一意義說，黨受勤勞大眾的意識、願望、所領導；領袖的功能也在能使黨受勤勞大眾的意識、願望、所領導。這個運動是全體勞苦民衆動員的大運動（少數反革命的分子當然不在內）；如把他看作一兩個人或一個黨的行動，這也是錯誤的。

(4) 大眾的意識、願望，往往是潛伏着的，真能代表大眾的黨，在能適應這種潛伏着的意識、願望、立在大眾一條戰線上向前努力奮鬥。從這個意義上講，黨是領導大眾的中心力量。蘇聯地廣人多，原來的民衆知識程度又低，且為落後的農業社會（原來工業落後更不消說），散漫成性，迂緩成習，而所以能勇往邁

進，望着一個共同大目標猛進，就靠有這樣一個中心力量的黨領導着。

(5) 蘇聯的黨員人數，僅佔全體人口中百分之一至二。這少數分子是具有階級使命的意識和自我犧牲決心的人們。入黨非常嚴格，每年並由極重要的一種組織稱為監察委員會 (Control Commission，由黨員大會選舉的) 根據監察的結果，把不努力的或有礙黨紀的黨員清除一次，使這個領導大眾的中心力量永績健全。黨員在統治集團中佔着很重要的地位，但同時却是大眾的公僕。遇有任何重要事故或需要發生，為大眾的利益而不得不去幹的事情，無論何地，無論何事，黨員對黨的命令須絕對服從。於大眾有益的最艱難最吃苦的事情，便由黨員去幹。我們在工廠裏開做黨員的工人和非黨員的工人在工作上有何不同；或在學校裏開做黨員的教員或學生和非黨員的教員或學生，他們在工作上有何不同；一致的回答是做黨員的於原有的工作（如工人在廠裏的工作，教員應教的書，學生因讀的課程等等）要做得比常人特別好，以作模範外，還另有原有工作以外的服

務。例如非黨員的教員教完校裏應教的書就算完事，做黨員的教員，還須於課後或晚間擔任義務的補習的教課，或其他於文化上需要盡力促進的業務。又如參加特別努力的各種「突擊隊」等等。這和別國的政黨黨員，藉黨員的身份來搶奪飯碗，或作威作福，其功能當然要不同了。

(十)蘇聯的黨的組織和政治的組織，最重要的原則是所謂民主集權制(democratic centralism)。黨的組織和政治的組織，都是由下而上。一層一層地選舉而成的，最後的權力都在全體代表大會，最重要的執行機關是由這全體代表大會產生的。不但如此，每一重要政策或提議，在未決定前，各機關及各集團都有盡量發表意見的機會，集思廣益，大眾參加，但是一旦經法定的機關根諒衆議，議決執行之後，便有絕對服從的義務，否則即以違反紀律論。這是民主集權制的一種表現。有時領袖們也許有他們獨到的卓見，但在實行以前，必須說服大眾，使大眾了解其重要和正確，然後經法定機關的議決執行。這也是民主集權制的另一種

表現。

(七)蘇聯的工農商業固不屬於任何私人所有，但細究牠們的性質，也不是很簡單而直接地爲政府所有。例如工業，工人所組織的工會所參加管理的部分就很多，而且各工業的重要部門，都設有所謂托辣斯，政府僅先助以資金，然後辦理者按一定的計劃，對結果負全責。農業以集體農場爲多數，商業以合作社爲多數，都是由農民及消費者自己所組織。只有於這類機關辦得不對或出了毛病的時候，政府和黨才插足干涉。但是關於進出口貿易，却是直接歸中央政府全權處理。

(八)有些人很怕聽到「階級」這個名詞，他們的意思似乎最好是說沒有什麼階級的區分。其實怕也罷，不怕也罷，在生產工具未歸社會公有的社會裏，是否有階級的存在，却是一個事實的問題。但是就社會主義的目的說，確是要造成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我們知道蘇聯是「工人的國家」，政權是以工人爲中心的。這是

因爲工人在經濟的背景上負有歷史的使命，以無產階級專政爲過渡，達到沒有階級的社會；到了沒有階級的社會實現之後，也無所謂「工人的國家」了。我到蘇聯後，很注意「工人」定義的範圍，像我這樣一個新聞記者，是否可稱爲「工人」？我就蘇聯實際的情形研究之後，覺得「工人」定義的範圍是隨着無產階級政權的愈益鞏固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愈益進步而逐漸推廣的。在最初是以工業工人爲唯一的範圍，因爲只有他們是最富於革命性，對於舊制度是最無留戀的可能的。那時的農民（中農和貧民）只是在革命外圍的同盟者，現在已較前不同了，因爲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下，集體農場已有了不能動搖的基礎，農民也漸漸放棄了私有生產工具的老觀念，和工人一樣地成爲新社會建設的擔負者，他們工作的意義也漸漸增加了社會的意義了，所以在從前的選舉法裏面，特偏重於工人的代表人數要比農民的代表人數多，最近蘇聯憲法修改（本年一月底第七屆全蘇聯大會中最重要的決議），今後工人和農民在選舉的數量上的差別將要取消了。這便是一個很

顯明的例子。

(九)觀察蘇聯的人們，要明白蘇聯的新社會不是烏托邦，是從現實中做出發點而英勇鬥爭出來的；是一萬六千五百萬的大眾靠著自己的奮鬥邁進，解除了壓迫和剝削的鎖鍊，鏟除了人剝削人的制度，根據他們所信仰的根本原則，繼續向着自由平等的人的生活大道走。他們已成功部分的事績是鐵一般的事實，任何人不能一手抹煞(例如一般人的物質和精神的生活水準一天一天地在那裏提高)；而由舊社會的現實中遺下的缺點，還有些未除盡的，誠然也是事實，(例如機關辦事效率之有待於更為增進，)但在新社會制度中，這些由舊社會遺下的缺點之逐漸消除，却是顯然的趨勢。我們研究蘇聯，須注意蘇聯所產生的已往的現實，然後才不致忘却把新社會從這現實中所成功的事績，以及消除以前缺點的趨勢，作為估量這社會制度的標準。

一九三五，四，廿四，下午，險

1942.8.19

1942.7.27

1942.10.15

翰 奮 的 著 譯

萍踪寄語選集

翰奮著
寶價六角

作者最近遊歷歐洲，考察新聞事業之評，並及國際政治經濟社會之趣味，最近趨於英、德、法、意、美、日、俄、蘇、印、巴、非、拉、美、等國之情形，所得之歐、美、初、二、集，出於正當之書論，及其內容之精彩，以及其內層之考察，與社會之底蘊，有先趨於英、德、法、意、美、日、俄、蘇、印、巴、非、拉、美、等國之情形，尤為可貴。此書，尤為青年所不可不讀。

翰奮漫筆

小字端

翰奮著
(再版)四角

●翰奮著●

第一集(五版)八角

第二集(四版)八角

第三集(再版)四角

本書是作者在「生活週刊」上發表的「漫筆」裏選輯的，共五十一個短篇，四萬五千餘言，都是作者隨時就感而寫來，可以用輕鬆幽默的筆調來寫，供讀者參考的。

本書是從「生活週刊」的「小言論」裏選輯的，著者用犀利深刻的思想，趣味的文字，論社會及政治等各方事，是民衆最有力的喉舌。

◇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

萍踪寄語

集 三

著 者 輯

奮

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店

裝 每 冊 實 價 壹 圓 整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六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七 月 三 版

